武俠世界

迫虎歸山（雙鷹神捕故事集）　西門丁・著

祝景昇認識一個清倌人，欲諧連理，因恐高堂反對，乃請謝家收伊爲義女。但到迎接之日，新娘却失踪，接着新郎及謝家被殺，現場遺下一方綉有「全爲一朋」的絲帕……到底兇手與絲帕有否關連？

雙鷹接案之後，越明眞相越是心驚，後來又誤殺王爺義子，被囚禁起來，最後才發現此案竟與自已有關……內情曲折撲朔，出人意表，請雙鷹迷看雙鷹如何勘破這最後的一案！雙鷹神捕故事到此暫告一段落，最後一案，萬勿錯過。



$4.00

第24年
42
革新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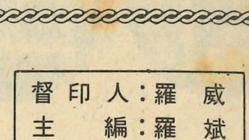
編者話

西門丁先生在一口氣之下連續替本刊撰寫了三十個｢雙鷹｣故事，刊載以來，不斷得到各地讀者及友好的鼓勵和批評，使他在每個故事中盡量發揮神來之筆，描寫妖異及恐怖氣氛時，另有一手。同時更把書中兩大主角人物——管一見和沈鷹的性格特點，塑造得栩栩如生，活然紙上，這是無可厚非的。今期刊出的｢迫虎歸山｣是該故事集中的最後一個了，也是兩大神捕向讀者們告別息隱的開始，多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捧場。

西門丁在｢雙鷹｣故事結束後，繼續另闢蹊徑，再爲讀者貢獻一部充滿傳奇色彩、詭異絕倫的故事集——｢湖海驚魂錄｣。這個故事集也是每篇具有獨立性，首部｢拘魂使者｣即將刊出，敬請留意。

＊＊　　＊＊　　＊＊

黃鷹的御用殺手傳奇故事｢九月奔雷｣今期開始刊出，龍飛、司馬縱橫、楊晉……等原班人馬出場，各顯奇能，場面熱鬧，殺手迭出詭計，連番血戰，驚險刺激，是黃鷹繼沈勝衣故事｢屠龍｣後最佳作品，請參閱今期本刊第57頁。下期巨型小說選刊一部偵探故事：｢大魔手｣，屆時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9.00
一年港幣	$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72.3.4

第24年
第42期
（總號122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環球小說畫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新書介紹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血染霸王樓
每本港幣七元

鐵血男兒
龍乘風著
每本港幣六元

鐵騎十七雄
龍乘風著
每本港幣七元

決裂
武俠小說
龍乘風著
每本港幣七元

環球出版社發行

雙鷹神捕傳奇

迫虎歸山

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千里良緣一綫牽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深秋深夜，寒風呼呼，長街上行人已甚稀疏，只有那烟花之所，仍一片熱鬧。

揚州的歌院妓寨，名聞大江南北，此地的歌妓不但多，而且美麗，而揚州妓院的氣派及豪華，也是最負盛名的。

揚州的烟花塲所星羅棋佈，有所謂四大名院 每一家的妓女都超過百人，在東大巷的天香院便是其中一座。雖在深夜，但只需在外面 便能感覺到其規模之大以及奢侈豪華。

天香院有座小樓叫蓮花樓 樓內住的全是賣唱不賣身的清倌人，這種清倌人不但年紀輕，而且對歌舞必須有一定的造詣，否則客人又如何肯花錢？不過光顧蓮花樓的，也往往是些身份比較高，或者文人雅士，由於不陪宿，一般情況也比其他樓閣早散場。

今夜似乎有點例外，已近三更，其中一座小廳仍然燈火輝煌，兩個二十七八的錦衣青年，帶醉斜在椅背上，正在欣賞四個姑娘的歌舞。

這四個姑娘均出落得如花似玉，令人魂魄爲之一奪。須臾，歌舞畢，一個黃衣青年欠欠身，斟了一杯酒，道：「芍藥，你唱得實在好，來，少爺敬你一杯！」

芍藥年紀比同伴稍大，身裁也比較豐腴 聞言福了一福道：「雕虫小技，不敢當謝公子謬讚！」

黃衣青年不悅地道：「嗯，像你這樣的歌藝，也稱雕虫小技，這世間上，只怕再沒有什麼鵰龍大技了！」

此話一出，四個姑娘一齊掩嘴而笑，另一個白衣青年道：「謝兄這句成語雖然是自創的，但並無誇張之處，嗯，待本公子也敬你們一杯！」

他伸手要去提酒壺，不料旁邊的牡丹先他一步，把錫壺提起，一提，秀眉立皺，道：「原來酒壺已空！」

白衣青年道：「再叫人送一席酒菜上來，咱們好好宴一宴！」

牡丹道：「夜已深了，公子們若不嫌棄賤妾們的舞姿，請改天再來如何？」

白衣青年一怔，脫口道：「豈有趕顧客出門之理？在下幾年前也時常出入花街柳巷，從未遇過這種事！」

黃衣青年道：「景昇兄，此乃本城四大名院之規矩，須怪不得她們！」

白衣青年祝景昇哈哈一笑。「小弟久居鄉曲，竟連這規矩也不知道，眞該自罰三大杯！」說畢又是哈哈大笑起來：「如今連半杯也沒有，還說自罰三大杯，豈不好笑？」

黃衣青年謝俊是天香院蓮花樓的熟客，他是本城鹽商謝金城的三子，當時揚州富甲天下，又以鹽商爲甚，是故擧城無人不識謝家父子，也無人不敬畏三分，當下他道：「芍藥，景昇兄是我的摯友，是次由常州來探我，情深義重，謝俊自無不盡地主之誼之理，請你叫人再送一壺酒上來，咱們保證喝了這壺酒便告辭！」

芍藥瞟了他一眼，道：「旣然公子開口，就算媽媽在此，也不敢違命！」說着玉掌輕拍，帳後走出一個神態羞澀靦覥，臉帶愁苦疲乏的少女來，芍藥道：「小媚，你去取一壺酒來！」

那少女應了一聲，轉身下樓，謝俊轉頭見祝景昇雙眼直勾勾地望着那少女的背影，不由笑道：「景昇兄，你不是魂魄被玉人勾走了吧？」

祝景昇臉上一熱，訕訕地道：「俊兄見笑了！」

謝俊收起笑容問道：「芍藥，這姑娘是誰？可面生得緊！」

旁邊的牡丹插腔道：「她才來了三天，媽媽還不要她見客，大概小翠偷懶，却拉她過來頂替的！」

「原來如此，我看她連眉也畫得一邊粗，一邊細的！」謝俊哈哈大笑，衆妓陪他笑了一陣。

牡丹忽然嘆息一聲，道：「說起來，小媚的身世也眞可憐！」

祝景昇道：「何不說來聽聽？」

牡丹道：「聽說小媚自小已許配給同村的一個秀才，秀才家境貧困，却甚有志氣，發奮讀書，這秀才村中有個富翁，已過花甲，爲了安排身後事，便請了個風水先生同來替他找個佳穴，風水先生一看，便找了一個塊好地，說是龍穴，將來子孫昌盛，可以名揚天下。」

祝景昇嘆了一口氣，道：「這塊地必是秀才家的！」

牡丹笑笑說道：「公子果然聰明，富翁後來一查，知道秀才家貧，以爲只須多付點錢，便沒問題，不料，這秀才人窮志不窮，任富翁把價錢加了八倍，他就是不賣！

「富翁一怒之下，便與官府及一個汪洋大盜勾結，把家內的一對前朝花瓶，偷偷放入秀才的衣櫃中，最後衙差來看，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被鎖上衙門。

「幾番毒打之後，秀才抵受不住，只好招了，官府把他充軍至滄州，還未走到一半，棒創發作，便客死異鄉了……」

剛說至此，小媚恰好捧酒進來，雙眼噙淚，一副楚楚可憐，牡丹只好住口，小媚看了她一眼。「姐姐怎地說起妹妹的傷心事來？」

牡丹訕訕一笑，道：「祝公子剛才見你一面，魂飛魄散，三魂六魄都讓你勾走了，人家對你如此多情，開口問及姐姐，難道姐姐好意思拒絕他麼？」

祝景昇忙說道：「姑娘勿怪牡丹，是小生之錯，來，待小生敬你一杯，作爲陪

罪！」

小媚臉上一紅，羞不可仰，聲如蚊吶道：「請公子恕罪，賤妾不勝酒力……」

謝俊道：「哎，小媚，祝兄可是正人君子，人家盛意拳拳，你一點都不喝，叫他如何下得了台？」

祝景昇忙道：「謝兄不必迫她，既然她不喝，也就算了，是小弟沒福氣，跟她沒關係。」

謝俊哈哈大笑。「景昇兄對她可眞有情有義呀！」

小媚雙頰紅得如同柿子般，正想告退，不料祝景昇忽問：「請問姑娘是何處人氏？」

小媚道：「賤妾原籍泰州。」

謝俊道：「泰州離此不遠，不知姑娘仙鄉在泰州何處？」

小媚沉吟了一下才道：「小地方，是泰州泰興白水村。」

祝景昇道：「可否請姑娘再把故事說下去，也許小生能帮你出一口氣！」

謝俊道：「祝公子家是常州的大戶，家內也有親戚在朝內當官，這可是你的運氣。」

小媚猶疑了一下，拉過了一張椅子，行了一禮才坐下，說道：「元樺不幸被屈殺後……」

牡丹插腔道：「元樺便是她那個未婚夫——秀才！」

小媚續道：「那富翁便要霸佔那幅山地，但元樺在獄中時，已緊囑我爹去取那張田契！」

謝俊問道：「那富翁既然如斯可惡，當他派人去捉你未婚夫時，爲何不順便把地契搶走？」

「兩位公子有所不知了，元樺見富翁不懷好意，一早便把它埋在一處地方，富翁四處查不到，却也沒可奈何，後來元樺在家父去探獄時才悄悄告訴家父！」

「原來如此，請姑娘續說。」

「當時富翁帶人去山地立碑時，家父便取出地契告到官府內去，官府只得下令富翁拆碑，暗中又與富翁設計，最後是那個汪洋大盜到我家，把地契搶走，家父急怒成病……」

說至此，小媚已飲泣起來，祝景昇怒道：「這狗官當眞可惡可怒，未知後來又如何？」

小媚嗚咽地道：「家父死後，那塊山地便被霸去了，後來那富翁的小兒見賤妾有幾分姿色，便時來借機調戲，都讓賤妾嚴詞斥退。

「有一夜，賤妾睡至半夜，忽然被一陣撬門聲驚醒，賤妾心知必是那登徒子來了，便偷偷自後門溜掉，去投靠一個老親戚！

「那老親戚認爲賤妾留在家內，終非善策，便帶賤妾來揚州，希望能投靠另一個親戚，不料那親戚已搬到別處，而賤妾及那老親戚的盤川又已用罄，所以便……」

祝景昇嘆了一口氣，道：「姑娘的身世當眞令人掬下一把同情之淚！」

芍藥笑道：「祝公子既然同情小媚，何不替她贖身，買回去當個小妾？」

小媚聽了連脖子也紅了，忙不迭告辭下樓。

祝景昇道：「不瞞諸位姑娘，小生對她的確一見鍾情，眞的有意要替她贖身，只怕她不同意！」

牡丹道：「公子風雅俊逸，也不知有多少姑娘家……」

芍藥「咭」的一聲笑了出來，「牡丹妹子好像在吃醋了！」

謝俊道：「景昇兄，剛才你可是認眞的？難道不怕嫂夫人吃醋？」

祝景昇神色一黯，喟然道：「拙荊薄命，去歲不幸染病，已棄小弟而去了！」

謝俊「啊」了一聲：「吾兄不說，小弟還不知道，吾兄爲何不說！」

祝景昇道：「小弟就是心情不好，才來找吾弟解解悶，你不問，小弟又怎會提出？」

謝俊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吾兄找個塡房極是應該！」

芍藥小嘴一撇，道：「小媚眞是好福氣。」

牡丹笑道：「姐姐何嘗不吃醋？」

芍藥伸出粉拳去擂她，兩人立即鬧作一堆，祝景昇道：「請兩位姐姐替小生向小媚姑娘探探口風，事成之後，必有重賞，如今先告辭，明日再來討消息！」

牡丹道：「請公子放心，此事包在賤妾身上。」

× × ×

次日黃昏，謝俊又帶祝景昇到天香院的蓮花樓了。

陪酒的依然是那幾個姑娘，謝俊見到牡丹便笑道：「俏紅娘，情況如何？」

牡丹道：「皇帝未急，太監反倒急了，請公子坐下，先喝杯酒再慢慢說！」

謝俊哈哈一笑，道：「聽你的語氣，便知道你這紅娘是做成了！」

芍藥一邊斟酒，一邊道：「像祝公子這種人材，打着燈籠也找不到，那有不成之理？」

謝俊道：「不如待我求他，把你也娶回去，做個小的如何？」

芍藥粉臉一紅，呸了一聲，道：「我才沒小媚的福氣，也不如她的美貌，否則你早已先下手了！」

祝景昇大笑，謝俊道：「不是少爺鐵石心腸，無奈家內的河東獅太過厲害。」

牡丹掩嘴笑道：「謝三公子之風流，全城聞名，賤妾就不信你會怕老婆！」

祝景昇忙道：「請姐姐說正經話兒，小媚姑娘當眞答應了？」

「說答應也可以說未答應也可以！」

「此話怎說？教小生好生難明！」

「小媚妹妹有兩個條件，他不要你有錢，但要你循規蹈矩，二來，不許在外面拈花惹草！」牡丹道：「你肯答應她的條件，她才答應你！」

謝俊「嗤」的一聲笑了出來。「眞是個沒見識的小丫頭，現在答應了，成親之後違反，她又能怎樣？」

芍藥道：「枉公子風流多情，還聽不出這其中的玄妙！」

祝景昇道：「這裏面有什麽文章？」

芍藥道：「女兒家自然害羞，你既問她的意思，她若一口應允，豈不讓人說恨嫁？也讓祝公子看輕了，提出兩個不痕不

癢的條件出來，多少也挽回一點面子！」

謝俊拍掌叫妙，仰頭把酒喝乾，祝景昇却喜得闔不攏口來，道：「多謝姐姐費心！」說着自袖內取出一對金釵，一人送了一枚。

芍藥和牡丹謙讓了一陣，便喜孜孜地收下，牡丹道：「現在還沒過媽媽這一關，不過若謝公子肯爲公子出頭，料沒大問題。」

謝俊道：「能玉成朋友好事，謝三豈有不出頭之理？煩那位姐姐，去請媽媽過來一下！」

鴇母來後，果然看在謝俊份上，只將小媚的買價多加了一百両白銀，另外她還答應送了一點嫁粧與小媚，雙方說定，本月廿五日抬花轎來迎娶。

條件講妥，牡丹便把小媚請了出來。小媚見祝景昇一表斯文，談吐溫雅，芳心早動，剛落風塵，便能遇上這樣的郎君，深感三生有幸，雖說是做繼室，但家內既沒有大婆，也就是少奶奶的身份，再說自己出身低微，還敢奢望什麽？

當下小媚出來之後，衆姐妹向她取笑一番，謝俊忙道：「做人該知情識趣，咱們讓他倆有情人悄悄說幾句吧！」

衆女嘻嘻哈哈走去邊房，牡丹臨走時還把門關上，只聽祝景昇道：「妹子，這幾天你吃了不少苦頭吧？將來愚兄必有補償！」

小媚道：「只怕你有嘴無心！」

牡丹心頭一酸，緬懷自己的身世，付道：「小媚眞是前生修來之福，只幾天便找到一個如此多情體貼的如意郎君！我今日替人做紅娘，只不知將來……」

正在感慨，忽被謝俊一把摟開。「小妮子偷聽人家的情話，該打！」

牡丹收起心事，把聽來的那兩句話說了一遍，謝俊道：「景昇兄秉性溫柔，又兼文武雙全，小媚能嫁給他，眞是天大的福氣！」

芍藥道：「只惜賤妾們都沒福氣！」

謝俊笑道：「你們有多大，就怕嫁不出去啦？好吧，下次少爺替你們物色幾個好郎君，包你滿意！」

衆女粉臉通紅，齊聲啐了起來，房門忽在此時打開，祝景昇探頭進來，道：「謝兄，事情已辦妥，咱們走吧！」

牡丹撒嬌道：「哎呀，原來祝公子未曾成親就怕老婆了，一定是小媚趕你走的！哼，看我這個紅娘，放不放過她！」

祝景昇道：「不是不是，姐姐千萬勿錯怪她！」

芍藥道：「好歹要你擺桌謝媒酒，否則不放你走！」

謝俊也道：「景昇兄，這頓謝媒酒，確是省不了的！」

祝景昇道：「謝媒酒自然要請，小弟本是打算明天才來……」

謝俊哈哈笑道：「就今夜如何？以後你可要爲婚事而忙哩！」

祝景昇只得答應，不過這夜二更左右，酒席便散了。

祝景昇到揚州都是住在謝俊家內的客房，到了前落大廳，只見坐了不少家僕模樣的人，料都是那些王孫公子帶來的。

謝家的兩個家丁見公子出來，忙去點燈帶馬，祝景昇和謝俊上了馬，家丁在前提燈照路，祝景昇見那兩個家僕步子十分穩健，便道：「兩位都有一身武功，要你們提燈，實在委屈了你們！」

那兩個家丁忙道：「公子言重了，能替公子們效勞，實是小的們的榮幸！」

謝俊道：「景昇兄果然好眼力，這兩位本在京師當鏢師，後來才讓家父聘請來當護院，身手俐落，去歲有幾個不長眼的小毛賊，要在半路翦徑，讓他們三拳兩脚便打倒了！」

一個家丁問道：「敢情祝公子也是練家子！」

祝景昇道：「練家子稱不上，在下只跟兩個拳師學過兩三年拳脚，用意只在防身健體，不能與兩位相比！」

那兩個家丁連聲公子太謙，不過見他長得弱不禁風似的，也就信了幾分。

謝俊忽然想起一事來：「景昇兄，假設令尊得悉你娶了個……他不反對麽？」

祝景昇沉吟了一下，道：「這倒是個問題，剛才小弟樂暈了頭，竟沒想到這一點，請吾兄好好替我想個辦法！」

謝俊抓抓頭道：「現在距吉期，只有十多天，時間匆促……」

祝景昇道：「延遲幾天也沒關係！」

「是否要先告訴令尊？」

祝景昇道：「小弟打算明天回家一行，就怕不知如何向家父開口！」一頓忽道：「有一個辦法，只不知吾兄及伯伯是否肯玉成？」

謝俊道：「你我情如兄弟，有話請說，只要辦得到的，謝某自無推卸之理！」

「這辦法須得令尊同意！咱們偷偷把小媚贖了出來，然後請令尊收她爲義女，如此家父那裏更好交代了，到時花轎是抬到你家，家父如何知道？只須吩咐下人們不露一點風聲，就算將來知道，也只能認了！」

謝俊哈哈大笑道：「如此小弟可得先請示過家父才可！不過那鴇母勢利得很，若不把銀子交割清楚，她那裏肯放人？」

祝景昇憂心地道：「這個自然，只是次小弟出來，並無多帶銀子金葉，待小弟回家將錢帶出來，又怕家父懷疑！」

謝俊沉吟了一下，道：「那鴇母只要一百五十両白銀，你又已付了二十両訂金，剩下的一百三十両，不是大數目，這事也不用問家父了，明日小弟先借你，把小媚贖出來吧！」

祝景昇大喜，道：「吾兄高情隆意，着實令人感動，小弟來迎娶她時，必如數償還！」

謝俊哈哈笑道：「你不償還也沒關係，若過期不來，小弟只好鵲巢鳩佔了！」

祝景昇正容地道：「小弟絕對如期來迎娶，請吾兄在伯父前美言幾句！」

謝俊笑道：「小弟與你說笑罷了！你若逾期，小弟便當她妹妹，把她養在家內等你！」

說着，已至謝家大門，家丁拍開了門，牽馬入內，因夜已深，也不再驚動家人，便各自回房安歇了。

次日早上，謝俊到他父親書房內請安，謝金城正在品茶，見狀訝然問：「小畜生，今日怎地如此孝心，一早來請安，九

成是銀子已經花光了，又要來伸手吧！」

謝俊道：「爹今次怪錯孩兒了，孩兒其實有件事要來請示您老人家的！」說罷便把祝景昇與小媚的事仔細轉述了一次。

謝金城雙眉一皺，道：「要爲父認一個烟花女子做義女，簡直荒謬！叫爲父這張臉如何擺放？」

謝俊道：「義女的事，只是騙騙祝伯伯而已，外頭有誰知道？」

「那女子一入我家門，外面便會閑言閑語！」

謝俊輕聲道：「爹，祝景昇的表哥在京當官，他家也是常州的大戶，咱們今日帮他一下，將來未嘗沒有好處！」

謝金城目光一亮，此人表面是綢布莊的大老闆，實際上錢帛都是由販賣私鹽處得來的，他素來結交官府，又養了一批武藝高強的死士，加上行動謹愼，是故一直風平浪靜，可是他所結交的官員，都是地方父母官，萬一有事鬧到朝庭去時，若有個內應先透露風聲，可是件要緊的事，當下便有點心動。

謝俊見父親臉色稍霽，知道事有轉機，忙再勸道：「爹，這可是個良機，有了這層關係，將來他表哥跟咱還不是一家人？何況咱們還可在半夜把小媚那丫頭抬進家裏！」

謝金城道：「這個丫頭在天香院多久啦？」

「才有四五天而已，尚未接客，鴇母還派人在敎她畫眉彈唱，外人極少知道，甚至天香院內的人，孩兒也有信心叫她們閉咀！」

「她以前是什麼人家的女兒？」

謝俊又把打探來的說了。謝金城沉吟了一下道：「如此甚好，你今夜便去把她抬回家，過兩天爲父正式收她做義女！」

謝俊一怔，說道：「爹爲何改變了主意？」

「傻子，既然有利可圖，爲何不多下本錢？生意道上，本錢下得越多，利錢也越多，你明白嗎？」謝金城乾笑一陣道：「爲父不但要收她做義女，而且還要廣發請帖，弄得風風光光，不叫親家生疑！」

謝俊笑道：「爹爹眞是桂薑，越老越辣！」

謝金城笑罵道：「小畜生，你別拍爲父的馬屁，別給我太過招搖！滾出去吧，替爲父說幾句好話！」

「這個孩兒懂得！」

× × ×

祝景昇得悉謝金城肯收小媚爲義女後，大喜過望，連聲感謝，謝俊乘機替父親吹了一番，祝景昇連連點頭，道：「伯父的確熱誠感人，小弟沒齒難忘！」

「區區小事，何足掛齒，家父說他膝下幾個女兒都已出嫁，正想收幾個義女，承歡膝下，如今只是因利乘便罷了！」

到了晚上，謝俊帶了銀子，帶着幾個家丁，抬着一頂小轎陪祝景昇到天香院。

鴇母見有銀子進袋，那有不歡迎之理？臨行時，謝俊放下一錠銀子，賞給鴇母，吩咐她不得把風聲洩露出去！

鴇母懾於謝家的勢力，沒口答應，還親自送出大門。

過了兩天，謝金城果然發帖宴請親友，說收謝若蘭和謝若梅爲義女。謝若蘭便是小媚，謝若梅却是一個陪襯的小丫環，用意是免得祝景昇生疑他謝家另有目的。

祝景昇見一切順利，那還顧得了這許多，只樂得一張嘴闔不攏來。

由來好事偏多磨

謝金城收契的儀式十分隆重，到賀的全是揚州城的富貴中人，筵開二十桌。謝金城還送了不少金飾與義女，作見面禮。

這一夜，舉府上下歡騰，直至深夜，筵會才散去。

次日，祝景昇討了生辰八字，便乘騎南下。

九月廿五日的吉期，自然來不及迎娶，因此臨行時，祝景昇向謝家訂明，十月初五日前必有聘禮送到謝家。

謝金城一口應允，便開始爲義女籌辦嫁粧等物，謝家把謝若蘭當作親女兒般出嫁，舉府忙碌。一些下人雖然有點奇怪，但自忖老爺是揚州城的鉅富，多花些錢也不在乎，便也沒有多談論。

可是祝景昇回家後託人捎信來的日期，却在十月初七日，並訂明婚期已擇在十月十八日，屆時新郎祝景昇將親自迎接。

相差幾天，對謝家來說，自無問題，一切準備工夫，在十月上旬已備好。過訂日期是十月十日。媒人及親家總管一早便把禮金聘禮送至，自有一番熱鬧，單等十月十八日的佳期。

良辰是十月十八日的巳時，這天謝家一早便已忙碌熱鬧起來，謝俊還特地派人去城郊迎接花轎。

辰時未過，新娘便已梳好粧，換上吉服，媒婆在旁邊打點一切。

巳時已交，還不見花轎前來迎娶，謝俊大急，忙派人去城郊探望，不久那人回來，報稱不見踪影，並已吩咐迎接花轎的人移前。

謝俊眉頭一皺，轉頭問老父：「爹，你看景昇是否在路上遇到什麼事吧？」

謝金城微一沉吟，隨即笑道：「巳時還未過，你急什麼？由常州來此，數百里遙，路上難保沒有什麼阻滯！」

謝家那幾位出嫁了的女兒此次也返回娘家，見父兄視一個風塵女子如抬到寶貝般，心中已甚不快，此際見花轎未至，便冷言冷語起來。「爹，那姓祝的若是言而無信，爹這次豈非要賠了夫人又折兵？」

另一個却道：「姓祝的本來是個有信有義的好郎君，無奈娶到一顆霉星，一切自然變了！」

謝金城回頭斥道：「你們幾個丫頭給我滾進內堂，再失爲父的禮儀面子，以後便不要踏入家門一步！現在時辰未過，你們便胡說八道，讓人聽見成何體統？」

可是，巳時又在難熬之中逝去，連一向鎭定的謝金城，也忍不住派人去探討消息。但一批批報訊的家丁，先後回報，城郊十里之內，仍不見祝家的花轎。

謝家的親戚對謝金城都有點顧忌，但此刻也不禁露出幸災樂禍的神情來，窘得謝金城恨不得有個地洞鑽進去。

午時也過了，花轎仍不見踪影，雖已是初冬的天氣，謝家父子却都滿頭大汗，

女兒未送出去，宴會難開，但一干親戚一早下床忙東忙西，都已飢餓不堪，謝金城只得吩咐入後堂先進點心。

打發了親友，謝金城怒瞪了謝俊一眼，謝俊把頭低下。謝家大公子謝英道：「爹，孩兒看這件事，似有一點蹊蹺！」

謝金城冷哼一聲道：「若有什麼長短，叫爲父如何下得了台？」又瞪了謝俊一眼，罵道：「都是你這小畜生，出的餿主意！」

謝俊道：「爹，孩兒帶人親自前去看看！」

謝金城輕哼一聲，轉身進內室，一個媒婆正好出來，問道：「老爺，新娘子問老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謝金城怒道：「新郎不來迎娶她，關老夫什麼事？快走快走，別來煩我！」

謝俊帶了三個隨從，騎馬離莊，謝金城也到內堂與妻小吃飯。

吃了飯，謝金城索性回房小寐，過了一陣，忽被拍門聲驚醒，原來拍門的是他妻子尤氏。

「老爺，花轎未至不特巳，連俊兒也未回來，虧你還睡得着覺！」

謝金城罵道：「這次讓這小畜生害苦了我，現在是什麼時辰？」

「已是申時了！」

謝金城吃了一驚，道：「叫人把親友遣走吧，就說祝家來書，說把吉期推後，日後再補請！」

尤氏老大不情願地道：「賤妾叫英兒去辦吧！」

「隨便誰去都行，叫人送壺酒來！」

謝家的親友紛紛回家，而謝金城也已把一壺酒喝乾，一切仍沒消息，此刻他早已不担心祝景昇的花轎，只担心兒子，不知爲何去了幾個時辰，還未回來，忙把大兒子叫來。

「爹，親友們都回家去了！」

「你三弟怎麼還未回來？」

謝英答道：「也許三弟去常州探討消息！」

「就算要去常州，也該先派人回家說一聲！這小畜生越來越不成話！你平日可得多管敎他一下！」

謝英連聲應是，出了書房，走到新娘子房外敲門，媒婆開門，道：「大少爺有什麼吩咐？」

謝英道：「吩咐小姐卸粧吧，今日花轎趕到，也不出門了！」

他剛一回身，只見一個家丁氣急敗壞地跑了進來，報道：「大公子，小的剛才看見祝公子去城內買轎子！」

謝英一怔，脫口道：「眞的？」

「眞的！小的還去問他，他說一言難盡，等下到府上才詳細禀告，便叫小的先回來通知！」

謝英忙道：「叫門口的人準備一下！」一陣風般衝入內堂，也不敲門，便推開書房的門兒，叫道：「爹，來了！」

謝金城放下酒杯，喝道：「沒頭沒腦的，到底是誰來了？你三弟？」

「三弟還未回來，來的是祝家公子！」謝英喘了一口氣，把下人看見祝景昇的事說了一遍：「爹，讓不讓花轎出門？」

謝金城忙披衣下床，道：「他若要今日過門，便讓她出門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兩父子走出大廳，不久，只見祝景昇帶着一頂四人花轎來了，衣服雖然整齊，但鬢髮凌亂，令人有狼狽之感，而且也沒媒婆婢女。

謝家下人忙把新姑爺接了進去，祝景昇見岳父臉色甚是難看，連忙跪下，道：「啓禀大人，小婿因路上遇到一件意外，所以來遲了，請岳父原諒！」

謝英道：「景昇弟，不是愚兄數說你，即使路上有什麼阻擱，也不該遲了幾個時辰！如今吉辰已過，親友都已散了，叫咱家如何下台？」

謝金城內心恚怒，臉上却硬擠出一點笑意，道：「賢婿是個謹愼之人，遲到必有其原因！」

「正是！」祝景昇道：「小婿今晨已至城南外十數里，心想時辰還早，便吩咐轎夫們稍事休息一下，不料却來了一夥凶人，拔刀相向，殺了幾個轎夫，把錢財搶去，小婿幸而學過幾年拳脚，跑得快才免於難！」

謝家父子齊是一怔，問道：「那些凶人長得什麼模樣？一共有多少個人？」

「他們一共有四個人，都是幪着黑布。」祝景昇嚥了一口口水，續道：「後來小婿返回現場，找到一個未死的媒婆，便帶她繞路，自西城門進來，先到官府報案，幸得府台大人明鑒，先放了小婿出來迎親，如今媒婆尚在衙門內，大人若是不信的話，可派人到衙門一問！」

「原來如此！老夫豈有不信之理！嗯，你說你由西城門進來？」

「是的大人！」

「可曾見到俊兒？」

「俊兒去找小婿麽？」祝景昇臉色一動，道：「小婿不曾見到他！」

話音剛落，幾個派出城打探消息的家丁都回來報說城南十五里處的一叢樹林，發現幾具屍體，官府正在調查，聽說死者是轎夫。

謝金城揮手道：「沒你們的事，退下吧！」頓了頓，想起一事：「你們三公子呢？」

「啓禀老爺，三公子出城向南面去，還不見他回來！」

謝金城一驚，忙道：「快派人去找他回來，告訴他姑爺花轎已至！」

早有下人送上熱茶與祝景昇，謝金城問道：「賢婿，如今吉期已過，你打算如何？」

「假如大人不反對的話，小婿希望現在便把若蘭妹子迎回家去，免得去遲了，家父會掛懷！」

謝金城道：「老夫素來百無禁忌，賢婿愛在何時迎娶都沒問題，反正一切經已準備妥當！」

「多謝大人體貼！」

謝金城忙道：「請夫人出堂，吩咐媒婆準備送新娘子上轎！」一頓又道：「賢婿帶來的人，既然已不能來，老夫便叫媒婆及一個丫環陪若蘭去吧，將來若用不着時，再把她們送回來。」

祝景昇又謝了一回，大門外畢畢拍拍地燃起鞭炮，氣氛又再活躍起來。

不久，尤氏便帶着幾個女兒出來了，祝景昇忙上前拜見岳母大人，又簡單地把經過說了一遍。

尤氏吃了一驚，忙道：「老爺，俊兒還未回來，可得派人去查一查！」

謝金城道：「爲夫早已派人去了！」

話音剛落，只見一個丫頭慌慌張張地跑來，一張臉雪一般白，氣喘喘說不出一句話來。謝金城喝道：「叫你去請小姐，你在幹什麽！」

那丫頭喘了口氣，才巴巴地道：「不好啦…小姐不見啦……媒婆，媒婆……」

謝金城猛吃一驚，急問道：「媒婆怎樣啦？」

「媒婆讓人殺死了，房內全都是血……奴婢……」丫頭哭了起來。

廳上的人齊都「啊」的一聲叫了起來，祝景昇叫道：「大人，快去看看！」

謝金城不愧是個鹽梟，很快便鎮定下來，跨着大步走入內進，祝景昇和謝英也急忙跟着進去。

謝若蘭（小娟）的寢室房門洞開，謝金城走前一看，但見兩個媒婆被人一刀斬爲兩截，屍體散在房內，五臟及鮮血染滿一地。房內的窗子打開着，一陣晚風吹來，帶來一陣刺鼻的血腥味，只聽祝景昇大叫一聲，昏倒地上。

親家變寃家

祝景昇剛暈倒，謝英立即把他扶起來，祝景昇叫道：「蘭妹，你死得好慘！」

謝金城叫道：「別亂叫，你若蘭還未死！」

「還未死？」

「若死，爲何不見屍體於此？」

祝景昇精神一振，走入房中，見地上有一方綵帕，連忙拾了起來，謝金城轉頭道：「英兒！快派人去莊內搜查一下！」

謝金城早年在刀槍中討活，身手靈俐，幾個箭步衝前，已穿窗射出，祝景昇也跟着飛身出去。窗外是條石板甬道，甬道兩旁種了不少花樹，再過去便是西廂，石板既無血跡，花草也無損折的痕跡。

祝景昇忽然冷笑一聲，道：「大人，俊兒的確是去找小婿？」

謝金城轉頭望了他一眼，道：「自然是眞！」

祝景昇嘴角噙笑，謝金城暗哼一聲，心中道：「若不是你家內有人在朝內做官，今日老夫便要給你好看！」嘴上却道：「賢婿，剛才你在房中拾到什麽？」

「是一方綵帕！」

「可否讓老夫看看！」

「這是若蘭之物……」

謝金城臉色一沉，道：「不錯，也即是老夫義女之物，你莫忘記，小女尚未過門！」

祝景昇沒奈何，只得把綵帕取了出來，謝金城接來，把其展開，只見綵帕左下方綉着一座小樓，小樓之上有兩個圓圈，圓圈之中有綫穿過，正中尚綉着四個字：合爲一朋。

金城一怔道：「這是什麽意思？」

祝景昇道：「小婿怎知？」

謝金城立即把剛才報訊的丫頭找來。

「迎喜，你可曾見小姐有此綵帕？」

丫頭迎喜看了幾眼，道：「奴婢不曾見過小姐用過此帕！」

謝金城道：「那麽這綵帕是誰的？」

祝景昇說道：「請大人把綵帕交給小婿！」

謝金城剛把綵帕交給祝景昇，便見幾個護院快步走來，道：「啓稟老爺，四處搜過，都不見有陌生人！」

謝金城道：「再找再找！」

祝景昇冷笑一聲道：「不用找了！」

謝金城一怔，轉頭問道：「賢婿有何高見？」

「大人心頭明白，何必明知故問？」

謝金城臉色一沉，但仍沉住氣。「老夫就是不知，所以才問你，賢婿若是知道，何不明言？反正大家都是一家人，也不用客氣！」

祝景昇說道：「大人府上婢僕如雲，外人如何能潛入內宅擄人？除非那是一頭鳥！」

謝金城臉色一變。「賢婿認爲這是家賊所爲？」

「原來大人也有此見！」

謝金城冷哼一聲：「若蘭已是老夫女兒，誰有這狗胆？賢婿不要亂猜！」

「誰有這胆子的，數也可數出來！」

謝金城再也忍不住，沉聲喝道：「你到底懷疑誰，有種的便說出來！」

祝景昇說道：「俊三哥早已有話在先，假如小婿過期來迎娶，他便要鵲巢鳩佔了！」

「放肆！俊兒會跟你搶一個烟花女子麽？」謝金城心頭大怒，拂袖欲行。

祝景昇大聲道：「大人請自尊一點，若蘭如今已是你女兒！」

「不錯！但這可是應你之求的！俊兒一切爲你着想，你却反懷疑他，老夫問你，你還有沒有良心！」

「哼！這只是你一面之詞，誰知道他是不是鵲巢鳩佔！」

謝金城戟指道：「祝景昇，今日若不是念在俊兒跟你一場結交，老夫便叫人把你趕掉！」

「你要趕我，還不容易？但姓祝的也不是任人欺侮的！」

「老夫自小也不知吃了多少次恫嚇，也不在乎多你一次！若蘭是老夫用銀子買回來的，而且你又逾時來迎娶。老夫改變主意，不讓她嫁與你，你又能奈我何？」

祝景昇冷笑一聲：「大人要把女兒許配給兒子麽？」

謝金城大怒：「就算是又如何？迎春，叫夫人把聘禮退回給祝家！」

祝景昇道：「你兒子若娶你女兒，便是禽獸，這聘禮你要退，我不收！咱們走着瞧！」說着雙腳一頓，身子倏地望圍牆飛去！

謝金城喝道：「快截住他！」

那幾個護院身手都極高，幾個起落，已把祝景昇圍住。謝金城道：「姓祝的，老夫未曾被人如此奚落過，你乖乖的便把聘禮帶回去，老夫便不再與你計較！」

「假如在下堅持不許呢？」

謝金城背負雙手，淡淡地道：「給這小子嚐嚐厲害，待他答應之後，再帶他到

大廳！」說罷轉身走向大廳。

那幾個護院有的退後幾步，把祝景昇的退路截住，有的仍把他圍住。祝景昇說道：「諸位要以多勝少麽？祝某也不怕你們！」

一個五短身材的護院道：「車老大，你們退下，讓我對付他！」

那些護院退後幾步，車老大道：「老任，你可得小心一點！」

老任道：「兄弟自然知道輕重！」說畢轉頭道：「小子動手吧，否則再無機會了！」

祝景昇大喝一聲，一招「黑虎偸心」筆直擊出！老任冷笑一聲：「小子眞是不知天高地厚！」須知這一招走中宮進洪門，第一招用此，頗含有輕視之意。

老任雙脚一錯，左掌護胸，右掌急切祝景昇的手臂。祝景昇左臂把其格開，右拳一變，化爲「金龍探爪」，手腕一沉，五指抓向對方腰腹！

老任咦了一聲，左臂一翻，把對方手臂格開，同時左脚一掃，使了一招「老樹盤根」！

祝景昇一躍而起，老任武功雖不十分高超，但一生經歷過不少陣仗，臨場經驗極是豐富，祝景昇身子剛躍起，右掌一揚，已擊在其小腹上！

祝景昇半空沒處着力，一跤摔倒，老任也不追擊，道：「請新姑爺跟咱到大廳領聘禮吧！」

「少爺跟你們拚了！」祝景昇忽然自地上撲了上來，一頭撞向老任的小腹！這一着大反武學規範，老任意不及此，被撞個正着，但覺小腹一陣疼痛，幾乎喘不過氣來。

他在盛怒之下，再也顧不得輕重，左膝一抬，膝頭撞在祝景昇的胸膛上，只聽「蓬」的一聲，祝景昇連退數步。

車老大道：「祝公子，你別敬酒不吃吃罸酒！你自忖今日能跑得掉麽？」

「少爺不管這許多，你們有種的便把我打死吧！」想不到這人竟有一股牛脾氣，脚跟站穩之後，又再撲了上去。

這次老任十分小心，他連避三拳，才突然出手，右掌握住祝景昇的手腕，擰腰使勁，把對方的手臂扭至背後，同時再把其左臂牢牢抓住。

衆護院見已把他制服，便護着他走向大廳。

廳上的那些紅幔喜帳，早已拆了下來，祝家的聘禮也已堆在階上。

謝金城道：「姓祝的，自此之後，你我兩家恩怨全消，你給老夫滾吧！」

祝景昇嘶聲道：「除非少爺死了，否則只要有一口氣在，必報今日之仇！」

謝金城叱道：「歡迎，你有胆的儘管來報仇，不過，你今日不把聘禮收回去可不行了！」

祝景昇挺胸而立，道：「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你叫你的寶貝兒子小心一點！」

謝金城道：「放開他！」

老任把祝景昇放開，祝景昇把聘禮搬上花轎，吩咐轎夫起程。

尤氏道：「老爺，這件事……」

謝金城喝道：「住口！這件事今後絕口不提，還有，你們都得小心一點，嚴防這不知死活的小子來報仇，車老大，你帶人跟着那小子，看他去那裏？」

「是！」車老大應了一聲，帶了幾個護院追了出去。

謝金城又道：「找人去通知官府，咱們開飯吧。」

× × ×

初冬天色早晚，此刻已一片蒼茫，晚風清勁，日間熱鬧的謝家，在暮色中忽然透出幾許煞氣。

不久，車老大便回來了。「啓稟老爺，那小子已出了南城門了，一路上並沒有阻攔！」

「嗯，你們也去吃飯吧！」

尤氏道：「老爺，俊兒去了這許久還未回來，不知會否……」

謝金城身子一震，目光閃過一絲殺機，忙道：「車老大，老任，你倆吃了晚飯，立即各自帶人出城找少爺，找到常州也要把少爺找着！每人帶兩匹快馬，路上不得阻擱！最怕三少爺不知道這小子誤會已深，猝不及防，可不是開玩笑的！」

那些護院唯唯喏喏，都忙去準備了。

這一夜，謝俊無回家，但謝家也在平安中渡過。

次日辰時，車老大便帶着兩個護院回來了，剛巧碰到謝英，忙道：「大公子，咱們發現三公子的屍體……」

謝英大吃一驚，急問道：「什麽？屍體在那裏？」

「在城南三十里處，老任已去報官了！請公子問老爺，咱們是否殺去常州，拿祝景昇的首級回來拜祭？」

謝英道：「你等等，待我請示爹！」

謝金城聽了消息之後，咬牙道：「姓祝的，老夫今生跟你們沒完沒了，不殺你一家，如何能洩老夫之恨，英兒，吩咐他們全在大廳上集合聽令！」

謝英欲言又止，雙脚久久都不移動，謝金城喝道：「爲父的話你聽見沒有？」

謝英鼓起勇氣道：「爹，殺祝家易如吹灰，但祝景昇的表哥是朝庭命官，萬一他知道是咱們下手的，可有點不便！」

謝金城臉色一變，霍地坐了下來，咬牙道：「難道就此罷休不成？」

謝英道：「此事還是從長計議好一點，若要下手也得找外人，以防萬一！」

「不錯！你先叫車老大進來！」

謝英出去一忽，又帶車老大進來。謝金城問道：「車老大，你在江湖上可有認識什麽知心的朋友？」

車老大微微一怔，道：「朋友自然有幾個，不知老爺有何吩咐？」

「老夫要你買兇把祝景昇殺掉！」

「這還不容易！這事由小的去辦！」

「只怕你露出身份，會連累老夫！」

車老大笑道：「那小子身手稀鬆平常，連老任也可輕易制住他，何況小的？不是小的吹牛，要殺他，比殺一頭鷄還容易，老爺若還有所担心的，小的行事之前，便先用布幪了面再下手吧！」

謝金城沉吟了一下，道：「好吧，一定要做得乾淨，你多帶兩個同伴去吧，路上分開行走，不可引人注意，須知那小子有個表哥在朝庭做官！」

車老大唯唯喏喏，彎腰行禮退出。

陰謀

車老大帶着兩個助手，一個叫馮冲，一個叫夏過山，他們三個本是江南的劇盜，後來因犯了一件大案，風聲甚緊，便投到謝金城麾下。

謝金城很懂得駕馭手下，知道要這些殺人不眨眼的漢子賣命，須得恩威並重，是故每次發了財都能拿出一筆分賞與手下。因此揚州有許多鹽梟到頭來，因手下心生異志而沒落，他却固如金湯，而且近年來，搖身一變巳做起正當生意來，但往日那批死士仍甘爲其驅策，他們甚至也在揚州城附近做起買賣來 更造成一股聲勢。

車老大、馮冲和夏過山三人各帶兩匹快馬上道，出了城門，輪番換騎，速度極快。但無論如何他們也想不到，會在長江渡頭便追上祝景昇。

由揚州到江邊不過五十里路，祝景昇是在昨日臨黑時分起程的，絕不可能至今仍未過江，除非他昨夜不趕路。

車老大向兩個手下打了個眼色，三人把馬放在樹林內，幪上黑布，跳了出去。在車老大心中，只覺得祝景昇命中注定今日該絕，否則豈會如此陰差陽錯，在渡口上等死？

他兩個手下更認爲這是莫大的運氣，起碼免了不少奔波之苦，不必渡江遠征。

渡船仍未至，祝景昇似乎還不知道死神巳至，仍坐在石頭上呆呆地望着嗚咽的江水。

車老大向兩個手下打了個眼色，馮冲抽出鬼頭刀，悄悄走前，猛地一刀望祝景昇頭頂上斬下！

就在此刻，祝景昇好像背後長了一對眼睛似的，身子忽然向左一側，臀部離開石頭，隨即跌坐地上！

「噹！」馮冲的鬼頭刀斬在石頭上，濺起一蓬火星子，刀鋒也砍捲了，震得他手臂發麻！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祝景昇頭也不回，右掌在石頭上一拍，那塊石頭應聲飛起，砸向馮冲的雙脚！馮冲來不及再發第二刀，忙不迭向後退却。

祝景昇懶懶地站了起來，還好整以暇地整整衣冠，馮冲大喝一聲，鬼頭刀一揮，橫劈祝景昇的　腹！

祝景昇奔前兩步，讓開刀子才轉過身來，冷冷地道：「謝家要殺人滅口麽？可惜此處巳非揚州！」

車老大巳看出有點蹊蹺，抽出九節鞭，奔前道：「咱們不知你在說什麽？乖乖地把過路錢放下來！」

祝景昇哈哈大笑。「你們是要命的，不是要錢的吧！謝金城的手下幾時變成翦徑的小賊？嘿嘿，這也難怪，你們以前根本就是強盜嘛！」

旁邊的渡客聽見強盜兩個字，都「哄」的一聲散掉了。車老大明知身份難以再隱瞞，但顧及主子的處境，乃大聲道：「這小子一定是擊昏了頭，胡說八道的！你奶奶的，你不給錢，便留下命來吧！」手腕一抖，九節鞭如毒蛇出洞般，望祝景昇的脖子纏去！

馮冲及夏過山見頭子出手，不待吩咐，也各自拔刀撲前。在他們三人的心目中，祝景昇只不過是頭垂死的小羊罷了，雖然他剛才能巧妙地躲過馮冲的襲擊，但只覺是他一時碰巧而巳！

豈知祝景昇以一敵三，全然不懼，「嗆啷」一聲，抽出佩劍來，雙脚一錯，閃開車老大的九節鞭，長劍格開夏過山的雁翎刀，右掌一翻，拍去馮冲鬼頭刀的刀脊上，三人的攻擊，全都落了空！

車老大猛吸一口氣，道：「相好的，原來是眞人不露相，今日便領敎一下祝公子的劍法！」

他一句話未曾說畢，九節鞭巳連攻三招，馮冲的刀法更快，一口氣巳劈了四刀，夏過山謀定而動，待祝景昇閃開九節鞭，長劍又去抵擋馮冲的鬼頭刀，雁翎刀才斬向其後背！

這三人當年旣然能在黑道上混飯吃，武功自非泛泛，這下合擊，更是他們久經熟習的，威力極大！

好個祝景昇，只聽他長嘯一聲，身子突然拔空躍起！雁翎刀剛好在他脚底三寸之處劈過！

車老大見機不可失，手腕一抖，九節鞭如長蛇般，在半空一舞，急纏祝景昇腰際！

祝景昇左脚尖在右脚面上一點，身子再度竄升半丈，忽地一折腰，俯身下來，左手一抄，五指巳抓住九節鞭！

車老大勁沉於臂，坐馬沉腰一揮，祝景昇躍落地上，但左手仍緊緊抓住九節鞭梢！

夏過山欺前幾步，雁翎刀橫劈而至，而馮冲也自遠處趕來！

千鈞一髮之際，祝景昇正想鬆手，而車老大忽然用力一扯，祝景昇借勢飛前，恰好避過夏過山那一刀！

說時遲，那時快，馮冲亦巳衝至，祝景昇去勢不止，忽然飛起一脚，蹬向馮冲的小腹！

由於車老大不斷拉扯，是故祝景昇走勢極快，兩下裏一湊，馮冲刀尚未劈至，巳讓祝景昇踢飛！

直至此時，祝景昇才突然把手一鬆，車老大猝不及防，蹬蹬蹬連退數步！

祝景昇如離弦之矢，仗劍向其飛去！這一着，勢如長虹貫日，饒得車老大歷過無數風險，也禁不住驚呼出口！

「颼！」一眨眼，祝景昇長劍巳刺至！幸而車老大反應極快，一屁股坐落地上，堪堪避過那一劍！

祝景昇冷笑一聲，手腕一沉，正想變招，化刺爲斬，但車老大巳先他更快一步，一招「葉底摘桃」，掏向祝景昇下陰。

祝景昇不及傷敵，只得蹬腿向後一退，車老大也趁機滾開，同時揮動九節鞭，向對方的足踝纏去！

祝景昇輕跳四尺，背後風聲一响，夏過山的雁翎刀又再劈至！他聽聲辨位，反手一劍撩出！

「噹！」刀劍相碰，夏過山暑退一步，祝景昇也飛落地上。冷冷地道：「你以爲少爺是綉花枕頭麽？昨日因身在虎穴之內，不得不隱藏實力而巳！」

車老大一個「鯉魚打挺」，自地上彈躍起來，大聲叫道：「姓祝的，你設計來

陷害我家三少爺，是何道理？枉我們三少爺視你如兄弟，你却恩將仇報！」

祝景昇怒道：「住口！謝俊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佔了我未婚妻，我不殺他，難洩心頭之恨！」

車老大冷笑一聲：「何必假惺惺？人你巳殺了，不過，今日除非你把咱們三個都放倒，否則，你也別想過江！」

馮冲揉着小腹，罵道：「操你娘的！就算你殺了咱們三個，以後也別想再有安樂的日子過！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你與謝家巳結下不共戴天之仇！」

「笑話！我姓祝的若無準備的，豈會留在這裏等你們！」

「哦？」車老大心頭一沉，這才想起了一事來：「難怪那頂花轎及轎夫巳不在此！」

「他們天未亮便巳過江！」

「閑話休說，乖乖的便跟咱們回去見老爺！」

祝景昇道：「只怕他沒臉見我！不過君子報仇十年未遲，終有一日，我要他家破人亡！」

車老大機伶伶地打個冷噤，忖道：「想不到這小子，還是個狠人！」當下道：「你巳殺死了我家三少爺，還待怎地？」

祝景昇一怔，脫口道：「你說什麽？我幾時殺死了謝俊？」

夏過山冷笑道：「小子，明人眼中不揉沙子，你還裝什麽蒜！現在官府巳在調查！不怕你家內有人在朝內當官，你避得了咱們，也避不了官府！」

祝景昇沉聲道：「不錯，祝某是恨不得生啖謝俊之肉，死寢他之皮，但我至上月至今，尚未見過他一面，他又怎會是我殺死的！」

馮冲道：「你奶奶的，不是你殺的，又是誰殺的？總之從今之後，你們祝家將永無寧日！你若有良心的，便招認了吧，免得累了家中的老父！」

祝景昇臉色一變，道：「祝某的而且確沒有殺死謝俊！叫我如何承認！」一頓又問：「謝俊是在何時離家的？」

「昨日未時離家的！」

祝景昇冷哼一聲，說道：「祝某如何能入信？」

「當時新娘子還在家內，你若不信，大可以去查問謝家的親友！」

祝景昇冷冷笑道：「旣然是謝家的親友，我又如何能問出眞相？」

車老大臉色煞白，怒道：「小子，咱們也不與你分辯，總之咱們三少爺都是你殺死的！」

「放屁！你們親眼看見的？」

「是的，老子親眼看見的！」車老大索性發賴，「老子親眼看見你叫人殺死我們三少爺的！」

「我爲何要殺他？」

「少爺又爲何要佔你老婆，憑他的身份，他要找女人還不容易！」

祝景昇哈哈一笑，可是笑聲一起，隨即停住。他忽然覺得這裏面似乎有點蹊蹺，到底問題發生在那裏，一時間又想不起來。

「姓祝的，你想清楚了沒有？還是乖乖跟咱們回揚州吧！」

「且慢！」祝景昇道：「這件事祝某暫且存疑，不過謝俊的確不是我殺的！」

「可惜咱們老爺不信！府台大人也未必相信！」

祝景昇道：「好吧，現在暫不與你們計較，這件事我會去請江南總捕頭管神捕來調查！你們若不相信人不是我殺的話，也可請沈鷹來調查！」

「這可是你的事，如今咱們要你跟咱們同去，否則老子們無法向老爺交代！」

祝景昇忽然叫道：「後會有期！」身子一個倒飛，脚尖再一點，轉身望江邊飛去！

「那裏逃！」車老大九節鞭及時出手，但却抽了個空！

祝景昇幾個起落巳至江邊，只見他雙脚一蹬，飛身躍落江中！

車老大等來至江邊，但見祝景昇巳爬上一艘渡船，向南駛去了！三人不由頓足破口大罵起來。

馮冲道：「老大，如今咱們怎辦？」

車老大垂頭喪氣地道：「只好把一切向老爺稟告！」

× × ×

謝金城聽了車老大的報告後，怒不可遏：「簡直飯桶！三個人還對付不了那個小子！」

馮冲囁嚅地道：「老爺，咱們不是對付不了他，而是他太狡猾了，突然躍落江中……」

車老大忙向同伴打了個眼色，果然謝金城更怒，霍地一掌摑在馮冲臉上。「老夫可有罵錯了你？你若不是飯桶，又怎會覺得他狡猾！你們都去吃飯吧，這件事老夫另外派人去辦！」

車老大嚅嚅地道：「老爺，那小子說要去請管一見調查，咱們若現在去殺他家人，可不大妙……」

謝英也道：「不錯，還是小心一點爲上！再說孩兒也懷疑三弟可能不是那小子殺的！」

謝金城揮揮手吩咐車老大等人出書房，轉頭問道：「爲何？」

「現在找到三弟的屍體，是具無頭屍體！以孩兒之見，若是祝景昇殺的，他絕不會把他的頭割掉！因爲他巳揚言要報仇，若得了手，只有大事宣傳而巳，而不會把首級割掉！」

謝金城沉吟了一下，道：「果然有點道理！但這仍不能證明，人不是他殺死的！或者這是他故佈的疑陣！」

「不過那小子說得不錯，他叫咱們去找沈鷹來查案，倒是一個可行之法！」

「沈鷹眞的有這種本事？就算有，咱們也用不到他！」

謝英道：「爹，現在咱們的情況巳與以前不同了，咱們犯不着把事情鬧大！而且姓祝的找管一見來調查，咱們找沈鷹來，正好讓他們互相牽引，免得他們把咱們的老底都掏出來。」

「但聽說他們都是皇帝老兒的紅人，沒的把他招來，惹得一身羶！」

「哈，爹還不知道麽？他倆一邊爲朝庭辦事，一邊也爲江湖上的朋友查案，只要咱們多付一點錢與他，不怕他會嫌錢太多。」

謝金城想了一下，道：「好吧，這件事便交由你去辦！」

「孩兒明早便起程，聽說他多數在洛陽！不過，爹在這段期間也得小心一點，預防姓祝的會來搗亂！」

謝金城哈哈大笑道：「他敢？哼？老夫還未老，一切自有分寸，你別連老子也管！」

× × ×

謝英到洛陽時，已是十一月初九，天氣已甚寒冷。

洛陽城經過紅燈血案之後，又恢復了昔日的熱鬧，沈鷹經那一役之後，損折了不少手下，心中窩囊，也悶在「行宮」內休息，崔一山則留在洛陽。

這一天，大門忽被人拍响，沈鷹叫商衞去開門。

拍門的正是謝英和兩個手下，以及洛陽的捕快凌浩波，原來謝英付鉅欵請凌浩波帶路。

商衞看見凌浩波帶着幾個陌生人前來，微感一怔，問道：「凌捕頭有事麽？」

凌浩波訕訕一笑，道：「這三位要請大人查案……」

謝英忙道：「在下是揚州謝英，因家內發生了一件怪事，是故特地趕來聘請沈神捕代勞調查一下，希望壯士念在在下一腔至誠份上，代爲引見一下！」

「揚州謝英？」商衞眉頭一皺，頗覺陌生。

謝英忙道：「寒家做綢布生意的！」

冷不防廳上的崔一山聽見，問道：「令尊可是謝金城？」

「正是！請神捕大發慈悲！」

「你不必拍老夫馬屁！」崔一山見沈鷹提着烟桿，自內堂走了出來，忙道：「外面那個要請你查案的是鹽梟之子！」

「謝金城？」沈鷹眉頭一皺，道：「聽說此人手脚十分乾淨，而且計劃周詳，又與不少官紳來往，早幾年朝庭去查他，結果也不了了之，像他這種人還會有什麽困難？」

崔一山道：「也許他以前的對頭，如今眼紅他的成就，暗中破壞！」

「不對！照老夫所得到的資料顯示，謝金城還與昔日的一班黨羽保持密切的關係，他有幾個手下，武功甚爲高強，若以實力來論，足以開帮立萬！」

崔一山道：「何必多揣測，他這種人不合你的條件，商衞，叫他們走吧！」

商衞道：「諸位請回吧，我頭兒沒暇接案！」說着把門關上！

沈鷹忽然叫道：「且慢，先叫他們進來！」

商衞忙又把門打開，崔一山訝然道：「老鷹，你怎地忽然改變了主意？」

沈鷹道：「老夫早已有心退出江湖，但手下的弟兄，少說也有上千個，老夫雖已不愁晚年的生活，但也該多爲他們賺一筆錢！」

崔一山道：「這些年來，他們也該在你這裏得到不少利益吧！」

「當然！但他們跟老夫這許多年，一定得罪了不少人，老夫若在，那些人多少有點顧忌，但假如老夫隱居之後，情況可就難說了，是故他們得隱居一段時日，這就需要一大筆生活費了！」

崔一山笑道：「謝金城富可敵國，倒是個好主顧！」

說着，商衞已帶着謝英三主僕進來，謝英查知沈鷹的脾氣，吃軟不吃硬，是以態度甚爲恭謹。「多謝神捕仗義！」

「老夫還未決定是否接手查辦，你先把事情仔細說一遍，讓老夫考慮！」沈鷹把烟絲塞入烟鍋，道：「商衞，拿椅子來，看坐！」

謝英坐定之後，便由祝景昇來找謝俊說起，先是在天香院認識了一個清倌人，再而一見鍾情，借錢贖身，欲娶之做塡房，最後又逾時迎娶，然後是新娘子失踪，謝俊被人殺死！

沈鷹想了一下，連抽幾口烟，問道：「你所說的，是否句句屬實？」

謝英惶恐地說道：「晚輩所說無一虛言？」「假如有不盡不實的便如何？」

謝英長身打揖道：「晚輩甘願受罰，無論是什麽刑罰都行！」

「令尊有否考慮過，這是否令尊以前的仇家所爲的？」

謝英道：「這一點家父倒未曾提及！不知神捕有何意見？」

沈鷹道：「老夫認爲殺死令弟的兇手，不是祝景昇殺的，正如你所分析的！因此很可能是令尊昔日的仇家！」

「有可能，但咱們都不知道下手的是誰，原因是兇手沒有綫索留下來！」

沈鷹正要他說這句話，當下道：「不錯，此案十分複雜，有人故意要挑起謝家與祝家的誤會與仇恨，以實力論，謝家要毀滅祝家，易如反掌，但滅了祝家，後患極長。因爲祝景昇有個表哥，蔡棟樑是本朝的文華殿大學士！」

謝英汗透重衣，道：「神捕所見極有道理，也與家父所見不謀而合，是故家父才會派晚輩來敬請神捕調查，希望神捕大力鼎助，寒舍上下無不感激！」

沈鷹說道：「這件案子既然不如表面上那樣簡單，又沒有綫索……唔，可很棘手！」

謝英年紀雖不大，但所謂虎父無犬子，心思自然比一般人玲瓏，察言辨色，自然知道沈鷹之意，忙道：「若不是困難，晚輩也不敢驚動神捕的大駕，料想查案時一定異常困難，神捕雖然高風亮節，不會爲幾兩銀子而接手，但貴屬衆多，而且可能會有所損傷，寒舍也該對他們表示一點心意……咳咳，至於數目嘛，晚輩無知不敢開口，還是請神捕代他們開個價吧！」

這席話說得十分婉轉，沈鷹聽了心頭大悅，嘴上却道：「你不必拍老夫的馬屁，老夫也要吃飯！」

謝英恭聲道：「是極是極！只是神捕地位尊榮，晚輩也有自知之明，深知拍馬屁也沒作用，徒惹神捕噁心而已，適才之言，確是出自肺腑！」

沈鷹冷哼一聲，道：「不必再廢話，老夫暫時開價五十萬両銀子，假如查出兇手是令尊的對頭人，而又勢力龐大的，則價錢另議！五十萬両，鐵價不二，你不肯的，便請回吧！」

不料，謝英連聲道：「不貴不貴，五十萬両實在太少了，神捕着實客氣，晚輩

先代家父向你致謝！」

五十萬両銀子還說太少，不但崔一山從未聽過，連沈鷹也是一怔，頗覺臉上無光，輕哼一聲，道：「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謝英道：「未知神捕何時起程到寒舍？」

沈鷹沉吟了一下，道：「待老夫把此地的事安排妥當，日內便南下！」

「如此晚輩先回家，掃榻以待了！」

沈鷹道：「時已近午，何不吃了飯再走！」

「不必了：晚輩尚要趕着回家，只怕祝家已來找衅！」

謝英離開之後，崔一山輕嘆一聲：「此子心思玲瓏，城府深沉，將來必非池中物！」

沈鷹接口道：「何止如此，而且神光內蘊，恐怕武功在年輕一輩中，也是頂尖高手！」

「由此觀之，謝金城的武功也大是可觀！」

「當然，否則如何能統率羣雄？須知他手下良莠不齊，很多本是出身黑道，這許多年來，却仍肯聽令於他，若非武功出衆，手下又怎能心服！」

崔一山道：「你準備帶誰下揚州？」

「反正沒事，都去了吧！老夫忽有一個感覺，這件案子似乎隱藏着一個大陰謀在內！」

「哦？」崔一山詫異地道：「老鷹，你因何有此感覺？有根據？」

「沒有根據……」沈鷹神色有點不安，「這只是一個感覺，但每次當老夫有此感覺時，必有危險，你以爲老夫是故意敲他的竹槓的麽？」

「因爲你認爲有危險？」

沈鷹點了點頭，呼道：「烟兒，開飯吧！」

午飯時，沈鷹把謝祝兩家的恩怨說了一遍，然後道：「老夫怕謝英所說不實，穆兒，你辦事比較穩當，吃了飯便先到揚州查一查！注意，一定要易容才上路，咱們屆時在揚州大榮華客棧相見！」

蕭穆道：「屬下省得！」

「有事用信鴿聯絡！老夫一兩日內便起程！」沈鷹放下飯碗，道：「崔老弟，你到老夫書房來一下！」

崔一山心頭奇怪，跟沈鷹入書房，問道：「老鷹，有什麽事用得着老夫的？」

「這段時間，你可有空麽？」

崔一山點點頭，沈鷹又嘆口氣，崔一山道：「你担憂這件案子有危險？哈哈，數十年來有什麽事難倒你？無數次的風浪都讓你踏過，怎會臨老反而心生怯意？」

「你可曾注意老夫今日吃幾碗飯？」沈鷹忽然提出一個奇怪的問題。「只吃一碗！」

崔一山怔怔望着他，心頭十分奇怪。

只聽沈鷹又道：「當老夫答應接查此案後，一顆心便無端端地急跳起來，這是從未曾有過的！」

崔一山道：「既然如此，如今還來得及趕上謝英，把它推掉！」

「不！老夫接下的案子，從不再推的，這個招牌不能砸碎！」沈鷹把門掩了上來，道：「老夫有一件事要求你……」

合爲一朋

祝景昇過了江，馬不停蹄趕去杭州，他沿途不斷更換馬匹，不一日便趕至管一見的「行宮」前。

開門的是風火輪。「閣下找誰？」

「在下常州祝景昇，想找管神捕！」

「閣下找敝上有何貴幹？」

「在下欲請管神捕調查一件案子！」

「爲何不到衙門那裏伸訴？」

「因爲此案與揚州謝金城有關，謝金城本是販賣私鹽起家的，如今家大勢大，更兼衙門內都跟他有來往，迫不得已，來求管神捕，請壯士代爲傳報一下，在下感激不盡！」

風火輪道：「在下也不知敝上是否肯接案，請稍後片刻，待在下問過之後，再來傳達！」說着把門掩起。

他走上大廳，端木盛問道：「是誰來了？」

「風火輪把祝景昇的話轉述了一次，端木盛道：「不知頭兒午寢了沒有，待我進去看看！」

風火輪道：「二哥先拿壺茶進去！」

端木盛笑了一笑，走了進去，當他敲响書房木門時，管一見剛醒來，道：「進來。」

端木盛推開房門，替管一見斟了一杯茶，隨即把祝景昇的事說了一遍。

管一見雙眉輕皺，道：「祝景昇的表哥是文華殿大學士，倒不好推却，而且謝金城這老賊，老夫也早就有心要鬥他一鬥了！吩咐他且在廳上坐一下吧，老夫喝了茶便出去！」

「是！」端木盛出了廳，立即吩咐風火輪請祝景昇進來。「敝上剛睡醒，請祝少俠稍候，老風，拿壺茶來！」

風火輪有點奇怪：「這小子是什麽來頭，要我老風替他斟茶？」嘴上却不敢問，到灶房泡了一壺茶，提上大廳。

祝景昇喝了一口茶，讚道：「好茶好茶，小弟久聞管神捕是當今武林第一喝茶大行家，今日一試果然名不虛傳！」

風火輪呵呵笑道：「此壺茶是在下泡的，若要是我頭兒親手烹調的，只怕你喝二三盅，便已要醉倒！」

祝景昇一怔，脫口道：「聽聞茶可解酒，怎地喝了反會醉倒？」

端木盛及風火輪同時笑了出來，祝景昇臉上一熱，道：「小弟孤陋寡聞，倒讓兩位見笑了！」

「不敢。」端木盛說道：「茶若製得香濃，喝得又急又多，加上空腹，則會醉倒，不過那種醉與酒醉不同，而是近似虛脫！」

「原來如此！」祝景昇恍然大悟：「多謝指敎，令小弟茅塞頓開！」

說着，管一見已出來了，祝景昇一見管一見的那種氣勢，便知道來者的身份，連忙長身行禮道：「晚輩祝景昇，拜見管神捕！」

「不必多禮！請坐！」管一見見他態度恭謹，心覺頗喜，在正中那張高背交椅上坐下，問道：「不知賢侄家內發生了何事？」

祝景昇臉色一黯，雙眼噙淚，道：「晚輩的未婚妻被謝金城的三子謝俊搶去，謝家不但趕走晚輩，而且後來又派人要殺我！」

「哦？謝金城有這般兇狠？聽說他是頭狡猾的狐狸，怎會如此魯莽？」

祝景昇一怔，脫口道：「神捕認爲他只是魯莽？」

「不是魯莽麽？」管一見笑道：「狐狸已是狡猾，在狐狸上面還得加上狡猾兩個字，由此可見謝金城此人必定異常聰明機智，他絕對不會不知你有個表哥是當今皇上的紅人！」

祝景昇一呆，怔怔地說不出話來。

管一見接過端木盛遞過來的茶杯，低頭輕呷了一口，道：「你先把情況由頭至尾說一遍！」

「是。」祝景昇於是由自己妻子病故，內心悲痛莫名，最後決定到揚州散心說起，一直說至跳江逃走，前來杭州爲止。

管一見放下茶盅，道：「你認爲小媚是被謝俊擄走的？」

「也不一定是擄走，只須把她藏在一個什麽地方，使晚輩找不到她，自然也無法與她成親！」

管一見反問：「也因此，是以謝俊才一直不現身見你？」

「正是如此！必是如此！」

管一見道：「賢侄是否有想過，小媚既然被藏在一個你不知道的地方，以謝家的人手而言，隨便找幾個人看守她，料她一個弱質女子，也無法逃得掉！如此，謝俊又何須避而不見？他若出來見你，不是更加沒有嫌疑？」

祝景昇一呆，道：「以神捕之見又如何？」

管一見不答反問：「你與謝俊是如何結識的？」

祝景昇道：「晚輩三年前在西湖蘇堤與他因避雨而偶然相識的，後來也互相來往兩三次，晚輩成親後才沒與他來往！」

「聽你這樣說你與他並不太了解？」

「是的，只是泛泛之交！」

「既然如此，你又如何知道謝金城是個私鹽販子？」

祝景昇一呆，隨即道：「這件事又不是秘密，晚輩知道也不奇怪！」

「你既然知道謝金城是個鹽梟，爲何又跟他兒子來往？」

祝景昇臉色一變，久久答不出話來。

管一見哈哈一笑：「這件案子十分簡單，老夫替你去查一查就是！」

祝景昇道：「神捕既然肯出馬，請順便替晚輩再查一件事，便是十月十八日午，在揚州城南十五里處襲擊晚輩的那個幪面人的身份！」

「可有綫索？」

「那四個幪面人中等身裁，都是用單刀，看不出是什麽門派……」

管一見揮揮手，道：「什麽都不知道，老夫又非神仙，如何調查？」

「是是。」祝景昇道：「不知神捕要收多少酬金？」

「隨便你吧，明日老夫便陪你上揚州，到謝金城家調查一下！」

「多謝神捕！」

× × ×

管一見與沈鷹相反，沈鷹認爲此案十分複雜，還隱藏危機，但管一見却認爲十分簡單，他同意小媚是被謝俊扣了起來。爲什麽管一見會認爲此案十分簡單呢？是否他沒有沈鷹的敏銳？

× × ×

由杭州到揚州，遠比洛陽至揚州短，是故管一見到達揚州時，蕭穆還未至。

管一見是次來揚州，因懼謝金城突然反臉，動用武力，因此還帶了端木盛及夏雷。

到了揚州，管一見既不去找揚州的捕頭，也不去謝家，他却先找了一家酒樓飲酒。

祝景昇雖然十分焦急，但管一見却好整以暇，到交了申時才結賬下樓，他在謝家大屋外走了一圈，把周圍的環境地形，記在心上。

謝家的護院們早已發覺了，立即通知謝金城。謝金城對總管魯楓道：「魯老弟，吩咐他們不要輕舉妄動，千萬不要輕易動手，有事立即來通知老夫！」

魯楓到了外面，把謝金城的命令交代下去，門公已拿着一份名刺進來了。「總管，外面有個自稱是管一見的漢子要見老爺！祝景昇那小子也在哩，九成是找人來報仇了！」

「小心應付，不可得罪他們！」魯楓快步走進書房。

謝金城看了名帖，道：「吩咐大開中門迎接！大廳兩側多派幾個埋伏着！」

魯楓忙又出去，謝金城穿好衣衫，帶着二子謝傑出去。大門打開，謝家父子親自出迎：「神捕大駕光臨，請恕謝某不知，未克遠迎！」

管一見冷冷地道：「管某越界而來，豈敢勞動謝當家的玉趾，隨便派個下人帶路，豈不簡單！」

謝金城不動聲色，道：「素聞神捕乃人中龍鳳，今日一見證明傳言不虛，謝某有幸，得以一睹風采，實乃三生有幸！」

「可惜老夫已過不惑，這些話可聽不進耳！」

謝金城說道：「此乃神捕高風亮節而已！諸位請上廳喝杯水酒！」說畢彎腰肅手。

管一見挺胸跨進，祝景昇等立即跟着走進。

到了大廳，分賓主坐定，下人送上酒及茶，謝金城問道：「不知神捕喝酒，還是喝茶？」

「老夫可非爲了口渴才來的！」

謝金城哈哈大笑，道：「謝某又非老懵懂，豈有不知之理？不過今日神捕是客，謝某是主，無論如何也得一盡地主之誼！傑兒，你把茶與酒，各斟一杯，雙手遞與神捕！」

「豈敢勞煩二公子！」管一見故意把頭向四周轉動一下，道：「謝當家的錢好易賺呀！」

謝金城道：「不錯，錢的確很易賺，但却也是用血汗、性命賺回來的！」

「不知謝當家是做甚麽生意的？」

「往事不提也罷！」謝金城舉杯道：「謝某先敬神捕一杯！」

管一見呷了一口茶，道：「老夫的來意，料你已知道……」

「只知一二，不知詳情，尚要神捕明言！」

管一見冷哼一聲，道：「老夫這侄兒，聽說受府上的欺侮，託老夫來討個公道，相信謝當家必不會令老夫失望的！」

謝金城嘆了一口氣，道：「這件事說來眞遺憾，老夫也已派犬子去洛陽，敦請沈神捕來替謝某報冤雪仇了！」

管一見一呆，道：「這樣說來，老夫今日很可能要空手而回了！」

謝金城哈哈一笑，反問：「神捕可知謝某爲何要請沈神捕來爲寒舍報仇麽？」

管一見冷笑一聲：「你的事，老夫不想聽！」

謝金城心中大怒，臉上仍擠出一絲笑容。「可惜神捕不聽謝某也要說！因爲祝景昇殺死了謝某的三兒謝俊！」

管一見吃了一驚，瞥了祝景昇一眼，祝景昇忙高聲說道：「放屁！你們鵲巢鳩佔，却反來含血噴人，以便掩飾自己的惡行！」

謝金城臉色一沉，喝道：「祝景昇，老夫多次忍耐你，你可不要不知好歹！」

管一見冷哼一聲，道：「他要不知好歹，又會怎樣？」

謝金城道：「有神捕替他撐腰，謝某還敢怎樣？不過，估計沈神捕過兩天也會到，屆時神捕若有所懷疑的話，便請問沈神捕吧！」

「你道老夫會怕沈鷹？」

「謝某豈敢如此說？」謝金城沉着氣道：「事實上，謝某才是受害人！」

「老夫懷疑謝若蘭還在府上，要想搜一搜，不知可否？」

「歡迎之至！不過要待沈神捕到後才能答應！」

管一見怒極反笑。「沈鷹來到之前，閣下早已把人送到另一個安全地方了！」

謝金城笑道：「神捕若有此顧忌的話，可派人守住寒舍四周！」

「假若老夫一定要現在搜索呢？」

謝金城雙眼閃出一點殺機，沉吟一下，道：「假如如此，謝某也只好屈服！」

管一見冷哼一聲。「不知沈鷹何時會到？」

「老夫也不知道！」謝金城道：「素聞神捕接案頗多條件，未知今次爲何反替殺人兇手效力？」

「此是老夫的事！」管一見怫然不悅，「老夫不相信謝俊已死，更不信兇手是祝侄子！」

謝金城笑道：「謝某也希望如此！」

管一見斜乜廂房，發現有不少人影，知道對方有準備，便道：「好吧，老夫便等沈鷹三天！」

「三天不行，七天！」

管一見又再沉吟了一陣道：「七天之後，老夫再來，咱們走吧！」

× × ×

當管一見投店後，把祝景昇叫到他房內時，臉色十分難看。「祝賢侄，老夫覺得你似乎還有些事情隱瞞不說，如此叫老夫如何替你查案！適才便幾乎讓老夫下不了台！」

祝景昇囁嚅地道：「神捕是指謝俊的事麽？唉，這老狐狸的話怎能相信？不錯，十月十九日上午，小侄曾聽謝家的一個爪牙提及，但小侄認爲這是他們反咬一口的詭計，是以沒有告訴您！」

管一見搖頭道：「老夫却相信謝俊可能已遭到意外！」

祝景昇忙吃驚地道：「神捕憑何作此判斷？」

「因爲謝金城一直都異常堅定，但當他提及謝俊時，竟然現出淚光，證明所言不虛，不過老夫相信謝俊不是你殺的！」

祝景昇舒了口氣道：「神捕明鑑！」

「不過，謝俊又是誰殺的？」

祝景昇道：「謝家是鹽梟，以前必定有不少仇家，他們殺不了謝金城，拿他兒子出氣，也不奇怪！」

管一見點點頭。「有理！」

「如今咱們怎辦？」

管一見向床上一躺，道：「等沈鷹來了再說！」

祝景昇臉上忽然升起一絲難以形喻的神色，可惜管一見已閉上雙眼，看不到！

× × ×

第五日黃昏，寒風呼呼，房內的暖爐，炭火燒得正旺，管一見心頭煩悶，覺得自己已對此案有點粗心大意，如今才陷于被動。正在不耐，房門忽被人敲响，他以爲是夏雷，便道：「進來吧！」

推門而進的却是店小二。「客官，這位謝爺要找您！」

管一見抬頭一望，只見門外站着一個三十左右的漢子，一表斯文，眉宇透着幾分機靈。

那漢子走前行禮，道：「晚輩謝英，參見神捕！」

管一見輕咳一聲，道：「你是謝金城的大兒子吧？甚麽事？」

「沈神捕已至寒舍，家父派晚輩來請神捕移駕寒舍！」謝英態度極其恭謹。

管一見道：「你先走一步，老夫隨後便來！」

× × ×

管一見、端木盛、夏雷及祝景昇到了謝家大廳，只見廳上坐滿了人，粗略一算，沈鷹竟帶了十多個手下，不由暗吃一驚：「這禿鷹弄甚麽鬼？小小一件案子，也值得勞師動衆的！」

謝金城雙掌一拍，叫道：「把酒菜送上來！請管神捕看坐！」

沈鷹笑道：「老笑，想不到你比老夫還早到！」

管一見滿懷疑雲，却碍着謝金城不便動問，只得打個哈哈，道：「近來沒生意，一聽見生意上門，還有不趕來之理！」

沈鷹看了祝景昇一眼，道：「這位大概是祝公子吧？」

祝景昇恭聲道：「晚輩祝景昇拜見神捕！」

沈鷹眉頭一皺，道：「不必多禮！」

說話間，酒菜已經擺了上來，衆人入座之後，謝家父子輪着敬酒，酒過三巡，管一見道：「老鷹，你這次是要來替謝家雪冤，還是報仇？」

沈鷹一怔，不明其意，只得道：「老天只是來調查眞相！」

「眞相?」管一見道：「眞相便是鵲巢鳩佔，還不簡單?」

沈鷹嘆了一口氣，道：「老夫認為謝祝兩家的怨仇，結得十分寃枉，極可能是另有人在幕後安排，故意挑起的！」

「哦?」管一見吃了一驚，又望了祝景昇一眼。

謝英道：「晚輩不知祝公子如何對神捕說，不過晚輩認為該再把經過，當衆詳述一次！」他由頭說起，每說至祝景昇有在場的事時，便問道：「祝公子，當時的情況可是如此?」

只見祝景昇不斷點頭，謝英一口氣把經過說畢，祝景昇道：「誰知道謝俊是否在未時才離開家門的?」

沈鷹反問：「祝公子認為他該在何時出門?」

祝景昇道：「小侄認為十月十八日上午襲擊小侄及轎夫的，是謝俊所扮的！而且人數一樣！」

謝金城哈哈大笑。「若要殺你，何須犬子自帶人去?」

「就算不是他帶去的，那些人也是你們謝家派去的吧！」

謝金城道：「簡直強詞奪理！老夫要那老婆做甚麽?」

「你若不稀罕她，為何對她這般好?既收她為義女，又送了許多東西與她！」

謝金城怒道：「姓祝的，你怎地如此顚三倒四?收若蘭為義女，那可是你的主意。」

「不錯是我的主意，你憑何肯收?」

謝金城一呆，冷哼一聲：「原來這是你佈下的局，要引老夫入其彀！」

沈鷹道：「且住！據老夫推測，謝當家如此討好祝公子，目的必是要想巴結蔡學士！老夫可有說錯麽?」

謝金城臉上一熱，狠狠地道：「沈神捕果然目光犀利！」

沈鷹續道：「如今老夫只想再問一件事，希望能到襲擊祝公子及殺謝公子的現場，找出一些有用的綫索！」

管一見也覺得案情越來越複雜，便道：「不錯，也許這兩起案子是同一個組織幹的！」

於是祝景昇及謝英輪流講述經過，管一見說道：「謝公子及其隨從屍體都是一分為二，兇手大概是用刀，而媒婆被殺也是如此，可見這些事都是同一個組織所為的！」

沈鷹道：「兇手能出入謝家如入無人之境，證明武功必定極其高深！」

管一見道：「何止武功高強?那人必定對謝家的一切亦瞭如指掌，否則如何能點塵不驚地把新娘子擄走?」說着盯了謝金城一眼，他始終對謝金城心存懷疑。

祝景昇冷笑一聲，道：「說不定那人與謝家的某些人有勾結！」

沈鷹道：「有此可能……」

謝金城却道：「無此可能！謝某家內的人，全是忠心耿耿，這一點謝某極有信心！」

沈鷹及管一見交換了一個眼色，心中疑雲更盛，若果進屋擄走謝若蘭的人，與謝家護院沒有勾結，他又怎能出入自如?這實是個難解之謎！難怪祝景昇懷疑下手的是謝俊了！

廳上的氣氛倏地一靜，人人均在冥思推敲這個問題。

管一見手指在桌緣上輕輕敲着，喃喃地道：「他們殺人、擄人的目的，只是為了挑起兩家的仇恨?這樣對他們有甚麽好處?」

沈鷹道：「老夫深信對方的確是為此而來，否則絕不會漏掉了祝公子一人，若是謝家所為，他們必會斬草除根，絕不會讓祝公子有機會溜掉！」

謝金城忽然道：「謝某記起了，當日若蘭房內遺落一方絲帕，那絲帕似不是若蘭之物，也許是兇手不慎遺落的！」

沈鷹精神一振，問道：「如今絲帕何在?」

謝金城瞥了祝景昇一眼，祝景昇忙把絲帕交給管一見。

管一見打開一看，眉頭皺起，道：「老鷹，你看看這是什麽意思?」

沈鷹伸頭一望，道：「合為一朋?合為一朋……這好像不是一句祝賀詞，也非什麽佳句，更不是人名，是什麽意思?」

管一見道：「這是個關鍵！假如咱們能參透玄機，這案子便能水落石出了！」

沈鷹道：「左下方那圖案也有點奇怪，小樓之上有兩個圓圈，中間有兩道曲綫通過，這又是什麽意思?」

謝金城道：「當日謝某看過也是難以明瞭！也許祝公子猜得出來！」

祝景昇道：「胡說，我怎會知道?」

管一見臉色一沉，道：「這件事你似乎也沒告訴老夫！」

祝景昇囁嚅地道：「晚輩認為這是若蘭之物！」

「哼，若是你未婚妻之物，你該猜得出她的含意吧！」

祝景昇尷尬地道：「事實晚輩對她並不太了解！」

沈鷹道：「現在暫且按下此事，大家猜猜這絲帕上的含意吧！」他把絲帕交給蕭穆細看。

如此一個一個輪流細看，不久，廳上四桌賓主都已看過，謝金城問道：「可有誰看出點端倪來?」

老任說道：「那座小樓……好像有點眼熟……」

沈鷹精神一振道：「你再想想看！」

老任喃喃地道：「普通的樓子怎會有幾隻『脚』?嗯，對啦，這是水月樓！」

「水月樓?」沈鷹道：「水月樓是什麽地方?」

老任臉上一熱，道：「水月樓是蘇州的一家妓寨！這寨子是建在一個大池塘之上，所以樓子有『脚』，因為脚是伸入水中的！」

一頓，他又道：「也許我猜錯了，因為水月樓上面並沒有什麽圓圈！」

夏雷道：「那兩個圓圈跟那幾道曲綫，好像是天上的雲和月！」

管一見喝道：「胡說！天上有兩個月亮的麽?」

沈鷹道：「這樓子可能不是蘇州水月樓也未定，大家再想想，看以前是否見過這種樓子?」

過了一陣，謝家總管魯楓才道：「十

年前，魯某曾去過蘇州水月樓，印象中，那樓子的形狀跟絲帕上綉的圖案確實極為相像！只是圖中沒把池塘綉出來而已！」

管一見轉頭問道：「祝侄子，你未婚妻的過往你是否有查核過?會否她以前曾在水月樓呆過?」

「怕不會吧，她根本不像是個風塵女子?」

「那麽這兇手跟水月樓有何關係?她是個女人?是個妓女?」

一直不發一言的顧思南忽然叫道：「頭兒，屬下猜出來了！」

絲帕的秘密

顧思南此言一出，全場立時一靜，齊把頭轉望過去。

雲飛烟白了他一眼，輕聲道：「你可別出醜，沒的讓人笑死！」

沈鷹道：「烟兒，讓他說！」

顧思南看了雲飛烟一眼，結結巴巴地道：「也許屬下猜錯也未定……」

管一見眉頭一皺，道：「猜錯了，沒人會笑你！」

「屬下認為那兩個圓圈是兩個月，曲綫是雲……」

話音未落，沈鷹已斥道：「胡說，你沒聽剛才有人提過麽?」

顧思南吸了一口氣，不慌不忙地道：「屬下這樣說是有根據的，合為一朋，便是兩個月！兩個月合成來豈不是一個朋字?而這兩個月也非眞的代表兩個月，而是一個名字！」

這幾句話有點沒頭沒腦，但衆人聽後，略一思索也都明白他的意思了。顧思南見沈鷹臉色稍霽，便續道：「水月樓既然是座妓院，這兩個月亮可能是綉這絲帕的女人的藝名，如雙月，連月之類！屬下還猜這方絲帕是這女人送給他的情人的！」

管一見露出一絲嘉許的眼光，道：「合為一朋，既是暗喻這女人的名，也表示要與她情人（一個男人）做朋友！因此，來此擄人的兇徒，必是一個男人，而這個男人就是水月樓的常客！」

顧思南道：「也許不是水月樓的常客，但他與水月樓內的一個女人必有不尋常的關係！」

沈鷹噓了一口氣，道：「這樣說來，這件案已有了一條綫索了，只要找到綉這方絲帕的女人，便可找到兇徒了！」

謝金城哈哈大笑。「諸位果然都是此道好手，來，待謝某先敬諸位一杯！」

廳上的氣氛立即活躍起來，臨散席時，謝金城道：「諸位遠來是客，若不嫌寒舍齷齪的，請在舍下歇宿吧！」

管一見冷冷地道：「謝家若還算齷齪的，揚州已無屋可住矣！」

謝金城心中暗怒，臉上却仍掛着笑容。「謝某不懂說話，倒讓諸位見笑了！」

× × ×

謝家的客房十分豪華寬敞，照例，沈鷹與管一見自然同臥一室。

管一見把桌上的油燈剔亮一點，問道：「老鷹，老夫已有意退隱山林，未知你打算如何?」

「咱們共進退吧，皇上那裏比較好說話！」沈鷹吸了一口烟，隨即把其噴出。「老夫也早已厭倦這種生活了，但還想趁這一兩年間，多為手下賺一筆養老金，你我自無問題，但他們有的有家小，有的年紀還輕，說不定在替咱們查案之時，得罪了不少人，老夫不能不為他們的將來設想一下！」

管一見深有同感地道：「老夫有個預感，即使咱們歸隱，仍會有不少事來煩咱們！」

沈鷹道：「只要咱們秘密隱居，又有誰知道?」

「很難說！假如在咱們退隱後，手下不斷被人殘殺，你道咱們還能安心靜養天年麽?」

沈鷹嘆了一口氣。「到那個時候再說吧！先把這件案查清楚才是上策！」

管一見哈哈一笑，道：「這案子既已有綫索，要破案還不容易！」

沈鷹搖搖頭，道：「自接案開始，老夫便一直怔忡不安，覺得這裏面似乎包藏着一個絕大的陰謀，但到底是什麽陰謀，却又猜想不出……」

管一見呷了一口茶，笑道：「想不到你久歷風浪，還會害怕！」

沈鷹聽出他話中含有揶揄之意，便正色道：「老管，老夫不是與你說笑，否則老夫是次怎會帶了這許多手下南下?」

管一見收起笑容，道：「你認為這是什麽陰謀?」

「老夫不知道，這只是感覺！老夫每次有此感覺時都有危險產生，屢試不爽！上次咱們去西安查那件『流星教』餘孽的案子，以及前年你去杭州西湖設婚宴，老夫也都有此感覺！只是這次感覺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強烈！」（沈鷹所述的兩件案子，詳見拙作「陵墓驚及」「魂大毒宴」）

管一見道：「但老夫却看不出這件簡單的案子，有何陰謀的成份！」

「簡單?這些人為何要挑起謝祝兩家的仇恨?」

管一見道：「到水月樓查出那人的身份，一切眞相自然水落石出！」

沈鷹嘆了一口氣，道：「假如兇徒發覺失了一條絲帕，那麽你說他會否把絲帕的主人殺掉?」

管一見一驚，道：「這倒不能不防，咱們明早便出發去蘇州吧！」

× × ×

次日一早，沈鷹與管一見早點也不吃，便帶着手下離開謝家，祝景昇自然也跟着去。

出了謝家，沈鷹道：「你們到南城門找老夫！」

管一見正想問他，蕭穆已道：「管大人，咱們先走吧，敝上一忽便至！」

衆人在南城門等了半頓飯工夫，果見沈鷹如飛而至，隨即躍上馬鞍，道：「走吧！」

管一見催馬急行幾步，與沈鷹並轡而馳，問道：「老鷹，剛才你去那裏?」

沈鷹笑道：「將來你便知道！」

管一見見他一副神秘兮兮的神色，不由冷哼一聲，衆人急馳一陣，便已至江邊，乃分批下船過江，又匆匆向東南前進。

由於恐怕水月樓那個妓女會被殺人滅

口，是故他們連夜趕路，到了三更左右，已至常州地界，祝景昇道：「晚輩離家日久，須同家把經過稟告堂上雙親，神捕若破了案，請派人 舍下通知一聲，酬金當即奉上！」

沈鷹等也不留他，繼續前進，看看馬匹已將不支，衆人才在荒地露宿一宵。

寒風刺骨，難以入眠，衆人分批盤膝運功調息，天亮之後，又繼續前進。

黃昏到了無錫，羣雄歇了一宵，在第三日的下午便已至蘇州。

沈鷹道：「小顧，你們去找家客棧，穆兒跟老夫去水月樓！」

管一見也帶了端木盛，四人棄騎步行，一問之下，才知水月樓雖小，但因樓內的姑娘個個貌比天仙，又不隨便與人過宿，是故名聲甚响。

水月樓在八景園之內，八景園在獅子林附近，園內假山、池塘、亭台樓閣、奇花異草，美不勝收，雖不如獅子林，滄浪亭的聞名，但因園內有美人，却是王孫公子响往之地。

由於水月樓環境獨特，蘇州的幾家妓院全被它比下去，因此水月樓的姑娘身價也是最高的！

到了八景園，看門的問道：「諸位是來遊玩的，還是要到水月樓去的？」

沈鷹道：「要到水月樓！」掏出一塊碎銀塞在他手中，「請問貴園最近有否發生過什麽事？」

那門公太陽穴高高鼓起，顯然亦是練家子，聞言一呆，隨即笑道：「大爺們過慮了，本園聘有不少保鏢，誰敢來撒野？大爺們放心享樂就是！」

管一見忖道：「也不知道這園的主人是誰？竟然聘得這種高手爲其看園！」

入了園，衆人才發覺此園佔地頗大，而且設計精巧，一層復一層，看來便更加深廣了，往往在前無去路之下，又覺曲徑通幽，穿過了，又另有一番景象，佈局疏密有緻，大小相配。

此刻因時間還早，園內的遊人甚少，偶爾傳來一兩聲鶯聲燕語，風騷入骨，使人魂魄爲之一奪。

也不知走了多久，才見有一座不小的池塘，塘上建了一座三層高的木樓，木樓與岸邊有九曲橋相通，橋下幾對鴛鴦悠閑地戲着水。

小樓外表頗爲精緻，却不甚起眼，橋上站着兩個青衣小厮，沈鷹等一至，立即哈腰道：「大爺們早！」轉身引路。

小橋曲折，欄杆漆朱，甚是奪目，到得樓前，只見門上掛着一塊牌匾，上雕水月樓三個字。

一入樓，才發覺樓內佈置十分豪華輝煌，與外表大異其趣。

一個龜奴哈腰上前，問道：「諸位大爺是否有心儀的姑娘？」

沈鷹道：「咱們不是嫖客，叫你們鴇母出來，老夫有話問她！」

龜奴臉色一沉，冷冷地道：「不是嫖客，來此何幹？請退！」

管一見沉聲道：「老夫等是官府的，來此是要調查一件案子。」

「什麽案子，本園一向平安得很，也規矩得很，官府內的爺們，跟咱們也常有來往，有事請叫劉大人或蘇捕頭來跟咱們媽媽說！」

管一見怒極反笑：「連劉雲章及蘇三盛見到老夫們也要哈腰行禮，你一個龜奴竟敢口出狂言？」

劉雲章是蘇州府的知府，蘇三盛是蘇州府的捕頭，管一見胆敢直呼其名，自有所恃，但那龜奴不由吃了一驚，忙擠下一絲笑意，道：「請問爺們高姓大名，讓小的入內禀告？」

沈鷹道：「老夫等的名字豈是你能問的？劉雲章見到老夫也得口喧大人，自稱下官，蘇三盛更須稱卑職，快去禀告，否則給你點好看。」

龜奴忙道：「請爺們等一等！」

話音一落，只見內堂走出一個徐娘半老打扮妖冶的女人來。那女人未曾開腔，先露笑容。「歡迎諸位大爺，福昌，還不拿茶來！」

「不必客氣，」沈鷹把那塊絲帕拿了出來，道：「這塊絲帕你可看見過？」

鴇母瞟了沈鷹一眼，笑道：「敢情是大爺的舊相好送與你的！」

「別跟老夫嘻皮笑臉！」沈鷹沉聲道：「你先看看這座樓子可是你們這座水月樓麽？」

鴇母看了一陣，道：「好像有幾分相像，大爺來此不是要找姑娘的麽？」

「咱們是官府的，來此查一個人，這個人跟一件案子有點關係。」

鴇母臉上的熱情登時不見，道：「大人們要找誰？請告訴小婦人，好讓小婦人效勞。」

「你們這裏可有一個雙月或連月的姑娘？」

「雙月沒有，連月倒有一個！」

「她可在此？叫她下樓，老夫有話問她！」

「她在樓上，待小婦人找人去叫她下來！」

管一見忙道：「可不許告訴她咱們的身份，讓她跑掉，唯你是問！」

不一刻，樓上便走下一個年華雙十，面貌姣好的女子來，這女子舉止頗爲端莊，似乎淪落風塵未久。

鴇母道：「這便是連月，我兒，這幾位大人有事要找你。」

連月吃了一驚，連忙福了一福，問道：「未知大人找小女子何事？」

沈鷹問道：「樓內可有清靜房子？」

鴇母道：「請跟小婦人走！」她把衆人帶入她的寢室道：「此室無人敢來！」

管一見道：「好，你請到外面，稍後老夫再問你。」又向蕭穆及端木盛打個眼色，兩人會意，立即抽出佩劍守在房外。

管一見把房門關上，連月神情忐忑，臉色煞白，惶惑地道：「不知小女子犯了什麽王法？」

沈鷹道：「你不用驚慌，坐下來吧，吶，這塊絲帕可是你綉的否？」

連月嬌軀一震，淚花亂轉，銀牙緊咬着下唇，說不出話來。

管一見軟硬兼施地道：「案子發生了，咱們知道你是無辜的，乖乖招出來，咱們絕對不爲難你。」

連月「噗」地一聲，跪在地上，哭道

：「大人，小女子是寃枉的，小女子什麽也不知道，什麽也沒做……」

沈鷹道：「老夫且問你，這塊絲帕可是你的？」

「是小女子前些時因無聊綉的！」

「無聊綉的？」管一見冷笑一聲：「這樣說來，這塊絲帕一直都在你身上。」

連月想了一陣，毅然頷首，沈鷹手掌在床板上一拍。「放肆，明人眼前還敢說謊，你眞要老夫動刑麽？」

連月低着螓首道：「小女子沒有……沒有說謊……」

「好，老夫再問你，你一共綉了幾塊這樣的絲帕？」沈鷹雙眼似有神光射出。

連月不敢仰視，輕聲說道：「只綉了一塊！」

「嘿嘿，那麽這塊絲帕既然在你身上，如今怎會落在老夫手上？」

連月沉吟了一下才道：「也許是小女子在無意中掉了的！」

「失落在何處，又是何時失落的？」

「小女子忘記……不知道！」

管一見冷笑一聲道：「你眞是多情呀，這塊絲帕明明是你送給情人的。如今你情人因殺了人落在咱們手上，咱們在他身上搜出這塊絲帕，他告訴咱們說是你指使的，所以咱們才來調查你，老夫本有心替你開解，不想你執迷不悟！」

連月嬌軀又再一震，嗚咽地道：「他……他殺了什麽人？他眞的說是小女子指使的？」

管一見與沈鷹齊噓了一口氣，連月這樣說，無疑已承認她認識兇手，當下沈鷹和顏悅色地道：「你起來，詳細告訴老夫，老夫懷疑他背後另有指使人，可惜他不招供，却把一切推到你身上，老夫辦案絕不會只抓着帮兇而不抓主兇的，是故咱們需要你合作，你把與他的交往詳詳細細說出來，讓老夫推敲。」

連月坐在床緣，道：「其實小女子與他交往並不久，他的事小女子也不清楚……這是眞的！」

「好，老夫相信你，他叫什麽名字？你爲何把手帕送給他？」

連月粉臉一紅，道：「他叫朱虹鋒！二十四五年紀，談吐溫文，身上經常有很多錢，也經常來這裏……後來，小女子便跟他相好了，他曾經說要替小女子贖身，是以小女子綉了這方絲帕與他留念！」

「朱虹鋒？」沈鷹眉頭一皺，頗覺此人甚是陌生。

管一見道：「老夫似乎聽過他的名字，聞說此人風流倜儻，手上有使不盡的金銀，却無人知其出身，依老夫估計，此人可能是個秘密的殺手！」

連月臉色一變，道：「不會的，他斯文俊雅……」

月沈鷹道：「後來又如何？」

「上月他來找我，小女子又舊事重提。他說他要賺一筆錢，置好家園才肯把我贖出去……」

管一見輕吸一口氣，道：「他可有說要如何賺錢麽？」

「朱郎只說，如今有人僱他去辦一件大事，辦好之後便有一筆錢！小女子問他辦什麽事，他說要做他老婆，便不能問得太多……自此之後他便再沒來看我了！」

「你在什麽時候認識他的？」

「今年初夏……」連月忽然取下髮上的一枝鳳釵，道：「這是朱郎送與小女子的！」

「他送鳳釵與你，你送絲帕與他？」

連月點點頭。「本來小女子想送他一塊玉珮，他却不要，說要一件有紀念價值的東西，小女子一時想不起，便問他什麽才有紀念價值……」

管一見頷首道：「如此說來，這絲帕的圖案是他想出來的了？」

「正是！朱郎很聰明……」

管一見冷笑一聲，道：「可惜聰明得過份！」

沈鷹再問：「你第一次見他，是在今年初夏？」

「是的，那次他找的是銀月妹妹，後來才來找小女子！」

「那是什麽時候？」

連月想了一陣，道：「好像是八月初……對，中秋節那夜他還在小女子房内渡過！」

沈鷹計算一下，道：「如此說來，他跟你相好的日子很短呀！」

「大人，豈不聞有緣千里能相會，又謂一見鍾情，咱們前後雖只相聚三次，但已……」

「最後這次便是互相交換訂情物！」

「是的，朱郎拿了絲帕的次早便離開了！」

管一見道：「他可有說何時再來？」

「他說多則月餘，少則半月。」

「可是如今已近三個月，却一直不見踪影！」

連月低頭垂淚，輕聲道：「小女子所知就只這些。」

沈鷹看一看鳳釵，見只是一枝十分尋常的首飾，便交回給連月，同時道：「老夫老實告訴你，朱虹鋒還沒落在老夫手上，但老夫追到天涯海角都要抓住他！他既然是個殺手，自不可能是個多情種子！老夫怕他會回來殺你滅口！」

「不會的不會的，他不是這種人！」

「信不信在乎你！但假如他有信捎給你，你該立即把信交給蘇捕頭！」管一見沉聲道：「否則，老夫對你也不客氣！」

連月一怔，呆呆地說不出話來，管一見與沈鷹聯袂出房，管一見眼角向端木盛一掃，端木盛道：「沒人走近偷聽！」

沈鷹道：「去吧！」

管一見道：「且慢！」轉頭對一個龜奴道：「叫鴇母過來！」

那鴇母早已聽見，快步走了過來：「大人有何吩咐？」

「那個朱虹鋒朱公子，是不是經常來此？」

鴇母道：「以前是的，最近二個月却不見人影了！」

「以前常來？」

「以前他姘上了銀月，後來才跟連月的，這朱公子出手闊綽，人又生得俊秀，那個姑娘家不喜歡他？」

「老夫告訴你，他是個職業殺手，如今犯了案，咱們正要抓他，假如他來了，你們不可稍露風聲，但須派人去通知蘇捕

頭，老夫會交代他，安排好一切！」

鴇母唯唯喏喏把沈鷹等人送過九曲橋。

管一見在蘇州的「行宮」頗小，也不請沈鷹去。當下兩人分道揚鑣，到了連陞客棧，見外面有暗記，便與蕭穆進店。

顧思南把他倆引入房內，同時吩咐小二把飯菜送進房內。沈鷹把商衞找來，輕聲在他耳邊說了一陣子話，商衞連連點頭，接着便出店去了。

× × ×

管一見吃過晚飯，便帶着端木盛去找蘇三盛。

蘇三盛一向十分敬佩管一見，管一見肯重用他正是他的榮幸，當下一口答應。

管一見交代了蘇三盛之後，便去找沈鷹。

沈鷹也剛好吃了飯，衆人坐下，自然又提起這件案子來。沈鷹道：「朱虹鋒雖然是個職業殺手，他背後必定尚有人！」

「不錯！」管一見道：「聽連月所述，朱虹鋒要去辦的事，必就是本案！」

沈鷹眉頭一皺，道：「只不知他們的目的是什麽！」

管一見問道：「如今你打算如何？」

沈鷹道：「老管，你可否弄張朱虹鋒的畫像來？」

管一見道：「可以，不過可得再過兩三天！」

「好，老夫明早便趕去常州，屆時你來常州跟老夫會合吧！」

管一見道：「你去常州做什麽？」

「問問祝景昇，看他是否與朱虹鋒有仇恨！」

管一見道：「一定沒有，因爲要殺人的不是朱虹鋒，而是幕後那個指使人！」

「但老夫仍想去常州走一趟！」沈鷹道：「反正如今又沒有朱虹鋒的消息！」

「老夫會發出信鴿通知各地的手下找尋他的下落！」

沈鷹道：「老夫也會派人在江北找尋，總之老夫去常州等你便是！」

「一言爲定！」管一見與端木盛告辭回去。

霧一般的謎

沈鷹一行人到達常州時，只見城內居民交頭接耳，有異尋常。

司馬城下馬問路人，那路人盯了他們幾眼，道：「祝家由此直行，到十字路口轉左便是！」

司馬城謝謝他，重新躍上馬背，在前引路。不久果見前路有一條大街橫跨而過，司馬城撥馬轉左，只馳了幾丈，便見一座巨大的府宅，大門開着，不時有人出入，似乎發生了什麽事。

沈鷹向司馬城打了個眼色，司馬城下馬截住一個僕人模樣的漢子，問道：「請問此處是否祝家？」

「是的！」那人似乎甚不耐煩。

司馬城忙問：「請問祝景昇祝公子是否已回家？」

那僕人眼皮一垂，道：「我家公子已……已被人殺死了……」

司馬城吃了一驚，忙問：「令公子是在何時被人殺死的？」

那僕人看了司馬城一眼，司馬城道：「咱們是官府來的，先前令公子請咱們調查一件案子！」

「哦？」那僕人忙行禮道：「如此請諸位跟小的進來，我家老爺在家內！」

司馬城向沈鷹報告之後，衆人立即下馬跟僕人入內。早有祝家的人入內通報，不久祝景昇之父祝千秋便拄着拐杖走了出來。「諸位是那裏來的大人？」

沈鷹道：「老夫沈鷹！」

「原來是沈大人，請入內看茶！」

沈鷹見他身體雖不大好，但神情仍頗鎭定，便立即問道：「請問令郎景昇是何時遇害的？」

「該是昨夜吧？」祝千秋道：「今早老夫因不見他，派人去書房叫他，才發現他已……」

到了大廳，兩方分賓主坐下，祝千秋叫人侍茶，沈鷹忙道：「不必客氣，請問令郎的屍體，如今在何處？」

「剛才報了官，仵工又把屍體抬去衙門的殮房檢驗！」

沈鷹再問：「昨夜府上沒人聽到書房內有異聲麽？」

祝千秋搖搖頭，沈鷹道：「可否派人帶老夫去書房看看？」

祝千秋立即派一個僕人帶沈鷹等到祝景昇的書房。

書房地上血跡斑斑，怵目驚心，沈鷹問道：「令公子屍體躺在何處？」

那家丁指着書桌道：「就在桌前。」

「房內的東西是否整理過？」

「那幾張椅子本來是倒在地上的，其他的倒沒有移過。」

沈鷹道：「門窗又如何？」

「今早小的來敲門，沒人應，小的用肩把門撞開，發現那窗子是打開着的！」

雲飛烟未待他說罷便飛身出窗，聲音隨即傳來：「乾爹，外面是座小花園，花園之後是內堂，似乎有不少屋舍！」

沈鷹再問那家丁：「你們沒人聽見房內發生打鬥？」

「老爺今日問過了，沒人聽見！」

沈鷹閉目想了一陣，再問：「令公子最近是否有與什麽惡人結怨？」

「我公子不是好勇鬥狠之人，小的相信他不會與人結怨！」

「令公子再度做新郎的事，你們都知道麽？」

「這種大事自然知道，可惜……」

「新娘是誰，你們可又知道？」

「聽說是揚州謝家的義女！」

沈鷹看看已沒有什麽可問，便返回大廳，向祝千秋告辭，一行人離開了祝家，都有點煩悶，他們萬料不到，連月沒被人殺死，反而祝景昇被人殺死！

雲飛烟問道：「乾爹，你說祝景昇是否是被朱虹鋒殺死的？」

「現在尚言之過早，咱們先到衙門看看！」

衆人問了路，直接到殮房內去，沈鷹亮出身份之後，自然通行無阻。

打開那間停放死屍的石室，雖然七八張石床只有一具屍體，但空氣中飄盪着一股令人噁心的屍臭，幾個仵工正在洗手，

一個老頭抬頭問道：「你們是誰？」

沈鷹道：「老夫是江北沈鷹！」

沈鷹的名頭，衙門內的人，罕有不識的，那幾個仵工立即彎腰行禮。「請恕卑職等有失遠迎！」

「不必客氣。床上躺的是祝景昇的屍體麽？」

那老頭道：「是的！」

沈鷹走前揭開白布，只見屍體只有一具軀體，却無頭顱，也沒了一隻左手，沈鷹一怔，問道：「屍體送來時，便是如此嗎？」

「是的，卑職已鑑定過，他大約是在寅時至卯時間被殺的！」

「你沒鑑定錯？」

另一個年輕的仵工接口說道：「大人，葛雄是本府此道的斲輪老手，從未鑑定錯！」

沈鷹點點頭，問道：「葛雄，你可有什麽發現？」

葛雄走前指着脖子的斷口道：「大人，你看這斷口，非常整齊！」

顧思南道：「這有什麽奇怪？」

「這證明兇器非常鋒利，也有可能死者是安然受斬，兇手才能從容下手！」

「天下間豈有這等事？」

葛雄盯了他一眼，說道：「奇怪的地方便在此！大人再看這左臂的斷口，此處斷口不完整，證明兇器不是極爲鋒利之物，因爲卑職認爲死者被投首時，已無反抗之力！」

蕭穆接口道：「這也不奇怪！人死之後才割首者，反而較多！」

沈鷹一直不作聲，至此才道：「果然甚爲奇怪！」

葛雄眼光一亮，道：「大人也看出來了？」

沈鷹用讚許的眼光望着葛雄，說道：「你很仔細，難怪你在此行是本府第一位，老夫早看出問題來了，但却想聽聽你的意見！」

蕭穆和顧思南等人全都面面相覷，不知這兩個斷口有何奇怪之處。

只聽葛雄道：「大人，卑職認爲兇手先卸下祝公子的左臂，然後再制他於死命，最後才割首！由於身上已沒有別的傷口，因此有可能是先被制住了痲穴、暈穴、軟穴或死穴，最後因頭被割才斷氣！」

司馬城忍不住道：「這也沒有什麽奇怪！」

沈鷹代葛雄道：「假如是這樣的話，祝景昇爲何不高呼？在他未受傷之前還可以解釋，他有力克敵，不想驚動家人。」

衆人一聽，一顆心都怦怦亂跳起來。

葛雄臉上掛着一抹得意之色。「由此也可證明祝公子不是死于猝不及防，而來不及呼叫的情況下！」

沈鷹問道：「這是什麽原因？」

葛雄臉上得意之色立即消失。沈鷹道：「唯一的解釋是兇手有兩人，一個手持普通的單刀，另一個却是一把鋒利之極的寶刀，也可能兇手是個使雙刀的人，一柄是利刀，一柄是普通之刀！兇手一進書房，立即一刀砍向祝景昇的後頸，一刀砍其手臂！」

雲飛烟道：「不錯，這個可能性也很高！」

不料葛雄先搖其頭，道：「按理來說，假如祝公子是死於這種情況之下，他應該是俯臥於地，甚至屍體會仍然在椅上，上身則俯在書桌上！但當卑職進去時，祝公子的屍體仰天倒在書房正中，四肢，不，三肢伸開！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假如祝公子是死於猝不及防之下，爲何房內的椅子全都倒在地上，證明是經過一番搏鬥！」

沈鷹雙眉立時皺起，喃喃地道：「這的確是個謎！兩個不同的斷口……」

葛雄道：「兩個不同的傷口可以解釋，難以解釋的是祝公子爲何不呼救！」

「不錯！這個更難解釋！除非祝公子一開始便讓人制住啞穴！」

葛雄道：「第二個疑點，當房內四張椅子倒地時，必會發出聲音，爲何祝家沒一個人聽見？證明椅子倒地可能是兇手故佈的疑陣！而祝公子屍體仰天也是兇手在事後故意佈下的！」

雲飛烟道：「你越說，我越糊塗，剛才說祝景昇屍體該俯伏，如今又說仰天是兇手故意佈下的！」

沈鷹輕斥道：「別打岔！」

葛雄道：「卑職還發現第三疑點！」

沈鷹精神一振道：「快說來聽聽！」

「死者左臂斷口內的幾條大筋都有萎縮的現象！但斷口與脖子的斷口又證明兩者是幾乎在同一時間內產生的！」

雲飛烟秀眉一皺，說道：「這話如何說？」

「卑職的意思是左臂及脖子是幾乎在同一時間內，被人切斷的，但左臂斷口附近的幾條血管却有萎縮的現象！根據卑職的經驗，這種情況須手臂比脖子早斷！」

葛雄頓了一頓，續道：「通常在兩三盞熱茶的時間內是分辨不出的！換言之，假如按血管之情況來判斷，祝景昇的左臂在被人截斷了兩三盞茶之後，脖子才被人砍斷！這麽長的時間內，祝家不可能沒有人發覺！」

衆人齊把目光投向沈鷹，沈鷹思索了好一陣，輕聲道：「這一點老夫也想不出足可解釋的理由！葛雄，你還有其他發現麽？」

葛雄嘴唇一動，又止住了，半晌才道：「沒有了！」

「假如你想通之後，請告訴你們的捕頭！」

「是！」葛雄恭謹地答應。

沈鷹掏出一錠銀子來，把它塞進葛雄手中，道：「諸位辛苦了，這錠銀子是老夫請你們喝一杯酒的。」說着，帶了手下離開。

× × ×

三日之後，管一見帶着手下趕來了，不過他們見面的地方却不是在祝家，而是在客棧內。

管一見把朱虹鋒的畫像展開，沈鷹叫衆人看了，然後把畫像交給司馬城。「城兒，你立即趕到江北，一邊找人多畫幾幅，一邊發信鴿通知弟兄們找尋朱虹鋒，然後你留在揚州城，等候老的消息。」

司馬城應了一聲，抓起畫像便出店去了，沈鷹問：「朱虹鋒的底細你查清了沒

有？」

管一見道：「此人十分神秘，查不出是什麼來路！只知他出手十分闊綽！沒人親眼看過他動手，但又覺得此人武功深不可測！照估計，他必是秘密殺手無疑！」

「假如他是殺手，那麼要想查出付錢買他殺人的幕後人，就困難得多了！」

管一見道：「此案老夫所知不如你，你準備下一步如何進行？還是坐在這裏等朱虹鋒出現？」

「坐在這裏等兇手出現可是下策！老夫想去查一查謝若蘭，也即是天香院那個叫小媚的淸倌人！」

「你想去揚州？」

「不，小媚原籍是泰州泰興白水村，老夫想到那裏查一查！」沈鷹忽然想起一件事，忙又道：「彭七，你立即去揚州天香院查問一下，看小媚原名叫什麼！然後你去泰興找咱們！」

彭七應了一聲也去了。沈鷹續道：「老夫有個感覺，這個小媚可能不是尋常女子，否則謝俊及祝景昇都被殺死，而她爲何不被殺死？若說這件案子是因垂涎她的美色而起的，老夫絕不相信！」

管一見點頭讚成。「那人費了這許多安排，怎會是爲了一個風塵女子！」

× × ×

次日沈鷹等便北上過江了，由於要等彭七的消息，衆人故意把速度放慢，到了泰興縣城後，還等了一夜，彭七才趕到。

「頭兒，天香院的鴇母說，小媚自稱原姓白，叫麗媚，她那親戚叫范富！」

沈鷹點點頭，叫顧思南去打探白水村的方向，然後一齊出發。白水村離縣城並不遠，不久便到了。

沈鷹叫雲飛烟及顧思南去打探。過了好一陣，兩人仍未回來，沈鷹恐他倆發生意外，連忙帶人入村，幸而此刻雲飛烟和顧思南剛巧出來。沈鷹不悅地道：「你倆怎地去了這許久？」

「乾爹，女兒問了四五戶人家，他們却說白水村沒人姓白的！而且全村只有五十餘戶，雖有幾戶比較富裕的，但並無發生過什麼搶佔山地的事！」

顧思南也道：「白水村近年來只有兩個秀才，但已年紀頗大，全有了家小！」

沈鷹與管一見互望了一眼，同時道：「莫非那小媚所說全是假的？她爲何要騙祝景昇？」

蕭穆道：「也許村內的人受人威脅，不敢照實把情況相告也未定！」

沈鷹道：「你們再去問，須先表明身份，若查不到有姓白的，須再把小媚的故事說與村人聽！」

衆人去了之後，沈鷹和管一見坐在村口的一塊大石上，沈鷹裝了一鍋烟，慢慢抽吸，半晌才道：「如今你相信這案子絕不簡單了吧！說不定這個小媚是個重要的人物也未定！」

管一見道：「至今老夫尚未摸清他們目的何在！按說若是與謝祝兩家有深仇大恨，欲設計報復，也無須這許多安排。」

「不錯！他們若要殺祝景昇的，又何必再佈下一個美人計？」沈鷹噴出一口濃烟，「這件案子，老夫是越來越糊塗了，那五十萬兩銀子，可不容易賺！」

管一見笑道：「老夫的僱主已死，一文錢也進不了口袋，看來白忙一趟了！」

說話間，蕭穆等人都已退了出來，報告查實白水村並無白小媚其人其事！

沈鷹苦笑道：「咱們中計了！」

管一見道：「此案老夫毫無主見，老鷹下一步又該如何進行？」

「去揚州天香院查一查吧！」

踏破鐵鞋無覓處

衆人快馬趕回揚州，一入城，只見街上圍了一叢人，顧思南跳下馬，排衆走前探看，只看了幾眼，便急忙轉身跑了出來，輕聲對沈鷹道：「頭兒，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街上有兩個人在相鬥，其中一個好像便是朱虹鋒！」

衆人一聽，全是精神一振，紛紛躍下馬來，沈鷹一個箭步已衝至人叢中，只見兩個青年正在鬥劍，其中一個年紀較輕的，面目與朱虹鋒的肖像有八九分相同，其對手年紀稍大，長劍使的是嵩陽派的伏魔劍法，但顯然不是朱虹鋒的對手，此刻敗象早呈，左支右絀，形勢十分危急。

沈鷹喝道：「住手！」

這一叫，功如佛門的「獅子吼」，震得在場的人耳鼓嗡嗡亂響，那兩個鬥劍的青年也住了手。

沈鷹問道：「你可是朱虹鋒？」

「然也！」朱鋒虹傲然地道：「老頭，你是什麼東西，竟敢管少爺的好事！」

沈鷹哈哈一笑。「這算是好事麼？」

「當然是好事！」朱虹鋒一本正經道：「此人是採花賊，少爺追他兩日兩夜，至此才追上！咦，莫非你是他師父麼？」

沈鷹臉色一沉，道：「你別跟老夫顧左右而言他，乖乖的跟老夫回去！」

「回去？回去那裏？」朱虹鋒哈哈大笑，「大城鬧市之中，竟想擄人，你不知天下尚有王法的麼？」

「哼！」管一見也走了上來，道：「老夫是管一見！你案子發了，還不跟咱們回去！」

朱虹鋒神色似乎一變，隨即道：「原來您是江南總捕頭管神捕，這位大概便是江北總捕頭沈神捕吧，你們來得正好，這小子是採花賊，快把他抓上衙門！」

那個年紀較大的青年道：「胡說！神捕，晚輩是嵩陽派的俗家弟子姓鄭名華，這小子才是採花賊，只因行事時，被晚輩撞破，他含恨在心，一路追殺晚輩！」說着戟指大罵朱虹鋒起來。

朱虹鋒吃吃大笑。「這種話只怕連三歲小孩子也不會相信！」

管一見淡淡地道：「老夫却相信！」

朱虹鋒臉色一變，道：「虧兩位是名聞天下的神捕，連這種低劣的奸計也分辨不出！」

鄭華冷笑一聲，道：「神捕是何等人也，難道他們還分辨不出好歹黑白，忠誠奸詐？却要你來教訓，神捕，待晚輩再跟他殺一場！」

沈鷹道：「不必你邀功，待老夫來！」轉頭對朱虹鋒道：「你要自縛雙手，還是要老夫動手？」

朱虹鋒哈哈大笑。「眞是太陽自西升



沈鷹與葛雄在殮房詳細研究祝景昇之被殺情況。

了！大名鼎鼎的兩個神捕，連忠奸也分不清楚，還敢擺什麼架子！」

沈鷹沉聲道：「饒你奸滑，今日也得倒在老夫手下！」

朱虹鋒臉色一沉，道：「今日便鬥鬥你們兩個老糊塗！」

管一見大怒，喝道：「老鷹，讓老夫來！」

沈鷹道：「老夫要親手斃了他！」

「不！老夫用鍊子生擒比較方便！」管一見未待沈鷹答應，便欺前幾步，把鷹鍊抖了出來，喝道：「來吧！」

朱虹鋒手腕一抖，劍尖忽然泛起幾朶劍花，發出一片嘟嘟之聲。

管一見心頭一懍，忖道：「這小子果然有點鬼門道！」

朱虹鋒那一劍蘊而不發，連沈鷹也心頭一懍，頗覺此子甚具大將風度。

鄭華輕聲道：「神捕，這小子武功頗高，又甚狡猾！待晚輩到他後面守着！」

沈鷹道：「不必，他跑不掉的！」

鄭華把長劍插入鞘內，同時把劍鞘在地上一頓，把它當作拐杖拄着。

沈鷹也不在意，此時，朱虹鋒與管一見已經惡鬥起來，一開始便打得十分兇狠，連沈鷹也被吸引住。

朱虹鋒的劍法十分複雜，沈鷹只看七招，而這七招竟無一招是同一門派的，不過這七招採擷得極爲巧妙，分開來便不覺其威力，但連成一氣使將出來，威力却十分強大，連管一見也得退了幾步！

沈鷹見狀更認定朱虹鋒必是個秘密的職業殺手，因爲他的劍法雖不好看，但十分實用，其功力與前之著名殺手「三劍公子」相較，只高不低！

兩人以快鬥快，眨眼已過五十招，此刻管一見已穩下陣勢，攻勢立盛，一條鷹鍊如毒蛇出洞，又似怪蟒翻身，原來朱虹鋒的劍法每一招都是偷自各大門派，自身竟沒有一套完整的劍法，這種劍法威力雖大，但也有缺點，便是招與招之間，不時有破綻或空門露出！

開始的時候，管一見爲其氣勢所懾，後來便看出其弱點，專在對方舊招剛盡，新招未至的瞬間反擊，果然大奏奇效！

激戰間，只見朱虹鋒拚力刺出一劍，這一劍勢如長虹貫日，威不可擋！

管一見斜退一步，扭腰閃過劍鋒，鷹鍊在半空一圈，反向其脖子纏去！

朱虹鋒左臂一掃，把鍊子拍落，長劍一橫，削向管一見的腰際，這一劍變化迅速，只見白光一閃，劍鋒已及！

管一見不敢大意，雙腳一頓，身子如大鳥般竄起，朱虹鋒上身暴長，長劍也及時由下向上一撩！

只聽管一見長笑一聲，雙腳一合，一對靴子把劍鋒夾住，接着一個跟斗打下，左掌挾勁向朱虹鋒拍去！

他一連幾個動作，無不妙至巔毫，令在場的觀衆看得如痴如醉，忍不住齊聲喝起采來。

朱虹鋒抽回長劍，雙腳一頓，身子筆直倒飛七尺，管一見一掌落空，鷹鍊再度射出，尖銳的鷹嘴，直奔其胸膛！

朱虹鋒長劍一格，管一見鷹鍊一沉，忽然纏住劍鋒！

緊接着，管一見用力一拉，朱虹鋒雙腳如磐石立定，倏地把手一鬆，手上的長劍如箭一般，射向管一見！

這一着大出觀衆的意料，都齊聲驚呼起來，但管一見已遇過無數次這種情況，只見他身子一偏，左手一翻，五指一合，已把長劍挾住！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朱虹鋒右手在後背一抽，又抽出一柄又薄、又窄的軟劍來，雙腳一點，連人帶劍，飛刺管一見！

管一見左手長劍一格，右手鷹鍊一抖，鷹嘴反啄其後背！

朱虹鋒身子倏地向下一伏，軟劍橫削管一見足踝！

管一見大吃一驚，蓋此刻鷹嘴向自己懷中飛來，而對方的軟劍又至，饒得他武功高強，此刻也後背冒汗！

千鈞一髮之際，沈鷹烟桿一點，撞開

鷹嘴，而管一見也及時躍起，避過朱虹鋒那一劍！

「老鷹，別插手！」管一見見自己輪了半招，心頭大怒，鷹鍊乘勢向下一抽！

朱虹鋒一劍落空，突然竄了起來，左掌在鷹鍊當中一切，鷹嘴登時失去準頭，而其劍尖已刺向管一見的下陰！

這一劍狠毒之至！管一見更怒，左手長劍用力一格，只見「噹」的一聲，雙劍相觸，發出一道巨响，兩人同時落地。

管一見兩手均有武器大佔便宜，脚跟剛落地，鷹鍊再度飛出，朱虹鋒依樣劃葫蘆，用左手掌去切，但這次管一見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手腕陡地一沉，鷹鍊的中間墜下，尾端的鷹嘴却揚了起來。

與此同時，管一見長劍急刺而出，朱虹鋒軟劍把其格開，說時遲，那時快，鷹嘴已啄至朱虹鋒的「太陽穴」！

按說他只須把頭一縮，便可避過此招，但他雙肩剛一聳動，便再無其他動作！

電光火石之間，只聽「噗」的一聲，鷹嘴已「啄」在其「太陽穴」上！

朱虹鋒大叫一聲，一切動作倏地一頓，而管一見也是怔了一怔。

只見朱虹鋒的軟劍落地，艱辛地要轉身過去，但只轉了一半，便撲倒地上了！

旁邊的觀衆大叫一聲：「出了人命啦！」登時鷄飛狗走。

管一見雙脚一頓，悔恨地道：「早知他閃不開，老夫便不打他『太陽穴』！」

沈鷹俯身把朱虹鋒扶起，伸手一探，已了無鼻息，不由嘆了一聲：「綫索又斷了！」

就在此刻，前頭忽然傳來一陣鑼聲，有人叫道：「大人來了，快迴避！」

沈鷹等人自然不會迴避，還站了起來，不久一頂轎子便到了，沈鷹叫道：「來的可是穆大人？」

一個吏目問道：「你是誰？」

「老夫是沈鷹！」

轎內傳出一個聲音：「停轎！」接着轎內走出一個五十餘歲，身裁瘦矮的官員來，道：「原來是沈大人駕到，下官正是穆揚鐵！」一抬頭，又啊地再叫了一聲：「原來管大人也在，恕下官不知！」

沈鷹道：「穆大人太客氣了，下官等在這裏辦一件案子而已，却料不到勞動你的大駕！」

穆揚鐵道：「原來如此，不知此厮犯了什麽罪？」

管一見回答道：「此乃採花大盜朱虹鋒！」

穆揚鐵看了地上一眼，道：「多謝兩位大人爲本府除害！下官謹代表百姓向兩位大人致謝！兩位大人遠來是客，請到舍下吃頓便飯如何？」

沈鷹與管一見交換了一下眼色，兩人均想向穆揚鐵打探一下謝金城及天香院的情況，當下同時道：「穆大人盛意拳拳，下官等只好去叨擾一杯了！」

穆揚鐵抬頭對端木盛道：「諸位壯士也一齊去吧！」

沈鷹對陶松、葛根生等打了個眼色，道：「他們身上另有要事要辦，又無功名在身，更兼平日粗魯慣了，要他們同去，反而令他們坐立不安，穆大人還是饒了他們吧！」

穆揚鐵沉吟了一下，道：「如此下官也不勉強了！」轉頭對吏目道：「把犯人的屍體帶走，起程！」

管一見道：「請穆大人上轎吧！」

穆揚鐵惶恐地道：「兩位大人步行，下官怎敢乘轎？」

「不然，咱們乘馬！」管一見躍上馬背，衆人紛紛上馬。穆揚鐵這才肯上轎。

沈鷹抬頭一望，却已不見了那個嵩陽派的弟子鄭華，料是在官府人到時，乘機溜了。武林中人一般都不喜與官府打交道，沈鷹也不以爲意。

沈鷹、管一見、端木盛、蕭穆、顧思南、雲飛烟和夏雷跟在穆揚鐵轎後前進，陶松聳聳肩轉頭對葛根生道：「咱們找個地方歇息吧！」帶着弟兄走向大街投店。

到了大榮華客棧，葛根生對彭七耳語一陣，彭七便拍馬轉入另一條小巷了。

葛根生等人只道揚州城是繁華之地，必甚安全，却不料背後悄悄地跟着兩個頭戴斗笠的漢子。

那兩個漢子見彭七轉入一條小巷，略一猶豫，其中一個也跟了下去了。另一個見葛根生等人都入了客棧，便扭頭快步走了。

過了一會街上忽見來了一隊小兵，扛着一担食物，一缸酒望大榮華客棧而來。

誤中奸計

小巷狹窄，又有行人，彭七只好躍下馬，慢慢牽引。走了一半，前面忽然來了四五個醉漢，彭七只好把馬推在一邊，就在此刻，背後一柄鋼刀閃電般劈下！

也不知是彭七命不該絕，還是他反應迅速，當鋼刀未至之前，他忽然把身子一彎，縮入馬背之下！

那馬匹吃了一驚，向前奔出，彭七忙又滾了出來，對面那幾個醉漢見馬兒發瘋般衝了過來，大吃一驚，忙不迭後退！

在背後偷襲彭七的那人正是剛才跟踪沈鷹手下的其中一個頭戴斗笠的漢子！

那漢子一刀劈空，再一刀劈下！

小巷狹窄，彭七連番滾動，都未能直起身來，驚怒地大聲道：「你是誰？」

「閻王使者！」那漢子忽地飛起一脚，把彭七踢開，身子隨即緊飛而去，人未至，鋼刀又閃電般劈出！

「噹！」一顆石子倏地射在刀上，鋼刀一偏，只在彭七的左臂上留下一道淺淺的血槽，就在此刻彭七已躍將起來，把刀抽在手上！

「閻王使者」冷哼一聲，鋼刀挾風削至，彭七舉刀一格，不料對方手腕倏地一沉，改劈下身，同時左掌拍出，急印其胸膛！彭七倉惶而退，可是那幾個醉漢又再度走過來，看其目光便知不懷好意。

正在危急之際，只見屋後躍下兩個幪面人來，截住頭戴斗笠的是個用劍的，攔在醉漢之前的是個使雙刀的！

「閻王使者」喝道：「大爺們在此辦事，誰敢來淌渾水！」

「閻王使者就敢！」

「閻王使者？」

手持長劍的幪面漢冷冷地道：「不錯

，老夫才是眞正的閻王使者！」一語旣畢，飄前幾步，長劍分心便刺。

頭戴斗笠的漢子邊擋邊退。只聽「噗」的一聲，頭上的斗笠已被長劍劈裂，露出一張陰鷙的臉孔來。

幪面人道：「報上名來！」

那漢子尖嘯一聲，向後退飛，退了二三丈才轉身飛奔出巷。

那幾個醉漢更是急急如喪家之犬，眨眼便已跑得無影無踪！

幪面人問道：「彭七你怎地惹上這些人？」

「晚輩根本就不認識他們！嗯，我正要去找你們，幸而你們趕來，否則晚輩危矣！」

× × ×

大榮華的掌櫃正「滴滴答答」地撥着算盤，忽見一隊小兵抬着酒菜入店，不由一呆，怔怔地問道：「爺們要……」

「別囉嗦！」一個官兵問道：「剛才那幾個漢子住在那裏？快帶路！大人要請他們喝酒！」

掌櫃唯唯諾諾，連忙在前親自引路，葛根生包下一座小院，頗爲清靜，此刻他們正想出去晚飯，猛見掌櫃引着七八個官兵走了進來，不覺一怔。一個官兵問道：「請問誰是陶壯士？」

陶松忙道：「在下姓陶，諸位有何貴幹？」

官兵行禮道：「穆大人說諸位遠來是客，而諸位又不肯駕臨大人府上，是故派小的等送一席酒菜來，望諸位笑納！」

陶松等人大喜。葛根生道：「難得大人如此厚愛，在下等却之不恭！請把酒菜放下吧，回去時請代向穆大人致謝！」

陶松掏出一錠銀子來，道：「一點小意思，請諸位喝碗水酒！」

那官兵謝了一番收了銀子，吩咐同伴把酒菜搬入房內，把之擺在桌上，說道：「諸位請趁熱吃吧，小的等趕着回去覆命了！」

陶松送他們至客棧門口，然後喜孜孜回房，只聽一個弟兄笑道：「這姓穆的倒眞識相！」

葛根生說道：「也是咱們有食神，剛想出去找東西塡肚子，他就把酒菜送上來了！」

說着，一個弟兄向店棧借了碗筷走了進來，陶松道：「大伙兒趁熱吃吧！」

衆人倒了酒，與高采烈地互敬一下，便吃喝起來。

陶松道：「咦，這些菜倒眞的還熱哩！怎會做得這般快！」

一個弟兄道：「是啊，莫非他一早便知道咱們會來揚州？」

陶松道：「若他知道咱們會來揚州，先把菜做了，倒不奇怪，但如果這樣，菜便冷了……」

那弟兄道：「管他娘的！熱的不是比冷的好麽！」

葛根生臉色忽地一變，道：「不對，這菜及酒好像不大對！」

衆人齊是一驚，須知葛根生在沈鷹的手下中，素有草藥王之稱，他不但是個郎中，而且對草藥甚爲研究。

陶松忙問：「如何不大對？」

葛根生用舌頭在唇上沾了一下，道：「酒菜被人下了痲藥！」

陶松叫道：「剛才那些人不是官兵，一定是那個幕後人派來的！」

葛根生轉身去炕上拿包袱，道：「幸而小弟帶有解藥……」話未說畢，雙脚一軟，已倒在炕前。

緊接着，衆人也紛紛跌倒地上，葛根生緊咬一下嘴唇，強自振作一下，自腰帶上取出一塊木炭，在炕上劃了幾下，只一忽，手脚一僵，也暈死過去了。

一陣步履聲傳來，只見七八個官員又走了進來，他們掏出幾個大布袋，把葛根生他們塞入布袋之內，再加上繩索，然後抬走。

× × ×

天色漸晚，彭七快步回店，只見掌櫃臉色甚是奇怪，欲言又止，彭七也不理他，奔入後院。

當他推開房門，見桌上那些酒菜歪七倒八，椅子也東歪西斜，却不見一人，不由一怔。

一陣寒風吹了進來，彭七一陣風般跑至隣房，但整座小院都不見人影。

彭七十分奇怪，正想出去問掌櫃，又想起剛才掌櫃的神色，心頭不由一跳，忙奔入房內想尋綫索。一眼望去，炕上劃着一個符號：××

這是沈鷹手下的暗號，一個×代表形勢急危，二個×表示已落敵人手上，三個×則表示情況異常惡劣。彭七自然明白這兩個×的含意。當下他心頭一跳，暗忖道：「莫非老陶他們落在剛才偷襲我的那夥人手上？」

想至此，他一個風車大轉身，衝出房門，猛聽前頭傳來一陣人聲，他立即飛身躍上屋頂！

須臾，只見幾個官兵跑了進來，叫道：「彭壯士，彭壯士，咱們大人有事請你去一趟！」

彭七心頭一鬆，正想躍下去，忽然覺得那官兵太陽穴高高鼓起，雙眼神光湛然，心頭猛地一跳：「此人內功如此深厚，怎會做一個小兵？」疑雲一起，登時不敢稍動。

那幾個官兵在屋內搜索了一下，不見彭七，不由罵道：「這小子如此奸滑，竟然被他溜掉了！快追！」接着飛身躍上屋頂。

彭七吃了一驚，連忙倒臥在屋脊之後，幸而那幾個官兵自另一方馳去，才沒被發覺。

彭七待他們走遠了才悄悄自店棧後面溜掉！

× × ×

穆揚鐵的居所，就在衙門之後，不一刻便到了，他親自下轎請管一見和沈鷹等人入去，那些馬匹自然有人牽走。

到了後廳，穆揚鐵吩咐下面準備酒菜，又叫人先送幾壺茶上來。

雙方寒暄了一陣，沈鷹便問：「穆大人對謝金城的底細可曾清楚？」

「本城的大戶謝金城？」穆揚鐵道：「略知一二，此人如今單在本城便開了三間綢布莊，一間金舖，是本城有數的富翁！聽說他以前是販私鹽起家的！」

管一見道：「什麽聽說，的而且確是個鹽梟！」

穆揚鐵臉色一變，「哦」了一聲道：「管大人巳拿到確實的證據？」

管一見道：「下官還未拿到證據，不過這件事人人均知！」

「下官來此還不到兩年，他一向都表現得十分規矩，還不時捐錢修廟行善！」

管一見吃吃一笑。「這便是所謂『發財立品』嘛！靠不擇手段發達的人，都是如此，也不奇怪！」

穆揚鐵道：「下官初到時，也有意調查一下，可惜拿不到證據！兩位大人是次來揚州，便是爲他而來的麽？」

「非也，咱們爲另一件案而來的！」

穆揚鐵笑道：「不錯！下官倒忘記了，兩位大人是爲了追殺那個採花賊而來的！如今大功告成，眞是值得恭喜賀喜！」

管一見和沈鷹臉上却毫無喜色，半晌，沈鷹又問：「聞說天香院是貴城的四大妓院之一，不知是誰經營的？」

穆揚鐵微微一怔，道：「下官也不清楚，待我叫人來問一問！」他雙掌一拍，一個下人自後堂走了過來。

「大人有何吩咐？」

「叫劉師爺出來一下！」

「是。」那下人快步退下，不一陣，帳後便傳來一陣步履聲，只見一個年逾五十，嘴上留着一撇稀稀疏疏的鬍髭的男人，弓着腰走了進來。

「劉師爺，這位是沈大人，這位是管大人，快來拜見一下！」

劉師爺連忙要下跪，沈鷹長袖一拂，把其托起，道：「此刻不是在公堂上，不必多禮，請坐！」

劉師爺謝了一番，告罪坐下。穆揚鐵道：「劉師爺，兩位大人欲調查天香院的一些事情，你是本城通，待他請你來解答幾個問題！」

「不知兩位大人欲打聽什麽？小的知無不答，答無不盡！」

「天香院是由誰經營的？」

劉師爺道：「天香院的鴇母叫翠湖，以前也曾做過妓女，後來嫁給一個大戶做塡房，那大戶死後，她分得一筆遺產，便拿來開天香院！小的聽說這女人手段十分厲害，是以生意一直很好！」

管一見問道：「劉師爺可有相熟之人在天香院內做事？」

「小的有一個遠親，在裏面記帳！」

「很好，請你問他一件事，看看九月中旬，天香院是否買了一個女子叫小媚的？這女子原名叫什麽？」

劉師爺道：「她可有什麽特徵？」

沈鷹和管一見都未見過她，自不知道，當下沈鷹道：「這女子後來被謝家贖了出去的，你一問便知道的！」

「小的現在便去！」

「有勞！」

劉師爺去了之後，下人上來報說酒菜巳備好，穆揚鐵便吩咐擺上廳來。

沈鷹道：「穆大人，何不請尊夫人也來飲宴？」

穆揚鐵道：「拙荆這兩天剛好抱恙在床，失禮之至！」

衆人分兩桌坐下，菜餚頗爲豐盛，酒亦是陳年舊釀。酒過三巡之後，劉師爺便快步走來了。

管一見問道：「如何？」

「確有此事，但詳細情況小的舍親也不太清楚！」劉師爺說道：「聽說小媚以前跟院內的一個叫牡丹的姑娘，比較談得來。」

管一見道：「辛苦了，請入席吧！」

劉師爺忙道：「拙荊在家內等小的回去……」

穆揚鐵道：「難得大人請你共席，別推三推四了！尊夫人有話叫她對我說！」

劉師爺謝了一番才坐下，尚未動筷，只見一個衙差走了進來，穆揚鐵喝道：「什麽事慌慌張張的！」

「大人，小的有件事要向您密稟！」

穆揚鐵望了沈鷹及管一見一眼，道：「說吧！」

那衙差在穆揚鐵耳邊輕聲低語，管一見及沈鷹都把頭扭開。只見穆揚鐵臉色大變，不斷拿眼望向沈鷹和管一見，揮手道：「知道了，你出去吧！」

衙差退下之後，沈鷹道：「穆大人有要事要辦，便請便吧，下官等也巳差不多了！」

「不不，沒有什麽事，兩位大人千萬留下來……」穆揚鐵臉色有異，有點手足無措，抓起酒盞道：「下官再敬兩位大人一杯！」

管一見眉頭一皺，道：「穆大人似乎忘記杯內酒巳喝乾了！」

穆揚鐵訕訕一笑，道：「下官糊塗了！」忙要斟酒。

沈鷹攔住道：「穆大人，明人不說暗話，到底是有什麽大事，令你如此慌張失措？」

「沒有沒有，兩位大人請放心吃喝便是！」

沈鷹臉色一沉。「穆大人似乎口不對心！」

穆揚鐵異常尷尬，沉吟不語。管一見道：「穆大人若是不方便說的，便不必說了！」

穆揚鐵道：「是……是家內發生一點小事……」

沈鷹鬆了一口氣，道：「尊夫人病情有變化吧？穆大人快去看看，不用招呼下官等了！」

穆揚鐵道：「如此下官失陪一下，待會再來陪伴兩位大人！」

穆揚鐵去了一陣，忽然傳來了一陣雜亂的步履聲，接着有人叫道：「千歲爺駕到！」

沈鷹和管一見齊是一怔，又見穆揚鐵自內堂趕了出來，忙也推席而起，準備迎接，心中都有點忐忑，隱覺不妙。

不久大門打開，走進幾個巡檢來，管一見輕聲問道：「穆大人，是那位千歲爺駕到？」

穆揚鐵道：「是譚王爺！」

沈鷹吃了一驚，心中暗道：「譚王素在長沙，怎地老遠來至揚州？」

心念未了，只見幾個目光烱烱的漢子擁着一個身裁高大略肥的中年漢子走了進來，這漢子劍眉鳳目，頷蓄三綹長髯，眉宇隱含威儀，行動間自然露出一股王者之

氣。

沈鷹、管一見及端木盛等連忙跪下，呼道：「臣等迎接千歲大駕，願千歲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譚王鼻孔哼地一聲，道：「平身！」

穆揚鐵連忙叫人換過酒菜來。譚王道：「不必了！你以爲孤王來此，是爲了吃你一頓飯？」

穆揚鐵連忙說道：「下官絕無此意！假如千歲肯在臣舍下用飯，可是臣三生之幸！」

沈鷹、管一見及端木盛等人聽後，不覺有點噁心，不料譚王冷笑一聲，道：「穆揚鐵，你好大的胆子呀！」

穆揚鐵「噗」地一聲，跪在地上，叩頭如同搗蒜。

譚王道：「你可知你犯了什麽罪？」

穆揚鐵只顧叩頭，譚王道：「孤王聽見一個消息，說你把孤王的義子抓了，可有此事？」

「不知千歲的義子是誰？」

「穆揚鐵，你有幾個頭？連孤王的義子是誰也不知道？」譚王道：「他便是朱虹鋒！三日前，他單槍匹馬追一個採花盜，追到揚州城！」

穆揚鐵臉色大變，沈鷹和管一見等人也是大吃一驚！

半晌，沈鷹才囁嚅地問道：「千歲的義子眞的是朱虹鋒麽？」

「沈鷹，莫非人是你抓的？還不給孤王放出來！」

沈鷹和管一見等人猛地跪落地上，一齊叩起頭來。

譚王臉色一沉。「孤王的話你們沒聽見麽？」

管一見大着胆子道：「千歲，據臣等所知，那朱虹鋒是個採花……殺人犯！」

譚王霍地轉過頭來，喝道：「管一見，你別以爲皇兄看重你們，便敢對孤王亂來！」

「臣不敢，臣只是說臣等抓……懲治的那個朱虹鋒是個殺人犯，千歲的義子自然不是！」

譚王臉色稍霽，道：「但剛才孤王手下有人看見你與孤王義子打鬥！」

管一見臉色一變，心頭十分詫異，穆揚鐵道：「千歲爺，臣等查辦那青年雖是姓朱，但他的名字是虹鋒，彩虹的虹，鋒利的鋒，好像與傳聞中的義太子不同！」

譚王一怔，隨即哈哈大笑，道：「原來如此，倒是孤王弄錯了，起來吧！孤王的義子名鴻楓，鴻福的鴻，楓樹的楓！」

沈鷹、管一見和端木盛等人全都鬆了一口氣，先後長身而起，譚王笑道：「把那個殺人犯，拿來給孤王看看，讓孤王親自提審！」

管一見陪笑道：「臣於日間，因一時收招不及巳錯手殺死了他……」

譚王臉色一變：「管一見，你竟然知法犯法，孤王問你，你可是親眼看見他殺人？未經審訊便行私刑，孤王看你眼中巳無王法了！」

管一見心頭一驚，沉吟了一下，道：「據臣等查悉，此犯曾經殺過不少人，包括本城鉅富謝金城的三子謝俊，本朝大學士蔡大人的表弟祝景昇，而且尚有幾條人命與他有關……」

「原來你們巳經查得清清楚楚，若是如此，倒也情有可諒，就怕你們未曾清楚便動私刑！」

「臣等不敢！」

「諒你也不敢！穆揚鐵，孤王要看看那個朱虹鋒是個怎麽樣子的三頭六臂怪物，快叫人把屍體抬上來！」

「嗯，這個……」

「快去，孤王看看又有何妨！」

「是！」穆揚鐵立即派人去把朱虹鋒的屍體抬來。

王爺有令，誰敢怠慢？不一陣，朱虹鋒的屍體便巳放在大廳桌上。

譚王道：「把屍上的白布揭開！」

端木盛應了一聲，走前揭起白布。譚王目光一落，臉上登時如塗上一層白冰，應聲道：「人沒抬錯？」

管一見道：「稟千歲爺確是此人！」

「趙太極！」譚王叫道：「告訴他們此人是誰？」

譚王身後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立即閃身而出，道：「稟千歲爺，此正是義太子朱鴻楓！」

沈鷹等人聽後，臉上登時沒了血色。

譚王把臉一沉。「管一見、沈鷹！你們兩個老匹夫，可還有話解釋？」

沈鷹與管一見交換了一個眼色，仗着有皇上的尚方寶劍，便道：「臣等確實不知他是義太子，不但……皇上有旨與臣等，不管尊貴與民同罪，是故賜臣等尚方寶劍！」

譚王冷笑一聲：「如此你們也可把孤王殺了？」

「臣等怎敢？」沈鷹忙跪下，其他人也都再度跪在地上。

管一見道：「千歲爺不犯法，臣等又怎敢拿出尚方寶劍？」

譚王怒極反笑。「眞是狗胆包天！仗着皇兄的寵信便可胡作非爲麽？你們殺人之前難道沒有先問個清楚？」

「臣等曾經問他是否朱虹鋒，他答稱是……」

「哼！還敢狡辯！趙太極，把那眞正的採花賊帶上來！」譚王在高背椅上一靠，「看看你們尚有何話可說！」

不久趙太極便帶了一個犯人上來，衆人一看，心頭又是一沉，原來這犯人竟是鄭華！

鄭華衣衫破碎，隱見血跡，顯然巳遭動刑，趙太極喝令他跪下，譚王喝道：「下跪犯人，你何名何姓？」

「小民鄭華，是嵩陽派俗家弟子。」

「這些人你都認識麽？」

鄭華看了管一見等人一眼，道：「日間見過一面，聽說是名滿天下的神捕！」

譚王冷笑一聲：「你犯何罪？」

「小民三日前因見一村婦貌美，一時起了色心，便去調戲她，不料來了一個少年英俠……」

譚王截口道：「這少年英俠，可便是桌上這死者麽？」

鄭華看了幾眼，道：「稟千歲，正是此人！」

「說下去！」

「小民因不是他的敵手，是故倉惶而

逃，不料到了揚州城，便讓其追上了，被死者截住，厮殺起來，小民不敵，幸而來了這幾位捕頭……」

譚王又截口問：「這幾位到，有何話說？」

鄭華指一指管一見，道：「這人問：『你可是朱虹鋒？』死者應是，接着他們便打起來了……」

趙太極插腔問道：「他們一句話都沒問麼？」

鄭華想了一下，道：「有！」指指沈鷹，「此人叫死者跟他同去，死者問原因，此人說死者是採花賊，死者說採花賊是小民，此人不信……」

管一見喝道：「刁民，你剛才不是說死者才是採花賊麼？」

鄭華低頭道：「小民為求解脫身，自然如此說！」

譚王喝道：「管一見，你連犯人的慣技也不懂，還有臉做什麼總捕頭？」

鄭華又道：「小民記起了，死者罵他們是一對老糊塗，也說他們連這種三歲小孩也不信的話，當偽為眞……嗯，不辨忠奸正邪……」

「好了！」譚王問道：「管一見，沈鷹，此犯所說是否屬實？」

沈鷹與管一見早已如陷千丈冰窖，手足冰冷，說不出話來。譚王把臉一沉。「孤王的話，你們沒聽見麼？」

管一見道：「臣確是魯莽，知罪！」

譚王冷哼一聲：「殺人一命，只一句知罪便行麼？孤王至此才知道你們辦案一向如此魯莽，也不知誤了多少條人命，錯辦了多少件案子！」

趙太極道：「千歲爺，這兩人確有幾分眞實本領，臣聽聞江湖上的朋友說，經他倆手平了不少冤，查出了不少疑案。」

譚王冷笑一聲：「此乃當然之理，孤王何嘗不知？否則皇兄豈有重用他倆之理？可惜他們不思報聖恩，却恃寵生驕，拿了朝庭的奉祿，去替江湖上的那些三山五嶽的豬朋狗友辦事！哼，明取朝庭奉祿，暗取江湖錢財，好一個兩全其美的如意算盤，若人人如此，江山尚何能保？正氣如何能長？」

譚王一席話，說得沈鷹與管一見汗流浹背，說不出半句反駁的話來，只覺腦袋昏昏沉沉，不知身在何處。管一見暗嘆一聲：「老鷹的預感果然靈驗！」

只聽譚王大喝道：「你們尚有何話可說？」

沈鷹道：「義太子的名字跟那殺人犯同音，臣等以為義太子便是……」

「哼！天下間同名同姓的，當不知幾人，何況還有同音的？」譚王臉如寒霜，「這種話虧你還敢說？若甲與乙同名，甲犯了罪，是否可把乙處死？荒謬！來人，把他們都綑起！本府知府穆揚鐵昏老糊塗，又不能及時核對，罪同協謀，也給孤王先脫烏紗帽，繼而縛起！」

沈鷹忙道：「千歲爺，此事與穆大人無關，有什麼事全由臣等負責！」

管一見道：「不錯，臣等與千歲爺去見皇上，請皇上定奪！」

管一見這句話甚是厲害，暗示要定他們的罪，非皇上莫辦。譚王心頭憤怒，却也無可奈何道：「你們既然知罪又肯與孤王上京謁聖上，便免了穆揚鐵的罪吧！」

穆揚鐵連忙跪謝，譚王道：「大罪雖可免，小罪仍然難免！嗯，罰你立即辦一席酒菜與孤王享用，打掃房間，招呼孤王歇息，明早好上京！」

穆揚鐵一聽如此懲罰，大喜過望，忙不迭指揮下人準備。

譚王看了管一見和沈鷹一眼，道：「看住他們，假如少了一人，唯你問罪！」

「是是！」穆揚鐵轉身道：「請諸位大人跟下官去吧！」

衆人穿過大廳，是一條暗廊，沈鷹道：「老管，這次咱們眞的中了人家的圈套了！老夫的預感果然沒錯！」

管一見道：「老夫却希望你的預感不準！」

穆揚鐵帶他們到後廂一間大柴房內，臨行時道：「兩位大人請恕下官得罪了，請大人委屈一夜！」

管一見道：「下官豈會怪你？」

穆揚鐵道：「兩位大人若有什麼需要的話，請呼一聲，下官儘量替你們辦到！」他數了一數，一共是七個人，「下官也不鎖門，總之明早有七個人交與千歲爺，下官的責任便已完結！」

說罷把柴房木門關了起來。蕭穆忽道：「頭兒，日間管大人與那個朱鴻楓搏鬥情況有點奇怪！」

管一見問道：「有何奇怪之處？」

「大人那一招他要閃避絕不困難，為何他閃避不了？」蕭穆帶着思索的語氣道：「當時屬下明明見他已聳肩欲縮，但只一動便停住了，按理他絕不可能不知危險！而且他臨死時，轉身向後……」

夏雷快人快口，失聲叫道：「莫非他背後有人暗算？」

蕭穆頷首道：「小弟正有此見！必是有人用細小的暗器制住了他的麻穴，使他不能動彈，只使管大人的鷹咀殺斃他！」

沈鷹嘆了一口氣。「這些當鄭華出現，老夫便已知道了，朱鴻楓與鄭華根本是在演戲，目的便是要借咱們之手殺死朱鴻楓，好遂了他們之願！」

管一見問道：「老鷹，你看朱虹鋒與朱鴻楓，是否同為一人？」

「此點已不太重要……」

管一見聲音沉而輕。「如何不重要？假如兩人即為一人，那麼這幕後人豈不就是……」

沈鷹等人毛骨聳然，一想後果，登時都出了一身冷汗，不由齊聲輕嘆道：「但願他們是兩個！」

一頓，管一見又想到一個問題：「朱鴻楓為何肯犧牲自己？」

沈鷹道：「他事先大概只得到命令，要引咱們出手，却不知幕後人已經定下借我們之手而殺他之計，所以臨死前才會要轉身向後望！」

沈鷹目光在衆人臉上掠過，道：「老夫記起了，當你與朱鴻楓苦鬥時，鄭華曾對老夫謂，他要站到朱鴻楓的身後，提防他逃走，其實他本是殺朱鴻楓之人，只因

老夫反對，是故他才打出暗號——用劍拄地，通知混在人羣中的同黨下手！」

管一見恨恨地道：「看來此人在那組織中，地位比朱鴻楓重要，起碼他所知一定比朱鴻楓多！」

「老夫現在才明白，謝祝兩家的爭執，說不定只是一個幌子，目的就是把咱們引出來，然後再用計陷咱們于萬刼不復之地！」

管一見一掌拍落地上，「這些惡魔若落在老夫手中，哼，便要……」話至此，想到明早即將被解上京城，此去凶多吉少，恐怕十九連性命也保不住，尚奢言什麼報復的事？不由頹然一嘆。

沈鷹喃喃地道：「如今距天亮尚有兩個多時辰，希望能有奇跡出現！」

管一見道：「除非得到皇上的免死金牌，否則尚會有什麼奇跡！」

端木盛道：「也許大人的手下也有辦法也未定！」

管一見嘆了一口氣，道：「他們又怎知道咱們已落得如此下場？」

衆人聽了心頭都是一沉，連僅有的一絲希望也破滅了。

× × ×

彭七死裏逃生，急忙向小巷竄去，所幸路上再沒遇到伏兵，不久便到了一座小石屋，也不拍門，翻牆進去。

黑暗中，忽有一柄長劍，悄沒聲息刺至，彭七忙輕聲道：「是我！」同時閃開一步。

黑暗中有人問道：「你是誰？」

「雁朝北飛！」

火摺子一亮，只見一個圓臉青年自階上走下來，叫道：「老彭，你不是又遇到什麼麻煩吧？」

「正是！」彭七抬頭面向那持劍的幪面人說道：「崔大俠，葛根生他們全不見了？」

原來此人便是崔一山，他應沈鷹之求，一直暗中跟在他們背後，預防萬一有變時，可以從旁策應。當下他聽了此話，吃了一驚，扯下罩巾，道：「你快把詳細情形告訴老朽！」

彭七喘了一口氣，把經過說了一遍，最後道：「炕上留下兩個×，證明他們是落在敵人手中，却不知落在何人手上！」

崔一山吸了一口氣，道：「不知老鷹他們知道否？」

「頭兒大概還不知道！」

崔一山道：「你還未吃飯吧，在這裏吃吧，待老朽出去走一趟！」

崔一山換了一件衣衫出來，商衛正與彭七說話。崔一山問道：「司馬侄兒料已到了本城，待老朽順便去找找他，你們小心一點！」說罷自後門溜掉了。

原來此石屋是崔一山的一個遠房親戚的，那親戚年事已長，一個人整天窩在房內。

崔一山出了店，信步走向大榮華客棧，還未到客棧，便見到司馬城乘馬而來，他快步走前，司馬城正想叫他，却讓崔一山的眼色止住，接着拐向一條小巷。

司馬城轉頭一望，見沒有什麼可疑的人，便飛身下馬，拉轡入巷。崔一山頭也不回地道：「客棧內發生了意外，葛根生他們七八個人，飯吃了一半便不見了，不可再進去！」

「叔叔，我頭兒呢？」

「他與管一見，蕭穆等人去赴穆知府的宴會，還未回來！」

司馬城道：「如今咱們怎辦？」

崔一山道：「先跟愚叔回去！」他穿過小巷，又故意在附近兜了一圈才回到那棟石屋。司馬城見附近沒人也閃了進去。

半晌，崔一山再度出來，筆直走向大榮華客棧。客棧的酒家人客已經稀鬆，掌櫃仍滴滴答答地打着算盤。

崔一山道：「掌櫃的有上房沒有？」

掌櫃長身哈腰道：「有有，客官要幾間？」

「老夫想包下一座小院，老夫聽說貴店有一座獨立小院，環境十分幽靜！」

「是的，因為客人剛走，正在收拾房間，請客官稍候。」

崔一山心頭一沉，忖道：「如此看來，這掌櫃分明知道葛根生他們已被人擄走了，而且，知道他們不會再來，是故才敢租與自己！」當下道：「客人現在才走？這倒怪，天黑正是投店時刻，他們却在此時離店，莫非是做賊的麼？」

掌櫃臉上擠出一絲乾澀的笑容。「客官的喜愛及行動，咱們可不便過問！」

崔一山道：「可否請您老先帶老夫進去看看？因為老夫要招呼一個富商，錢貴一點倒不打緊，最重要的是不能失禮！」

掌櫃沉吟了一下，道：「老朽包你不會失禮……」

「不行，老夫一定要先親自看了才放心。」

「好吧，請客官跟老朽來！」掌櫃親提一盞紙燈在前帶路。

穿過長長的迴廊廂房，再穿過一座小花園，便見到一個月洞門。月洞門之內，便是獨立小院了。

裏面有幾個店小二正在收拾桌上的殘羹。一隻黑貓在房內竄來竄去，掌櫃不斷趕牠。崔一山心頭一動，見桌上還有一塊魚肉，便把之彈向黑貓。

那貓兒狂叫一聲，用舌頭舔了一下，低頭要吃，掌櫃拿着棍子來趕。崔一山道：「畜生餓了，掌櫃何必跟牠計較？」

話音一落，那黑貓忽然癱倒地上，四隻脚兒蹬了幾下便不動了，崔一山心頭猛地一跳，隨即把臉一板，喝道：「原來你們這裏是黑店，竟在酒菜內下迷藥，以便刦財！」左手抓住掌櫃的衣襟，道：「跟老夫去見官吧！」

那兩個店小二見崔一山腰懸長劍，氣勢沉穩如山岳，知道不是尋常人等，忙道：「客官誤會了！」

掌櫃也道：「不錯，客官誤會了，他們吃的酒菜不是小店供應的！」

「他們吃的……哼，那麼他們現在人在何處！既然迷倒了，自然跑不了！你好好給老夫說清楚！」崔一山雙眼一瞪，神光湛湛。

掌櫃身子一抖，急道：「客官有話好說，千萬不可魯莽。」一頓忙道：「老朽的確沒有害人！」

「好，老夫暫且相信你，但你可得告訴老夫，害人的是誰？」

掌櫃想了一下，道：「有人抬了一罈酒，一盤食物進來，說是某人請他們吃的，結果那些客官吃了便……後來又有些人進來，用蔴包將他們裝住抬走了！」

崔一山沉聲道：「他們是誰？」

「這個老朽不能說！」

「有老夫在你怕什麽？」

「不是老朽看不起您老，只是您老無論如何也不能跟他們作對！」

「不能跟他們對作？」崔一山一怔，問道：「爲什麽？」

「老朽不能說，一說以後便完了！客官，請高抬貴手放了老朽吧！」

崔一山沉吟了一陣，問道：「他們把那些客官搬到那裏去？」

「老朽不知道！」

崔一山轉頭望向那兩個店小二，店小二立即跪在地上，道：「請客官高抬貴手，小的的確不能說，一說便要吃官司……」說至此，猛覺失言，立即住口。

崔一山吃了一驚，幸而他十分鎭定，立即改口道：「旣然不是你們害人的，老夫還跟你們計較什麽？」鬆開掌櫃。

掌櫃噓了一口氣，道：「客官，這房子您看怎樣？可合意麽？」

崔一山道：「房子是不錯，不過老夫却怕等下又有什麽蔴煩，要得罪貴客！嗯，這塊碎銀便算是老夫的一點心意，蔴煩你們了！若有人問起你們，也請你不要說老夫來過！」說罷揚長而去。

天黑風寒，但揚州城仍然燈火輝煌。崔一山邊走邊想着心事：「這樣看來，把葛根生他們抓去的，竟是官府了，這怎可能？會否是小二故意騙老夫的？」

想到此，他立即快步返回石屋，把探到的情況說與司馬城、彭七和商衞得知。

彭七道：「不會不會！穆大人請頭兒他們去吃飯，又怎會把葛根生他們抓去？一定是有人聽見穆大人說要請咱們大伙兒去赴宴，立即利用此送了些下了迷藥的酒菜到客棧去，葛根生他們不知就裏，所以都被迷倒了！」

商衞連聲應是。司馬城道：「叔叔，若是證明此事是否是官府所爲，小侄有一個辦法……」

彭七急不及待地問：「什麽辦法？四哥？」

司馬城道：「咱們沒在揚州設下聯絡點，管大人自然也不會有，如今唯一的辦法便是到穆大人府內一探！」

商衞道：「萬一穆大人跟咱頭兒反面，咱們去他府上不是自投羅網？」

司馬城堅毅地道：「就算危險也要去一次！」

崔一山道：「不錯，萬一有事咱們也可助他們一臂之力。」

商衞道：「好吧，咱們一齊去。」

× × ×

寒風呼呼，已近四更，街上巳無行人，崔一山等四人冒風急馳，不久便到了一座巨大的府邸前，司馬城道：「此處便是彭大人居處的後廂了。」

崔一山道：「怎地不見一人，莫非對方已有準備，要引咱們進去？」

司馬城道：「叔叔替侄兒押陣，待我進去看看。」

崔一山略一沉吟，道：「愚叔跟你一齊進去，你們兩個在這裏守着，一切相機行事。」

崔一山與司馬城用布幪住口臉，司馬城在前，幾個箭步衝向前，一下便躍入圍牆。

崔一山貼在圍牆聽了一陣，不見有何動靜，也吸了一口氣，竄了上來，一竄二丈，左掌在牆頂一按，身子便輕飄飄飛進去。

雙脚落地，見一棵樹後有人招手，却是司馬城，兩人一前一後前進，四周靜悄悄，不見一人，氣氛有異，崔一山心頭忐忑，司馬城却一往直前。

「沙！」前頭一棵花樹倏地發出一道異响，接着前頭又傳來「沙」的一聲。

司馬城及崔一山立即躲在暗處，但四周一如剛才不見人影。

司馬城大着胆子繼續向前進，不久，前頭又傳來「沙」的一聲，似是小石子射在樹葉上般，司馬城忖道：「頭兒如此待我，今日他有難，我好歹也得救他一救！」主意打定，立即一個箭步竄前。

花樹之後便是一棟看來頗舊的石屋，不似是人住的，石屋有道木門，乃粗木所製，甚是粗糙。

司馬城心頭一動，忖道：「剛才是不是有人進去，他進去做什麽呢？」他立定主意，要探個究竟，便走了進去，把門推開。

屋內地上放着一盞油燈，昏黃的燈光下，司馬城目光一及，喜出望外，脫口呼道：「頭兒，你們怎地都在這裏？」

沈鷹等人聽出他的聲音，精神都是一振，沈鷹道：「城兒，進來再說。」

司馬城轉身向崔一山打了個手勢，崔一山忙飛了過來，沈鷹道：「請崔老弟在外面把風。」

司馬城把門關起，顧思南立即扼要地把經過說了一遍。司馬城大驚失色，叫道：「頭兒，如今怎辦？」

沈鷹轉頭望向管一見，管一見沉吟了一下，道：「老夫有一個辦法，只怕司馬賢侄不肯。」

司馬城道：「只要解救得了大家，晚輩這條命又算得了什麽？」

「好，」管一見欠一欠身，說道：「辦法很簡單，便是你跟崔大俠代咱們在這裏。」

司馬城道：「晚輩跟崔叔叔可以代替你們？」

管一見道：「剛才穆揚鐵那老小子說只要明早有七個人交給千歲爺便可以，你們兩個便代替老夫與你頭兒吧，有老夫的易容藥，大概不致讓他們發現，老夫與老鷹出去之後，便想辦法把眞相探明，到時趕在你們之前到達京師，把其情告訴皇上，也許事情會有轉機。」

蕭穆道：「這果然是個好辦法。」

司馬城道：「好吧，待晚輩把崔一山叔叔叫進來。」他把木門拉開，向崔一山打了個手勢，崔一山閃了進來，道：「如何？」

司馬城把管一見的意見說了，崔一山道：「你與老管身裁差不多，但愚叔與老鷹身高頗有一段距離，不易混得過去！」

管一見道：「不錯，這一點老夫却無辦法改變！」

司馬城道：「有了，彭七就在外面，待晚輩去引他進來，他身裁與頭兒差不多了。」

沈鷹大喜，道：「他在外面，請崔老弟帶他進來！」

崔一山快步而去，管一見抓緊時間，先替司馬城易起容來，還未弄好，彭七便進來了，蕭穆把情況告訴他，彭七也把葛根生失陷敵手的經過說了一遍，最後道：「看來他們也必是被千歲爺派人抓去了，難怪那個掌櫃吞吞吐吐。」

說話間，管一見巳爲司馬城易好容，又指出自己的平日的幾個小動作，叫司馬城跟他學了幾次，然後再爲彭七易容。

他首先把彭七的頭髮剃光，再仔細易容，最後才爲沈鷹和自己「改頭換面」，又放下幾瓶易容藥，教他們使用的方法，沈鷹却提醒彭七須每早剃頭。

兩人跟隨崔一山離開之後，沈鷹便道：「先去看看朱鴻楓的屍體！」

崔一山道：「殮房就在附近。」

三人進入殮房，裏面没人，只停着幾具屍體，氣味甚是難聞，崔一山摸出火摺子把其點亮，火光掩映之下，氣氛陰森恐怖，但三人都有一身虎胆，自不畏懼。

管一見揭了兩張白布之後，便找到朱鴻楓的屍體了。

沈鷹把屍體翻了過來，三人目光一落，只見後背毫無傷口。

沈鷹不死心，道：「留意穴道，看看是否有針口。」

過了半晌，崔一山果然在腰際找到一個極小的針口，道：「此是蔴穴所在。」

沈鷹和管一見臉色齊是一變，道：「果然不出所料，好一條移花接木之計！」

崔一山道：「此處不宜久留，咱們先離開後再商量吧！」

三人立即動手，把一切恢復原狀，崔一山道：「兩位且在這附近匿伏一下，待老朽把商衞帶來。」

管一見道：「勞煩你了。」

崔一山去了一陣，便與商衞回來，抬頭一望，天際巳露出一絲魚肚白。

崔一山道：「諸位且跟老朽來。」

四人重新返回崔一山借來的那棟石屋，沈鷹叫商衞下厨煮點麵條，便與管一見和崔一山商量起來。

管一見嘆了一口氣，道：「假如這件事件的幕後人是譚王，咱們要想平反可難於上青天。」

沈鷹道：「希望不是！」

崔一山道：「兩位不必過慮，依老朽之見，譚王與兩位無寃無仇，他爲何要費這許多力氣來陷害你們？這樣做對他有何好處？」

管一見精神一振，道：「不錯，老夫便是揣摸不出他的目的。」

「也許他不是眞正的幕後人，那個眞正的幕後人只是利用他！」

崔一山訝然道：「誰能利用譚王？」

「難說！」沈鷹道：「說不定譚王有什麽秘密人質在人家手中，權衡利害之下，當然是得罪咱們好過得罪那人！」

管一見一拍大腿，道：「一定是如此，假如咱們替譚王解除威脅，咱們與他之間的仇怨，自然化解。」

沈鷹道：「不錯，但最重要的是咱們得趕在譚王之前到京師，時間一過，便大羅神仙也難解救！」

管一見雙眉深鎖。「這有點困難。」

沈鷹轉頭對商衞道：「你立即趕到彭城（徐州）發出信鴿，通知沿途的弟兄監視譚王的行止，一有消息立即快馬到此通知！」

管一見却問：「麵煮好麽？」

「煮好了。」

「捧上來，吃了老夫先替你易容，然後才上道！」

麵湯捧上來時，崔一山忍不住問：「兩位打算如何調查？若用得着老朽的，便請吩咐，千萬勿客氣！」

管一見道：「最値得懷疑的便是那個清倌人小媚，因爲所有的人都巳死亡，只有她失踪而不死，說不定她是至目前爲止，最重要的一個人物。」

沈鷹道：「對，咱們吃了麵便到天香院查一查，崔老弟在此等咱們便行了。」

揭不盡的謎

大清早，下了一塲雪。雪雖不大，但天氣却極是寒冷，加上此刻正是妓院最安靜的時刻，是故當沈鷹與管一見到了天香院後，却有如入死城之感。

天香院的人絕不是巳死絕，也不是沒人居住，只不過都在熟睡中。

沈鷹傳音道：「老夫記得謝英說過，謝俊與祝景昇是在蓮花樓認識小媚的！」

「不錯，有一個清倌人叫牡丹的，與她合得來！」管一見也傳音道：「咱們先把蓮花樓找一找再說！」

兩人也不掩跡，在甬道上走來走去，不久便在一個池邊找到那座小樓，蓮花樓建得十分精緻，高兩層，簷角的風鈴，在寒風中發出一片清脆的聲音。

沈鷹向管一見打了個眼色，兩人一齊拔身而起，躍上二樓的迴廊，接着沿着迴廊走出進樓內。

小樓中間是幾座用屏風及雕花木牆格開的小廳，兩旁便是一間間的房子，這旣是清倌人的香閨，也是陪客飲宴之所。

房門都掛着一塊小木牌，木牌上寫着清倌人的芳名，沈鷹和管一見找了一陣，便在左首的中間，發現牡丹的名字。

沈鷹把內力提起，注在掌上，再把掌按在門板上，眞氣輕輕一吐門便震開了。

門一開，一陣香風撲鼻而來，沈鷹見錦帳垂着，顯然床上的人並未驚醒，便與管一見雙雙閃入房內，順手把門關起。

管一見一個箭步標至床前，把錦帳掀起，只見床上躺着一個面容清麗的小姑娘，小姑娘在此時方才驚醒，尚未驚呼出口，便被管一見戮住了她的「啞穴」。

床上那姑娘坐了起來，却不料又被管一見一指戮住她的軟穴，背脊一滑，再度躺在床上，一張粉臉刷地變成雪白色，雙眼淚花亂轉，顯然甚是驚恐。

管一見輕聲道：「姑娘放心，咱們絕對沒有惡意，只是要問你幾句話，你若照實答覆，咱們自不會爲難你，若是故意指

鹿爲馬，隱瞞眞相，嘿嘿，咱們要殺死你，比踩死一隻螞蟻還容易！」

沈鷹接道：「你聽見沒有？假如你肯與咱們合作的，便點點頭吧。」

那姑娘用力使勁，脖子都漲粗了，螓首才輕輕點動。

管一見故意問：「你叫海棠？」

姑娘用力搖頭，管一見道：「咱現在解開你的啞穴，可不許你叫。」

沈鷹抓起几上的一隻水杯，道：「要叫也可以！」五指一合，只見波的一聲，那隻水杯已碎如白粉，沈鷹鬆開五指，手掌夷然無損。

那小姑娘嚇得嬌軀在被底亂顫，管一見估計她已就範，便解開了她的穴道，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牡……牡丹。」她好不容易才吐出三個字來。

沈鷹與管一見交換了一個眼色，又問：「聽說你們這裏有個叫小媚的姑娘，她現在何處？」

牡丹見他們要找的是小媚，神情稍定，道：「小媚已被謝三公子贖出去了，聽說要嫁與常州的祝公子……嗯，這已是兩個月前的事了。」

「小媚與你最合得來？」

牡丹沉吟了一下才道：「是的，賤妾只是同情她而已，她平日沉默寡言，很少說話。」

「祝公子與她認識時，你在場，而且聽說她們的婚姻還是你做的紅娘？」

牡丹點點頭，管一見再問：「你把當時的情況說一遍，不許漏掉一個字！」

牡丹說了一遍之後，管一見把臉一沉，道：「根據咱們所知，你還瞞了咱們一些事，咱再給你一個機會，你不說實話，便莫怪咱們要辣手摧花了。」

牡丹又再緊張起來，忙道：「賤妾說了就是，當日祝公子與小媚在房內時，因爲賤妾走在最後面，順手把門關起，却聽見祝公子與小媚的兩句話……」

沈鷹與管一見沉吟了一下，道：「這兩句話，你再說一遍。」

「祝公子道：『妹子，這幾天妳吃了不少苦頭吧？將來愚兄必百倍補償。』小媚語氣有點不高興地道：『只怕你有嘴無心。』就只這兩句，其他的賤妾都已說過了。」

「眞的沒有了麼？」

牡丹發誓道：「賤妾若再有隱瞞的話，死後但教我下阿鼻地獄，永不超生。」

管一見道：「好吧，你睡一陣吧，醒來後不可告訴別人。」正想戮她的黑甜穴，却讓沈鷹攔住。

「姑娘，你房內的這些仕女圖是誰畫的？」

牡丹道：「是賤妾平日塗鴉的。」

「小媚的樣貌你還記得麼？」

牡丹想了一下，道：「尚有七八分印象。」

沈鷹道：「老實告訴你，小媚是個强盜，她與人設計欺騙祝公子，咱們是六扇門內的人，你下床替咱們把她的肖像畫出來吧。」

牡丹吃了一驚，但一想對方是官府中人，驚嚇之心又稍退了，管一見解開了她的軟穴，又把外衣抛入帳內，然後走開。

半晌，牡丹穿好衣服，揭帳下床，走至桌前坐下，點水磨墨，又拿了一張宣紙鋪在桌上。輕聲道：「賤妾筆拙，不知畫得像不像，若是力有不逮的，請兩位大人原諒。」

管一見道：「你盡力而爲，咱們自不怪你，將來破了案，還會來謝妳。」

牡丹閉目冥想了一陣，抓起毛筆點了墨，低頭繪畫起來。她畫的是一幅白描，只畫頭部，是故很快便已畫成。沈鷹抓起一看，道：「此女果有幾分姿色。」

管一見却道：「姑娘請上床睡吧。」

牡丹不敢違抗上了床，管一見又叫她寬下外衣抛了出來，然後道：「咱們點你的黑甜穴，過了兩個時辰，你自醒來，千萬不可把這些事告訴任何人。」

沈鷹接道：「還有，今後若見到小媚必須躲開。」說罷點了她的「黑甜穴」。

× × ×

沈鷹與管一見返回崔一山的居所，又再商量起來。管一見首先忍不住問道：「老鷹，聽牡丹的話，老夫覺得祝景昇與小媚其實是早巳相識的了。」

「不錯，若不是如此，祝景昇怎會說她這幾天吃了不少苦頭？分明小媚到天香院他是知道的，而且可能是他安排的。」

管一見道：「是極，他倆若非舊相識，小媚也絕不會語氣帶生氣地說他有嘴無心，小媚到天香院，就算不是祝景昇的主意，起碼他也是同意的！」

沈鷹抽着烟道：「說不定他們還是情侶。」

管一見又沉吟了一陣。「不對，這件事必是祝景昇安排的，否則他不會說將來要百倍補償。」

「如此看來，謝家在這件案子之中，也只是被當作魚餌而已，他們料不知道內情。」

管一見目光一盛。「所以咱們不必去調查謝家，何況如今時間緊迫，再說在揚州也不宜露面。」

崔一山插腔道：「咱們南下常州調查祝家？但祝景昇不知巳死了麼？」

沈鷹猛吸一口烟，蹺起右腿，烟桿在鞋底上一敲，烟灰紛紛落地。「祝景昇雖然巳死，但小媚與他既然是舊相識，祝家自有人認識他，就算他們不說，也許常州城內有人見過她也未定。」

管一見道：「正是如此，常州此行可少不得，事不宜遲，咱們立即南下吧。」

三人出門，買了健馬立即出南城門，過長江，馬不停蹄，在半夜時巳至常州城外。

由於城門還未開，三人下馬，牽馬入林，然後展開上乘的輕功，越牆而入。

臘月的深夜，寒風刺骨，連狗吠也沒一聲，只有遠處的更鼓聲，有氣無力地傳來三更的梆子聲。

沈鷹與管一見巳是識途老馬，不一刻便巳至祝家大門外。

門簷下的兩盞紙燈籠在風中飄搖，顯得有點蒼涼凄慘，周圍却沒一個人影。三人藝高胆大，互打了個眼色，一齊拔身而起，越過圍牆，落在院子中。

一陣寒風吹過，把地上的落葉捲起，

沙沙的聲音有點嚇人，沈鷹傳言道：「此屋似乎有點不對。」

崔一山也用「傳音入密」問道：「有何不對？」

沈鷹道：「你看地上的落葉，爲何有這麽多？」

崔一山道：「並不太多。」

「但如今已是冬天，葉早已將落盡，除非這院子已有一般時間沒人打掃。」

管一見道：「是極，祝家婢僕如雲，斷不可能沒人掃地，確是有點不對。」

崔一山道：「何必猜測，進去看看一切自然明白。」

三人立即快步進去，仔細一聽，大屋靜得如同鬼域，沈鷹道：「分開找尋，若老夫沒有猜錯的話，祝家已搬走。」

三人分開之後，崔一山向左方前進。穿過一座庭院，到了一座院子，看佈局似是西廂，他立即如貍貓般竄了進去。

剛踏上迴廊，耳際忽聽到一個細微的聲音，他立時凝神靜聽，找尋聲音的來源，但那聲音巳不復聞。

崔一山只道是自己聽錯，便繼續前進，這次却把速度放慢，脚步也放得更輕。

經過三間房間，崔一山又再聽到一個細微的呼吸聲，聲音來自左首第五間廂房，他輕吸一口氣，身子如離弦之矢射去，一脚踢開房門，長劍剛掣在手上，一陣勁風巳迎臉撲來。

這一着來得甚是突然，幸而崔一山早巳有了準備，千鈞一髮之際，上身向後一仰，同時長劍向上一撩，只聽「噹」的一聲，長劍巳格開一件兵器。

這刹那，一蓬火星子濺起，崔一山眼前，巳看出在房內偷襲自己的是一個黑衣幪面人，幪面人手上抓的也是一柄長劍。

那幪面人一劍不能奏效，立時飛起一脚，蹬向崔一山的下陰。

這一脚十分陰毒，崔一山不敢大意，左掌一沉，格住對方的足踝，身子却蹬蹬蹬退了三步。

幪面人見迫退敵人，立即向內縮進，崔一山雙脚一頓，再度射出，同時發出一道尖嘯，以通知沈鷹和管一見。

幪面人走不脫，倏地回身反劈一劍，崔一山使了招「如封似閉」把對方的長劍擋開，但幪面人爭得了先機，攻勢綿連不絕，一口氣攻了七劍。

這七劍一氣呵成，氣勢極盛，黑暗中觀物不如白晝，採取攻勢最是上着，崔一山生恐有失，邊戰邊退。

幪面人七劍一過，劍勢似略一頓，崔一山急吸一口氣，猛使一招「后羿射日」，長劍破風刺出，直指對方胸膛。

幪面人見他來勢洶洶，只得化攻爲守，把崔一山的長劍格開，崔一山臨戰經驗極其豐富，手腕一掄，長劍借勢劃了半個弧圓，斜劈對方的肩膊。

這一招把劍當作刀而使，大違常規，但幪面人擰腰卸肩，長劍不架反刺崔一山脅下空門。

「來得好！」崔一山猛喝一聲，劍飛五尺，長劍迴削對方的手腕。

幪面人手臂一縮，兩劍立即相交，接着暗室內响起一串銀鈴似的叮叮聲。

十三响之後，遠處巳傳來沈鷹的長嘯，崔一山立即發嘯相和，只聽幪面人大喝一聲：「看鏢！」左掌猛地虛幌一下。

崔一山因發嘯略爲分神，不曾看得仔細，立即斜飛五尺，同時左袖一拂，不料，却拂了個空，原來幪面人根本沒有飛鏢發出。

說時遲，那時快，幪面人身子猛地向後倒飛，「砰」的一聲，後背撞破窗欞，人也離開暗室。

崔一山喝道：「鼠輩那裏逃！」兩個起落，也穿窗而出。

外面是一條甬道，甬道的另一旁是一列茂密的花樹。一陣寒風吹來，前面一扇窗門在門中搖幌，崔一山心頭一跳，一個箭步標前，左掌擊碎窗欞，身子如狸貓般竄入。

這是另一間廂房，格式與剛才那間相同。崔一山身子貼着牆壁，凝神靜聽，房內沒有呼吸聲，崔一山暗叫一聲不妙，兩脚一蹬，身子筆直拔起，穿過橫樑，直趨屋頂。

說時遲，那時快，崔一山左掌猛地向上一拍，一股掌風自掌底湧出，只聞一陣「嘩啦啦」的响聲，瓦礫磚碎紛紛飛揚中，崔一山已一竄而上，立在屋頂上。

放眼望去，只見左首另一棟屋子上面，一道淡淡的人影正迅速向外飛去，距離在十餘丈外，眼看巳追不上，崔一山不由發出一聲長嘆。嘆息聲尚在風中飄盪，沈鷹與管一見巳如飛而至，問道：「崔老弟，什麽事？」

「有一個幪面人……只可惜讓他逃脫了。」

管一見問道：「往何方逃去？」

崔一山羞慚地指一指遠處，道：「巳去遠了……此人十分狡猾。」說罷躍落甬道。

沈鷹問道：「你在何處遇上他？」

崔一山邊走邊道：「在前面這一間廂房。」說話間巳至，崔一山在窗台上一按，翻了進去，沈鷹與管一見也同時躍了進去。

就在此刻，崔一山忽然聽到房內有一個似有似無的呼吸聲，忙以「傳音入密」傳言道：「屋內還有一人。」

沈鷹與管一見也發覺了，道：「分開站住，不怕他能逃得掉。」

崔一山爲了贖罪，輕輕一個箭步標前，立在房門口。

沈鷹冷笑一聲：「閣下巳被包圍，還是乖乖現身吧。」

房內的呼吸聲如舊，却無人應他。崔一山伸手入懷掏出火摺子，迎風幌着。

火光一起，只見牆角蜷縮着一個身穿紅衣的青年，這青年臉色雪白，雙眼緊閉，神色憔悴，一望便知被人制住穴道。

管一見緩緩走前，伸手解了他的暈穴，再替他推血過宮，不久，那青年便悠悠醒來，雙眼一睜，臉色便是一變，喝道：「你們是誰？」要掙扎起來，大概氣血未全流暢，又再倒下。

管一見把臉一沉，問道：「你爲何在此？」

那青年大怒，道：「少爺正想問你們，爲何把少爺擄來此處？」

管一見等三人全都恍然，原來這青年

是被那幪面人擄來的。當下三人圍了過來，青年大概自料不是敵手，頹然一嘆，閉目道：「要殺便殺吧，少爺若是有一句求饒的便不是好漢。」

沈鷹道：「閣下誤會了，擄你來此的是一個幪面人，已被咱們趕走，咱們對你並無惡意，否則又怎會替你解開穴道？」

青年重新睜開眼睛，問道：「那麽諸位是什麽人？嗯……多謝諸位大俠救命之恩。」

管一見道：「你又是何人？爲何會被人擄來此處？」

「晚輩是揚州人氏……姓謝，單名一個俊字，至於晚輩爲何會被擄走，至今也尚不明白。」

此話一落，沈鷹、管一見與崔一山臉色齊是一變，同時「啊」的一聲叫出來。

管一見道：「你眞的是謝俊？謝金城的三子謝俊？」

那青年一怔，訝然道：「三位恩公與家父相識？」

「何止相識？老夫還是令尊請來調查你失踪的原因的。」沈鷹道：「你還有三個隨從，他們去了那裏？」

謝俊神色一黯，看來更加憔悴，澀聲道：「他們都死了！」

管一見道：「你把經過說一說吧！」

謝俊掙扎地坐了起來，道：「請問……恩公們可有乾糧或清水？晚輩已餓了好幾天了……」

崔一山道：「老朽去找一找！」

管一見把手掌放在謝俊的「靈台穴」上，緩緩把眞氣渡入他體內，謝俊精神稍爲一震，便道：「那天祝兄因逾時未至，家父大急，所以晚輩帶了三個人出城去找。不料到了南城門，仍不見人影，一怒之下便率衆南下，打算找不到他，也要到常州問個究竟！」

他吸了一口氣，續道：「不料馳了二三十里，忽然路旁樹上躍下五六個幪面人，一言不發便揮動武器攻來，晚輩等只得奮刀抵抗！

「但對方不但人數佔優，而且武功高強，我隨從雖都也有一身武功，但數十招之後，便先後被殺死了，最後晚輩也被人制住，接着樹林內駛出一輛馬車，一個幪面人點了晚輩『暈穴』，晚輩便不醒人事了……

「但晚輩醒來時，却是在一間密室內，估計是被他們用馬車馱了回來，那密室伸手不見五指，也不知在什麽地方。他們每日灌晚輩吃飯喝水，任晚輩如何問他們，他們都不開口，晚輩要想跟他們拚命，身上又被制住了軟穴，只得任人宰割！」

說至此，謝俊不禁嘆了一口氣，想來他生長在大富之家，今生只怕未曾吃過一絲苦頭，如何受得了這種折磨，管一見瞄了他一眼，道：「後來又如何？」

謝俊咬牙道：「晚輩吃、睡、大小兩便都在那間密室，也不知過了多少日子，只恨不得碰壁自殺！唉……前兩天，他們忽然點了晚輩的暈穴，接着晚輩便在這裏了！」

沈鷹道：「那些幪面人有何特徵？」

謝俊抓抓頭皮，道：「他們的身裁都十分普通……啊，晚輩記起了，那天截殺晚輩的幪面人，其中有一個他的手掌少了半截手指……」

管一見急問：「是左手還是右手？那一隻手指？」

「嗯，好像是左掌……對，是左掌……嗯，不是姆指，也不是小指……哎，我怎地連這個也記不起來？」

「你再想一想！」

謝俊想了好一陣才道：「好像是中指少了一節指節……不過晚輩不敢肯定！」

「除此之外，尚有什麽？」沈鷹問道：「你被困的那個密室，離此有多遠？」

「那裏密不露風，晚輩如何知道？」

「既然如此，你又如何知道兩天前被人制住暈穴的？」

謝俊一怔，說道：「到底是不是兩天前，晚輩也不敢肯定，因爲晚輩曾經醒過一次，那時天還未暗，周圍好像有不少人聲……」

管一見一喜。「既然如此，你一定知道那是什麽地方，因爲你知道天未黑，證明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

謝俊搖搖頭。「可惜晚輩不知道！窗櫺上糊着白紙，只能知道天未黑，却看不到外面，但房内佈置却甚華麗！聽人聲及看屋子的格局，那似乎是一座大院！可惜當晚輩要下床出去看看時，門便開了，走進一個幪面人來，又點了晚輩的暈穴！」

管一見道：「當時你穴道已解，爲何不反抗？」

謝俊臉上一紅，道：「晚輩怎不想反抗？無奈一來氣血未暢，二來餓軟了手脚，不是人家的對手！」

說至此，崔一山已回來了，只見他用碗盛着清水，遞與謝俊，道：「老朽找遍全屋，不見有吃的東西，只有清水！」

謝俊雙手接來立即低頭急喝，崔一山又道：「老鷹，剛才我四處看過，屋内頗爲荒凉，看來祝家搬家已有好幾天了！」

謝俊一怔，問道：「恩公，此處是什麽地方？」

「祝家！」沈鷹道：「常州祝家！」

謝俊幾乎被水嗆着，沈鷹道：「此際不但此屋已無人，而且祝景昇事後也被人殺死了！」

謝俊把碗放在地上，問道：「恩公，你們既然是家父請來調查晚輩失踪的原因，未知現在調查有了結果沒有？」

管一見輕哼一聲：「若有結果，剛才還用得着問你麽？」

謝俊訕訕一笑，道：「請問三位高姓大名？」

「暫時你無須知道，」沈鷹道：「房内有床，你上床休息一下吧，咱們還要在這裏搜查一下！」

謝俊忙道：「恩公，晚輩不睡！」話音一落，冷不防管一見已一指戮了他的「黑甜穴」，同時把他抱起放在床上。

崔一山喟然道：「那些人既然把謝俊擄走，爲何又把他送來此處？當眞令人難解！」

管一見道：「這一點老夫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沈鷹道：「除非是對方本來有意在此結果謝俊的性命，然後嫁禍于祝家！」一頓又道：「但是如此，老夫又不明了，因爲依這個推測，幕後人的目的豈不是要對付祝家？這與咱們先前推測便不符了！」

管一見道：「老夫始終認爲他們要對付的是咱們兩個！」

沈鷹嘆息道：「如此連老夫也不明白了！」

崔一山有點担心地道：「老朽實在爲你們担心了！時間如此緊迫，而謎團又一個接着一個，好像揭不盡似的，那裏趕得及？」

管一見懊喪地道：「老夫何嘗不知，不過，唉！」

沈鷹却道：「如今咱們最要緊的是把時間這兩個字忘掉！否則思路將更加閉塞，又怎能揭開眞相？」

「話雖如此，終究不能坐以待斃！」

管一見話音一落，立即引起同感，三人同時陷於沉思。過了一陣，只見沈鷹道：「有了！老管，你跟老夫出去一趟！崔老弟，請你留在這裏，若有人來，請發嘯示警，老夫兩人立即趕來！」

崔一山剛一怔，尚未定過神來，沈鷹與管一見已飛身離去了。

黑暗已過去，天上露出一絲灰濛濛的光綫，看樣子好像又要下雪了。

冒險入虎穴

雪未下，街上已有行人，食物館與雜貨店也紛紛開門。

管一見轉頭向沈鷹。「老鷹，你要帶老夫去那裏？」

「去找葛雄！」

「葛雄？葛雄是誰？」

「他是本府的仵工，也是本府的第一名驗屍好手！」沈鷹道：「祝景昇的屍體便是由他檢驗的！當時他提出好幾點疑點，老夫想再找他談一下！」

管一見問道：「他住在那裏？」

沈鷹雙脚一住，喃喃地道：「若在平時，到衙門内問一問便可解決，但如今……咦，說曹操，曹操便來了！」

只見前面走來一個老頭，有點憔悴，又像尚未睡醒般，脚步虛浮，沈鷹立即迎了上去，叫道：「葛老！」

葛雄雙眼一睜，道：「老哥是誰？」

沈鷹道：「小弟有一件事請教你，請你借一步說話！」他恐對方害怕，忙又道：「呶，就到前面那爿茶居如何？」

葛雄心想茶居內人多，而且掌櫃和小二與自己都相識，料對方不敢在那裏對自己不利，便答應了。

到了茶居，小二立即招呼他們到一張靠角落的座頭坐下，管一見叫了些糕餅。

葛雄道：「老哥，你我素昧平生，有話請說吧！」

沈鷹傳音道：「老夫現在便告訴你我的姓名，但請你不可聲張！」

葛雄只覺耳朶痕痕癢癢，心頭有點奇怪，但也沒多問，只點點頭。沈鷹道：「老夫便是沈鷹！」

葛雄「啊」地一聲，問道：「神……你怎地扮成這個樣子？」

「這一點你暫時別問！老夫想問你一件事，便是有關祝景昇的屍體的那個疑點，不知你想通了沒有？」

葛雄精神倏地一振，伸頸低頭道：「卑職已想出來啦，正想告訴你，却不知你去了那裏！」

沈鷹大喜。「快說來聽聽！」

「那幾個疑點其實很簡單！便是死者根本不是祝景昇！」葛雄話音不由自主提高了些。

「輕一點！」沈鷹心頭怦怦亂跳。「你憑什麽作此判斷？」

葛雄吸了口氣，抑住心頭的狂喜壓低喉管道：「起初卑職也不知道，爲此困擾了幾日，後來路過城隍廟才猛地發覺……」

管一見忍不住截口問道：「這事跟城隍廟有何關係？」

葛雄輕呷了一口茶，潤一潤喉，然後續道：「本城城隍廟外一向有個獨臂乞丐在那裏『擺地攤』，那日卑職經過，才猛地發覺已有好幾天沒有見到他了！」

沈鷹心跳更速，喃喃地道：「獨臂乞丐……」

「後來卑職入廟問廟祝，據說那乞丐十一月廿九日起便不見了！」

「十一月廿九日？」沈鷹吸了一口氣。「那天老夫正好到常州！」

「是故卑職推測那獨臂乞丐實際是在十一月廿八日便被人擄了然後殺掉！」

沈鷹脫口道：「不錯，身裁既然差不多，首級又不見了，再在斷臂上吃上一刀，便神不知鬼不覺了！但兩個傷口的情况爲何不同？」

葛雄又呷了一口茶。「下手之人，對這方面不了解，所以只把斷臂外皮斷掉！却不知裏面的筋骨長期不正常，已有萎縮的現象！神……若不是如此，又怎能解釋當時偌大的一座祝家莊，爲何沒一個人聽到打鬪聲？」

沈鷹點點頭，「你推測得不錯！一定是如此！」

葛雄臉上露出得意之色。「其實當時卑職尚發現另一個疑點，便是死者的皮膚頗爲粗糙，這絕非祝景昇這種少爺該有的現象，卑職本想向您回報，却又怕他練武時是赤着身子的，所以不敢肯定！」

「老夫也想起了，確是如此！練武雖有人赤着身子，但一般只是赤着上身，斷沒有人全身精赤來練武，但屍體的大腿皮膚確是十分粗糙！」

葛雄道：「這乞丐頗有一套，常騙得那些善男信女的施捨，生活倒也不愁！依卑職之見，祝公子大概只是被人擄去而已，一定還未死，若已是死了，對方便不必佈下假屍來騙人！」

沈鷹點點頭，問道：「祝千秋幾時搬家的？」

葛雄道：「聽說他要離開這傷心地，所以在葬了『祝景昇』的第三日便舉家搬走，說過一年半載再回來，也不知道去了何方！」

管一見心頭一跳，問道：「祝家人口不少，怎會沒人知悉去了那裏？」

葛雄抓抓頭皮。「這件事卑職沒去調查，只知他們向南走。還有一點奇怪之處，按說祝景昇是祝千秋的命根子，他該風光大葬才是，但葬禮却極其簡單，連到賀的親友也極少，這便自側面證明了卑職的看法！不過，祝千秋既然知道死的不是自

己的兒子，他又爲什麽要擧家搬走？這就令人難解了！」

沈鷹不想再跟他討論下去，忙岔開話題。「葛老，老夫有一件事求你，望你能助老夫一臂之力，需要花費多少錢，但憑你開個價來！」

「大……請別這樣說，折殺卑職了！卑職盡力爲您老人家辦事就是！」

「這事其實很簡單，老夫想請你替我查一查祝千秋搬去何處！中午，咱們在醉八仙酒樓見面！」說着取出一張五百兩的銀票來，道：「這張銀票你取去，若是不够的話，將來老夫必還與你！」

葛雄道：「能爲您辦事，是卑職莫大的榮幸，這錢請你收起吧！」

沈鷹道：「也許調查時需要費用，你替老夫保管一下吧！」

葛雄這才收下。「不知祝家犯了什麽事，要您這樣對待他！」

「唉，一言難盡！葛老，今日老夫與你交談的事，千萬不可告知任何人！」

「卑職知道！」

沈鷹叫店小二包了一包糕餅，又付了帳才離店去祝家。

× × ×

囘到祝家，管一見解開謝俊的穴道，把糕餅拿了出來，謝俊狼吞虎嚥，狀甚狼狽，崔一山淺嚐即止，把餘下的都推給謝俊。

管一見道：「現在巳證明祝景昇未死，今晨你的推測又落空了！」

沈鷹道：「咱們先總結一下，第一，祝景昇未死，而他父親也知道內情；第二，祝景昇與小媚本是舊相識，小媚混入天香院，以及故意假裝是初次相識，並要謝俊插手其中，證明全是他們的一種手段，第三，這些手段都是爲了引咱們出來的，第四，朱虹鋒與朱鴻楓極可能便是一個人，他的出現只是爲了陷咱們於萬刧不復之境……」

管一見道：「可惜咱們沒有時間去調查，譚玨是在何時收他作義子的！」

崔一山插腔道：「老夫有個感覺，小媚極可能是自己『失踪』的！」

此言一出，三人都有強烈的反應，謝俊「啊！」的一聲驚呼出口，隨即嗆咳起來，沈鷹與管一見則一齊拍腿叫道：「有理！」

謝俊拭去眼淚水，問道：「她爲何要自行失踪？莫非她不想嫁與祝景昇？」

管一見不理他，續道：「小媚在謝家已住了不少日子，對謝家的路徑以及防衛情況，必巳瞭如指掌，是故她要離開謝家料無困難！」

沈鷹道：「小媚自然不是不想嫁給祝景昇，說不定他們如今巳經成親！這樣做自是他們的計劃！」

謝俊咬牙道：「如此說來，這一切都是他佈置的了！當眞可恨可怒！」

管一見道：「小媚與祝景昇才是個關鍵的人物，至於朱虹鋒則只是個被利用的傀儡而巳！只不知譚玨……」

沈鷹忙用眼色止住他，道：「現在總算巳澄清了幾個問題，剩下的只是找出幕後人而巳！」

崔一山道：「問題是時間，不知是否能趕得及！」

管一見道：「尚有一個問題，穆揚鐵到底在這件案子內，扮演的是什麽角色？他到底知不知情？」

沈鷹心頭一動，向管一見點點頭，心中想說：「假如穆揚鐵是知情者，那麽這幕後人便顯然是……了！但咱們與他一向無來往，他爲何要設計禍陷自己？」

崔一山道：「你們忘記了葛根生他們了！」

「不錯，這也是了解幕後人的一個重要的綫索！」

管一見這句話聽得崔一山及謝俊莫名其妙，但沈鷹却心頭雪亮。

說話間，日頭巳近午，沈鷹以「傳音入密」向崔一山道：「崔老弟，你帶這小子去酒家吃飯，飯後再來此處，老夫有些事不想讓他知道！」

崔一山會意，立即携謝俊離開。沈鷹道：「現在只希望葛雄能爲咱們帶來好消息！」

× × ×

葛雄果然不負所托，帶來了好消息。衙門內有個衙差上月向鄉省親，銷假囘來時在路上發現祝家的人向丹徒前進。祝家的人全都坐在大馬車內，只有幾個護院以及僱來的保鏢守衛在車隊中。那衙差在常州巳有多年，認得祝家的護院。

沈鷹與管一見神情一震，道：「如此說來，祝家並非南下而是北上了！」

葛雄道：「南下可能只是個幌子，據卑職所悉，祝公子的姨丈也即是蔡大人的原籍，是在丹徒！」

沈鷹道：「多謝你葛老！這件事異常重要，你千萬不可對人洩露一句，否則生命有危！」

葛雄唯唯諾諾，不敢多問，沈鷹與管一見立即結帳囘去。到了祝家莊，崔一山與謝俊也巳囘來了，管一見立即取出易容藥，替謝俊易容，而崔一山也改了裝束。

四人出了祝家莊，恐停放在城外的馬匹巳被人偷走，又在城內買了四匹健馬，然後火速自北城門馳去。

丹徒離常州只有百餘里路，雖不是大地方，但一來是鎮江府的首邑，二來地處要衝，是故還頗爲繁盛。常州與丹徒兩地交往甚繁，因此路上行人極衆，迫得沈鷹等人未能盡情馳騁。

到了丹徒城，巳是起更時分，四人棄騎入城，謝俊道：「晚輩知道祝景昇姨丈家在何處！」

「快帶路！」管一見右手抓住他的左臂，展開輕功向前馳去。

不久便到了一座府邸之前，謝俊道：「便是這裏了！」

沈鷹抬頭一望，輕聲道：「圍牆內有燈光，裏面一定戒備森嚴，要混進去可不容易！」

管一見沉吟了一陣，道：「這便得看謝俊肯否冒險一下！」

謝俊忙說道：「未知恩公要晚輩如何做？」

「你跟崔老弟去拍門，門開之後，便如此如此……」

崔一山道：「不要緊，凡事有老朽替你撐腰，諒他們也不敢對你如何！」

沈鷹道：「何況尚有老夫兩人！」

謝俊道：「好吧，爲了出這口氣，少爺便跟他們拚一拚！」

崔一山一豎拇指，道：「有志氣！」

沈鷹說道：「且慢，你們過了一盞茶後才上前拍門，老夫等這才可以自旁混進去！」

管一見忽也道：「且慢！」雙眼在崔一山及謝俊臉上端詳起來，「你們兩人對換一下！」

謝俊一怔，問道：「如何對換？」

管一見道：「老夫把你變成崔一山，把崔老弟變成謝俊，這樣危險性便可減少了！」

崔一山道：「好，反正咱倆身裁差不多！」

管一見立即把他們帶到一棟石屋的屋頂，替他們互易起來，管一見一對手和一雙眼睛，在黑暗中仍能發揮神奇的功效，不久亮起火摺子核對一下，兩人都笑出來，管一見又動手替他們修改一些小地方，謝俊幾曾見過這種神技，不禁嘆爲觀止。

弄好一切，沈鷹與管一見便向蔡府後邊飛去，過了一盞茶工夫，崔一山與謝俊走前拍起門來。

門內有人喝問：「誰呀？」

謝俊叫道：「在下是揚州謝俊，特來找祝公子！」

門內道：「祝公子在常州，你爲何來此找尋？」

謝俊道：「常州人說祝家巳搬來了府上。」

「胡說！快走！」

「不是胡說，祝家來此時，路上讓常州的衙差看見，祝公子在此斷然沒錯！」

「你又說笑了，祝公子巳死，常州人人知道，他們沒有告訴你麽？」

「衙門內巳查出死的不是祝公子，而是在城隍廟外擺地攤的獨臂乞丐！」

門內忽然默然，崔一山模仿謝俊的聲音道：「祝兄不肯見在下也不要緊，但在下只不過想見見祝老爺，有些事要向他交代一下！」

裏面有人道：「等一等！」似乎是商量。又有人道：「外面尚有一人是誰？」

崔一山恢復本來的聲音道：「老夫是中州崔一山！」

謝俊道：「前些時在下被一批幪面人搶走，幸得崔大俠去常州救下在下，在下請他陪我來此的！」

裏面又傳來一陣喁喁細語，崔一山伸手抓住謝俊的後衣帶，雙脚一蹬，輕喝一聲：「起！」兩人便越牆而入！

只見圍牆內是座庭院，庭院有樹有花，人影幢幢，兩人一落地，那些護院立即大聲叱喝：「是誰？站住！」

崔一山模仿謝俊的聲音：「你們既然不肯通報，在下只好硬闖了！」

護院們喝道：「姓謝的，此處不是揚州，不是你撒野之地，你敢胡來莫怪咱們無情！」

崔一山道：「笑話！在下以禮求見，是你們迫咱的！要動手，難道少爺會怕你們不成！」

話音一落，崔一山倏地抽出一柄長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刺倒一個護院。

這一來，蔡府的護院，不由嘩然大叫，也紛紛抽出兵器來，有的更是破口大罵起來，圍牆內的情景有點混亂，謝俊見這情景，有點吃驚，忙壓低喉嚨道：「謝公子，千萬勿魯莽！」

幸而此刻，內堂奔出一個中年漢子，喝道：「弟兄們別吵，齊總管謂祝老爺有令，請謝公子入內堂相見！」

崔一山輕輕踢謝俊一下，謝俊道：「老朽也要進去！」

那中年漢子有點猶疑，崔一山忙道：「沒有崔大俠在場，少爺不去！少爺一個人怎能對付你們這許多人！」

那中年漢子目光閃過一絲狡黠之色，故意裝出一副爲難的樣子，道：「好吧，但請兩位規矩一點！祝老爺年紀老邁，受不得驚恐，萬一發生了什麽意外，在下可担當不起！」

崔一山道：「你們若好言相向，少爺又怎會不規矩！」

那中年漢子喝道：「弟兄們繼續巡邏，兩位請跟在下進去！」

中年漢子接過一盞紙燈在前引路，也不知穿過了多少庭院，才到達內堂的一座小廳。

小廳中間放着一張太師椅，兩旁鈎着錦帳，廳內擺放着椅几，中年漢子道：「兩位請坐。」揚聲向內叫道：「揚州謝少爺及中州崔大俠駕到！」

崔一山雙眼不斷向四周打量，覺得帳後似乎埋伏着不少人，心中暗暗戒備。

不久，裏面便傳來一陣步履聲，接着但見幾個壯漢擁着一個老頭走來，謝俊輕輕在崔一山後腰一揑，崔一山忙長身行禮道：「晚輩拜見祝伯伯！」

謝俊却抱拳說道：「崔一山見過祝老爺子！」

祝千秋神色有點不安，顫巍巍地往椅上一坐，道：「兩位免禮！不知兩位來此有何見敎？」

崔一山道：「關於令媳之事，晚輩要向伯伯致謙，這事實是寒舍守護不周，才讓令媳婦臨陣逃脫！」

祝千秋臉色一變，道：「賢侄說什麽話來？小媳臨陣逃脫？呵呵，眞敎老夫難以明白！」

崔一山道：「伯伯何必明知故問？至於祝兄被殺之事……唉，不提也罷，此事常州全知道巳經查實那具屍體實是一個獨臂乞丐，與祝兄無關！」

祝千秋臉色又是一變，笑道：「賢侄你胡說什麽？難道老夫連自己的兒子也會認錯？」

崔一山聽出他笑聲有異，簡直似哭，當下冷笑一聲：「伯伯不是認錯，而是有意圓謊！」

祝千秋臉色一沉，道：「賢侄今夜來此，便是爲了跟老夫談這件事麽？」

「何止要談這件事？小媚根本與祝兄是舊相識，而小媚又是自動失踪，祝兄也未死，這分明是一個要陷晚輩的陰謀！」

崔一山滿面怒容地道：「晚輩雖然被他抓去，僥倖能脫險，但若非崔大俠相救，只怕晚輩早巳罹難！晚輩今日來此，便是要向你們討個公道！」

祝千秋身子如篩米般，不斷道：「簡

直胡說八道，那有這種事？」

崔一山道：「晚輩也不與你爲難，你叫令郎出來與我對質吧？否則晚輩告到官府上，大家臉上不好看，晚輩自信對他不錯，他却來害我，晚輩若不親耳聽他解釋，又如何能甘心！」

祝千秋背後一個壯漢喝道：「謝俊！祝少爺屍骨已寒，你要見他，莫非想到地府內去！」

崔一山道：「在下的確有意到地府一行，可惜到地府內，可找不到他！嘿，你這樣說是什麽意思？莫非要殺人滅口！」

帳後忽然有人道：「謝少爺，你脫險之後，回過家沒有？怎不跟你父母先商量一下才來？」

崔一山想了一下對方的用意，便心頭雪亮，當下故意道：「這件事是在下跟祝景昇之間的問題，跟家父母有何關係？家父他老人家對在下撮合祝景昇的婚姻，已甚不高興，我又怎會再去麻煩他！」

帳後那人哈哈大笑，道：「那你就錯了！」

崔一山道：「還未錯！」忽然抽出劍來，長身向祝千秋射去！

祝千秋驚呼一聲，幾乎暈厥過去，幸而他背後那幾個壯漢立即抽刀護在祝千秋之前，喝道：「好啊！姓謝的，你竟敢來此撒野，可知道這是什麽地方麽？你要找死，可勿怪咱們！」

話音未落，崔一山長劍如激龍騰浪，只見劍芒點點，一口氣攻了十三招，「噹！」一個壯漢的單刀已經應聲落地！

崔一山一招得手，更不打話，左掌一挽，拍出一股凌厲的掌風！

另一個壯漢立即橫在祝千秋之前，翻掌相迎！

「蓬！」兩掌相觸，那壯漢猛追三步，後背貼在祝千秋身上！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疾如白駒過隙，直至此時，那個引崔一山入來的中年漢才猛地醒起，連忙抽出鋼刀劈向崔一山的後腰！

與此同時，帳後奔出一個五十多歲，蓄着短鬚的漢子，雙掌如山，拍向崔一山。崔一山面對兩大高手，不敢大意，橫擋幾尺，長劍擋開鋼刀！

說時遲，那時快，短鬚漢子第二掌又到！

謝俊喝道：「倚多爲勝，算是什麽好漢？待崔某領敎一下！」長身欲抽劍。

崔一山知他不濟，急道：「崔大俠，此是晚輩與祝家的事，請你勿動手！」

謝俊樂得收步，崔一山連閃五招之後，倏地一個倒飛，長劍忽然反手刺出！

只聽「嗤」的一聲，長劍刺穿錦帳，突入兩尺，帳後立時傳來一個叫聲：「此人不是謝俊！殺了他！」

崔一山右掌接下短鬚漢子的一掌，他內力比對方稍高一籌，那短鬚漢子退了一步，恰好擋住中年漢子的去路！

崔一山趁這良機，右臂一掄，又一道裂帛聲響起，那幅錦帳，已被絞落！

錦帳一落，帳後那人再無所掩飾，立即露出形來，崔一山眼光一瞥，却是個眉目清秀的青年。

只聽得謝俊大叫一聲：「他便是祝景昇！」

那人果然是祝景昇！只見他嘴角噙笑，道：「你才是眞正的謝俊，謝兄，這事情勿怪小弟，只要你們束手受縛，小弟答應你們不損你們一根毫毛！」

謝俊大怒，喝道：「祝景昇，枉我視你如兄弟，你却設計害我，今日還有何話好說！」說罷仗劍衝了上去。

祝景昇好整以暇地抽出佩劍，道：「要小弟動手，若是傷着你，可勿怪我！」

「怪你娘的屁！」謝俊仗着滿腔怒火，胆氣又壯，也沒想到後果，揮劍衝前。

崔一山忙道：「你給老夫站住！」他以一敵二，時間一久終於逐漸落在下風。

祝景昇臉色一沉，道：「齊總管，請叫人來助，今日事情既然敗露，只好一不做二不休了！」

那個短鬚漢子立即發出一道尖嘯。

最後一個謎

嘯聲一起，蔡府的護院未至，樑上已飛下兩道人影。高大那人飛起一脚，踢飛中年漢子，另一個身裁較矮小的，却撲向祝景昇！

變生肘腋，祝景昇又驚又怒，喝道：「你們是誰？」

那兩人不吭一聲，高大身裁的踢倒中年漢子之後，立即撲向祝千秋，原來此兩人正是沈鷹與管一見！

祝千秋身旁的幾個壯漢拚命守衛着祝千秋，但沈鷹此刻立意要擒下祝千秋，迫使祝景昇供出內情，下手自不留情，只四五個回合，一個壯漢已被沈鷹一掌震開！

剩下的兩個壯漢，魂飛魄散，却仍不退避，只不停地催促祝千秋退向後堂。

崔一山因其中一個對手被沈鷹踢傷，是故劍上威力大盛，立即扳回劣勢。

管一見以爲祝景昇是個後生小子，武功造詣有限，還不是手到擒來？不料接戰之後，才知道祝景昇並不容易對付。

祝景昇的劍法兼具快、靈、穩、密之長，管一見的攻勢每爲其所封，鬥了五六十招，管一見才看出其武功路子，不由詫聲問道：「你是嵩陽派弟子還是靈蛇敎弟子？」

祝景昇哈哈一笑，說道：「兩派都不是！你如今知道少爺的厲害了吧？還不速速就擒？」

管一見冷哼一聲，不再打話，不過却肯定祝景昇必定學過嵩陽派的伏魔劍法，也學過靈蛇敎的白蛇劍法。

此際，在圍牆附近巡邏守衛的護院，聞到齊總管的喝聲，都紛紛趕回來助戰，廳上的情景登時大亂！

崔一山怕謝俊有失，忙叫他在自己旁邊，以便兼顧，謝俊的劍法甚雜，都是家內的護院所敎，可惜博而不精，更兼欠缺臨敵經驗，接戰不久便手忙脚亂，十成功力發揮不出一半，幸而崔一山不時替他解圍，才免于難！

沈鷹雙掌如山，把祝千秋入內堂的去路封住，祝老爺子幾曾歷過這種場面？只嚇得臉青唇白，身子如同篩米般，抖個不停，連叫聲也發不出來。

不一陣，沈鷹又踢倒了一個壯漢，剩下那一個色厲內荏地喝道：「你們竟敢得罪官眷，敢情是不想活命了，這事跟祝老爺可沒關係！」

沈鷹沉聲道：「他若叫祝景昇招供出來，咱們自不會與他爲難！」

話音一落，「噗」地一聲，那壯漢已着了一掌，但仍咬牙苦撐，不退一步，幸而須臾，外面那些護院趕至，形勢才告扭轉！

衆護院立即叫祝千秋入內堂暫避，祝千秋這才如夢初醒，顫巍巍爬下太師椅，連爬帶滾向內堂奔去。

沈鷹見計不得逞，猛地長嘯一聲，探掌迫退兩個護院，望祝景昇迫去。

祝景昇力敵管一見，憑着一股驍勇之氣，及仗着兵器之利，在一百回合之內，尚能勉強打成平手，時間一長，管一見摸清其武功路子，攻勢突盛，祝景昇便落在下風。

再過數十招，祝景昇只有招架之力，而無反攻之能，那些護院見祝千秋之危已解，又向管一見攻去，不料沈鷹比他們還快一步，攔在管一見身邊，替其擋架退兵，口中喝道：「快！」

崔一山那邊也因對方不斷增加人手，形勢甚劣，謝俊已受了幾處淺傷，就是崔一山一件長衫也多處破裂！

此刻雙方各自爭取時間，希望能比對手先一步控制局面，是以場面更加激烈。

猛地聽管一見大喝一聲：「着！」

這一喝頗有佛門「獅子吼」之效，震得全場之人，全皆一呆　而面對管一見的祝景昇，情況便更甚了，只覺雙耳疼痛無比，心神一分，手脚不由稍慢，就在此刻，管一見的右掌拍開他的長劍，右手食中兩指駢起如戟，在他脅下連點兩指！

「噹！」祝景昇長劍落地，管一見五指一落，抓住他衣襟，順勢扯來，左掌虛按在他頭頂上，喝道：「都給我停手！」

蔡府的護院見狀只得收招退後，齊總管喝道：「祝公子是蔡夫人的表弟，你們下手之前，可得先考慮一下後果！」

沈鷹道：「要老夫考慮後果，也得你們合作，若惹火了老夫的話，便把他宰了又怎地？叫蔡大人來找咱們算帳好了！」

他一硬，齊總管等人態度反而軟了，色厲內荏地道：「你們要咱們如何合作？還有，要咱們合作，也得把名見告！」

沈鷹略一沉吟，道：「老夫是古逸飄，因好友沈鷹和管一見被你們陷害，如今落在譚王之手，要是祝公子肯將實情供出來的話，咱們自然不會難爲他！」

齊總管嘿嘿笑道：「如此，豈不輪到祝公子陷于絕境？」

管一見道：「現在他何嘗不是陷于絕境！」

崔一山道：「老古，祝景昇的劍法跟小弟在常州祝家遇到的那幪面人一樣！」

謝俊怒道：「果然是他這個小賊！」

衆護院無言以對，不料祝景昇反而神色泰然，反向管一見問：「你又是誰？」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道：「老夫是彭全書！」

齊總管一怔，問道：「龍鳳筆彭全書？你怎會出來淌這渾水？」

管一見道：「因爲管一見是彭某少數的朋友之一，彭某恰好來此，聽見崔大俠提及此事，又怎能不爲朋友盡一分棉力！」（有關彭全書的事跡，請閱本故事集之「筆筆恩仇了未情」。）

祝景昇又問崔一山：「崔大俠爲何會到常州？」

「因爲老夫一直與沈鷹在一起，直至他落在譚王手中之前！這件事，他在失事之前，曾經告訴老夫。如今他不幸被你陷害，老夫當然要爲他洗脫寃情！」

祝景昇道：「三位義感動天，使晚輩十分感動……」

管一見厲聲道：「少再廢話，你到底說不說？你若敢說一句不字，咱們唯有拿你來爲沈鷹和管一見陪葬！」

他說得聲厲色嚴，祝景昇心頭一顫，臉上昇起一絲驚恐之意，但仍緊緊咬着牙齦不語。

管一見又說道：「老夫數十聲，你若仍不招供，便一掌斃了你！一……二……三……」

三字聲音剛落，只聽內堂傳來一道清脆的聲音：「掌下留人！」

須臾，內堂走出一老一少兩個人來，老的便是祝千秋，少是却是一個眉目清秀，五官姣好的少女。

謝俊失聲叫道：「小媚！你是若蘭妹子！」

小媚嫣然一笑，道：「我雖不願做謝金城的乾女兒，但念在此事曾對你不起，便仍尊你一聲三哥吧！」

謝俊冷冷地道：「不敢！謝某豈敢做你三哥，你們害不死我，謝某已感激不盡！哼，你終於承認擄走少爺了麽？」

小媚轉頭望向管一見，道：「彭大俠，請你放了晚輩的未婚夫吧！」

管一見冷冷地道：「彭某不是大俠，做事任憑好惡，這種拍馬屁的話，還是少說爲要！」

小媚臉上一紅，道：「如此請問彭壯士意欲何爲？」

管一見道：「你何必明知故問？你們爲何要設計陷害管一見和沈鷹？」

沈鷹問道：「你眞名叫什麽？」

小媚道：「賤妾本名徐小姿，是靈蛇敎的掌敎弟子！」

「難怪！」管一見道：「那塊絲帕是朱虹鋒交給你的吧？那兩個媒婆是你下手殺的吧？」

徐小姿道：「不錯！晚輩承認媒婆是我殺的，絲帕是我故意留下的，謝俊也是我們擄走的，昇哥的替身也是那個獨臂乞丐……」

「彭某只想知道你們爲何要陷害沈鷹和管一見？難道你們跟他倆有解不開的寃仇？」

徐小姿說道：「咱們與他倆是無寃無仇……」

崔一山道：「既然如此，莫非是開玩笑？」

祝景昇道：「這件事像是開玩笑麽？我想知道，你們爲何會查到此處？」

崔一山道：「這是沈鷹與管一見分析與崔某聽的，他一早已料到這件事實是個絕大的陰謀，這陰謀其實要對付的不是謝祝兩家，而是他倆，在此事件之中，你們

一對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也是本案的關鍵，並說只要抓到你們，此案便破！」

「好厲害的沈鷹！好厲害的管一見！」祝景昇喃喃地道：「可惜，可惜，可惜……」

管一見問道：「可惜什麼？」

「可惜，我絕不會告訴你們！」

管一見變眼一瞪，道：「難道你不怕老子會殺死你？」

「你若要殺我，早就下手了！」祝景昇神色仍鎮定。「假如你們殺了我，又怎能為沈管兩位洗脫冤情？」

管一見心頭一懍，臉上仍平靜如舊。「老子辦事向來只求心安，我已為管一見盡了力，若未能成功，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殺了你豈不是省事得多？」

彭全書在江湖上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但他的為人却膾炙人口，按傳說中有關他的性格舉止，不顧一切殺人，可不奇怪。

徐小姿花容一變，道：「且慢，賤妾告訴你便是！」

祝景昇叫道：「姿妹！你要陷我祝家於萬劫不復之地乎！」

祝千秋也忙說道：「請為昇兒前途着想！」

徐小姿粉臉雪白，道：「但他們假如不顧一切……昇哥的生命便……」

祝千秋道：「你莫忘了咱家的背景！洩了秘密，一家大小可沒處安身！」

沈鷹和管一見身子均是一震　暗中揣摸這句話的含意，一時間都沒有作聲。

徐小姿問道：「請三位放了昇哥吧！反正這事與三位又沒關係！」

沈鷹冷笑一聲。「徐姑娘把朋友這兩個字的份量，看得太輕了！豈不聞江湖上有句名言：『為朋友兩脇插刀，眉頭不皺一下』麼？」

祝千秋道：「你們武功雖然高強，但自信能逃出此莊麼？」

管一見放眼一看，見四周都是黑壓壓的人羣，其中還不乏武功高強之輩，不由暗吃一驚，不知蔡府怎地會有這許多高手。但他仍不認輸，冷冷地道：「武人死在刀劍之下，乃閒常事而已！令郎的命可比咱們值錢得多！」

謝俊大聲道：「不錯！咱們殺了祝景昇，還可再殺幾個人，連本帶利都可賺回來了！」

祝千秋道：「你們為的只是要救沈鷹與管一見而已，如今大可把犬子交與譚王，讓他與沈管兩個對證！假如此事是犬子主使的，譚王自會徵罰他，而放掉沈管，假如不是的話，千歲也自有定奪！」

崔一山說道：「你肯讓他跟咱們離開嗎？」

祝千秋道：「如今也只好搏一下了，希望三位不可濫殺無辜！將來老朽必有所謝！」

徐小姿道：「伯伯……」

祝千秋揮手道：「別多言，你們準備為少爺辦婚事吧！」說着轉入後堂。

齊總管道：「諸位請吧！假如四位對祝公子有無禮之處，將來官家及咱們必不放過你們！」

管一見冷哼一聲，四人出了蔡府之後，沈鷹點了祝景昇的暈穴，崔一山伸手把其抱起，抬頭一望，天色已將放亮。

沈鷹道：「如今總算已查清一切！」

管一見說道：「不錯！聽祝千秋之言，最後一個謎，總算是解開，幕後人必是譚王！只不知他跟咱們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

沈鷹却道：「現在最要緊的是趕在譚王到京之前，攔住他！」

崔一山道：「正是，咱們快出城找馬吧！」

最後一戰

沈鷹等過江之後，便馬不停蹄向西北進發，為了趕路，一路上幾乎不曾合過眼，沿途不斷更換坐騎。

這一天，趕至淮南城，沈鷹立即停馬，到自己的「行宮」打探消息。

在淮南「行宮」負責的是一個叫胡豪的老頭，他在沈鷹麾下已近二十年，以前是淮南的捕頭。

當衆人到「行宮」時，沈鷹立即問胡豪：「可有譚王的消息？」

胡豪道：「有有，消息已來了兩天，屬下已發出信鴿到揚州通知您了，想不到你已到了！」他吸了一口氣，續道：「消息說譚王爺到了徐州時，突然兵分兩路，一路走向高丘，一路走向濟寧！」

沈鷹聽得一怔，脫口問道：「魯南濟寧城？」

「是！」胡豪續道：「商衞的信息還指出，走向商丘的隊伍較多，有好幾個譚王爺的親信！」

沈鷹沉吟了一下，又問：「蕭穆他們呢？」

「都坐在馬車之內，馬車有蓬，旁邊有不少官兵守護在側！」胡豪望了沈鷹一眼，問道：「頭兒，你看譚王爺及蕭穆等人是走那一條路？」

沈鷹道：「老夫料譚王會走大路，不會走小路，而且由徐州去濟寧須過江過湖，危險較多！」

胡豪問道：「頭兒準備何時起程？」

沈鷹估計再趕路，祝景昇及謝俊會體力不繼，便道：「明早再起程，你快去準備晚飯！」

胡豪走了之後，沈鷹立即招呼衆人入房，祝景昇及謝俊倒頭便睡，沈鷹把消息告訴管一見與崔一山，兩人也同意他的看法。

當下三人便盤膝坐在床上打坐調息，運行了五個周天，精神已恢復了不少，而晚飯也準備好了。

沈鷹忙叫醒祝景昇與謝俊，衆人飽餐一番，又洗了個澡才上床。雖說祝景昇在路上十分安份，但沈鷹仍然點了他的「黑甜穴」，謝俊本想回家，但沈管二人認為他是最佳的證人，自然要帶他上路！

一夜無事，次日一早，五人吃過早點，並帶了乾糧，同時胡豪又到馬市買了五匹馬，讓他們可以在路上換騎。

出了淮南，五人揮鞭策馬向商丘方向馳去。由淮南至商丘距離三四百里，五人日夜趕路，到次日日落之前，便入了商丘城。

沈鷹立即帶人上「行宮」，得知譚王爺去商丘時，衆官輪流做東，盤桓了三天

才上路，此刻與沈鷹等人只差日餘路程。

沈鷹問道：「他們走那一條路？」

那個手下道：「向安陽城進發。下午屬下收到安陽那方的信鴿，說他們還未到安陽！」

沈鷹精神一振，道：「你快去準備晚飯及替馬匹上料，馬匹上了料之後，便把牠們拉出城西，在外面那座樹林等老夫，老夫大約二更便出發！」

那手下道：「屬下找小成子帶馬出城找您就是！」

× × ×

越一日的中午，沈鷹等人已至安陽城，據所得的消息顯示，譚王爺今早才出發，往北直行。

衆人休息了一陣，便立即起程。日落之前，在邯鄲城外，便追上了譚王爺的馬車隊。沈鷹立即一指點了祝景昇的痲穴，崔一山連忙把他抱了過去。

沈鷹和管一見策馬飛前，攔在馬車隊之前。趙太極喝道：「大胆狂徒！你們可知這是誰的馬隊麼？」

沈鷹道：「在下若不知道，又怎會來此？請叫譚王爺出來！」

話音一落，衆人立即大聲怒罵起來：

「死囚，千歲爺尊號，是你叫得的麼？」

「無知小子，明知是千歲爺的車隊，還敢攔路，敢情是壽星公吃砒霜，嫌命長啦！」

趙太極止住手下的謾罵，拱手道：「請問兩位是何方神聖？」

沈鷹道：「在下乃古逸飄！此是彭全書，咱們來此並無惡意，只想拿一個人質來證明沈鷹及管一見是無辜的而已！」

趙太極道：「沈鷹和管一見是否無罪，自有千歲爺定奪，諸位既然無事，便請回去吧！」

沈鷹道：「你們看，此人是誰？」說着指一指抱着祝景昇策馬而上的崔一山。

趙太極道：「恕在下眼拙，不認識諸位！」

管一見忍不住道：「你連祝景昇也不認識？」

趙太極反問：「祝景昇是那一門派掌門人？」

沈鷹沉聲道：「閣下不必顧左右而言他，趕快請譚王爺出來，否則休怪咱們無禮！」

趙太極道：「休說譚王爺不在此處，就算在此，他也不會見你！」

沈鷹那裏肯信？當下冷笑一聲，道：「看來在下不想動手也不成了！」

趙太極臉色一變，隨即笑道：「要想動手？只怕你們也討不了好的去！」

「試過才知！」沈鷹自馬背上一飛而下，欺前一步，五指望對方臉門抓去！

趙太極不慌不忙地把頭一歪，不料沈鷹此招尚有後着，五指倏此一合，化爪為掌，急切對方的肩膊！

趙太極橫跨兩步，道：「得罪了！」雙掌一上一下，反推沈鷹胸腹！此時，沈鷹才發現他手上戴着一對幾乎與皮膚同色的手套，這手套不知是用什麼材料製成的，看來十分軟薄。

趙太極那一招看似十分平常，但所攻之處正是沈鷹空門，而且掌、臂、腰、腿，勁力充沛，湛湛然有猛虎推山之勢，沈鷹吃了一驚，不敢大意，左掌一翻，護在胸前，同時右臂回收，食指戟向對方手臂的「曲池穴」！

這一指也是攻敵之必救，趙太極馬步一退，右臂揚起，手掌合成虎口，望沈鷹右腕抓去！

二人一來一往，鬥了三十七招，竟是勢均力敵之勢，雙方俱佔不到一絲便宜。旁邊的管一見與崔一山，都大感意外。

再鬥了三四十招，沈鷹忽然問道：「原來你是被太極門逐出門牆，後來改投鷹爪門的趙圖雄，料不到現在又投去譚王帳下！」

趙太極臉色一變，不吭一聲，原來趙圖雄早年因犯了色戒被太極門掌門逐出門牆，後來雖然學了一身武藝，但仍為武人不齒，所以跑到江南，投靠譚王，譚王見他武藝高超，又不容於江湖，便大加重用，趙圖雄感恩投報，已成譚王的死士。

趙圖雄的手下對他似乎極具信心，只靜靜地站在一旁觀看，毫無以多取勝的意思。

眨眼間，兩人已互易了百餘招，沈鷹本來要比對方稍高一籌，只是一來他不敢取出烟杆應敵，以免被對方認出身份，二來連日來不停地趕路，饒得他內力深厚，精力也大不如前，是故雖然逐漸摸到對方拳掌的變化，但要想克敵制勝可不容易。

如今他更知道欲速則不達的道理，尤其太極門的功夫以防守嚴密見稱，是以仍採取拖延的戰術，希望對方在久戰之下，露出破綻，然後再給予致命的一擊。

管一見與崔一山也看出沈鷹的企圖，但趙圖雄同時亦惴出沈鷹的用意，是故守得甚為嚴密，絕不貪功冒進，戰況膠着。

過了二百招，沈鷹心頭漸漸焦急起來，忖道：「這小子耐性比人好，如此下去也不知要打到何時？說不得只好冒險迫對方出錯了！」

主意一定，沈鷹攻勢立盛，往往一招未定，立即變招，但趙圖雄仍不為所動，見招破招，以緩制快，以柔制剛，敵強則強，敵弱則弱，始終是平分秋色之局。

沈鷹想起管一見制住祝景昇的方法，倏地大喝一聲，這一喝是他運了九成眞力，以佛門獅子吼發出，郊野上如同響了個焦雷，震得在場之人，耳鼓嗡嗡作響。

趙圖雄也不例外，心神一分，手腳立時略為一慢，沈鷹右臂擺脫對方的糾纏，五指向其鎖骨抓去，這一招也是鷹爪功！

趙圖雄自然知道厲害，立即卸肩沉腰，右掌翻起，五指急抓沈鷹的腕脈！

與此同時，沈鷹的左掌也同時攻出，挾勁斜掃過去，趙圖雄沉肘以臂迎擋！

說時遲，那時快，沈鷹右臂未待招老，立即縮回，同時左腿橫掃過去！

這一腿速度既快，並且事先毫無預兆，趙圖雄來不及後退，只得躍起閃避！

但沈鷹正要他如此！電光石火間，只見他右掌挾着九成眞力向上一拍！

此掌幾乎是緊接着左腿而使出，趙圖雄意不及此，不由吃了一驚。

剎那，沈鷹的掌風已壓得他呼吸難暢，只得匆匆翻掌相迎！

「蓬」的一聲響起，如同春日的霹靂

，沈鷹上身幌了兩下，趙圖雄身在半空，沒處着力，身子如斷綫之箏，向後翻去！

沈鷹未待身形穩定，便猛吸口氣，頓足飛前，雙掌如山，再度把趙圖雄罩住！

直至此，譚王爺的保鏢，才醒悟趙圖雄在這瞬息間已經形勢危險，都發一聲喊，衝了上去，但却已慢了一步！

趙圖雄雙脚一落地，一個踉蹌幾乎跌倒！說時遲，那時快，沈鷹雙掌已至，他不敢硬接，只好挪步閃開，但沈鷹一鼓作氣，立志要打敗他，在此良機之下，焉容得他閃開！

只見他右脚一蹴，「砰」的一聲，趙圖雄已應聲彈起一丈！

也在此刻，沈鷹只覺五內一陣翻騰，一股血氣急往上衝，他知道自己要動眞力，雖然打倒對方，但自己五內也受了輕傷，連忙輕吸一口氣，抑止翻騰的血液！

管一見及崔一山見對方一衝而至，連忙攔在沈鷹的身後。管一見轉頭向後，道：「小心！」眼光一瞥，不由叫了起來：「咦，趙圖雄的左掌中指少了一截！」

謝俊叫道：「便是他擄走晚輩的！」

趙圖雄受傷非淺，悶哼一聲，拾起地上的手套，重新戴上，原來剛才他被沈鷹踢翻，手套也滑落地上！

沈鷹調息了一回，五內稍定，便說道：「趙圖雄，剛才老夫那一腿若非脚下留情，後果料你亦清楚，也可知咱們並無惡意！」

趙圖雄臉色雪白，舉袖拭去嘴角的血跡，喘了兩口氣，道：「千歲爺的確不在此處，諸位若不相信，便請去搜一搜！」

他吸了一口氣，對手下道：「他們若不動手，你們便不必理會！」

沈鷹等人到每架馬車看過，只見裏面坐着幾個看來是趙圖雄的手下的漢子，既無譚王爺，也無蕭穆等人的影子！

管一見道：「咱們中計了！」

趙圖雄道：「此刻千歲爺可能已至京都了！」

沈鷹臉色一變，道：「我看未必！」

趙圖雄道：「閣下是古逸飄，傳說中古大俠是以刀法見長，可不是以爪掌著名的！」

沈鷹冷冷地道：「老夫若用刀，你還能支持二三百招麽？」話雖如此，心頭對趙圖雄的武功也極是佩服，再思之，更覺僥倖，剛才自己妄用眞力，若趙圖雄有所準備，只怕如今倒地的不是對方，而是自己！

想至此，沈鷹不由出了一身冷汗，當下吸了一口氣，定一定神，抱拳道：「在下等多有得罪了，後會有期！」說罷轉身上馬。

趙圖雄此次上中原，本來雄心勃勃，要與管一見和沈鷹一較高下，不料沈管兩位在揚州竟然不作反抗，他還暗嘆英雄無用武之地，不料如今敗在名頭不如沈管兩人的古逸飄手下！

一時之間，趙圖雄雄心盡失，抬頭一望，沈鷹等人經已去遠，忙吩咐手下抬自己上車，也緩緩起程繼續向京師進發。

管一見見沈鷹臉色有異，問道：「老鷹，你受傷麽？」

「小事！調息一下便無事！」

崔一山說道：「此去路途尚遠，先找一個地方調息一下吧，說不定前頭尚有惡戰！」

沈鷹頷首，馳了一陣，見路旁有一座小樹林，便拐了進去，沈鷹立即席地打坐，運起內功行走了三個大周天，頭上已冒起一絲白烟。

又過了一回，沈鷹散去內功，自地上一躍而起，道：「走吧！」

管一見問道：「咱們去那裏？」

沈鷹道：「此案幕後人似是譚王爺，這一點應無疑問，咱們就算與他當面對質，形勢對咱們仍極是不利，老夫估計譚王爺所走之路綫比這一條遠，如今咱們入京一定還比他早！」

崔一山問道：「入京見皇帝老兒？」

沈鷹搖搖頭，道：「不，老夫想到九門提督路大人處，探探風聲，他長年在京師內，對皇宮王室的情況比咱們熟悉得多，也許他另有辦法也未定！」

管一見精神一振，道：「不錯！這是最後一條路！萬一此路不通，再出京攔截譚王爺也許尚來得及！」

三人商量完畢，立即再上馬北上。

此際已是臘月中旬，北風凜烈，寒氣刺骨，但沈鷹等人那還顧忌這些？逆風揮鞭急進。

次日開始，天上便下起鵝毛雪了，路途更加難以行走，速度也慢了下來，可是此事關係着生命名譽，非同小可，只得連夜趕路。

這一路走下來，莫說祝景昇與謝俊已累得雙頰低陷，就算沈鷹、管一見與崔一山三人也頗感吃不消。

越近京師，風雪越大，放眼望去，天地一片蒼白，沈鷹與管一見心頭沉重，頗有如赴鬼門關之感，心中都立定此次若能僥倖免於難，便立即歸隱山林的主意。

路途險阻而長，但京師那高大的城牆也終於出現在眼前。

最後一案

沈鷹等人剛好趕得及在城門關閉之前入城，一行人立即向佟維雄府邸走去。路過一爿文房店，沈鷹入內買了一張拜帖，又借了筆墨在帖上塗了一陣。

到佟府外，管一見輕聲問道：「你在拜帖上寫上咱的名字！」

沈鷹微微一笑，把拜帖掀開，只見下欵上畫了兩頭振翅欲飛的神鷹，沈管兩人與手下聯絡都是以鷹爲記，是故沈鷹雖未學過丹青，但這二隻鷹因工多藝熟的原故，居然也畫得神似無比。

門公開門之後，沈鷹即把拜帖遞上，道：「請轉告佟大人，就說江南江北的老朋友來了！」

門公眨眨眼，望着他們，管一見道：「你把拜帖交給他，便知道咱們身份！」

門公去了一陣，便又出來了，這次神色十分恭謹，哈腰請他們進去。

門公關門時轉頭往外望了一陣，然後道：「請諸位大爺跟小的進來，大人在書房內等候！」

到了書房，佟維雄已在裏面，他揮手叫門公退開，把房門關起，問道：「誰是雙鷹？」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環球出版社發行
世界末日
太空科學幻想小說
馬雲著
死角
新書介紹
世界末日 每本$7.00
死角 每本$9.00
20年驚人罪案 每本$7.00
二十年來香港驚人罪案
河洛著
第十五集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
地鐵站、屈臣氏中心有售。

管一見及沈鷹立即表示身份。佟維雄問道：「這三位是誰？咦，這一個爲何暈倒，可是着了病？」他指一指崔一山懷中的祝景昇。

沈鷹輕聲把崔一山三人的名字說了一下，佟維雄眨了眨眼，沈鷹會意，立即道：「崔老弟，煩你帶他們到隔壁的客房相候！」

佟維雄道：「請崔壯士先休息一下，待飯菜弄好之後，下官再來相請！」

崔一山自然知道佟維雄不想在自己面前談論朝庭的事，便退了出去。

佟維雄道：「兩位怎樣弄得如此神秘兮兮的？」

沈鷹嘆了一口氣，把經過簡扼地說了一遍。管一見嘆息道：「問題是咱們雖然已查出眞相，但幕後人却是譚王爺，這可可眞棘手！」

佟維雄沉吟不語，似乎有難言之隱。

沈鷹道：「不過咱們譚王爺可沒有什麽嫌隙，其陷害咱們的目的，下官便百思不得其解了！」

佟維雄道：「就下官所知，譚王爺與兩位確無嫌隙！」

管一見道：「佟大人，你長處京師，一定知道一點蛛絲馬跡，可否告訴下官等？下官感激不盡！」

佟維雄忙道：「下官若能說的，豈有不說之理？」

沈鷹與管一見互相交換一下眼色，心頭都是一怔，良久才嚅嚅地道：「佟大人既然不能說，可否多少透露一點風聲？」

佟維雄沉吟了好一陣，才道：「事前有人在皇上面前告了兩位一狀！」

沈鷹與管一見大吃一驚，同時問道：「請問告咱們什麽罪名？」

佟維雄笑而不答，一忽反問：「如今兩位打算如何？」

沈鷹六神無主，長吁短嘆一回才問：「譚王爺進城了沒有？」

「明早便將至，下官還得帶人出城迎接及保護！」

管一見道：「如此倒好，明早請佟大人包函一二，借兩套衣服一用，待下官兩人混入囚車與手下對調，免得又多一條欺君之罪！」

佟維雄有點爲難，良久才道：「兩位可得小心一點，免得累了下官一家！嗯！下官人情索性做到底吧，你們把祝景昇也帶進去，說不定這人到時用得着！」

管一見與沈鷹略爲寬懷，當下佟維雄治酒請沈鷹和管一見、崔一山，祝景昇則把其困在暗室內，只讓他吃了點東西，又被點了暈穴，是故他一直不知身在何處。

× × ×

次日一早，佟維雄率領一隊親兵，與御林軍出城迎接譚王爺。

禮炮三響之後，衆人便浩浩蕩蕩出城，佟維雄把御林軍紮在長亭附近，自己帶親兵上前，在十五里處等候。

過了半個多時辰，果見前頭有隊車隊，迤逶而來。

佟維雄立即率衆迎了上去。不久兩隊碰頭，一問之下，果然是譚王爺的人馬，佟維雄立即叫親兵捧着酒水慰勞譚王爺的手下，自個下跪迎接。

管一見扶着被點了暈穴的祝景昇，跟在沈鷹背後捧酒上前，那些保護車隊的人因到京師，精神都鬆弛下來，不久便找到蕭穆等人的馬車，由於譚王爺深知他們不會逃跑，所以也沒有加上枷鎖，只囑他們不得下車。

管一見見四周沒人留意，便把祝景昇拋上車廂，接着也與沈鷹鑽了上去。

車上的人見到他兩個先是一怔，繼而大喜，忙問：「頭兒，情況如何？」

沈鷹做了一個噤聲的手勢，立即與彭七對換衣服，管一見則與司馬城對換了衣服，這輛馬車只坐着四個人，除了兩個假雙鷹之外，便是端木盛與蕭穆。

彭七與司馬城穿好衣服，抹掉臉上的易容藥，沈鷹把祝景昇的兵服剝了下來，把它打成了包袱，交給了司馬城，又交代了他們幾句話，兩人見外面沒人留意，便悄悄跳了下去。

不久，馬車便起程了，到了長亭處，文武百官來迎接，甚是吵雜，沈鷹忽然大叫起來，兩個保鏢立即跑來問道：「甚麽事？」

「如今已至何處？」

「就快入京！」

沈鷹道：「請問你身上有否炭筆？」

「幹甚麼？」

「老夫要寫信給千歲爺！」

那人拋了一塊炭筆與他，沈鷹撕下一幅汗衣，在上面書寫起來，一共是兩幅。

管一見接來一看，只見寫給譚王爺的信只寥寥幾句，無非是謝他禮遇之恩，並表示一切內情已經知道，並不怪他云云。

另一幅給皇上的則是請求皇上准其辭官歸隱山林，不問世事，當然少不免一些歌功頌德之詞，並謂已派人去取尚方寶劍，呈回朝庭。

管一見看後也就明白，忙也在下欵畫了花押。沈鷹見辦妥一切，便又把保鏢召來，把兩幅布交給他，並將祝景昇拋下馬車，道：「請代呈交與千歲爺！」

那保鏢不敢怠慢，忙把人帶信交與譚王。譚王見到祝景昇先是一怔，繼而叫人把祝景昇救醒。祝景昇「睡」了幾天，不知東西南北，乍見一大羣人，又見爺王就坐在面前，連忙跪下磕頭。

譚王問道：「你幾時在車上！」

祝景昇惘然道：「小民不知！」

譚王罵道：「飯桶！蔡卿家，令表弟便交由你看管了！」

文華殿大學士蔡棟樑忙告罪把祝景昇拉下去。譚王把那兩幅布看畢，叫道：「好厲害的沈鷹！好厲害的管一見！他們是怎樣查悉一切的？」

× × ×

馬車入城時，蕭穆已得悉一切，但他仍不明白。「頭兒，你寫那兩幅布用意何在？」

沈鷹道：「那兩幅布雖是寫給兩個人，其實譚王一定會一齊把之呈與聖上觀閱！聖上得知咱們已明白一切，料會准咱們請辭！」

端木盛道：「這事與聖上有關？」

「自然有關！若不是聖上的主意，佟大人怎地不敢說？而且他還洩露了一句話：有人在聖上面前告咱們的狀！」

管一見道：「不錯，若非如此也不會驚動譚王！難怪咱們想來想去都想不出與譚王有何嫌隙！」

蕭穆吃了一驚：「既然是聖上的旨意，咱們此次進京豈非危甚！」

沈鷹道：「不然，若老夫估計沒錯的話，聖上並無殺咱們的意思，也不會囚禁咱們……」

端木盛道：「但我頭兒殺了譚王的義子！」

管一見笑道：「只因老夫與老鷹以前救駕有功，他不想被後人說他無義，所以才犧牲了一個朱虹鋒，目的不外要咱們犯了一個濫殺無辜之罪，好解了咱們的職務，而咱們先他一步把那兩幅布一個人送上去，聖上自不能再拿咱們怎樣。」

沈鷹道：「不錯，否則傳將出去，說天子設計陷害大臣，這件事叫御史如何下筆？」

管一見道：「老鷹，老夫與你同時崛起，齊名了二十多年，這一件案子你的表現，第一次令老夫佩服！」

沈鷹正色道：「只因老夫的預感素來靈驗，是故使老夫不但須謹慎從事，而且也想得比你遠！」

蕭穆道：「不知那位大人告咱們什麼事？」

沈鷹冷笑一聲，道：「這件事，譚王爺早已隱約透露過了。」

管一見心頭一動，道：「不錯，必是有人眼紅咱們一邊食皇祿，一邊又賺取民間的錢財！」

端木盛不服地道：「咱們得到多少皇祿，要辦多少事，憑那微薄的皇祿夠開支麼？那些官職都是虛名，既無實權，又沒機會歛財！」

蕭穆接道：「是極，起碼比那些利用職權的方便，大歛民財的官吏好得多！」

管一見道：「京師內那些老爺們在天子眼底下，歛不到什麼財自然看不過眼，要扳倒別人須牽涉到甚多同僚，但咱們在朝內沒人，要拿咱們出氣，可就容易得多了。」

沈鷹嘆息道：「所以一個人要想雙脚踏雙船，實在極之困難，江湖上的朋友若非知己，知咱們沾個官字的，都避之爲恐不及，官場上的人又眼紅咱們，說不定皇上也懼咱們會聯合江湖上的三山五岳起來造反，眞是兩頭不討好！」

管一見笑道：「你不是打算歸隱山林麼？這次即使決心不大也不由得你了！」

沈鷹苦笑一聲：「這也叫做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吧！不過，若非佟大人及穆大人，只怕咱們也……」

管一見道：「老夫相信譚王一早便已到達揚州！」

沈鷹笑道：「這一件案子，其實便是他的傑作！」

蕭穆望一望車外的風雪，道：「今年的臘月似乎特別寒冷！」

管一見道：「也許明年的春天特別溫暖明媚！」

衆人心頭一振，馬車已停了下來，却是停在蔡棟樑的府邸前，譚王並不下馬，直接入宮去了。

× × ×

次日早朝過後，佟維雄派人來接沈鷹及管一見，一見面便道：「恭喜兩位大人，皇上今早已恩准兩位請辭了，吩咐三個月之內，辦好一切手續以及解散兩位在各地的手下！」

「何必三個月，」沈鷹放下心頭一塊大石，「一個月之內，下官的尚方寶劍便到！」

佟維雄道：「兩位無官一身輕，今年便在下官家內過年吧！」

管一見道：「謝佟大人好意，下官想立即趕回江南！」

佟維雄笑道：「聖旨未下之前，兩位還得在家，今年是必須在下官舍下過年的了。」

沈鷹知道佟維雄負起監視自己的任務，便問道：「未知聖旨何時才來？」

「兩位的尚方寶劍呈交後，聖旨自然到達！」

沈鷹與管一見苦笑一聲，佟維雄道：「不但兩位請辭獲准，便是蕭龍衛，端木龍衛，雲龍衛，顧龍衛，商龍衛及夏龍衛皇上也眷顧諸位大人多年來的辛勞，也恩准歸田，將來可任意嘯傲山林了！」

蕭穆臉色全是一白，心頭更有落寞之

感，當年捨死護駕才搏了一個六品侍刀龍衛的閑職，如今一句話，便又被削爲平民，（詳見本故事集之「刺客驚龍」）不過能保住頸上的頭顱已是萬幸。

事後，譚王曾叫佟維雄探問沈鷹與管一見如何勘破內情，佟維雄知而不答，回報沈鷹與管一見，沈鷹道：「將來譚王再問，便答之，下官已問過，但沈管兩位只道天機不可洩露！」

佟維雄照此回稟譚王，譚王聽後嘆道：「這兩位眞個是天縱奇才，叫他倆到孤王處安渡餘年吧！」

沈鷹與管一見豈有不知安渡餘年就是當譚王的保鏢，便又託佟維雄婉拒了。

仲春，由於沈鷹和管一見的尚方寶劍已經呈上，天子便賜旨謂准其所請，歸隱山林，道念其多年來的功勞，不問其濫殺無辜之罪！

事後管一見道：「聖旨強調『歸隱山林』四個字，看來咱們就算想留在塵世也不行了。」

沈鷹乾笑一聲。「總之這件案子，將是你我兩人的最後一案，料不到的是，這最後一案，却是爲自身的安危而調查掙扎！」言下不勝唏噓。

當下衆人立即拜別佟維雄，悄悄離開京師，出了城，管一見問道：「老鷹，你打算隱居何處？」

沈鷹道：「暫時還未打定主意，不過未曾隱居之前，老夫還要辦一件大事，到時也請你再到江北一趟！」

管一見一怔，問道：「此刻尚有何大事要辦？」

沈鷹哈哈一笑。「這些年來，你我喝了人家不少喜酒，這次也該輪到老夫請人喝一杯了！」

管一見望雲飛烟一眼，笑道：「不錯，你乾女兒也該到時候了！」轉頭對顧思南道：「傻小子，還不快叫聲乾岳父。」

衆人哈哈大笑，雲飛烟與顧思南滿臉通紅，兩人目光迅即相觸，都充滿柔情蜜意。

× × ×

沈鷹與蕭穆等返回洛陽，便見到葛根生，陶松等手下了，陶松道：「頭兒，迷倒咱們的是穆大人的手下，不過他對咱們還不錯，穆大人放咱們回來時，還說他知道柴房內的雙鷹已經掉了包，還叫你勿怪他！」

司馬城道：「那夜屬下與崔叔叔去救你們時，那個拋石引路的必是他！」

沈鷹哈哈大笑。「老夫不但不怪他，而且非常感激他！三月廿一日是個吉日，你們快爲顧三哥及雲四姐的婚禮準備吧，這件喜事辦好之後，大家便散了吧，詳細情況慢慢再商量！」

衆人聽了這個消息後，心情又是高興，又是難過，沈鷹強笑道：「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你們哭喪着臉做什麼？」（完）

（西門丁按：在下一口氣寫了三十個雙鷹神捕的故事，就算讀者不厭，自己也膩了，因此決定就此打住。本故事集自刋登以來，不斷得到編者，讀者及朋友們的鼓勵及批評，使在下感激莫名！在此並要向多位來信批評指導的讀者致謝，更希望日後有更多的讀者來信指導，謝謝！）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中心局郵戳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存欵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古劍遊龍

精選俠情短篇故事

飄零客·文
可飛·圖



受恩反噬　狂徒伏誅

一年一度的八月中秋佳節又降臨了，今晚的月亮也格外圓明。這時「聚賢山莊」一片嘈聲，氣氛顯得格外熱鬧，有人大聲暢談，也有人把盞傾訴。「聚賢山莊」莊主「一劍撐天」冷鐵心是個中年劍士，國字口臉，濃眉亮睛，白臉無鬚，使人初見如遇親人，但却又予人一種「不易太親近」的感受。

約在十年前初出江湖，他曾以掌中一劍怒闖「威武寨」，十招之內劍斬「威武寨」寨主「霹靂鞭影」崔勇，繼後又劍劈「關外雙鬼」，「黃山一絕」，更以一身絕學登峯直闖崑崙，力挫崑崙劍雄。自此之後，一般江湖上的人都對他敬畏，並美其名為「一劍撐天」，

五年前，他集聘了天下名匠，為他建築此座「聚賢山莊」，並廣結天下英雄名士，這多年來，「聚賢山莊」也就無形中成為江湖武林的一股大勢力，更可以說成為天下武林聚集相議大事之總樞。

今夜時值中秋佳節，「聚賢山莊」的客人也較平常超出數倍，在一片熱鬧聲中，適時莊主冷鐵心由內廳龍行虎步行出大廳，廳內的一片嘈鬧聲也因為他之出現而慢慢變成沉寂，他笑容滿面地向四面一瞥後，並一拱雙手，清清喉嚨，然後才以不快不慢的聲調沉沉說道：「各位英雄，承蒙不棄，光臨敝莊，小弟無以為謝，就以杯中水酒相敬，以表寸心……」

莊外，這時正有一個身形頎長，一身藍色儒服，文質彬彬的年輕人，騎着一匹白馬，緩緩的向「聚賢山莊」前進，在莊前的一棵大樹下，他才勒住了馬，翻身下馬，從馬上取下一背包，由背包裏抽出一把劍，直向莊口走去，却不料他才到莊門口，突然間兩名大漢，便由內面一閃而出，攔住了他的去路，喝着道：「你是什麼人？」

年輕人眼內閃過一抹精光，慢吞吞的抬頭一望，說道：「在下龍君俠，不知兩位……」

那兩名大漢既高傲又冷酷地打量了他一會，見他只是一個寒酸，冷冷地道：「管你是龍是鳳，走，走！」

龍君俠一呆，搖着頭，道：「在下乃是從遠地到來，何以兩位竟然攔着路不讓我進去呢？」

那兩名大漢其中之一面露不耐地冷笑道：「叫你走你就快滾，還囉唆些什麼？你也不看看，此時何時？此地何地？裏面是些什麼人？」

一絲的怒意閃在龍君俠的臉上，但他還是用不卑不亢的聲音道：「既然如此，那就煩勞這位大哥替我轉告一聲，就說十年前『龍家堡』少主龍君俠求見，並面陳數言。」

那漢子吃了一驚，但仍狐假虎威地喝道：「那你就在此等候吧！」一面說着一面向裏頭走去。

一會兒，又見那大漢從內裏面走出，但在神情上却有一絲笑意：「剛才不知尊駕是莊主朋友，得罪之處，請你老兄多多包涵，莊主有請！」

「不敢，不敢！煩勞之處，謝了！」說着一拱手，直向廳內沉步直進。

大廳裏面，近百名武林豪客都投以驚異眼神，就是連莊主「一劍撐天」也聚神觀察此不速之客的來路，他剛開聲道：「閣下是……」但龍君俠把手一揮，打斷了他的問語，眼中內兩道精芒投射在冷鐵心臉上，沉聲道：「姓冷的，今晚的月色比十年前的中秋月色是否更明媚，更可愛得多？」

「你這是什麼意思？龍……」冷鐵心心內一驚，便不由自主的從座上站立起來，帶着滿腔又是驚慌又是憤怒的心情。

「冷鐵心，曾記否？十年前的中秋節夜，你在『龍家堡』幹的好事，每年的中秋你有沒有捫心自問？對不對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凄涼的回憶，慘死不瞑目的雙親及龍家上下多條性命遭害的情景又重新浮在眼前，蕭殺的光芒從這年輕人的眼中射出，他接着道：「『龍家堡』的五十七條寶貴性命在你底魔掌下慘死，你冷……鐵……心，簡直是禽獸不如的畜牲！」

「住口，窮酸可是前來找死，快滾出去！」一個馬面漢驀地伸手一掌『叭』地一聲，拍在桌上，喝道：「眞是自找死路，豈有此理！」

龍君俠沉若山嶽向馬面漢一打量，道：「在下與你素不相識，希望你在語言上放尊重些為妙！」

那馬面漢子忽然一聲怒吼：「窮酸找死，勿怪我心狠手辣。」

他的動作也眞快，一句話才剛出口，身子便霍地站了起來，身形一側，反手一抓，便向龍君俠的肩頭抓了過去，但是龍君俠的身形步法更疾快，只見他輕輕一閃，便避過了那一抓，跟着以右手劍鞘連揮數下，已在那馬面漢子的手骨關節上，劃下了幾條紅綫。

那馬面漢子連忙縮回手來，但臉上已成豬肝色彩。

龍君俠傲然笑道：「常言皆道，君子動口，小人動手，動手，乃是小人行徑，於你切戒，切戒之哉！」

馬面漢子當着無數武林人面前栽了個觔斗，已是怒不可遏，此時一聽此般訓言，更是火上加油，只見他翻手間，發出十多枚飛刀直向龍君俠上，中，下三路電射而至，這時他們兩人相隔只是十多尺，那十多枚飛刀又是突如其來，在全無準備的情況下，龍君俠眼看是躲不了，但是他能沉着應付，左手一甩背包，右手的劍以極迅速的速度一揮，在他面前就如一道劍牆，那些飛刀只碰得四處橫飛，一時之間，廳內的人為了避閃這些被碰飛的飛刀，有人用掌風，有的用提縱術，秩序大亂。

跟着，龍君俠一聲清嘯，劍光如長虹，一剎間就閃到馬面漢子的面上連揮了揮，然後才插劍入鞘，從劍光開始，到收劍後，其間的疾快眞是非筆墨所能形容……

當龍君俠收劍入鞘時，那馬面漢子才開始發出一聲驚心動魄的吼叫，只見他蹬……蹬……蹬……連退五六步，額中心正被劍尖劃下「小人」兩字！鮮血流滿臉上，更是形同厲鬼。

「哼！」龍君俠瀟洒地一揮劍鞘冷冷道：「暗箭傷人，非大丈夫所為，今日饒你一命，『小人』兩字只是懲戒你，希望你以後莫以小人行徑暗箭傷人。」

行家一伸手，便知高深，龍君俠這一交手，從開始到結束，倒是那樣沉實，瀟洒，就如書生揮毫題詩時那般優閒，但其速度，時間與位置既天衣無縫，絲毫不錯，更難得者便是傷人，於不深不淺間，否則那馬面漢子有十條命也報銷了。

全廳的武林豪客都被龍君俠的出手震駭了，就是「一劍撐天」也不例外，本來他在開始時見龍君俠劍一出鞘時，便為馬面漢子担心，他欲相助，但他剛拔劍時，那如山的劍影已杳如黃鶴，跟着就聽到那馬面漢子的一聲慘吼……

他強壓怒火，更心驚此年輕人的快劍，一拱手！裝上笑容道：「這位朋友，原來是個會家，哈哈……眞人不露相，難得…難得……哈哈……佩服，佩服！」

龍君俠冷哼一聲，面上不帶表情的道：「不敢不敢！」

「曾聞閣下姓龍名君俠，不知在此夜駕臨寒舍有何指教？」

龍君俠俊目之內一股怨恨之光直衝而出，忽然以劍鞘指着冷鐵心道：「姓冷的，我們廢話少說，今天我之所以不出手對付你，只因你死期未至，但一月後我在括蒼山『龍家堡』等候你的大駕，望你勿失約，到時我們也好清算一下多年前的舊賬，告辭了，後會有期！」

話一說完，身形巳杳，留下的是給人一片猜疑與不安……莊外，蹄聲巳遠……

冷鐵心喃喃自語道：「『龍家堡』，龍君俠……啊……龍人傑……」

× × ×

時光倒流，那巳是十餘年前的事……

晨光曦微，薄霧罩山，離開括蒼山約莫三十哩外的一個大鎭，在此鎭中，右臨東南面有一大戶人家，在晨曦的照耀下，是那麼莊嚴，寧靜，內面一片茂盛的青竹旁，是一間依山而建的樓閣，樓閣的形格雖然不大，但雕欄曲廊，十分精緻，從樓閣下張望，可以看到一大片奇花異草，好一幅人間仙境圖！而此仙境之地名爲「龍家堡」。

「龍家堡」堡主龍人傑是位淡薄名利的中年人，但一身絕藝非同凡响，出師闖蕩江湖以來，敗在他手中劍及掌法下的江湖羣魔與豪客不知凡幾！但令人佩服的是他勝而不驕，待人彬彬有禮，更義薄雲天，只要江湖朋友有難，雖赴火坑也有所不辭。他這種精神眞使人肅然起敬，故此「儒俠」龍人傑的德名就此傳遍武林中。

數年前，他單人匹馬江湖追踪「漠北人妖」梅殘弄，從中原一直追踪到邊疆，終於在邊疆的冤魂岡上以一身絕藝跟「漠北人妖」梅殘弄相拚，這一拚，直殺得日月無光，以「儒俠」一身功力竟不能快意殺敵於數百招內，這使他心中不無驚嘆與感觸！終於近千招時，他才用險招勝殺「漠北人妖」，但他本身也遭受「漠北人妖」的獨門暗器「破血殘骨釘」所傷，後來「儒俠」雖然當場用他的絕頂內功硬迫毒釘出體外，但本身的功力旣深受損害，比不上原來的功力之一半。

人生本如朝露，旦夕便化雲烟。「儒俠」龍人傑在此種深受打擊之下，本來淡薄名利的他更加厭惡江湖武林生涯，隨而興起一種歸隱息門的心情，自此之後，他一直隱居「龍家堡」裏，對於江湖裏的爭雄事件不問不聞。

他之妻子溫翠鳳是一位美麗溫婉，賢淑善良的大家閨秀，她雖然不是武林中人，但旣是當世有名的「洛陽才女」，對於琴、棋、書、畫俱所擅精。新婚後「儒俠」龍人傑便時常爲了鋤强扶弱的事而馳馬吟嘯於江湖中，把嬌妻冷落閨帷，但她從來沒有半句怨言，有者只是勸言夫君勿以殺止殺，應賜人悔改之機會及警惕之訓說，更者在這個人世裏，盡是陰險狡詐，勾心鬥角，弱肉强食，人與人之間，或親朋之間，有時只會憑利害關係而絕對沒有道義可言。更不要被那空虛無聊的「名」字所誤，以致遺恨終生。

這雙少年夫妻，郎才女貌，自結合後膝下只得一子，名君俠，年才十歲，旣聰明伶俐，也承受先天父母之性格，對文對武都有天賦，每天晨曦初露時就在嚴父促督下勤練上乘武功，每晚在燈光下由慈母善敎下，學習經文，故年紀雖小，但旣集非凡之學。

這天，暮色巳近，夕陽慢慢西沉，「龍家堡」門外的大路上，遠處正有一條黑影，以極踉蹌的脚步艱難地向前慢慢走來，看情景，是一位受傷極重的江湖客，當他極吃力地行到離「龍家堡」門前十丈左右，餘力巳近尾聲，只見他，狂叫一聲，張口連吐鮮血，便廢然倒在地上，在一剎之間，從側面可以領略此人年紀大約廿七，八歲，英俊不凡……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當他長長地吐了一口氣，身軀蠕動了一會，眼皮子終於緩緩睜開……從他撑開眼睛的動作上顯得十分沉重與辛艱，但是，他總算又見到世間的陽光。極警惕與驚慌的，用眼光一轉，見自己正處身一間十分精緻的書室，室中設着一榻一几，桌上殘燭將盡，更流了一桌面蠟油，在他睡榻前正有一位身穿白色儒衫的中年文士，癡癡地站立着，只見此中年文士一雙朗目清澈異常，兩道劍眉濃而不俗，豐神俊逸，意態軒昂，然而，在他那不凡的俊面上旣顯得深重的愁緒，但他的愁緒旣因傷者的轉醒而消失，隨着便是一片關懷誠實的笑意，口裏並低柔的說道：「老弟，這裏是括蒼山南方三十哩的一個鎭城，在兩天前的黃昏發現老弟獨自躺在離在下的家門十丈外的路上，受的傷異常沉重，因此我們救你回來，並施以醫治，天保佑老弟醒了過來眞使在下放心。老弟你巳經昏睡了兩天了。」沉默了一會，中年人待傷者逐漸適應了眼前的環境後，他和善地笑了笑，接着道：「在下『龍家堡』主人龍人傑，老弟，請問貴姓？」

傷者灰白的俊臉上浮起一絲微弱紅暈，慘然的記憶終于在驟然間衝破了混沌不清的事而連串成一片情形，如今，他想起那是什麼一回事了，閃電般的，他底瞳孔中掠過一抹痛苦無極的痙攣，但這痛苦的痙攣旣融洽化釋於此時的安適與平靜中。

艱難的蠕動着嘴唇，他慢慢提着氣沙啞地道：「小弟冷鐵心……」

歇了片刻，龍人傑又溫和道：「冷兄弟，目前你處身於寒舍內，沒有什麼危險，更不會有人前來找你爲難，冷兄弟，在下極度明瞭你此刻的心情，因爲我們都是武林同道中人。」

躺在榻上的冷鐵心，嘆息孱弱地道：「大恩大德，不敢言謝……龍大俠……我冷鐵心……會永遠記在心頭……」

「不用客套，冷兄弟，你我同是武林中人，又何必去計較那些不必要的俗禮呢！你且休息一會，我爲你煎藥去，不必憂心，你的傷勢在月內必可痊癒，但另一方面就必須靠你自己的毅力了！」

說完，龍人傑爲他理好被褥後就離開書室。

室內又歸於沉寂……這使冷鐵心不由自主想起在四天前，他由於攔刦永勝鏢局的一批價值連城的珠寶，當他力挫鏢師後正想挾珠寶退走時，便給「威武寨」寨主「霹靂鞭影」崔勇一班高手圍截羣擊，他雖然不凡，但先前經過一頓打鬥，氣力方面總是大不如前，故戰不多久，他就身受多處刀劍傷，但他還是猛勇如虎，連斃多名高手，最後他肩頭受了一掌，適時「威武寨」寨主崔勇的霹靂鞭以極快之勢擊在他的背心上，這一鞭令他連吐鮮血，受了極重的內傷，他極踉蹌地用劍撑於地上，以半跪的姿勢支持着軀體而不致倒下。

處於四面楚歌的險境中的冷鐵心，不由興起一股英雄末路之感觸，但基於他性格的堅强與勇狠下，於是他毫不猶疑地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匣嬌小玲瓏，價值不非的珠寶，盡力向西面天空高拋，一時之間，只見天空滿是珠光寶氣縱橫，那班「威武寨」的高手們都齊聲驚呼，同時向西面的方向撲去！

於是，冷鐵心在此情形下，就奮起餘力，帶着滿身創傷從相反的方面踉跟縱奔退走……

「這一掌一鞭之仇，我要加倍索取！崔勇，你等着吧！」冷鐵心恨恨的在心中發誓着說。

× × ×

時光流逝悠悠，冷鐵心在「龍家堡」養傷不經不覺巳過了廿多天了，他的重傷現今不但痊癒，在內力方面比以前更勝旺，他對此不勝驚奇，在多方面的猜測與追問下，龍人傑才表示以六片萬年參王滲入藥中賜服，故他的創傷才如此快迅痊癒！

一絲的貪念在冷鐵心的腦海中泛起，因爲萬年參王乃是武林人所廢餐夢想的恩物，它不但能够治傷，更能够增添玄功內力，以冷鐵心目前一身的功藝，如果有了此物的輔助，那以後的功力放眼天下江湖，又有幾許人能够與他並駕齊驅呢？故他潛意識底內的貪念由於萬年參王的引誘下，在腦海中怒騰着！但他在行動及言語上毫不動聲色，更用虛僞關懷的態度探知龍人傑剩有大半枝參王在手。

這天他向儒俠龍人傑與溫翠鳳告別！

「儒俠」龍人傑欲想挽留他多聚數天，但見他去意巳決，只好嘆息道：「老弟，你我相交，總是有緣，如不厭寒舍簡陋，希望你有空時，常前來相聚晤談。」

冷鐵心在心裏暗道：「龍人傑，我必定重臨貴堡，到時希望你能够使我的願望實現！」臉上旣露出笑容，意態殷懇地道：「龍大俠與嫂夫人，小弟重獲新生，這都是龍大俠厚德寬仁所賜，正所謂大恩不敢言謝，但願龍大俠與嫂夫人，後福無量，告辭了，咱們後會有期。」

說着，一步跨上馬背，便揚長馳去。

× × ×

光陰在無聲中流去，又是另外的一個黃昏，當晚霞夕陽慢慢在西山隱去時，「龍家堡」的大廳內坐着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僧，雖是他滿面風塵，仍然蓋不住他滿面紅光及出塵拔俗的超然風度，他正想舉盞欲飲時，一抬頭見「儒俠」由內廳行出，於是他把茶盞放下，對着「儒俠」笑着溫和道：「老衲幻影，冒昧打擾之處，望龍施主恕罪。」

龍人傑心中一震，急忙道：「原來是神僧佛駕，眞使寒舍增輝不少，失迎且來遲，萬祈勿怪，晚輩龍人傑拜見神僧聖安！」一面說着就欲拜倒跟前，但神僧雙手輕輕一抬龍人傑的雙臂，龍人傑只覺跟前一片柔勁托着，怎樣也不能跪下，耳邊却响起神僧的一片慈祥聲音：「勿多禮，龍施主。」龍人傑忙謝過起身就座。

天邊幻影一神僧，成名巳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他平生從沒有殺過一人，雖然他的武功是如此深不可測，但他既有一片慈仁好義的心，縱然遇上萬惡不赦之徒，他一邊用武一邊用德來敎道，諄諄善導的慈悲心懷博得天下人之尊敬，更者他的行踪到處飄萍不定，好比天邊的幻影一般，神龍見首不見尾，故人皆稱之爲幻影神僧。

「龍施主，老衲今日到來打擾清修，是爲了一件事情而來，更希望施主多多援助！」

龍人傑恭敬的問道：「神僧有何事欲要晚輩効勞？只要晚輩力之所及，必定遵命！」

「如此，老衲這裏謝過。」緩了緩，才目露慈光沉聲接着道：「十天前老衲經過『黃嶺崗』，在一鄉村中無意發現一個身懷絕症的女孩，她年齡只有八歲大，父母俱是讀書人，爲了自己的骨肉，他們散盡 家財而求遠近的名醫替女兒醫治絕症，但結果都是徒然，更慘者就是此女孩在這樣小的年紀却忍受着成年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與折磨……」

龍人傑聽了一時不禁滿懷感嘆：「可憐天下父母心，但是難道說此女孩的病症就沒有一種藥物能治癒麼？」

神僧面現佛光，莊嚴地道：「有的，但此種珍貴的罕絕靈藥，旣是可遇而不可求，曾於多年前，老衲在天山雪峯上無意中見施主以重金買得一枝參王，故老衲今日代表那絕症纏身的女孩前來相求施主，望施主以救人一命勝食十年素齋的份上，賜與一小半的參片，作爲治療此女孩的主藥。」

龍人傑一聽此言，不由對神僧的超然慈懷肅然起敬，一面却急急地答道：「神僧眞是言重了！靈藥參王雖是珍貴，但人命更是重要，慢說神僧只要些少，就是整枝參王相贈又有何不可呢？神僧敬請稍候，晚輩就去取來。」說着起身告罪一聲，就向室內行去，當龍人傑手持參片出廳時，他那十歲大的愛兒也恰巧由花園走入廳內，見有客人在座，便收緩步勢，朝龍人傑行了禮，並說道：「爹，今日的功課，孩兒巳做完了。」

龍人傑向他一招手，道：「君俠，快來叩見神僧。」龍君俠人雖年紀小，但却極之玲瓏聰敏，他見父親臉上一片恭敬之色，就知眼前此人必是非凡人物，他聽後一整衣裳，快步行至神僧面前，神色尊敬地拜倒地上，有禮地道：「小孩龍君俠叩見神僧，願神僧福體聖安。」

神僧瞳孔中閃出一抹精光，暗忖道：「此子英華內蘊，再者骨格淸奇，正是一副練武的上上奇材。」口中慈藹道：「孩子免禮，起來，起來，讓老衲看看你。」

他邊說邊向龍君俠全身仔細打量，像是名家欣賞一幅罕世的圖畫一般，越看越覺得可愛，更覺得此子實在是一個可造的上上之選人材，一抬頭，見儒俠龍人傑笑容滿面的站立於旁，剎時之間也覺得面上一片發熱，歉然笑道：「施主有子如此，眞是可喜可賀。」

「神僧如覺得小兒能够堪造，還望神僧不吝教導！」說着便把手中包好的參片雙手送上。

「老衲飄萍於四海，行踪不定，怕孩子不能捱這份苦楚。」伸手接過參片，接着說：「老衲代表那女孩的父母向施主敬謝。」

「那裏，那裏，神僧眞是太客套了！」龍人傑在答話的時候，向愛兒一頷首，

在神色中透露出一片的期待與關懷。

聰敏的君俠，已從父親的眼光中領略到啓示，於是他毫不猶疑地，在神僧面前再次跪下，尊敬地道：「小孩不怕吃苦，如神僧不以小孩愚蠢的話，請受徒兒君俠叩拜。」

神僧極其讚賞此子的聰敏，老懷開暢地道：「孩子，你與老衲總算有緣，你且起來，這拜師禮容後再舉行，現在並不急於一時，但記着爲師一句話，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

君俠必恭必敬地道：「弟子謹記在心，師父不必憂慮！」說完起身肅立一邊。

幻影神僧沉默了一會，對龍人傑莊嚴地道：「龍施主，憑你的武功造詣來說！君俠目前的基礎必然進入深層玄功心法的軌道，老衲旣然決心要收他爲衣鉢傳人，爲了他的前程着想，老衲欲在明晨就帶他起程，過些時候才回歸無情絕峯，以十年之期來教導傳授，同時因路途遙遠，更者爲了他免分心！所以在這期內老衲不想他與外界接觸，以便專心練藝，不知施主你是否能够答應。」

龍人傑聽了這般話，心中不由一痛，但爲了愛兒前程，他就堅強地回答道：「這個晚輩明白，旣然神僧看得起小兒，那就憑神僧作主吧，晚輩毫無怨言。」神色一正，接着對君俠厲囑道：「君俠，以後的一切皆要聽從神僧的吩咐而爲，知道嗎？進內通知你母親一聲，並囑她把你的行李簡單地打理一下以便明晨動身起程。」

君俠應道：「是！」說完急步行入內廳。

龍人傑面上滿溢喜容道：「晚輩在當年購得此枝參王，在本意上是想用於小兒身上，以輔助他能借此物而打通天地之橋，但晚輩量力而爲，自知以本身的薄藝不能成事，故至今仍然遲遲不決！」緩了緩，接着道：「現今只剩半枝參王，晚輩欲交與神僧，這對小兒以後練功，也許深有幫助。」

神僧笑道：「這對君俠來說是件好事，老衲爲君俠喜，爲施主賀！」

這一夜龍人傑夫婦及君俠就在諸多的教導，叮囑及無限的惆悵心情下渡過……

次晨，一聲「後會有期」及「珍重」，幻影神僧就帶着君俠取道上程！十天後的黃昏抵達了「黃嶺崗」的一個鄉村中，神僧用參片煮藥而救治那身懷絕症的女孩，因時間上的關係，這晚他們就在此女孩的家中寄宿。

君俠自小生養在富貴家中，正所謂未見世面，這趟首次遠門，所接觸者是如此悽慘的情景，更爲那女孩的堅忍精神感動，自此之後，他就以那女孩做榜樣，用堅忍精神來磨練自己的意志。

次日神僧詳細爲那女孩的病禮檢查一番，見她以前一切差不多僵硬的總脈皆已回復正常，現今欠缺者只是身體虛弱而已！其他方面已無大碍，於是神僧帶着君俠，在女孩的雙親千恩萬謝下而離去，茫茫的前程，君俠小小心靈中不無感觸……

× × ×

光陰如箭，日月如梭，君俠自從拜別雙親後至今，不覺間已是十個寒暑過去了！在無情絕峯上，他在寂寞中練藝，更在幻影神僧的嚴督下長成。

當年他踏上無情絕峯時只是一名十歲餘的小童，但是時間的遷變已使他成爲一位超羣不俗的青年，在武功上，因師承武林奇人神僧幻影，更基於用萬年參王輔助，故此時的他已打通天地之橋，突破生死玄關，一身玄功內力，已高得不可思議。

這天，神僧滿懷慈祥對他道：「君俠，自爲師帶你至此授藝，不覺得已達十年了，當年爲師曾許諾答應你的雙親，以十年爲期，故此你明晨就可以下山回家省親，並可以在江湖上觀歷觀歷。」

君俠聽了恩師這般話，不由跪倒恩師前面，悲戚地道：「恩師，徒兒一切毫無準備，驟然之下就要離別，那……」

「天下無不散之宴席，更者你離別父母已久，應該回家一聚。以你目前一身技藝，對任何事足可應付裕如，但江湖上的詭詐，有時是防不勝防，你要提高警惕小心才好！再者服人者以德較懾人者以霸是不可同日而言，爲師這麼多年的訓導，希望你勿忘記！今晚收拾行囊，明晨就下山取道歸家去吧！」說完即從石榻下取出小囊一個，及一把古鞘紋劍一併交與君俠，平靜的說：「囊內金銀，足够途中所用，此把古劍乃是爲師之物，但爲師自從出家之後，就無用過它，今日此劍賜與你，並不是希望你多造殺刦，以你一身所學功藝，應爲世人而行道江湖，降魔衞道，多行善擧，方不辜負了爲師一心敎養之恩。」

跪着的君俠，聽了恩師此般警世訓言，一時驚喜參半，更感悲傷的却是從此離別恩師闖蕩江湖，不知何時方可重歸恩師身旁……只見他，眼現淚光，嗚咽地道：「恩師訓言，徒兒必定緊記心頭！但明晨一別，不知何時方可重見恩師慈顏？」

神僧用嘉許的眼光，望着君俠微微點頭，嘆着道：「君俠，男兒志在四方，你切不可作婦人之態。明日一別，你可在五年後的端午節返回此地，到時爲師可以批評你的成就……」

日色已漸漸偏西了，西天映起一片紅霞，一個身形頎長，一身藍色儒服之文質彬彬的年輕人背着一個背囊，身插古劍，看來，他像是一個趕考的士子，騎着一匹黑色的駿馬，在趕着路，天色漸漸黑了，他伸手輕輕地在馬背上拍了幾掌，馬的去勢因此而快了許多，不一會，便走進一個小鎭，那鎭並不大，但天色一黑之後，街上到處都是燈火，顯得輝煌異常。

這年輕人就是龍君俠，自拜別恩師幻影神僧下山之後，就一直歸心似箭的趕了十多天的路程，他在這鎭上騎着馬慢慢地走着，直到來到了一家客棧之前，他才勒住了馬，翻身而下。

那「迎賓客棧」門外，早就燈火輝煌，一片熱鬧，店中伙計有的將牲口牽進後院去，有的招呼人客，進進出出，忙作一團。

龍君俠甫抵棧門口，已有伙計上來招呼道：「大爺，敝店房間乾凈清靜，擺設也講究，精美小菜與佳釀更是馳名遠近，不知大爺是留宿或是……」

君俠右手一伸，把手中的韁繩交與伙計，笑道：「小二哥，我要一間清潔上房，再者勞煩你給馬匹上頓好草料，這些銀

子給你買酒飲的。」說着把一些碎銀放在伙計手中。

那名伙計登時大喜，恭敬地道：「謝謝！你大爺放心，請裏面坐。」

龍君俠嗯了一聲，掀起門簾，向內行入。

他擇了一個座位坐下，吩咐了伙計送上幾碟小菜及一碟牛肉，在熱鬧的情況下慢慢地嚼吃着。適時外面門簾一陣閃動，一個年輕的書生，已緩步行進，只見他，頭戴儒生巾，身穿白綢袍，面似敷粉，白中透紅，眼若點漆，神態氣色儒雅，擧止瀟洒溫文，眞如翩翩濁世佳公子，他提着一個背包與把劍，目光四下一掃，見全店座位俱都滿座，最後目光一落在君俠方面，立刻地他面上有一股難以形容的神色，但瞬間已從容擧步向君俠座前站立，並笑吟吟地，向君俠一拱手，說道：「打擾閣下清靜，未知閣下能否折節下交？更是否准許小弟共同在一桌？」

英俊瀟洒的君俠，雖然面貌似潘安，但跟書生相較却遜了些少。他心中暗暗爲此書生風度喝采心折不已，見對方長得如此溫文爾雅，而且眉目之間，十分眼熟，似乎在很久很久以前相識，但却翻來覆去也想不出有這麼一位年輕英俊的朋友，故一時想得出神，竟呆在當場。

那書生見君俠猶自沉思，不由沉聲問道：「閣下怎麼啦？莫非小弟不配與閣下攀交麼？」

龍君俠這時才驀地從沉思中醒了過來，一時不覺面泛紅暈，趕忙還禮道：「老兄休怪，只因老兄面貌十分眼熟，但在下一時却又想不起來，以致貽笑大方，如老兄不嫌棄，請坐請坐。」

書生儒雅一笑，道：「那裏，謝謝！」說着就坐下，並吩咐了店小二送上數碟佳餚，在沉靜地自顧自的吃着。

龍君俠見那書生始終不開口說話，一時以爲他面嫩不慣，故爽朗地笑道：「你我相識，總算有緣，在下龍君俠，老兄能否賜示尊姓大名？」

那書生一聽此話，面上泛起激動神情，並起立肅然躬身地道：「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龍公子，敬問令尊大名？」

龍君俠被那書生突如其來的行動與語言弄得迷茫異常，聽了那書生問及父親的姓名，一時極尊敬地回答道：「家父『儒俠』龍人傑！」

「那麼令師？」

「家師神僧幻影！」

「啊！那是龍公子了，十年了，整整十個寒暑了……」

龍君俠極是迷茫，一時不知所措，低頭猶豫了一會，正想開聲相問，但此時棧外道上，一片馬蹄聲。蹄聲急如悶雷响動，震蓋了其他一切的聲音，蹄聲未停，門簾一陣嘩啦，已被人用力拉下，跟着跑進四名滿面橫肉的大漢，左右一立，隨即行進一名年約六旬上下的老者，此人生了一張白中帶青滲滲的喪門臉。

他甫踏脚進店，就驕狂霸道的說道：「本尊主今晚在此地了結一宗私仇，無關者，快快滾出店外去。」

店內一時大亂，那些吃客見這班大漢個個凶神惡煞，紛紛付了錢銀，便急急忙忙的從後門走去。

龍君俠也想離去，但見那書生旣毫無離去之意，故只好坐下相陪。

這時那自稱尊主的六旬老者陰沉沉地向着書生道：「窮酸，殺本尊主的愛徒就是你嗎？報上名來，好速受領死。」

那書生坐着不動，沉聲道：「小生薛家英！有其師必有其徒，哼！不錯，令高足吳波在靈楓縣內欲姦淫一少女，小生路過碰見，不齒所爲，故替天行道，除此淫賊，爲天下婦女及尊主着想，這不是一件喜事嗎？」

此老者乃是「幽靈尊主」陰不陽，一身不凡的功力，但性格極之驕狂霸道，目空一切，作惡多端，遇上不順眼的事，只憑自己意氣好惡，有時連氣都懶吭便動手殺人，故此兇名遠近皆知。

此時「幽靈尊主」陰不陽聽了那書生一段滿含諷刺的答話，一時氣得鬚髮俱張，一聲怒吼：「小子，今晚本尊主要你血濺當場，碎屍萬段，方消我心頭之恨！」說完，惡煞地衝向書生的桌前。

龍君俠倏然拱手道：「閣下好霸道的語氣，但奉勸閣下一句話：『得放手時且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更者……」

「幽靈尊主」面色陰沉，道：「少放屁，也別多管閒事，否則血濺到你身上洗不掉的！」

龍君俠道：「血？有多深仇恨非流血不可？此事的經過聽薛君剛才一般述說，錯在令徒，他正所謂死有餘辜——我看閣下也像個江湖上的英雄，又何必爲些少事傷了和氣，而至非鬧流血不可呢？我願意做個和事魯仲連……」

薛家英見龍君俠仗義插手，極感激的向他一望，道：「龍公子，用禮儀對人首先要看人而異，與『幽靈尊主』講道論理，那同『對牛彈琴』又有何區別呢？此事旣因小弟而起，那就由小弟結束它吧！」

「幽靈尊主」本來白中帶青的喪門臉，現今更加慘白，一陣跋扈嘲笑起自嘴邊，橫蠻地道：「好極，那麼小子就亮兵器吧！」

薛家英緩緩站起冷笑道：「不要妨碍店家做生意，大尊主，外面候教如何？」說完不等「幽靈尊主」是否置可，拿了劍鞘，就往棧外大步行去。

棧外街上此時靜悄悄連鬼影也無一個，十多名兇神惡煞把薛家英團團圍於中間，氣氛極之緊張，「幽靈尊主」面對着薛家英冷森森的獰笑着，而當笑聲方起，一溜強勁如矢的銳風，已那麼迅快，那麼神不知鬼不覺的射向薛家英的雙眉之間，來勢之快與毒辣，眞是匪夷所思防不勝防！

神色閃起一陣驚慌，但薛家英也能鎭定應付，只見他身軀猝然微蹲，頭向後一低，便避過此暗器的偸襲，想到對方的無恥偸襲行爲，不由怒極而道：「無恥鼠輩，看劍！」彈劍出鞘，劍如電光般射向「幽靈尊主」的心胸要害，「幽靈尊主」嘿嘿一笑，如幽靈似的一閃，就脫出劍光之外，一拍手，發出一聲沉實的「蓬」然悶响，原來他那雙粗大的手掌上已經不知何時戴上了一副用「銀犀皮」縫製，更在上面嵌滿了尖銳菱錐的手套。

他一退猝進，閃轉之下右掌劈天，左

掌拍地，狂風澎湃中，已將薛家英罩於無數銀色手影之中。

薛家英與掌影一接觸，就覺得「幽靈尊主」的招式一施展起來簡直將全身空隙密封，厲害異常，再者他手中的一雙手套不怕刀劍更能封鎖一切的兵刃，他一聲清嘯，長劍揮動如電倏東倏西，忽上忽下，左右不定，劍身與劍鞘更融爲整體，凌厲至極的向着「幽靈尊主」全身要害進擊。

時間慢慢逝溜，在打鬥中的薛家英，因功力較「幽靈尊主」遜了一籌，故在二盞茶後，他已呈不支之態，但仍然苦撐勇戰……

「幽靈尊主」暴喝聲中，右掌一招「幽靈抓魂」抓住了對方的劍尖，左掌以雷霆之勢拍向薛家英心胸間，薛家英欲抽劍回劈，但劍遭對方用內力抓着，一時之間不能如願，就在微愣當中，敵人左掌帶着銀色尖銳菱錐的厲風，已達胸間，極不願的一鬆手向後一退，雖然避過正面如山重的掌力，但仍然爲餘力所及，一聲驚呼，他已極蹌踉的向後遇退了幾步……

「幽靈尊主」得勢不饒人，手中劍尖一轉，就向薛家英蹌踉的身軀擲去，口中並殘酷地說道：「孽畜，讓本尊主送你歸西！」

薛家英蹌踉後退正是身不由主，眼看長劍化一道銀芒就要插入體內，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只聽一陣的朗笑，人影一閃，龍君俠已擋在薛家英的身前，右手兩指夾着劍尖，眼中精光溢射，向「幽靈尊主」平靜說道：「閣下好高明的掌法！好狠毒的心腸，眞使在下大開眼界。」一邊把指問的長劍遞還薛家英，並慰問道：「薛兄是否受傷？你且歇會兒，待在下會會高人絕學！」

「幽靈尊主」神色冷酷，狠毒的眼光瞧向龍君俠，恨恨地道：「你要插手？」

龍君俠眼簾半垂，毫無表情的道：「廢話！」

狂吼一聲，「幽靈尊主」右掌倏翻，似一團銀影般飛舞着捲向對方臉上，左掌急挑，帶着刺目的銀色菱錐已像毒蛇插向龍君俠的小腹！

敵人的攻勢甫出，龍君俠已叱了一聲，上身驀然前傾，雙掌合拉，左手持着劍鞘，右手抽出劍鋒，鋒利的劍鋒帶着嘯聲割裂空氣，有如一抹銀虹，直飛瀉向敵人的咽喉，去勢之快，簡直無可言喻。

幾乎同一時間，「幽靈尊主」的雙掌才擊出半途，但對方的劍尖已到達喉部，心中一驚，顧不得傷敵，右手一抬化掌爲抓，一下子抓住急往前送的劍鋒，用盡全力才能制止劍之來勢，但龍君俠的應變更是出人意料之外，他見劍身遭抓着，於是極快的，左手劍鞘橫然一拍劍柄，一股內力使本來停住的劍尖便急急送入「幽靈尊主」的咽喉內……。

龍君俠神色極是沉靜，雙手合持劍鞘，沉靜有如一泓潭水，沒有看見他如何抽劍歸鞘，而他却在人們瞳孔的未及追躡中，用快劍在敵人的喉嚨間開了一個血洞。對着「幽靈尊主」，他淡淡的道：「善惡到頭終有報，殺了你可爲蒼生造福，因爲你心太毒，手大狠！」

「幽靈尊主」此時神色一片迷茫，極之古怪，他就像遇到一件極其滑稽的事情一樣，他雙手緊握喉部，臉上透出一種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神情，……腥紅的鮮血在他的指縫間開始滴落，而他的眼神也漸漸渙散……

夜越來越深，龍君俠威嚴的目光向十多名凶煞的大漢們一掃，並冷冷地道：「寃有頭，債有主！各位，在下龍君俠，如欲尋覓在下行踪，括蒼山『龍家堡』就是在下臥居之處！」

那班凶惡大漢，此時已驚得六神無主，先前的煞氣也因「幽靈尊主」的死去而消逝，聽了龍君俠這些話，個個都爭先恐後的騎上馬背，就欲急急離去。

但龍君俠平靜無比的聲音却響於每人耳邊：「什麼！就這樣離去嗎？請把那屍體也帶同離開，免得阻碍他人路過……」

那班兇漢聽後，最後的兩名便急急地把「幽靈尊主」屍體置於馬背上，翻身間，馬蹄聲已開始響動，一剎間便消失在夜色中。

薛家英感激的目光投在龍君俠的俊臉上，沉吟一剎，肅然躬身道：「龍公子，多蒙援手相救，小妹感謝無盡！」

龍君俠乍聽對方自稱小妹，正當微愕時已見薛家英去掉頂上儒生巾，一頭烏黑的雲絲像瀑布般瀉向肩後，在白綢儒袍的襯托下她顯得如此清麗脫俗，淡雅宜人，未待龍君俠開口，她已閃動着一雙清澈的大眼睛，笑道：「龍公子，不必猜疑了！曾記否？十年前的那個絕症纏身的女孩嗎？她的生命承蒙令尊的厚德寬仁賜贈靈藥人參而得以生存，此恩此德，小妹銘心刻骨，無時無刻敢忘！更者令師神僧大慈大悲的胸懷，更令小妹感恩不盡！龍公子，請問令師佛體福安？」

啊，以前骨瘦如竹，疾病纏身可憐的女孩，如今既變成了含苞待放的少女，龍君俠幾乎以爲身在夢中，是的，那女孩的忍耐精神及與死神掙扎的神態在這整整十年的寂寞生活當中，時時刻刻都好似賜與他一種鼓勵的力量及堅忍模範的精神……

「家師佛體安康，勿念！賢……妹，不知妳意欲何去？」

薛家英極溫和地一笑，回道：「小妹自從由令師醫好了疾病後，就爲悲心恩師携帶回庵授藝，月前才歸家省視雙親，今夜路過此地，就是欲往『龍家堡』拜訪令雙親，一來拜謝他們的大恩大德，二來也好在江湖上行歷行歷。」

龍君俠愉快地道：「那麼我們正好同路，十年了，不知家園有沒有改變，雙親是否健康……。」

大路上，疾駛着兩匹快馬，一男一女，雖然日頭是那麼熱毒，但也阻擋不了這一男一女的趕路。男的俊得令人喝采，女的美得令人心憐，也美得令人心愛，他們，正是龍君俠與薛家英，在這麼多天的相聚趕程同往「龍家堡」，日行夜宿，他們已經產生了互相傾羨的心情。

一陣陣朗爽笑聲，龍君俠顯得高興異常地說道：「賢妹，跑過此段路途，再多一個時辰就可以望見『龍家堡』了……」

「龍家堡」在日光下靜靜地矗立着，龍君俠帶着極激動的心情在堡外翻身下馬，在感觸上，他覺得此時的「龍家堡」靜

得極之可怕。他行至堡門口，用力打着門，但却久久無人出應，這不尋常的氣氛使到龍君俠心頭頓覺一陣不祥的感受，他愕然震驚，於是毫不猶豫的雙臂一振，身形筆直而起，宛如一鶴冲飛，拔高達三丈餘，略一騰折，便落在圍牆上，向內一望，只見偌大的「龍家堡」此刻有的窗門緊閉，有的隨風搖蕩，花園中以前的奇花異草，現今是荒草遍地，最令人觸目驚心者莫過於矗立園內的兩座巨墳。

墳墓碑石的字跡由於距離太遠，故一時之間不能看清楚，龍君俠失魂地一舉步，已似流星般飛瀉，也不過呼吸間已站在墓前，向碑上一看，跟着，悲傷欲絕大叫一聲，便當場昏暈倒地……

不知過了多久，龍君俠從朦朧中醒轉過來，發覺自己竟躺在一間雅靜的臥室中，面前站着焦急的薛家英，近窗之處，正有一位老人長嗟短嘆着。龍君俠揉揉眼睛，撐起身來，正自冥思感傷時，一聲蒼老的浩嘆已响在空間，那老人行至榻前，跪在地上，老淚滿目悲聲道：「少爺你可回來了……」邊說邊哭，極之激動。

「啊！原來是嵩伯！嵩伯，究竟我家發生過了什麼一回事？父母親如何死……去？」

老人極悲傷地站起來，回道：「少爺，事情的發生是在你隨師離家後第五個月的中秋節深夜，『龍家堡』忽然來了兩名黑衣幪面人，以極之卑鄙手段偷襲老爺與夫人，並用重刑手法逼問老爺那萬年參王的藏處，老爺照實而說，但旣遭敵人的厲迫嚴拷，更令人髮指者莫過於是一名幪面客欲當着老爺眼前侮辱夫人，以此作爲威脅之用，夫人掙扎無能，最後她含恨雙指一點心窩，當場斃命！」沉思了一會接着道：「老奴是夜恰巧有事外出，當我歸堡時全堡觸目皆是屍體橫陳，更慘者是老爺忍受着重傷的煎熬把事情的發生經過向老奴艱苦地說着，並十分鄭重叮囑老奴勿通知少爺，以免令少爺學藝不能專心……」

龍君俠虎目含淚，悲戚地道：「好卑鄙，毒辣的手段，嵩伯，當時爹曾否說及偷襲者是誰？」

老人低頭沉思，語音略頓回道：「老奴記得當老爺嚥下最後一口氣時他說出此行禍首是冷鐵心，另外一位却不相識！」

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孝而親不在！這難受的滋味，如果不是身受者又怎能體會到那種痛苦呢！

一聲摧肝瀝血般，悲憤至極的長嘯由龍君俠的口內吐出，他恨恨的向蒼空叫道：「冷鐵心！這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我要你血債血還……」邊說邊向園中雙親埋骨之處走去。

龍君俠乃是性情純孝之人，見墳思親之下，那一腔熱淚，自然便忍耐不住地，拜倒墳前，放聲痛哭。

薛家英先是陪同他跪倒墳前，一齊垂淚，後來因見龍君俠哭得太以悲慘傷心，遂對他善加勸解道：「龍公子，你要節哀順變，切莫要傷了自己的身子！」

一陣天愁地慘的痛哭過後，龍君俠向着墳墓三拜道：「爹娘，孩兒不孝，不能奉侍膝前，以致今日陰陽永隔，孩兒誓以仇人之血來祭拜你們兩位老人家……」

× × ×

生離，是朦朧的殘月；死別，是憔悴的落花！

朦朧的殘月也許會有明朗的一天，但是憔悴的落花却永遠長不回枝頭上……

「龍家堡」昔年的風光現今已隨風逝去！荒草凄凄的園中，龍君俠默默地跪倒墳前，口中喃喃自語地祈禱着……

是夜乃是九月十五日——和冷鐵心相約清算不共戴天之仇恨的日子！

皓月，明掛中天，月色爲「龍家堡」披上一層銀白色的光芒，看來，是如此的凄清，是如此的肅靜！

忽然間蹄聲得得，在如此寂靜的夜中聽來是如此的刺耳！龍君俠在蹄聲甫入耳中就緩緩站起，手持劍鞘，雙目威稜地投向大門外。

蹄聲在大門台階前靜止，跟着毫無聲息的閃入三條幽靈人影，爲首者赫然是「一劍撐天」冷鐵心，後面二人乃是「聚賢山莊」的二位總護法，一是「生死判官」羅明，一是「斷魂手」西門德，此兩人的一身功藝堪稱江湖一流高手。

如此蕭條沉寂的環境，本在冷鐵心的意料中，但當他目光接觸到那園中的兩座巨墓時，心中竟不自由主一震，爲什麼？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也許是心中有愧吧！

見園中只有龍君俠一人靜立，他狠勇的面孔浮起一層陰澀的笑意道：「龍賢姪，自從十年前愚叔在此養傷痊癒而離開『龍家堡』後，匆匆之間已是十年多了，今夜重睹風采，面目已是全非，昔年故友，現今已是陰陽永隔，眞使愚叔不知慚愧幾許？」

極度鎭定逾恆的，龍君俠怒極而笑道：「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孝而親不在！冷鐵心，你別再假惺惺作慈悲態了，須知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喋喋的一笑，冷鐵心道：「賢姪，一個人處事需要小心觀察，萬事都要斟酌而爲！令尊曾有恩於我，那愚叔豈可做出這般傷天害理的事！」

冷鐵心語聲剛落，耳旁忽地响起一聲輕「哼」，那哼聲雖然不大，但响在他的心上却鳴如悶雷，連耳鼓也在嗡嗡作响：

跟着，响起龍君俠的悲憤笑聲，同時一字一淚地道：「天在上，地在下，枉你堪稱『一劍撐天』，難道說連幹下了的醜事也無勇氣承認嗎？」

冷天星受了這般侮譏之言，心中已是怒不可遏，但他仍是不動聲色，目中詭芒連閃而逝，陰陰的笑着道：「賢姪，愚叔已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忍受了你之出言不遜的侮辱，如不看在令尊份上，嘿嘿！愚叔早已出手教訓於你了！」

提起慘死的亡父，那如海的深仇，那澎湃怒騰的恨，已是充滿心間，一聲怒嘯，冲天而起，龍君俠怒髮欲立般指着冷鐵心罵道：「你這不仁不義的畜牲，窮天下最醜惡的詞彙，也不能形容你的罪行，今夜，我要你血濺墳前，更要看看你的心是什麼顏色！」

「慢！愚叔再問一句話你才動手也未遲……是誰告知你關於這一切的經過？」

「我！」嵩伯忽然由廳內黑暗中行出，後面跟着薛家英。

冷天星心頭一凝冷叱道：「你是什麼人？」

嵩伯一改蒼老之態，沉聲道：「老相識！閣下好善忘呀！難道連好友也不認識麼？」邊說邊伸手向臉上一陣抹撕，瞬時間蒼老的皺臉已不復見……

冷鐵心見對方抹下易容的一張面孔，仍是四十左右的中年人，臉貌平凡，只是太以蒼白，他低頭默思一會，驀地驚詫道：「啊！原來是你，巢不歸……」

恢復了身份的巢不歸，一陣陣的浩嘆，語音滄桑的道：「此姓名我已不用久矣，想當年一念之差，鑄成終生慚愧！冷鐵心，你那不仁不義的心，卑鄙無恥的手段令我明瞭到人與人之間的醜惡……」

「住口！」在無所遁形的情況下，冷鐵心露出他那副兇相，暴雷似的厲吼着，他手指巢不歸叫道：「你過來，巢不歸，我這就為武林伸正義，替江湖明忠奸，誅除你這個出賣朋友的叛徒妖醜！」

一抬臂攔阻了巢不歸的去路，龍君俠冷冷指着冷鐵心道：「冷鐵心，此時此地相信你不是為漫罵吵鬧而來的，事情還待解決，希望你勿似瘋狗般亂吠為妙！」

冷鐵心勃然大怒，厲聲喝道：「好！以你小子之見——」

眼瞳的光輝突然變得冷硬，龍君俠冷然道：「俗語說得好，善惡到頭終有報，所欠者只是時間的遲早吧！今夜，我要你這畜牲明瞭到『仁』與『義』二字的真實涵意！」

冷鐵心左右靜立的兩位護法，見龍君俠年紀輕輕，但在言詞上却對莊主極度譏諷侮辱，左一句畜牲右一句畜牲，早已躍躍欲動，這時兩人再也忍不住，左右閃身而出，齊聲怒道：「莊主，這小子既然如此不知死活，請准許讓屬下出手，教訓於他。」

冷鐵心對於龍君俠的絕藝，曾目睹過，但却不知他技出何人門下，這時見兩位護法欲出場相試，他也好趁此機會在旁詳細觀察，故他向他們說道：「好！但兩位護法却不可大意，這小子，可不是省油之燈！」

兩人齊聲躬身應道：「是，莊主！」跟着就轉身行至龍君俠面前。

龍君俠極感意外兩人會中途插手其間，他目射寒芒道：「兩位，今夜不是論劍比武適當時辰，望兩位勿多管閒事，那在下就感激不盡……」

「生死判官」羅明不待對方語畢，就輕蔑地道：「小子，你在言詞上侮辱了咱們莊主的名譽，如欲息事寧人，小子你自己自斷一臂吧！」

龍君俠本來不想多生是非，但他處處讓人偏偏就有些不知好歹的夾纏不清，他雖然不想出手多造殺孽，但他究竟是少年心性，忍耐有限，故一個忍耐不住，手掌劍光之下，多滴血又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吁了口氣，龍君俠道：「是非皆因多出口，煩惱皆因强出頭！你們兩人今夜的做法，以後只怕够你們懊悔的……」語音剛落，尚不待對手兩人有任何反應，龍君俠已暴旋而進，一溜銀燦燦的劍光直瀉向「生死判官」羅明的咽喉，同一時起，他左手的劍鞘已碎砸「斷魂手」西門德！

情勢的變化是快迅得無可比喻，羅明在震駭中，雙手一對判官筆已急急舞起一輪呼嘯的光弧，身形歘然側避之下，已將對方致命的一招堪堪避過，同一時間，「斷魂手」西門德也因龍君俠快迅的出手而弄得有些手忙脚亂……

判官筆泛着黝亮的光芒，翻飛掃劈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威勢是如此雄猛，在一聲聲帶着喘息的冷笑中，「生死判官」羅明一邊招呼着西門德，一邊冷叱道：「小子，老夫今夜教你知曉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在一片暴捲的銀芒劍影下，龍君俠猝退側旋，手中利劍劃着微小的弧綫急速的反劈兩人，口中悠閒地應着：「井底之蛙，又何足論及天之多大，地之多寬……」

「斷魂手」西門德怒聲厲吼着，雙掌倏翻，閃電般的拍了過去，拍到一半之途時，忽然雙掌上下一分上襲天庭，下擊居髎，一招雙式，快得無以復加，但也毒得無以絕倫！

龍君俠自溝通天地之橋，突破生死玄關後，一身玄功內力，已高得不可思義，毫不遲疑，古紋的劍身泛動着流光的銀芒，在銳嘯排蕩的空氣裏穿織交射，而劍尖所洒拋着的瑩瑩星點却是如此準確，那般無情地瀉向羅明週身要害，弧形的劍影和條條的芒帶融合着，映出一幅令人心迷神惑的耀目光輝景色，是那麼犀利，也那麼酷烈！

驚惶與恐怖此時正擁塞在羅明心田，這位「聚寶山莊」的總護法現今才深切明瞭到對手那一身技藝是如此驚人，更深切明白憑自己的功力是無法抵擋得住的，他拚命躍騰向空，欲逃避對方所施的劍影，但是，所遺憾者却是事與願違……

「嗆啷」輕响中，羅明的一對判官筆已在一刹之間被斬削成為四段，於是，只見劍氣閃耀，沒有人清楚地看到那是怎麼一回事，羅明已經狂嗥慘號着自半空重重墜落！而他的一雙手，齊腕以下俱被削斷，只剩下兩條光禿禿的手肘了！

絕不猶疑的，龍君俠在羅明的慘叫聲還未出口時他已是把劍歸鞘，電也似的右掌在封拒之間已一連向「斷魂手」西門德擊出五掌，「斷魂手」見敵人捨劍用掌，不由大喜，但甫見敵人掌影翻飛舞向面前，竟是無從招架，心中雖然駭愕欲絕，但欲避已是無能，迫於萬般無奈，只好全力而進。

龍君俠知道這時只能速戰速決，當下龍吟鳳鳴也似的長嘯一聲，步孕璇璣，身形如幽靈，電閃似的身形忽然如岳峙淵停般的屹立如山，落葉繽紛的掌影忽合為一，如此不可思義的飛向對方胸間！

轟然的震天巨响聲裏，破空响起一陣慘嚎，「斷魂手」蹬、蹬……蹬的連連倒退丈餘七八尺外，軀體才廢然跌於地上，口中鮮血吐得地上一片腥紅！雙掌腕骨齊折，只痛得他額上冷汗流滿臉上……

就於此時，右面响起薛家英含怒的聲音：「好卑鄙的無恥之徒！」跟着聽得巢不歸的一聲悶哼！夜空中傳來冷鐵心陰險的笑語：「嘿……嘿……巢不歸承領之情，無以為報，此一掌也足可略表寸心！」

心中一驚，龍君俠極快的回頭一望，

此時，只見巢不歸身軀有如空中敗絮，飛瀉而跌落丈外地上，與冷鐵心交手的薛家英，此時却叱聲連連，串同冷鐵心嘿嘿的陰沉笑聲交雜在一起，正打得如火如荼。

龍君俠一時只覺得胸間充滿着爆炸性的騰怒，他傲然冷笑聲中，持着劍忽地平舉胸前，舌綻春雷，流星般的就撲向在交戰中的冷鐵心。掌影挾着劍鞘橫劈，直捲向敵人，冷鐵心亦在嘿嘿冷笑聲裏，平胸出掌，「呼、呼！」的兩股掌風，有如驚濤駭浪般，挾着無比威勢，呼嘯地直迎龍君俠擊出的那股掌勁。

三股掌風浩厲地相撞在一起，破空暴响起轟然的一聲震撼天地巨响，龍君俠的身形只是一幌而定，反看冷鐵心却蹬，蹬……的連連倒退不已……

秦紅著作

武林一條街

兩集共十六元

第一集

秦紅著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沒有人知道武林一條街究竟在那兒？也沒有人知道究竟是怎樣的一條街？祗知道武林中武藝高强的人，如去雲南大理，則相繼失踪，會到過那裡僥倖而回的，已失去實力、失去武功，但如何失去，却是沒有誰知曉，令人匪夷所思。武林高手林歌，為救好友，不惜親入虎穴……

環球圖書出版社出版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地鐵站有售

極關懷地向薛家英一瞥，跟着道：「賢妹，你快去照顧那位前輩，看看他的傷勢是否嚴重。此處一切由愚兄處理，不必憂慮！」

薛家英嬝嬝蓮步行至龍君俠身旁，無限關切由美目中透露，嬌聲軟語道：「公子，望你量力而為，千祈勿以身涉險而落得兩敗俱傷……」說完，就轉身向巢不歸倒臥處走去！

一抬頭，龍君俠臉盈殺機，喝道：「姓冷的，以你這等無恥行為，死上十次也不為過！亮出你的利劍，讓我領敎一下你那被人稱為『一劍撐天』的名號，看看是否有些欺世盜名！」

冷鐵心見屬下兩位總護法，皆都受重傷廢倒呻吟於地上，更者剛才與龍君俠交掌，心中所震駭者是對方年紀輕輕，但却內勁泉湧如潮，深不可測！此時一聽對方這般侮辱之言，他幾乎氣得一下子閉過氣去，陰沉得似欲爆炸般的盯視着龍君俠，他一個一個字自緊咬的齒縫中迸出道：「小子，你只不過是武林末流，道上么醜，本莊主之名譽，你豈配侮辱？只此一端，已足够你小子魂淪地獄，永難超生！」

龍君俠手指一彈劍鞘，「錚」的一聲沉响，神色極度肅殺的朝向冷鐵心道：「既是如此，那你還等待什麼呢？在下可不能自己領路走向地獄！」

驀地一聲厲叱，金色的光影一閃，「一劍撐天」冷鐵心已是狂風掃落葉一樣捲了過去，抖手間，劍尖便已攻出八招十六式，招招擊向龍君俠的要害，式式都砸向龍君俠的致命之處！

龍君俠鎮定的霍然側轉，古紋劍鋒已是神鬼莫測「削」的直掠而出，快且狠的「噹噹」一聲响連串中截封了敵人的攻勢，手肘快速一曲，以意想不到之勢況下，劍尖閃電般飛戳敵人小腹，那份準確、那份狠烈，簡直是觸目驚心，防不勝防！

冷鐵心出手間就遭受到對方壯烈的反擊，他怪叫一聲趕忙躍退，幾乎同一時間，他躍退的身形驀然風旋倏進，右掌手中劍影朵朵直刺龍君俠的雙眉中心，左掌却不易覺察的趁勢猛然拍向敵人胸前，一邊却怒目忽睜，大吼道：「小子，今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龍君俠的古紋利劍呼呼翻飛，他冷然應道：「今夜身遭報應者，定然是你無疑！」身形忽地屹立如山，不閃不動，古紋劍鋒一翻急幌，嗡嗡的嘯聲陡然間已幻出一片劍影，在金鐵的交撞所擊撞之聲還未傳來時，左手劍鞘尖已是那麼快捷的戳向敵人那襲向胸前的掌心！

極度無可奈何的，又是驚駭震惶，冷鐵心身形一振筆直而起，宛如冲天驚鳥，拔高達二丈餘，略一騰折，便翻手猝襲而落，出手之下便是怒騰的十一劍，二十三掌！他含憤的動作是如此的連貫，如此凌厲，又是如此奮不顧身，以致他才一出掌展劍，那陣陣劍氣與掌勁已是如此似山崩地裂，密集而狂暴的自空中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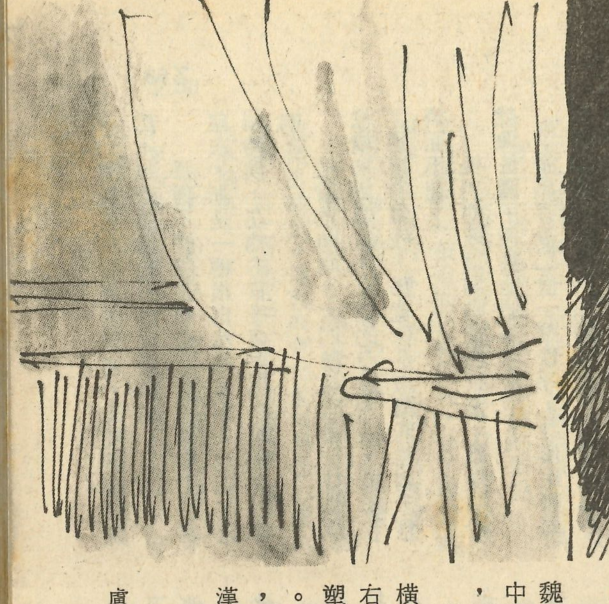
沒有任何表情，龍君俠的脚步立即做着快迅無比，玄妙奧深的挪移，隨着敵人劍尖起落出的極小空隙，那麼準確而精密，那麼優閒而從容不迫，剎時間敵人怒騰的十一劍與二十三掌全然落空，未待對方身形落地，古紋劍鋒伸縮翻飛，快斬狠戳，已是那樣神鬼莫測的瞬息間變化無窮，在眨眼中衝舞俯捲的捲向冷鐵心！

雙方的接觸是迅快無倫的，似是剛剛接觸便已分開，冷鐵心洒着滿頭的汗水倉皇倒掠手中之劍却驚慌地連揮着！此時他的雙臂、胸膛，正有大量的鮮血突突冒溢而出，身上一片殷紅，而那些血液却隨着他倉皇倒掠的身形一滴滴，一圈圈的飛瀉一片，猩紅的鮮血剛剛滴落地下又為泥土迅速吸收，變成紫黯的一片……

沒有讓敵人有一絲喘息的機會，龍君俠已長嘯如泣，古紋利劍光芒猝漲，在熠熠寒光裏長身而進，狂風暴雨般一口氣三十七劍猛取正自大驚失色的「一劍撐天」冷鐵心。

（以下轉入72頁）







御用殺手傳奇故事

九月奔雷

黃鷹・文　可飛・圖

死灰復燃　伺機暗殺

——龍飛

這是一個人的姓名，江湖上不知道這個人的人不是沒有，但肯定不會太多。

說武功，江湖上的高手前十名之內應該有他的一份，說地位，更無人能及。

當今天子與他是叔侄關係，王侯中數他第一，稱太平安樂，還是關外落日牧場萬馬王的女婿，由於天地會的出現，他受命在承德行宮訓練御用殺手。

落日牧場養馬以萬計，牧場的弟子俱都有一身武功，所以才能夠雄霸關外，承德行宮所訓練的殺手有當今天子全力支持，無論任何事都能夠做到盡善盡美，所訓練出來的殺手當然不是一般可比。

有這兩股龐大的勢力協助，沒有什麽人什麽地方是他動不了的了。

天地會以司馬縱橫爲首，暗中勾結朝廷中人，目的在傾覆天下，勢力當然也非同小可，可是在龍飛的策劃下，連番血戰，還是將之毀滅，這是六個月前的事。

經過六個月的修整，京城已經囘復本來的面目，一片和平景象。

六個月和平的日子下來，龍飛的警戒並沒有解除，只因爲他實在太清楚司馬縱橫這個人。

算無遺策，自負必勝，在六個月前，司馬縱橫與九王爺盡起所屬，攻進皇城，攻進皇帝殿，直接威脅到當今天子的安全，結果還是棋差一着，一敗塗地，九王爺畏罪自刎，只走了司馬縱橫。

他們雖然肯定司馬縱橫雙脚中了毒藥暗器，却不敢肯定司馬縱橫一定會毒發身亡。

這個人一日不死，一日不會罷休，可是六個月下來，龍飛仍然一些消息也沒有，一直到六個月後的今天。

×　×　×

今天的天色不大好，陰霾滿佈，午後，負手走在小樓上，龍飛便已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

在雨落下前，一個霹靂般震撼人心的消息便送到。

消息來自一個錦盒，由一個老人送來，那個老人捧着錦盒才步上王府門前的石階便毒發，血管暴漲，混身肌肉血紅，兩顆眼珠突然迸裂，血珠激濺。

王府門前的侍衛盡吃一驚，在看過那個錦盒後不敢延遲，急急送到龍飛面前。

錦盒內只有一張錦箋，錦箋上只有兩行六個字，那是兩個人的姓名。

——司馬縱橫

——長風

龍飛一共有二十四個義子女　都是他收養的孤兒，自小由他教導，輔以重金禮聘囘來的名師，無不練得一身本領，也一直做得很好，從沒有令他失望。

他所以收養他們，只是出於一片善心，並沒有任何目的，而一直以來視如己出，也當然希望他們都能够長命百歲，無災無難。

與天地會的連番血戰中，先後却已要他損折了一子一女，令他很痛心，他實在不想再有第三個。

長風是他的第五個義子，這張錦箋却無疑告訴他，司馬縱橫在準備對他這個義子採取行動。

錦箋在他手中片片破裂，他立即振吭大呼：「來人！」

聽到他聲音的人立即一齊向他這邊湧來，他雙手握拳，接問：「有誰知道長風在什麽地方。」

「五哥在洛陽白馬寺。」囘答他的是他最小的義女香芸。

他也立即省起了這件事，長風的下落他怎會不知道？只是那片刻他的思想幾乎已接近空白。

跟着他問了一個很可笑的問題。「有什麽辦法可以立即送我到白馬寺。」

沒有人笑，香芸也沒有，很冷靜的囘答一聲：「沒有——」

「備戰——」這兩個字出口，龍飛已完全冷靜下來。

也就在他這兩個字出口之後不久，所有他的人都準備妥當，隨時候命出發。

×　×　×

出洛陽東門，過瀍水，繞古城遺址，沿途盡是古塚，再進爲管鮑分金處，更進即爲白馬寺。

「……孝明帝夜夢金人頂上有白光，飛行殿廷，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憲等使于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于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于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咸卒于此寺。」

這是一段比較詳細正確的記載，見于魏書釋老志，足以證明白馬寺是佛敎傳到中國所建築的第一座佛寺，而且非獨古老，氣象之宏偉也鮮有能及。

第一進山門有「白馬寺」三個大字的橫額，門前有石獅一對，二進天王殿，左右塑四天王，中塑關公，第三進大殿，中塑釋迦佛，左塑文殊菩薩，右塑普賢菩薩。第四進法堂，爲大雄寶殿，中塑釋迦佛，左藥師佛，右彌勒佛，東西共列十八羅漢。

第五進接引殿，中塑西方三聖。

第六進在高阜，地名清涼臺，中爲毘盧閣，左爲攝摩騰殿，右爲竺法蘭殿。

毘盧閣現在已改裝爲收藏名人譜的地方。

名人譜是龍飛的得意傑作之一，天下間只要稍有名的人都被收編進名人譜內，能够搜集到的資料也都盡載在名下，以便檢閱。

這絕無疑問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所需的人力難以估計，也只有龍飛才有這個魄力，目的也當然是爲了對付天地會。

經過多年的修訂補充，名人譜收編名人的豐富，資料的詳盡，已接近完美，只要有一絲綫索，只要是收錄在名人譜內的人，都能够迅速將這個人的有關一切找出來，採取適當的行動。

名人譜除皇城禁苑承德行宮之外，還抄錄了若干份，存放在適當的地方，以便能够隨時查閱。

毘盧閣內這時候正在進行一項查閱的工作，十個僧人正在找尋一個叫做歐陽絕的人。

半個時辰之前，飛鴿傳來消息，司馬縱橫正在與歐陽絕一起有所行動。

長風是白馬寺一羣御用殺手之首，正在密室苦練一種內功，他的屬下知道正在要緊關頭，而事情也無須立即驚動他，往例立即知會毘盧閣方面，檢閱名人譜。

姓歐陽的名人很多，毘盧閣的僧人先查總册，找到了三個歐陽絕，再翻不同地方的三份名册，這時候總算將這三個歐陽絕找出來。

一個是老人，詩劍有相當造詣，與飛鴿送來的消息上描述的不同，另一個是一個青年，嵩山少林寺的弟子，也不是他們要找的對象。

最後一個根據記載是一個中年人，在龍門西岩下築了一座莊院，精通機關土木消息，號賽臥龍，自誇才華絕世，諸葛孔明亦不過如是。

飛鴿消息上描述的正是這個人。

兩個僧人隨即將有關這個人的一切另卷抄下來，正要送交長風過目，長風就來了。

這兒的天氣異常清朗，陽光下長風一身雪白袈裟纖塵不染，在兩個僧人侍候下飄然走來，看他的眼神，又已成功步入一重境界，內功更上一層樓。

開關後聽到這個消息他立即趕來，足足六個月，到現在才採到司馬縱橫的消息，他當然興奮，却是怎也想不到一踏入這個毘盧閣便墮進萬刧不復之境。

毘盧閣表面看來並沒有什麽不妥，最低限度在長風踏入毘盧閣之前也沒有看出什麽不妥，踏入了毘盧閣之後，才有些不舒服的感覺。

若非他心急知道司馬縱橫的消息，這種不舒服的感覺也許早就已襲來，也許他就能够逃過這一刦，但設計這個陷阱的人顯然連他的心情反應也算計在內。

他自幼好佛，龍飛也就是看出了這一點，因利乘便，索性將他安排進佛門，這些年的苦修，若非爲了對付天地會，早已練到了不動心的地步，雖然如此，能够令他動心的事情已不多。

司馬縱橫的下落當然足以打動他的心，非獨他，對付天地會的人無不希望這件事早些解决。

消息在六個月後到來，又來得這麼突然，也難怪他的心情大受影响。

那種不舒服的感覺一來，長風便左右望去，那是一種很自然的反應，也就在這個時候，在他的背後傳來了一陣怪異的聲响。

他霍地回頭，大門赫然已被一條條鐵柱橫來封鎖住，在他的身前左右，亦出現了同樣的鐵柱，那竟像是以機括控制，整齊而迅速。

他們的頭頂同時被柱封鎖，那些鐵柱就像是籠子般將他們困在當中。

長風身後二僧一聲驚呼，身形疾轉同時雙手齊出，疾打在鐵柱上。鐵柱紋風不動，長風目光及處，面色一沉，一口眞氣却提起來，袈裟無風自動。

在查閱名人譜的十個僧人同時轉過身來，譜册脫手落地，雙手赫然都出現了一具連弩。

十具連弩都向着長風。

那兩個僧人不約而同，一齊擋在長風的身前，連弩與之同時發射。

長風狂叫：「不可！」

語聲未落，兩個僧人已經變成刺蝟一樣，長風怒嘯撲前，雙掌疾擊在鐵柱上。

鐵柱應掌彎曲，長風雙掌一拍一分，便要將鐵柱拉開來，也就在這個時候，那十個僧人的手中出現了第二具連弩。

弓弦聲接响，每具十二連弩一齊集中射向長風，旣急且勁。

長風一咬牙，探手抓起那兩個僧人的屍體，那知道四面鐵柱竟然就在這個時候合攏。

他原是準備以那兩個僧人的屍體再擋下這第二撥的連弩，那兩個僧人爲了掩護他被連弩射成刺蝟，再拿他們的屍體來擋連弩無疑是殘忍一些，但除此之外，他已沒有第二個辦法。

只是他雖然權衡輕重，狠得起心腸，那些鐵柱的變化仍然大出他意料之外，才擋下第二撥連弩，他整個身子已被鐵柱夾在當中，手脚完全施展不開。

那十個僧人隨即放下了第二具連弩，他們沒有第三具連弩，却還有一柄戒刀。

刀立即在手，十個僧人分從三個方向撲前。

長風看着他們撲來，眞氣運行，混身骨骼爆栗子也似急响，却是迫不開那些鐵柱。

在閣外其餘僧人這時候亦已被驚動趕來，却是被鐵柱擋在外面，只有眼看着十柄戒刀插進長風體內。

每一柄戒刀插的都是要害，長風內功雖然好，却沒有練到刀槍不入的地步，他慘叫狂叫，內力隨着一股股迫出，十柄刀被他硬硬迫斷了九柄，刀尖却都留在他體內。

鮮血緊接激射而出，長風迅速變成了一個血人，狂叫聲中氣絕。

那十個僧人都不由露出驚惶之色，棄刀暴退，一個個隨即往上拔起來，撞破承塵，竄了進去。

示警的鐘鼓聲這時候亦已响起來，非獨整座白馬寺，天地彷彿也爲之震動。

無數僧人四方八面湧來，那十個僧人才撞破瓦面竄出昆盧閣已經破重重包圍。

十個僧人中的一個立即放出了一隻鴿子，同時向東方，也是鴿飛的方向望去。

那邊是一個絕壑，一道天塹約莫二十丈寬闊，他們的頭兒司馬縱橫告訴他們，只要看見信鴿，立即就會將一條長長的鐵管子從對面伸展過來，伸至瓦面上，讓他們由鐵管子離開。

二十丈許的絕壑最好的輕功也難以飛越，也是他們唯一而且又安全的退路。

他們也絕對相信設計這個陷阱的人一定能够弄好那條鐵管子，將他們安全接走，在動身之前，他們也都已看到這個陷阱與那條鐵管子的模型。

鐘鼓示警其實已經是最好的訊號，在聽到鐘鼓聲後鐵管子便應該開始伸展過來，在鴿飛同時，鐵管子便應該到了，那十個僧人在聽到鐘鼓聲後便已經有念頭，也所以，都以爲上了瓦面便能够看見那條鐵管子。

現在看不見當然有些失望，但並未絕望，令他們絕望的是那隻鴿子的被射殺。

那隻鴿子才飛到天塹當中便被一箭將鴿首穿透，箭上的餘力未盡，將那隻鴿子撞得倒飛回三丈，才斜往下墮，眨眼消失在天塹的深處。

那十個僧人的心同時沉下去。

箭是從對面的絕壁射來，在對面絕壁的應該就只有那些準備了鐵管子接應他們的人，現在鐵管子沒有伸過來，反而箭射他們的飛鴿，是甚麼意思。並不難明白。

他們在進入昆盧閣之前，也曾到過那邊絕壁，白馬寺龍飛的人應該沒有那麼快趕到去，除非是預先知道他們的計劃，果眞是這樣，長風也不會踏進陷阱，被他們擊殺。唯一的解釋就是，他們的主人已決定放棄他們，要活命，他們唯有闖出去。

再看看那些包圍着昆盧閣的白馬寺僧人，那十個不由心頭發寒。

以他們的武功肯定闖不了出去，從那些白馬寺僧人悲憤的神情看來，肯定絕不會放過他們。

殺聲已响起來，風雲彷彿也爲之失色，那些白馬寺僧人怒濤般終於開始了他們的攻擊。

×　×　×

司馬縱橫聽到這喊殺聲，他正在昆盧閣對面的絕壁上，正將一張強弓交給侍候他的十二個黑衣人之一。

那一箭也是由他射出去，也只有他這種內功造詣才能够挽動那張強弓，將箭射到那麼遠。

他消瘦了很多但並不憔悴，看似是盤膝坐在那輛車子上，山風吹開了他長衫下擺，却不難發現他的一雙脚已齊膝斷去。

毒蛇纏臂，壯士斷腕，他雙脚中了絕毒暗器，逃命當中沒有時間停下來運功將毒迫出來，到有時間的時候，除了將雙脚斬去，已別無他法。

那輛車子是他斷脚之後打造的，由他設計，所用的金屬以及打造的匠人都由他嚴格挑選，務求造到十全十美無懈可擊。

當然，無論車子怎樣精巧靈活都比不上他的一雙脚，但他已經傾盡全力，以求達到至善。

車子的形狀非常奇怪，却不是爲了好看，完全實用，司馬縱橫現在已能够控制

自如，充份發揮車子的巧妙，當然，那是血肉之軀，所能够做到的地步。

侍候在他左右的除了十二個黑衣人之外，還有一個中年僧人，一身金黃色的袈裟，法相裝嚴。

只看外表，簡直就是一個有道高僧，只怕沒有人相信這會是一個心地陰惡，爲了一己私慾，不惜出賣門下弟子的人。

他法號了因，身份輩份都頗高，出身少林寺，應詔來助龍飛的少林僧人中，除了三個悟字輩的長老，輩份便得數他們這種了字輩。

他也是昆盧閣的主管，了字輩的少林僧人說多不多，說少不少，他能够被挑選出來，担此重任，當然是因爲他的表現一直都很好，深得人心。

只可惜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弱點，僧人也不例外，司馬縱橫對龍飛方面的人也曾下過一番心機調查，也所以知道這個了因的弱點，好像司馬縱橫這種人當然不會做沒有把握的事情，而他的判斷也很少錯誤，選中了因，也一擊而中了他的弱點。

司馬縱橫也沒有做甚麼，只是將當年了因和那個被迫而另嫁他人，令了因因此而看破紅塵的女人找來，還替了因準備一幢很不錯的屋子，足够花費一生的金錢。

在他的眼中，爲女人而出家的僧人意志最是軟弱，遠沒有那些醉心佛法的僧人堅強，這之前他已經有多次經驗，這一次也不例外。

以了因的身份，要在昆盧閣設置陷阱，要將幾個喬裝僧人的殺手放進去，何等容易。

司馬縱橫要他做的只是這件事，只要這件事了結，他便可以還俗，退出江湖，與他心愛的女人雙宿雙棲，享受人生。

所以他雖然在鴿子中前後一聲佛號，毫無哀憐之意，更難掩心頭的歡欣。

司馬縱橫聽着他一聲佛號，微笑道：「你的運氣很不錯。」

了因合十道：「是會主洪福齊天。」

司馬縱橫目光一遠，道：「那十個假和尚都是我的心腹，都有一身本領。」

了因道：「可惜。」

司馬縱橫道：「這實在是很可惜的事，若是有足够的時間，要打造那樣的一條鐵管子，應該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

了因道：「以會主的設計圖形來看，再有一個月的時間……」

司馬縱橫忽然道：「你看我的耐性好不好？」

了因說道：「好極了，所以貧僧才奇怪……」

司馬縱橫道：「再多籌一個月其實也沒有甚麼不妥，你知道是甚麼原因我突然改變初衷。」

了因道：「恕貧道愚昧。」

他突然發覺在司馬縱橫面前還是老實一點兒的好。

司馬縱橫的作風有異一般，在他的面前明白就明白，因爲他會追問下去你到底明白了甚麼，不容你假裝。

了因絕對不是一個太聰明的人，也事實想不透司馬縱橫到底在打甚麼主意。

司馬縱橫接問道：「你難道沒有想到因爲要躭擱這一段時間，白馬寺龍飛的手下會找到來？」

了因恍然地。「不錯，雖然距離並不怎樣遠，要踏着鐵管子進來，可也要花費一段時間，而也就因爲距離這樣，龍飛的人不難追到來，到時要擺脫他們可就麻煩了。」

「其實也不太麻煩。」司馬縱橫笑了笑。「那也並不是我的眞正意圖。」

了因道：「貧僧在洗耳恭聽。」

司馬縱橫道：「由一般人化裝成和尚容易，由和尚化裝成一般人可就沒有這麼容易，光頭是其一，佛印也是的。」

了因道：「會主恐怕帶着他們，很容易被龍飛的人發現，連帶本身的安全也受影响。」

「這才是主要的原因。」司馬縱橫笑了笑。「我雙脚已斷，勢力不比當年，行動必須加倍小心。」這也是他的心裏話。

了因笑道：「幸好我留在會主身旁，昆盧閣一事之後，也不準備追隨會主。」

「你應該追隨我的。」司馬縱橫突又這樣說。

「貧僧不明白。」了因眞的不明白。

司馬縱橫歎息道：「你見過我的很多地方，也認識我的不少手下，萬一落在龍飛的手上，豈不是間接威脅到我們的安全麼。」

了因一怔脫口道：「會主替我們二人安排的地方不是說非常秘密？」

「那其實不算是非常秘密的地方，何況由這裏到那裏需要走三天的路，而不是三個時辰，龍飛在周圍百里的人相信都已經在搜尋你的下落。」

了因道：「我可以藏在馬車內。」

「你又忘記了。」司馬縱橫再歎息。「以龍飛的勢力可以截查任何的馬車，拘捕一個他們認爲有嫌疑的人。」

了因仍然道：「我有辦法的。」

「那最好你說來聽聽，也許我會非常滿意，就此讓你離開。」司馬縱橫目光灼灼的看着了因。

了因沉默了下去，司馬縱橫突又道：「三數已過了。」

「三數。」了因又是一怔。

司馬縱橫微笑道：「我漏了說一句，限你三數之內將辦法說出來。」

「這個……」了因的面色開始變。

司馬縱橫笑截道：「你若是眞的有一個好辦法，不用三數，立即便已可以說出來。」

他的笑容非常親切，可是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心情越壞，笑容便越盛，他殺人的時候，往往就是笑容最可愛最親切的時候。

了因看着面色大變，急忙道：「可是你曾經答應過絕不會傷害我，否則天誅地滅。」

「你若是天地會我的人，一定會知道我要怎樣答應才是事實。」司馬縱橫的笑容更親切，語聲也更動聽。「那一種死亡不是天誅地滅？既然一定要死了，怎樣死有何分別？」

了因欲言又止，神態激動，司馬縱橫即時又搖頭道：「你最好還是不要罵，以你這樣一個有道的高僧，應該不會太懂得罵人，而天下間最難聽的罵人說話相信我

都已聽過了。」

了因只是問：「你要將我怎樣？」

司馬縱橫道：「你不願意跟着我，除了殺人滅口之外我還能夠怎樣做？」

了因囁嚅道：「我……」

司馬縱橫道：「現在你才改變主意是不是太遲？」

了因長歎。「其實一開始你便已經準備在沒有利用的價值後便將我幹掉……」

司馬縱橫搖頭道：「正要用人的時候，我怎會這樣做，可惜你實在令我太失望，由始至終，你就是只想着那個女人雙宿雙棲。」

了因忍不住追問：「你準備拿他怎麼樣？」

司馬縱橫反問：「你希望他怎樣？」

了因目光一閃，隨又悽然一笑，揮手：「算了，你喜歡怎樣便怎樣。」

司馬縱橫雙掌輕拍，一個黑衣人隨即在車子後捧出了一個精緻的瓦盆，捧向了因，那之上覆着一方錦布，錦布下圓圓的，也不知蓋着什麼東西。

了因目光及處，毛骨悚然，袖一拂，將木盆捲過來，那方錦布同時被捲飛。

不出他所料，放在瓦盆上的果然是他那個女人的頭顱，他一切的反應顯然都已在司馬縱橫意料之中，也所以早就已將那個女人殺掉。

人頭顯然經過藥物處理，雖然死去多時，仍無任何變化，與生前完全一樣，面上甚至還留着笑容。

殺她的當然是一個好手，也所以殺得如此乾淨俐落，如此迅速。

了因一雙手不由顫抖起來，跟着的反應，也是在司馬縱橫意料之內，一隻手一按，將人頭摟進懷中，那個人頭也就在這時候爆開，肉漿橫飛。

人頭內赫然藏着火藥機括，了因又是一次意外，脫口狂叫了起來，兩枚暗器也就在這時候從司馬縱橫那輛車子左右把手射出！

火藥對了因並沒有傷害的作用，司馬縱橫的目的也只是要了因一個意外，致命的是那兩枚暗器。

意外之下了因果然閃不開那兩枚暗器發自機簧，勁穿金石，一穿而過，血這才射出來，箭也似激射？

了因一個身子亦被撞出了丈外，四個黑衣人即時左右齊上，身形如電閃，出手亦一樣，迅速扣住了因的四肢。

了因狂吼，一口眞氣陡提起來，鮮血在眞氣催迫下更加急激，疾往外射。

那四個黑衣人抓着他四肢的手立時被震開，另一隻手却同時抓上，在了因眞氣交替之間，齊喝一聲，將了因抛了出去。

了因完全沒有抗拒的餘地，身形在半空中翻滾，往天塹墮下，他仍然狂叫，聲由高而低，很快便消失。

與之同時，司馬縱橫那輛車子已轉動，駛向旁邊的林子，那輛車子在司馬縱橫操縱下竟然能夠自行轉動直駛進林子內。

在林子內停着一頂奇大的轎子，八個力士左右侍候着，車子直駛進轎子內，那八個力士隨即將轎子抬起來，健步如飛，往山下奔去。

在司馬縱橫來說，這件事已然終結，目的似乎就只在告訴龍飛，他沒有毒發身亡，而且已開始報復，殺長風，只是向龍飛示威。

事情是否就這樣簡單。

×　×　×

飛鴿，還有飛騎，龍飛的消息非常靈通，也是第一個能夠將朝廷的威力盡量發揮的人。

以一國的精銳當然是無堅不摧，這一點司馬縱橫當然明白，也所以除非環境適合，又有十足的信心把握，否則絕不會擺明車馬，與朝廷正面衝突，而經過連串敎訓，現在當然更加不會了。

對於他那種突襲，龍飛却也無所施其技，天地之大，他手下雖然衆多，消息靈通，要看穩每一個地方已經不容易，要阻止司馬縱橫的突襲更加困難，除非一早探知司馬縱橫的行動，能夠及時抽調周圍的人力迎頭痛擊，但是以司馬縱橫的狡猾，談何容易。

司馬縱橫也早已安排好了退路，一擊即退，毘盧閣刺殺長風之後又不知下落。

——了因的屍體已經在天塹下找到，懷抱半邊女人的頭顱，胸膛有兩個血洞，一在要害，都穿透後背，推測爲機簧發射的暗器擊中。

——女人的頭顱被火藥炸開，唯一可以辨認的只是左邊唇角上的一顆黑痣。

這是最後送到的消息。

今天的天色晴朗，龍飛面上却彷彿烏雲密佈，他的心情事實是非常惡劣。

侍候在一旁的「神眼」楊晉即時開口：「那個女人相信就是與了因青梅竹馬，令他看破紅塵，削髮爲僧的江素。」

楊晉也就是管理京師名人譜的人，過目不忘，所以有「神眼」之稱，在龍飛收到司馬縱橫的錦箋後，便指派他調查白馬寺羣僧的底細，看可有什麼人值得懷疑。

龍飛知道白馬寺固若金湯，要是出亂子，只有出自寺中羣僧的身上。

楊晉翻查名人譜下來，找到了五個可疑的僧人，或者在出家爲僧之前做過壞事，或者出家的理由不夠充份。

一心向佛，爲了將佛敎發揚光大，普渡衆生的人不是沒有，只是爲數極少，並不是佛敎中人所說的那麼多。

僧人雖然有戒不打誑語，但基於人性的種種弱點，誑語到底還是打的。

白馬寺羣僧自述出家的理由，反而沒有名人譜調查的精細準確。

除了有所謂佛性，一個正常人所以出家，總有他不得不出家的苦衷。

犯了罪無處棲身，貧窮，對人生將來絕望都是原因，這也都不是問題，最成問題的只是出家後是否眞的出家，完全抛下一切的俗念。

楊晉一頓才接道：「了因也只有這一個女人。」

「一個已經夠多了。」龍飛歎了口氣。「身在少林本院十五年，對一個女人仍然念念不忘的僧人，還有什麼做不出？」

楊晉點頭道：「我們却一直都沒有留意。」

龍飛道：「少林是名門正派，本院的都是有道高僧，與天地會一些關係也沒有，若是連這種人都懷疑，我們還有什麼人

值得相信？」

楊晉嘟喃道：「有關了因的資料，我們都是從其他少林弟子口中知道，了因若不是出家之後對那個女人仍然念念不忘，不時在別人面前提起來，別人應該也不會知道。」

龍飛道：「若不是如此，司馬縱橫也一樣不會知道。」

楊晉苦笑道：「在我們當中，相信還有不少類似的危機潛伏，由現在開始，我們應該先行將這些人找出，研究他們的危險性到底到什麼程度。」

「這件事必須要做，我也不再希望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龍飛再問：「白馬寺機關方面又怎樣了。」

楊晉道：「金老師已確定是賽臥龍歐陽絕的所爲。」

旁邊一個老人接道：「除了他，不會有第二個的了。」

這個老人錦衣束髮，樣子看來有些滑稽，一雙手纖細如女子，晶瑩似白玉，便是不動，也給人一種難以言喻，靈巧之極的感覺。

有人稱之爲玉手，也有人稱之爲巧手，雙手萬金不換，而他的姓名也就是金不換，對於機關消息，土木研究，據說是無人能及，近這十年來，一直被留在大內，也是承德行宮御用殺手的五個導師之一，負責貫輸那些殺手有關土木機關的知識，以便能够來去自如。

龍飛看看他，道：「之前金老師也曾在我面前提及這個人。」

金不換道：「這個人的確有他的一套，只可惜恃才傲物，否則應該有更加大的成就。」

龍飛道：「根據我們的調查所得，這個人却徹頭徹尾是一個小人。」

金不換點頭道：「這是最可惜的一件事，當年我在他府中原要住上十天八天，可是三天下來便已無法忍受貪夜開溜。」

「據說他非常貪心，一切都以個人利益爲大前題，與人交往首先要看那個人對他有什麼好處。」

金不換道：「以我所知，重金厚利之下他會不惜做任何事，所以加入天地會並不奇怪。」

龍飛道：「我們都完全沒有消息。」一頓一歎。「我們的消息若眞的這樣靈通，也不會有這樣許多意外發生。」

金不換道：「我們不錯人多，總不能够監視每一個有嫌疑的人。」

龍飛道：「這也是。」話聲接沉下。「司馬縱橫所以殺長風，也許並沒有其他特別動機，我們也沒有這方面的消息，所以在搜查司馬縱橫下落同時，無妨對歐陽絕採取報復的行動。」

「這個人不難找，他從來就不會離開龍門西巖下那座莊院。」金不換目光一閃。「事實對他來說也沒有其他地方比他那座莊院更安全的了。」

「一個這樣愛惜生命的人怎會做這種事？」楊晉嘟喃了一聲。

龍飛道：「也許他閑着無聊，要一試那種機關設置。」

金不換道：「這個人意識上有一種犯罪的傾向也是事實。」

龍飛一怔，道：「最可怕的就是這種人，只要有機會便會闖出禍來，而機會却是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降臨，我們也不能對這種人採取什麼防範工作。」

楊晉歎息道：「幾乎每一個人意識上都有犯罪的傾向，就是屬下也不例外。」

「幸好你自制的能力還不錯。」龍飛搖搖頭，再問金不換。「那座莊院你當然還有印象——」

金不換點頭道：「無疑那是一座非常特別的莊院……」

「你是說機關設置方面？」

「經過這些年的改良，當然更加厲害，我們要明攻進去，必須付出相當代價，而到攻進去他已經有足够的時間由秘道離開。」

「以你所知，有多少條秘道？」

「他說有三條，但以地形土質來看，最低限度可以有八條，閑着無事說不定他已經完全弄出來，可是這並非問題。」金不換目光閃亮。

龍飛看着道：「看來你早已有了對付他的辦法。」

金不換道：「屬下只是知道他一個習慣，每天正午他總要浸在莊中的一個水池中，行氣練功。」一頓接補充，「他是龍虎山出來的，練氣方面甚有心得，相信總有一天能够白日飛昇，進入天人境界。」

龍飛接問道：「那個水池是不是有什麼特別？」

金不換道：「之下有一個火眼，那其實就是一個溫泉，水質特異，可以治療皮膚各種的頑疾，對於練氣行功，多少亦有一些帮助，但不是他說的那麼大。」

龍飛道：「一些事很簡單，一般人都明白，就是聰明人不明白。」

金不換點頭道：「聰明人總是喜歡將事情想到複雜一些。」

龍飛又問：「要到達那個水池有什麼困難？」

金不換道：「水池在莊院正中，無論從那一個方向進去都必須經過多重的機關消息，若是經由莊院，要想不驚動他，是絕沒有可能的事。」

「而一被驚動，他當然立即就會利用莊中的秘道逃走，那就是將他的莊院夷平，也沒有什麼作用了。」龍飛沉吟了一下，道：「要否能够查出那些秘道所有的出口？」

金不換道：「那要相當的時間，說不定羣山中別有洞天，我們總不能够將羣山移平。」

龍飛沉吟道：「那是說，要將他抓住，唯一的辦法就是在中午不經莊院而直達水池。」

金不換接道：「而且要迅速，不能够讓他有機會離開水池進入附近的庭院。」

「溫泉當中應該不能够開闢秘道以作逃生之用，而周圍既然已經有種種防備，他應該非常放心，不會再在溫泉水池中再動心思。」

金交換想想。「由水池到最近的庭院，不過十來二十丈距離。」

龍飛看着金不換，道：「你是已經有辦法完全避開那些機關消息進入那個水池附近的了！」

（未完・一）

磨劍江湖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楚峻郭蕙蘭在殺獸村裏埋葬被害的獵戶屍體，見七個幪面人進來，經過搏鬥，原來不是五行盟的人，而是武當派抱月道長派師弟抱石、抱玉和五位徒弟來向楚峻取回「無量劍法」的劍譜，不准他以後使用無量劍法，楚峻便說師父薛文鴻只傳授劍法，並無劍譜，日後再向抱月道長交代，抱石等人無奈，只好走了。楚峻和郭蕙蘭離開家鄉，喬裝易容來到蕪湖，在飯館遇上兩個人，交談着丐帮帮主祖十三的事，楚峻好奇，請他們回客棧房間，他們兩人一個叫蘇仲，一個叫邱肅，便將祖十三深山藏美之事繪影繪聲的說出來，楚峻半信半疑……

摩天嶺上 丐帮大會

楚峻以爲郭蕙蘭去解手，便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但坐了一陣，還不見她回來，心頭頗感不妙，眼光一移，發現郭蕙蘭的包袱已不見！

這刹那，他一顆心怦怦跳動：郭蕙蘭是不辭而別，還是被人擄走！

幸而很快地便找到答案：桌上放着一封信。

信上只有二十多個字，但已足够說明問題。

大哥：得悉爹爹掛懷，恨不得脅生雙翅飛回家，請恕不及面辭。蘭。

楚峻雖然一直勸她回家，可是事到臨頭，心內又感到無限的落寞，一顆心幌幌盪盪在不知懸在何處。

他呆呆地發了一陣怔，無意抓起信箋，把它揑皺，就在此刻，他才發覺信箋背後尚有字跡，連忙把其舖平觀之。

有緣千里能相會，君不可念我。

楚峻心頭一跳，忖道：「君不可念我，這是甚麼意思？」他左思右想都猜測不出這上面的意思，只隱隱覺得有點不妙。

坐了好一陣，才返回自己的房間，洗澡上床，可是一夜達旦，不斷爲惡夢紛擾，他見睡不着，索性坐在床上打坐練功，一直運行了七個周天才散功下床盥洗。

待得稍空閑下來時，煩惱又到，不斷問道：「我該去那裏？」待要報仇，又不知道五行盟的人在何處。他費了好大的勁才使自己冷靜下來，把這個月來的事由頭至終想了一遍。

這一想，頓使他發現一件事：自己化裝之後讓武當派發現身份，只因爲自己與裴度甫打鬥，使出「無量劍法」露出馬脚，但是五行盟的人又從何知之？

由於自己與五行盟多番交手，他們自然知道自己能使「無量劍法」，那麼當時是否有五行盟的人混在人叢中觀戰？然後又跟自己到九華山去？

除此之外，只有兩個原因，一是武當派已爲五行盟滲透；二是裴度甫是五行盟的成員。

這三點到底那一點的可能性比較大，他却沒有信心下斷論，不過這時候又有一個問題翻上他的腦海。五行盟殺死周大虎及他的同伴用意何在？

周大虎肯定是五行盟欲翦除的對象，那麼他的死一定因爲自己的緣故了！

爲了自己而殺死周大虎用意又何在？五行盟不想自己到父母墳前焚香膜拜！但這道理却說不過去——用這種手段折磨自己雖然狠毒，但却不切合實際——何不一擁而上，把自己及郭蕙蘭格殺？

那麼，五行盟眞正的目的何在？楚峻百思不得其解。

這個問題沒有答案，另一個問題又翻上腦海：我該去那裏？

最後他決定先過江再說，到江北的用意是爲接近郭蕙蘭，還是爲了報仇，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當他過了江之後，便買了一匹健馬代步，惘惘然任由馬匹而馳。這天到了巢縣境界，忽見有一大夥乞丐自身旁經過。他心頭一動。「丐帮要選新帮主，我何不去凑凑熱鬧？」

當下立即取出歐陽虹與他的那塊竹牌，攔住了一個老丐。「在下是貴帮飛鴿堂歐陽堂主的義弟，請問諸位去何處？」

「少俠，咱們要去伏牛山摩天嶺！」

「不知所爲何事？」

那老丐望一望左右低聲道：「敝帮要推選新帮主，令各舵派代表前往開會！」

「請問貴帮這次有否邀請同道者前去觀禮？」

「這個老叫化可不知道了！」

「甚麼時候召開大會？」



「端午節！」

楚峻謝了一聲，躍上馬向西而馳，他計算一下日期，離端午節尚有一個月，便決定去南陽諸葛莊找尋師父，主意一定，精神大爽，而且速度也快了起來。

由於楚峻不斷改形換貌，一路上來再遇到五行盟的阻攔，所以在他全力趕路之下，不到了半個月便趕到南陽了。

到了南陽城，楚峻很自然然便走去福盛酒樓，他打算先在這裏吃過飯，然後去安記客棧找梁掌櫃。

福盛酒樓是南陽城最大的酒樓，也是最豪華的，楚峻身上有石中玉贈與他的那一錠黃金，自然花得起，他到二樓，挑了一個臨窗的座頭，點了兩個小菜，叫了一壺酒。

小二去了之後，楚峻臨窗望景，往事如烟一一翻上心頭，正在不耐間，忽聽旁邊有個聲音十分耳熟，忍不住轉頭望去。

原來隣桌坐着兩個青年，一男一女，男的背向着他，那女的面對着自己，赫然正是使自己大感頭痛的煞星林仙姑！

這一發現，使楚峻大吃一驚，正想迴避，猛然才想起自己已經易容，於是定下心神便留意聽她說的話。

「少俠是幾時跟齊公子分手的？」

「今年正月在關外。」

楚峻又是一怔忖道：「此人是誰？」只聽那男的又道：「林姑娘你要找我三弟也不難，我估計他一定會去參加丐帮的選擧大會，你到那裏一定可找到他！」

「但是小妹從未出過門，什麼也不懂的……」

「如果姑娘不嫌棄的話，在下願意帶你去！」

林仙姑大喜，道：「多謝石少俠！」

只聲那男的哈哈大笑，隨即揮手呼小二結賬。至此楚峻已知道男的便是義兄石中玉了，可惜有林仙姑在場他不敢上前相認。

不久石中玉抛下一塊銀子，便與林仙姑相偕下樓了。楚峻心頭奇怪：「二哥爲何來此城？」他本想跟着他們去，回心一想下月端午節必能見到，便打消了主意。

一忽，酒菜便送上來了，楚峻自斟自飲，一直喝至申時才下樓。

由南陽城至諸葛莊並不遠，楚峻任由馬匹緩馳，到了日落之前，便遠遠見到那座龐大的諸葛莊了，小別幾個月，楚峻已有頗多感觸。

他把馬匹拉入樹林，躍上樹梢，閉目養神靜候天黑。

西天一片紅彤彤，歸飛宿鳥呱呱亂叫，楚峻的心情又亂了，不期然又想起郭蕙蘭。

「她爲什麼會不辭而別？急也不在乎多那一刻，一定有什麼原故！」

可是想來想去都忖測不出到底是什麼原因，天色已黑，楚峻知道諸葛莊戒備森嚴，所以未敢輕擧妄動，一直等至三更過後，才飛落大樹，展開輕功向莊院飛掠過去。

他在諸葛莊內數年，對裏面的情況瞭如指掌，所以一直奔至西首，然後騰空而起。

牆高丈五，他一口氣便翻了進去，入

牆之處便有一叢竹林，他神不知鬼不覺落在林後，過了一忽，更夫提燈敲鑼走過，楚峻探頭向外一望，情況與他未離開之前一樣，巡邏的護院穿梭來往。

楚峻耐心地等待他們出現空洞才前進，幸而一路上都有假山花叢可供躲匿，是故順利地通過層層障碍到西廂的聽竹軒。

此處是諸葛莊西席的居所，防備甚是鬆弛，更是通行無阻。

軒內各房全都黑燈暗火，一片黯黑，幸而楚峻閉眼也不會走錯，他走向薛文鴻居住的房子外，伏耳在門上聽了一陣，裏面靜幽幽，毫無聲息，便伸手輕輕在門上敲了幾下。

聲音在靜夜中顯得格外清脆，可是房內依然沒有反應，楚峻想起以前師父曾經在半夜偷偷潛入內宅的事，也不以爲意，輕輕一推，門不動便推開窗子躍了進去。

過了一陣，薛文鴻尚未回來，楚峻有點煩燥，就在此刻，外面忽然傳來一陣腳步聲，腳步聲似由軒外經過，楚峻吃了一驚：「莫非師父出了事？」

一想至此，他再也呆不下去，立即由窗子躍出，幾個箭步竄出聽竹軒，只見護院們紛紛向內宅奔去。

楚峻心頭怦怦亂跳，便悄悄跟在他們背後。那些護院神色雖然匆急，但却不亂，去了幾隊之後，一切便又恢復了平靜。

楚峻悄悄跟進內宅，只見內宅花園燈火通明，人影幢幢，可是竟然靜得如同死城，所有的人全部仰頭瞻望。

楚峻也抬頭望去，原來二樓屋頂上兩個人正殺得難分難解，一個是薛文鴻，另一個却是莊內下人的模樣，但穿了件深色的衣袍。

楚峻看了幾眼，不由吃起驚來，因爲薛文鴻已抽出長劍，那人長袖揮舞，依然攻多守少！

放眼武林，薛文鴻的武功已屬頂尖兒，身具正邪兩派之長，叱咤江湖未逢敵手，可是其對手看來武功更在他之上！

此人必非諸葛莊的下人，他喬裝入諸葛莊意欲何爲？可惜楚峻不敢問人。

過了一陣，那人攻勢越來越凌厲，每一招都帶起呼呼的風聲，連站在下面的人都聽得到。

薛文鴻雖然落在下風，但長劍綿密，依然守得甚穩，只聽諸葛錦暉沉聲道：「有誰敢上去，助章夫子擒下那逆僕！」

小樓屋頂甚狹，兩人展開絕技，大開大殺已無餘地，諸葛莊的護院雖然不乏好手，但與上面那兩人比較，瞠乎其後，那裏有人敢上去出醜？

眨眼間，兩人已交了六七十招，薛文鴻左掌右劍，兀自無法扳回劣勢，十招之中只能攻出三招。

楚峻見那人招式雖然並不精奇，但勝在內力雄渾，正氣磅礴，自然而然有股威不可擋之勢。

楚峻眼看師父形勢越來越劣，顧不得自身安危，仗劍自花叢後衝了出去！

諸葛錦暉喝道：「誰！」

楚峻身子一偏，向側斜掠過去，一掠二丈來，再掠一丈，兩腳一頓，一式「白鶴冲天」拔起丈餘，落足在滴水飛簷上，再一吸氣，飛上屋頂！

可是上面罡風四濺，難以立足，同時兩人均不知來者是何人，是以一齊向他攻去！

好個楚峻千鈞一髮之際，一個後退，向下墜去，左臂輕舒，扳住屋簷，把身子凌空吊住，叫道：「師父，我是峻兒！」

再一扳，躍了上去，長劍斜削那人！這幾下動作，兔起鶻落迅捷無比，待得薛文鴻與那人攻勢一落，楚峻已站穩陣腳。

薛文鴻見他使的是「無量劍法」，再無疑問，長劍一偏使了一招「柔弱勝剛」與楚峻配合。

那人長嘯一聲，兩袖齊出，拂在劍上，楚峻虎口一痲，長劍幾乎脫手跌落，他心頭吃了一驚，連忙運動雙臂，再一劍刺出！目光一瞥，叫道：「師父，這人面上經過易容！」

薛文鴻悶哼一聲：「爲師知道！小心一點！」

那人武功雖然有過人之處，以一敵二，毫無懼色，仍然有攻有守。

薛文鴻見徒弟小別數月，武功大進，鬪志一盛，尖嘯一聲，左掌倏地自劍底拍出。

那人身子一側，閃過楚峻的劍刃，左袖破去薛文鴻的劍勢，右掌自袖管內穿出，迎向對方的手掌！

薛文鴻知道他內力雄渾，不敢與他硬拚，連忙撤掌，同時右腕一沉，反切對方手掌！

楚峻也是劍法一變，急使一招「光而不耀」，配合乃師的攻勢。

但那人的確有過人之處，只見他左掌一翻，五指一曲一彈，把薛文鴻的長劍彈開，右袖一揚，發出一團罡風，把楚峻的長劍震開！

這兩招實在妙不可言，薛文鴻忍不住讚道：「好！閣下有此身手，爲何委身在此爲奴？」

那人桀桀大笑。「閣下身手也不錯，又爲何委身在此教書？」

薛文鴻冷哼一聲，左手使出白衣神魔的武功，攻勢倏盛。那人長笑一聲，道：「你們兩師徒聯手，又能奈我何？」

他左手始終縮在袖管之中，出手較右手少，但每次攻擊時都帶着一片刺耳的風聲，右掌則時在袖管中，時而伸出攻擊。

楚峻越戰越心驚：「這人武功如此高强，到底是誰？爲何他招式平平無奇，但我的攻勢却展不開？長劍一碰上他，便縛手縛腳，看來內功是百藝之本，此話的確不錯！」

不錯，那人仗的便是內力深厚，加上火候經驗均勝薛文鴻兩師徒一籌，是以仍然互有攻守，不過過了近百招，薛文鴻與楚峻心意漸通，招式配合起來越妙，這才逐漸佔了上風。

楚峻精神一振，攻勢更急，薛文鴻忙道：「峻兒，小心！他內力損耗已多，只要再堅持百餘招，咱們勝算便高了！」

楚峻矍然一醒，暗道：「不錯，此斷內力似乎沒有剛才那麼猛烈，還是師父經驗豐富！」當下沉下氣來，一招一式配合薛文鴻！

雖說那人內力頗有消耗，但楚峻內力最淺，鬪了一陣之後，加上不斷需運功於

臂，以防被對方袖管拂掉，是以他內力的消耗同樣也不小。

所謂知徒莫若師，楚峻有幾分深淺，薛文鴻自然知道，是故對方的攻勢，大多都由他接下。

眨眼之間又過百餘招，那人的內勁似乎又再減弱了一點，薛文鴻精神大振，覷得眞切，左掌再度自劍底拍出！

這一掌他運上八成眞力，罡風如波似濤，望對方湧去！

那人腰一沉，左袖倏地拂向楚峻的臉門，右掌也及時自袖管中透出，又一股罡風湧出，屋瓦上的沙粒灰塵，四處飛揚。

只聽「蓬」的一聲巨响，如同夏日霹靂，震得旁人心頭狂跳！

薛文鴻料不到對方內力依然如此强勁，蹬蹬蹬，連退五步！

那人長笑一聲，身子只蹬退一步，便已止住，他一退即上，楚峻大驚，急忙揮劍擋在師父身前！

那人左袖一揚一拂，再一捲，捲住楚峻的長劍，身子標前，右手五指如鈎，揑住楚峻左臂的「曲池穴」！

這幾下動作，疾如白駒過隙，當眞間不容髮！

楚峻一呆之下，左半身已是酸軟無力，薛文鴻大吃一驚，猛吸一口氣，長劍毒蛇吐信般刺出！

那人又一聲冷笑，右臂一扯，把楚峻拉擋在身前，薛文鴻收招不及，只好把臂一側，刺向空處！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那人雙腳一頓，腳下屋頂裂開一個大洞，拉着楚峻跌了下去！

瓦磚尚未落地，屋內已响起一個女人的尖叫聲！

那人一指戳住楚峻的痲穴，攔腰抱住他，再一個箭步標前，扯下錦帳，把床上的一個女人提了起來。

與此同時，頭頂上又响起一陣「嘩啦啦」的聲音，薛文鴻也躍了下來，「快放下人來？」

那人喋喋大笑。「閣下年紀已不小，怎還會說這種話來？」

薛文鴻臉色一沉，道：「如此要待怎地？」

那人笑說道：「很簡單，大爺要離開這鳥莊！你給我退下，否則休怪我辣手無情！」

薛文鴻胸膛急促地起伏着，悻悻然退後幾步。「你若是傷他倆一根毫毛，某家絕不放過你！」

那人冷笑一聲：「你有這個本領麼？再退！」

薛文鴻只得退出房外，下面的諸葛錦暉問道：「章夫子，夫人如何？」

薛文鴻悶哼一聲，不應他，那人一手一個，雙腳一頓，吸氣拔身，重新躍上屋頂。

放眼望去，只見下面全是人影。那人大聲叫道：「所有的人，全部退後，否則老子便一掌把你們夫人擊斃！」

諸葛錦暉大聲道：「快退後！」

薛文鴻猶疑不決，諸葛錦暉怒道：「章夫子，老婆是你的，還是我的，給我退下！」

薛文鴻大怒不已。「我的徒弟在他手中！」

那人喋喋笑道：「姓章的，你這是醉翁之意吧？再不下去，老子可不客氣了！」說着便伸咀到夫人臉上香了一下。

薛文鴻喝道：「賊子敢爾！」

「哈！諸葛匹夫不吃醋，你却吃醋？你再不退下去，大爺便把她的衣服脫光，讓大伙兒飽飽眼福！」

薛文鴻一張臉雪一般白，只得咬牙躍回地面。那人道：「再退後三丈！」

「咱們退後，你若不放人，咱們豈不是只能眼睜睜看着你離開？」

那人道：「這也無可奈何，不過大爺也不會跟你們爭這女人，你放心，老子只是爲了離開而已！」

薛文鴻只得再向後退。那人飛身自小樓上躍下，姿勢從容，看得薛文鴻暗暗心驚，忖算：「江湖尚有誰有此功力？」

那人一落地，向後倒退，道：「老子先把女的放下，再放男的！」

言畢已退至圍牆下，他雙腳輕輕一頓，躍立牆頭，然後把夫人放在牆頭上，抱着楚峻翻出圍牆。

那人一落地，又點了楚峻的腰穴，貼着圍牆疾馳幾丈，恰好到了個彎角，那人提着楚峻，又翻入圍牆。此處已是中院，一片幽靜。

那人向四處一瞧，竄入一棟廂房，輕輕推開一扇房門，再輕輕關回，然後提着楚峻飛上橫樑，再轉上承塵。

看房內佈置，顯然是下人的居所，但諸葛錦暉金銀如山，連下人居所的承塵也是以木隔成。

那人至此才舒了一口氣，放下楚峻，雙膝盤起，霍地咯出一口鮮血。

楚峻這才知道，剛才他跟師父硬拚一掌，爲了脫身，硬生生挺住，只退了一步，而爭取先機。但這樣却最容易震傷內腑，可是那惡魔一身功夫的確不能小覷，直至此時才抵受不住。

楚峻在黑暗中看得胆戰心驚。「我出道以來，所遇之高手也不少，却以他最高，看來連石叔叔也要遜他半籌！他此刻受傷，可惜師父不知道！」

想到此，他也慢慢調息起來，希望能在對方醒來之前，衝開穴道。

過了好一陣，那人仍然不言不動，下面却傳來一聲開門的「咿呀」，楚峻心神一亂：「可惜我不可能通知他！」

心念未了，下面傳上人聲：「他奶奶的，無端端害得老子一夜沒睡！」

楚峻認出他是護院劉國軒，便全力運氣衝穴。

劉國軒嘟喃了一陣，脫下衣服，便往床上一躺，不久便傳來一陣鼻鼾聲。

過了兩頓飯工夫，楚峻眞氣逐漸凝聚，慢慢向下肢衝去，衝了三次，衝開一穴，再衝一陣，又衝開一穴，只要再衝開腰側那兩穴，便可恢復自由了。

正在暗喜之際，忽見那人回過身來，食指又再在他身上戳幾下，楚峻一口眞氣登時散掉，接着暈穴一痲，便不知人事。

也不知過了多久，楚峻才悠悠醒來，卻已不見了那人，可是自己啞穴既未解，四肢亦仍不能動彈，只得暗嘆一聲，聽天

由命！

過了個多小時，耳畔聽到「格」的一聲輕响，又見那人鑽了上來，手上提着香噴噴的大肥鷄，那人撕了一隻鷄腿放在楚峻嘴上，輕聲道：「小子快吃吧！」他自己也大吃起來。

此人吃相極是不雅，眨眼間，那隻肥鷄只剩一堆骨頭，他吐了一口氣，極狀舒適，隨即舉袖拭去嘴角的鷄油，又把手上的油膩在身上一擦，瞟了楚峻一眼，嘿嘿笑道：「小子，你不吃白不吃，你師父早已被葛諸老狐狸趕跑了啦，還指望他來救你？」

他見楚峻眼中露出不信的神色，又道：「你師父跟老狐狸的老婆勾勾搭搭的事，你到底知不知道？老狐狸只是老狐狸，並不是老烏龜，你道他還會留他下來麼？何況他根本不知道老子會來這一招，只道我早已去遠了，他還能不追？」

楚峻回心一想，覺得甚是道理，便慢慢咀嚼起來。那人說了這些話，便又打坐運功起來，楚峻知道他內傷未瘉，料是在療傷，也不理他。

承塵之上無日夜，也不知過了多少日，這天那人又偷了一隻鷄一條羊腿回來，照樣分了一點與楚峻，剩下的都讓他吃得乾乾淨淨，最後捲捲肚皮，嘟喃說道：「他娘的，老狐狸金銀堆成山，却連酒也不多喝，當眞他娘的吝嗇，不枉他做了老烏龜！」

他又調息了一陣，然後抱着楚峻跳下承塵，房內無人，劉國軒也不知去了那裏，那人推開房門，抱着楚峻幾個箭步已竄至園牆下，輕輕一躍便翻了出去。

楚峻雖不能言不能動却還能看，此刻料在三更，月掛中天，滿空明亮的星星。

那人抱着楚峻馳入一座樹林內，解開楚峻的啞穴，問道：「你師父是不是薛文鴻？」

楚峻不吭一聲，那人怪笑一聲道：「小子你不說，老子也知道！你爲什麼來找他？」

「徒弟來看師父還用理由麼？」

那人冷笑一聲：「我徒弟爲何不來看我？」

楚峻心頭一動問道：「令徒是誰？」

那人怒道：「現在是老子問你，還是你問老子？你離開諸葛莊才四個月，這樣快便捨不得師父，回來探他？哼，老子才不信！」

「閣下不信在下也沒辦法！」

「你沒辦法，老子却有辦法！要是老子把你的手臂切下一條來，不知有什麼後果？」

楚峻吃軟不吃硬，聞言立即閉口。那人怪笑一聲：「我倒忘記了，如今一些後生小子硬要做英雄，是寧願死傷也不願妥協的！做英雄有什麼好？老子已做了半世英雄了，結果得到了什麼？」

楚峻神情一動，那人冷哼一聲。「信不信由你，老子叱咤江湖之時，你尚未出生！你要做英雄我便成全你吧！」說罷伸手來解楚峻的腰帶。

楚峻驚問道：「你要做什麼？」

「大英雄者無所畏懼，老子先把你的褲子脫了，然後吊在樹上，再去諸葛莊抓個丫頭出來，同樣把她脫個精光，跟你縛在一起，你若能夠泰然自若的話，老子便服了你！」

「卑鄙無恥！」楚峻罵道：「你簡直是惡魔！」

「你再罵一句，老子更卑鄙的事也做得出來！有一件事你可能還不知道……」他故意瞟了楚峻一眼，「老子固然喜歡女人，也喜斷袖分桃，你試過沒有！」

楚峻如遭雷殛，全身三萬六千個毛孔立即聳立，只覺滿口苦水幾乎乾嘔起來。

「說不說由你，老子數三聲，一……」

楚峻不怕斷臂，却怕他的邪行。「我是路過此地，順便來看師父的！」

那人哈哈一笑。「本來要去那裏？」

「伏牛山摩星嶺……」

「伏牛山摩星嶺？」那人像是一怔。「找誰？」

「因爲丐帮帮主身亡，他們訂下端午節在那裏推選新帮主！」

那人身子一震，一手抓緊楚峻的衣襟。「小子，你說的是眞是假？」

「這件事早已哄動整個江湖，是眞是假一問便知！」

「哼，諒你也不敢亂說！」那人目光一盛。「我問你，誰是候選人？溫和春？姜獨臂？還是譚雙輪？」

「在下不知道，只是要去湊湊熱鬧而已！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姜獨臂已不可能參加此盛會！」

那人顯然一怔，問道：「爲什麼？」

「因爲他已被石九斗殺死了！」楚峻道：「他是五行盟的黑土堂堂主！」

「啊！」那人驚呼一聲，隨即冷笑起來，「他謀不到帮主之位，便去參加五行盟，最後落至此田地，眞是活該！嗯，你說他是被石九斗殺死的？」

楚峻便把當時的情況簡略地述了一次。奇怪，那人忽然沉思起來。

楚峻不知他在想些什麼，不禁有點忐忑。那人冷哼一聲，問道：「你還去不去摩天嶺？」

楚峻一怔，忍不住問道：「你肯放我離開？」

那人冷笑一聲：「不是老子放你去，而是帶你去！」

他忽然摸出一盒藥膏來，把楚峻臉上的易容藥洗掉，笑道：「小子，想不到你還有幾分英俊！只不知你是不是個綉花枕頭！」

楚峻不明其意，直至那人笑出一陣淫笑，才感到一陣噁心。

那人又替楚峻易起容來，楚峻自他熟練的手法上感覺到他的易容術比自己高明，可惜却不知道他把自己易成什麼模樣。

那人替他易好容，又轉過身去，爲自己易容，不久轉過頭來，已成了一個猥瑣的老頭。「小子，老子的易容術如何？」說着把楚峻抓了起來。

那人身形極快，不一陣已馳出二三里，眼看天色轉亮，他忽然飛上樹梢，又再點住楚峻的痲穴及啞穴，道：「小子，你等一下！」

話音未落，身形已在十丈之外。楚峻躺在樹椏上，甚是窩囊，奈何人在魔爪中，還能怎樣？

過了頓飯功夫，忽聽一個清脆的馬蹄聲傳來，接着，一輛馬車便停在樹下了，駕車的正是那惡魔。

那惡魔把楚峻丟入車廂內，又駕車起程了。楚峻雖然不知道他要去那裏，但也猜出是要去摩天嶺。

不久，馬車便駛入南陽城，那惡魔下車購買食物及日用品。楚峻躺在車廂內，希望石中玉能在無意中發現自己，可惜路上的行人連看也不看車廂一眼！

楚峻暗嘆一聲：「即使二哥看見了又如何？我如今已易了容，他又怎知道我是誰？」

不久，那惡魔便返回馬車，馬鞭一拍，又驅車出城了。這樣走了幾日，楚峻反而豁了出去，聽天由命，便與他攀談起來。「我如今在你手中，你還怕什麼，每天都要改容換貌？」

「小子，你給老子少問幾句！」

「閣下以前一定是個英雄，可否說與在下知道？」

那人冷哼一聲：「待你死後，老子自會告訴你！」

「我才不想死哩！」

那人不由笑了起來，道：「你在老子手中，我幾時要你死，你便得死，還由得你麼？」

「哈哈，有一個過氣的大英雄，服侍在下吃喝以及大小兩解，這種福氣一世也修不來，在下還會想死麼？」

那人霍地把馬拉停，轉過頭來，雙目閃着殺機，陰森森地道：「你再說一遍，老子便劈了你！」

楚峻嘿嘿一笑：「在下正想問你，你不殺我，到底是爲了何事？我如今還有什麼好怕？大英雄替小子揩屁股！」

那人臉色一變，倏地一指望其點下。

楚峻自忖必死，閉起雙眼，臉上却露出一絲解脫的笑容。刹那，身子一震，知覺却未失，緩緩睜開眼來，只見那人又坐在前頭駕車。

楚峻張口欲罵，豈知發不出聲來，這才知道那人只是點了自己的啞穴而已。回心一想，大覺奇怪：「這人行事邪惡，如何被我激怒，仍不殺我？」

心念未了，便聽見一陣馬蹄聲自車旁响起，不久前頭便是兩個青年騎馬在前。一男一女，看背影正是石中玉及林仙姑。

他們兩個有說有笑，態度甚是親暱，不時傳來笑聲，楚峻暗嘆一聲閉起眼來。

到了晚上，那惡魔把他抛到樹林內，却坐在他身邊，發了一陣怔，喃喃地道：「你知道老子爲什麼不殺你麼？」

楚峻把頭別開，那人長嘆了一聲：「因爲我寂寞！」

「寂寞？」楚峻忍不住譏諷道：「你是英雄，怎會寂寞？」

「因爲你還不是英雄，自然不了解！寂寞只會出現在英雄的身上！」那惡魔道：「我現在雖然已不是英雄，但還是感到寂寞，不過却比以前快活自在得多！」

楚峻更是不明，轉頭望着他，那惡魔目光忽然露出一絲溫柔之色，輕聲道：「說不定我以後會放了你，不過我要勸你一件事，你以後也勿做英雄！」

楚峻道：「笑話！男子漢誰不想做一番事業？難道不做英雄做狗熊？」

「不做英雄也要做狗熊！」那人又一聲長嘆。道：「有一個辦法，當你事業成功之後便急流勇退，至萬不得已時才再出來！」

楚峻道：「又何必如此痲煩？」

「你怎知道，當你做了英雄，成了大俠，每一個行動都有千百雙眼睛望着你，你不但不能隨心所慾，甚至連個人的自由也沒有！」

楚峻搖搖頭，一副難信之神色。那惡魔怪笑一聲：「就舉個例吧，假如你喜歡一個女子，這女子出身不好，但她人品性格甚好，你會怎樣做？」

楚峻道：「假如女子也有意的話，自然與她成親！」

「你當然可以，但英雄大俠便難了！背後的議論可多了，一人一語，你受得了麼？除非你退出江湖！」

楚峻似乎有點明白。那人道：「我現在已不是英雄，但我可以任意而爲，要找女人便找女人，要怎樣便怎樣，誰也管不了我！此所以黑道殺之不盡！」

楚峻說道：「假如做了英雄也不受注目……」

「哈哈……英雄會不受注目？不但受注目而且有人妒你，有人恨你，怎能不受注目！還有一點，一旦做了英雄便得一直做下去，一直到死爲止，否則跌下來之後，便再無翻身之日，還要受千夫所指！」

楚峻低下頭。「爲何別人會如此？」

「因爲他們也想做英雄，自然要把你擊倒！所以才有人怕出名，樹大招風之言！」那人道：「這是誰造成的？不是人，只是那英雄兩個字！」

「不！這是名與權！」

那人一怔，半晌便大笑起來。「不錯！你這小子還有點慧眼！誰能跳出名、利、權、慾的漩渦？嘿嘿，不過老子如今已把這些都看淡了！」可是仲說了這句話之後，雙眼却流下兩行清淚。

楚峻剛一怔，仲已把頭轉開，喃喃地道：「出家人會否四大皆空，少林寺的老和尚便未必如此，他們還不是爲了保持少林的聲譽而煩惱終生！」

楚峻忍不住問道：「前輩，依你看，人又該如何自處？」

那人又大笑起來。「老子若知道了，還會自暴自棄麼？也許我要再過幾年才能答復你這個問題！你師父以前人人說他洒脫，但他爲了一個女子，辜負大好青春，爲了親近佳人，不惜曲身爲教席，這又是爲了什麼？」

楚峻道：「家師的事在下不清楚！」

那人沉聲道：「世上的一切大多是騙人的，問題只是喬裝的手法高明不高明而已！嘿嘿，石九斗俠譽滿天下，他兒子却拈花惹草，做了不少傷天害理的事！但即使有人揭發他，也自然有人替他兒子說好話！吸，下午老子又見他與另一個女子把臂言歡了！」

楚峻道：「石……他不是那種人，那女人本是要找在下的，無意中碰上了他，所以他們才同道而行！」

「這樣說來，那女子是你的情人？」

「不是不是！」

那人怪笑一聲，笑得楚峻毛骨悚然。

「看不出你也是個風流種子！不過那小子我絕不會寃枉他，因爲老子親眼看見他迷姦一個女子，最後還把那女子殺死了！」

「不會不會，你胡說！」

「石家給你什麼好處？你一直替他們說好話？」

「因爲在下曾經與他父子相處過，他倆絕不是這種人！」

那人一笑。「他也不配老子注意他！」言畢忽然舉起右臂，五指箕張，然後用力一揑，惡狠狠地道：「不過石九斗終有一日會毀在老子手中！」

楚峻見他目露兇光，禁不住打了個冷噤，囁嚅地道：「前輩又想做英雄麼？」

那人一怔，胸膛不斷地起伏着，好像有什麼難解的問題，最後幽幽地道：「可惜你武功還不成……」

楚峻道：「假如在下武功好，那又如何？」

「可惜薛文鴻也是頭呆鳥，不堪造就！」那人忽然轉過頭來，喝道：「別再問，睡覺吧！」他手臂一長，在楚峻的「黑甜穴」上一戳。

× × ×

馬車仍向北行，路上的行人漸多，楚峻自隙縫中望出去，發現行色匆匆的，全是丐幫弟子以及上了年紀的武林好手。

楚峻計已接近摩天嶺，天氣漸熱，東廂之內更是燠熱無比，那惡魔似乎知道楚峻難受，臨午時便把馬車駛入一座樹林裏，把楚峻抱了出來透透氣。

「小子，此處已是摩天嶺下！」

「在下猜得出來。」楚峻問道：「今日何夕？」

「五月初二日。」那人抱起楚峻往林深處奔去，楚峻只能任由擺佈。

那樹林頗大，越到裏面，樹木越是茂密，那惡魔躍上一棵大樹，把楚峻放在樹葉濃密的樹林中，重新點了他的啞穴，道：「小子，你且在此睡一覺，待爺爺去看看來了些什麼人！」

話音一落，身子已飛出幾丈，楚峻那裏睡得下，心中忖道：「不知師父去了那裏？即使我有一日能脫離這惡魔的魔爪，人海茫茫，也不知去那裏找他！」緊接着，他又忖測起來惡魔的身份來。

「這惡魔以前一定是個叱咤風雲的人物，却不知是誰，噫，他匿在諸葛莊有什麼用意？」

心念未了，忽聽一陣步履聲傳來，他心頭一跳：「他怎地這般快便回來！」可是那脚步甚是沉重，而且一共是兩個，不久，脚步聲在外面大樹下停住了。楚峻一顆心怦怦亂跳，可惜啞穴被制，無法呼救。

正在懊喪之際，忽聽一個女子的聲音道：「石哥哥，你帶我來這裏做什麼？」一個男子的聲音道：「嘻嘻，這裏沒人呀！」

「沒人……沒人有什麼好？你不是說要帶我上山找齊公子麼？」

「齊公子？嘻嘻，剛才我遇到一個朋友，他說你齊公子早已死在五行盟的手中了！」

「胡說……」

「胡說！我騙你做什麼？嘻嘻，其實你何必捨棄面前的菩薩不拜，却去遠處的小廟燒香！」

「石哥哥，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哎，我一路上對你如何，難道你還不知道我對你的心意？」

楚峻在樹上聽得胆戰心驚，這兩人正是石中玉及林仙姑。「那惡魔說石二哥……咳咳，莫非是眞的？二哥中秋節便要成親，爲何又對林姑娘心懷愛慕……」

只聽林仙姑道：「石哥哥，你對我好，我怎會不知道？可是那時齊高還未死，我……」

「現在如何？」石中玉邪笑一聲。

「小妹自然跟你啦！就是怕你爹會嫌小妹出身低微，不肯應允……」

石中玉道：「這倒是個問題……唔，我有個辦法，只怕你不許……」

林仙姑喜道：「你有什麼辦法？只要能與你成親，我什麼都肯！」

石中玉嘆了一口氣，道：「愚兄還是不說算了，靜待事情的發展吧！」

林仙姑急道：「你說你說……你若不說，我便不理你了！」

「你眞要我說？好吧……嗯，你聽過生米煮成飯這句話沒有？」

林仙姑羞道：「你，你好壞，我不理你了……」

石中玉嘆息道：「既然如此，咱們便算了吧，爹爹一定不肯應允的！仙妹，咱們只能指望來生了！」

林仙姑囁嚅地道：「眞的要……要如此才行麼？」

「也不是，除非你另有辦法！其實我也不想在這種地方行夫妻之禮，它應該是在明燭高照的洞房中舉行，唉，走吧！」

林仙姑聲音充滿焦急：「你，你別走……我，我答應你就是……但……」

石中玉聲音充滿喜悅。「你放心，我一定會記住你對我的心意！」

楚峻聽得手脚冰冷，忖道：「萬想不到二哥是個這種的人！」可是回心一想：「也許他未婚妻跟他鬧翻，他受了刺激……更也許他根本不愛蕙蘭的姐姐，他那段婚姻不過是石叔叔的主意而已……假如他跟林姑娘是眞心相愛的，倒也沒什麼……而且這也是唯一的一個好辦法！」

想至此，他一顆心頓然開解，這刹那，郭蕙蘭的倩影又闖入他的心田。

他不想聽他們的甜言蜜語，可是下面却傳來一陣悉悉索索的衣服聲音，接着又傳來「嘖」的一聲。

「仙妹，你眞的美如仙姑……」

林仙姑羞喜地道：「石哥哥，你也比齊公子英俊……」

石中玉怒道：「我不准你再提他！」

「是……唔——」

接着又傳來一陣雜亂的脚步聲，楚峻十分奇怪，只得盡量不再想這件事。

一忽，又傳來一個輕快的脚步，「颼」的一聲，那惡魔已躍上了大樹，道：「小子，你師父也來了，哈哈，他怎找得到你！」說罷提起楚峻自這棵樹飛向另一棵樹，眨眼間便已去遠！

這時候，遠處樹後才露出兩個衣衫不整的男女來，正是石中玉及林仙姑。

林仙姑說道：「我不來啦……羞死人了！」

石中玉也似乎了沒興趣，道：「好吧，上了山之後，你不准再跟着我，否則我便不理你了！」

「爲什麼？」

「我爹爹一見到你，便會不准我再與你在一起，我想娶你也不行了！」

林仙姑道：「那該如何辦？」

「你還是別上山吧，到許昌城等我吧，這裏的事一了，我便去找你，你可不要亂跑，要在榮華客棧等我，直至我找到你爲止，呶，這錠銀子給你！」

× × ×

那惡魔抱着楚峻向上前進，大約跑了百餘丈，那惡魔才停了下來，這次惡魔以左臂抱他，楚峻覺得他手臂堅硬如鐵，暗暗心驚。

那惡魔放下楚峻，又解開右手的包袱，一陣香味立即溢出。

「小子，你有食福了！」

楚峻只覺鼻端一香，嘴上已多了一條鷄腿。

那惡魔吃得惡形惡相，眨眼間便已把那隻鷄吃個精光，接着又再拿出一隻，依然撕下一隻鷄腿與楚峻。

那人吃飽之後，解開楚峻的啞穴，楚峻立即問道：「前輩，你剛才入林之時，有否見到石……石中玉？」

那人一怔，搖頭道：「沒有見，你提他做什麼？哦，哈哈，你以爲他能救你麼？別做夢啦！咳，其實我對你也不錯呀，你怕什麼？有人想老子替他服侍吃喝的，跪地九叩也求不到老子！」

楚峻道：「我這樣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就算你對我再好，也不好！」

「也許我會放走你！」

「什麼時候？」

「老子也不知道，你別再煩我，否則老子一掌斃了你！」

楚峻只得轉了一個話題。「你說你見到我師父麼？他在那裏？」

「老子在山下見過他，正在四處打探你的消息！」

楚峻心頭一熱，道：「師父還是關心我的！」

那人忽然道：「奇怪，剛才老子還聽見武當派的幾個牛鼻子也在打探你的消息哩！你怎會跟他們結下嫌隙？」

楚峻不想把師門的事一抖出去，只得道：「在下也不知道！」

那人忽然笑道：「老子眞是老了，連這個也記不起來，我知道啦，九成是爲了『無量劍法』！」

楚峻暗暗佩服他的閱歷，那人顯然在他眼神中得到答案，淡淡地道：「天下事，還沒幾件可瞞得到老子！」

楚峻輕哼一聲，道：「你雖然不肯把姓名見告，我可難以稱呼你！」

那人眼珠子一轉，嘴角泛上一抹冷笑：「小子，你不必打邊鼓！嗯，你以後便叫老子東山爺爺吧！」

「東山爺爺？」楚峻一怔：「這名字好怪！」

「哈哈，乖孫子，你叫爺爺，我自然會對你好一點！」

楚峻立即閉嘴。「東山爺爺」又笑問道：「喂，你到底要不要到上面去看看熱鬧？」

楚峻心想到了人多之處便有機會脫離魔掌，便道：「這些日子連人也未多見一個，自然想去！」

「好吧，老子便解開你的痲穴！」東山爺爺道：「你不必高興，老子可要先截了你的經脈！」

楚峻嚇了一驚，東山爺爺又道：「你任脈被老子截住之後，一切行動如常，但却不能妄動眞力，否則眞氣無法循環，最後便落得經脈全斷，屆時可不要怪爺爺心狠手辣！」

話音一落，他果然伸手在楚峻身上敲打了幾下，隨即解開了楚峻的痲穴。

楚峻靜坐起來，怒目而視，東山爺爺笑道：「你生氣什麼，說不定爺爺心頭舒服便會替你解除，不過這經脈被爺爺截住一日，內功便減少一分，十日之後，身上的內功便點滴不剩，到時對你來說反而是一種解脫了！」

楚峻罵道：「你眞是個陰險毒辣的魔頭！」

那人哈哈一笑。「數十年來，也不知有多少人敢當面罵我，或背後罵我，但却沒人罵我陰險毒辣，眞是新鮮！」

他臉色忽然一沉。「你若不想把多年苦練得來的成果毀於一旦，便得好好服侍我，否則嘿嘿……還有一件事沒告訴你，假如你叫人妄替你解除禁制，哼……」

楚峻機伶伶地打了個冷噤，問道：「那又如何？」

「那只有促你早死，而且死得極是痛苦，老子這手法天下無敵，除了我之外，再無人能解！」

楚峻怒道：「少爺寧願死也不做你的奴才！」

「有志氣！」東山爺爺豎起拇指道：「你捨得你師父，你父母以及你那個情人麼？」

楚峻身子不由一震，立即想起父母的大仇，以及多情的郭蕙蘭來。東山爺爺查貌辨色，知道他已就範，便又發出一陣大笑。喝叫道：「趁天色還未晚，再走一程吧！」

楚峻默默跟在他後面，走了二十多丈，楚峻因不能用眞力，已累得氣喘噓噓，東山爺爺笑聲不絕，道：「不知爲何，爺爺竟然捨不得殺你，當眞奇怪！」

楚峻當堂氣得五內幾乎炸破，只得怒目以對，咬牙苦撐。再走一程，眼看離山巔已不大遠，遠處却傳來一陣嘩嘩的流水聲。

東山爺爺喜道：「小子，快來，你臭得要死，快去洗一洗！」

所謂久處鮑魚之肆而不覺其臭，經東山爺爺一提，楚峻才醒起自己已十多天未曾洗過澡了。當下跟着東山爺爺背後，轉過山角，便見山上飛下一匹白練也似的瀑布。

那瀑布衝下二三十丈至一處水潭才停住，水潭在瀑布的衝擊下，升起一團白茫茫的白烟，在落日餘暉斜照之下，煞是好看，如在仙境中。

水潭泛着漩渦，打了幾個轉，又向下

面流出去，人未至那裏，身上巳感到一陣涼意。

東山爺爺噓了一口氣，道：「小子，找個破潭子，勺些水與爺爺洗個臉！」

楚峻心頭有氣，却不敢違令，幸而水潭旁邊便有幾個大小不一的酒罈，料是遊人在此飲酒賞景留下的。他勺了一罈子水遞與東山爺爺。

東山爺爺喝了幾口，又用手洗了個臉，道：「痛快！小子，你還不洗澡，爺爺去找兩套衣服來！」

楚峻見四處沒人，便把衣服脫掉，「撲通」一聲跳落潭中，可是雙脚一陣虛浮，幾乎站立不穩，五內更似要嘔吐了出來，他下意識地提起了眞氣，不提猶自可，一提之下，只覺全身經脈，如遭千萬根繡花針刺戳一般，痛得他急忙散功，喘息起來。

他好不容易才抓住一塊岩石，慢慢爬了起來，胆戰心驚的洗刷起來，眼望那氣勢磅礴的瀑布，萬馬奔騰般的潭水，楚峻不期然泛起一陣難言的悲觀，剎那間，往事如畫，一幅幅在他腦海中翻過，但覺前途茫茫，如同那些潭水般，又不知流去何處。

一陣山風吹來，他打了一個寒噤，喃喃地道：「我楚峻一身血海深仇未報，我不能死，我不能失去武功，我一定要報仇！」他眼角瞥及瀑布之中有一角飛出的岩石，不由忖道：「這塊岩石在瀑布的衝擊下，也不知堅持了多少個歲月，我吃了一點苦，受點侮辱，又算得什麼？」

想到此，心頭一鬆，這才發覺東山爺爺巳去了好一陣了，却仍未回來，正想上岸披衣，忽然林內傳來了一陣焦急的脚步聲。

由於水聲隆隆，直至脚步近身才發覺，巳來不及上岸，只得縮入水中。

一入水，又覺五內沸騰，似欲飛出口腔，更無法閉住了呼吸，只得探出頭來望去。

但見兩個漢子手持刀刺，拔足而奔，在水岸邊馳過，看也不看這邊一眼，楚峻暗暗舒了一口氣，又怕尚有人來，不敢上岸。

不久，他身子便冷得不斷發抖，連牙齒也碰個不停，他知道自己不運內力無法抵禦得住水寒，只得冒險爬上岸。

待要找衣服，可是地上的衣服早巳不翼而飛，這一驚非同小可，如此情景如何去見人？

「呵呵呵，小子，你的肉好白呀，快些轉過身去！」東山爺爺手上拿着衣服，目光不懷好意的瞟着楚峻，自樹後轉了出來。

楚峻只覺他目光如同兩柄鋒利的長劍，在自己的身上刺來刺去，又羞又怒，連忙轉過身去，喝道：「無恥，還不把衣服給我？」

東山爺爺嘿嘿笑道：「原來你屁股不但白，而且很肥嫩！哈哈！」

楚峻心頭一寒，只覺全身三萬六千個毛管全部聳起，幾乎忍不住要嘔吐起來，忙亂中，只得躲在樹後。

東山爺爺道：「小子，算您造化，昨夜爺爺才找到一個獵戶的老婆，何況爺爺也未必忍心毀了你！」

楚峻喝聲道：「你若再敢說一句不三不四的話，我寧願立即死，也不再受你控制！」

東山爺爺道：「爺爺若要受用你的，早就用了，還待如今？吺，這是丐帮弟子的衣服，快穿了，衣服雖破，却還未發臭！」把衣服拋了過去。

楚峻拾起衣服三扒兩撥把它穿上，直至此時，他魂魄才歸體。

東山爺爺道：「這裏有水，咱們今夜便在這裏過夜吧，快爬上樹去！」

楚峻咬着牙，慢慢爬了上來，東山爺爺道：「再爬高一點，呆鳥，你那裏樹葉不多，會被人發現的！」

楚峻忍住氣，爬至枝葉密處，想起剛才的狼狽相，大感窩囊，暗暗罵道：「這惡魔自稱以前是個大英雄，簡直放屁，這種人也配做英雄，天下隨處都可找到幾十個了！」

忽然他又聽到一個輕盈的脚步聲入林，楚峻雖不敢運內功，但耳力仍未失，聽得出來者是個武林高手，心頭詫異，便撥開樹枝向下探望。

過了一陣，便見到一對薄底的鞋子，來的是個男人。那人入林之後，行動忽然謹愼起來，行動極慢，好半晌才看到他的大腿，小腹，胸膛……

終於看到臉龐了，這人赫然是自己的師父薛文鴻，楚峻心頭狂跳，忘了一切，張口欲叫，忽覺後頸一痲，聲音又巳叫不出來。

（未完・十六）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古劍遊龍

（本文承自第56頁）

冷鐵心此時冷汗如注，目眥欲裂，他喘着氣，張着嘴，身形像急風柳搖般颼然急幌閃動着，手中之劍極困難的舞起一片呼嘯劍光，但眨眼間，只聽得他一聲驚心動魄的慘號，「括」的暴響，只見血光倏然再映，他左臂齊肩巳是活生生遭龍君俠的利劍削落塵埃！

這被殘體的疼痛，是那樣深切與殘酷，在這生死一髮之間，「一劍撐天」冷鐵心雖然痛得面目抽搐，切齒掀唇，但是當他甫想及對方所欲報的仇有多深、多切時，他不由心中直冒寒氣。於是他絕不敢稍遲，右手緊握猛揮手中利劍，倏然脫手向前飛出，而他那受傷斷臂殘軀却不退反進，筆直凌身而起，就欲橫空向對方身後縱去……

那失去了人力操縱的飛劍，就如有着靈氣一般，帶着千鈞之力迎劈向龍君俠所施出的劍氣，剎那間，劍氣猛然波震顫動着，冷鐵心所擲出的飛劍，巳在一陣連串的金鐵撞碰響音中「克剔」折斷，拋彈空中！

情勢的變化是如此快速得無可比喻！當光影幻芒亂幌時，龍君俠見冷鐵心凌身上空，他心中巳知是什麼一回事！於是在斬斷敵人的飛劍後，他却連看一眼，手中古紋劍巳狠酷至極的飛罩冷鐵心那凌空橫縱的殘軀！

冷鐵心藉借着擲劍阻敵而遁形的殘軀尙未落地，但對方的劍影却有如一股濺射暴噴的水柱般罩至！驚惶與恐怖一下子擁滿心田，他此時手中劍巳失，而最致命者仍是身飄於空！在避無可避的情況下，他好比一隻垂死掙扎的飛鳥，發出了陣陣悽號，面上一片擇人而噬的獰惡神情，而他的右掌却連環向下擊出……

但是龍君俠那狠酷至極的劍鋒，巳經那樣無情地在他的殘軀上準確無比的刺中十八劍。每一劍，都令到冷鐵心皮肉翻捲，白紅混成一片，每一劍，都使到冷鐵心肋骨灰森森的戳出肌肉而露在外，而那些骨端還附黏着一縷縷的血絲……他被那鮮血染透的殘體因受到劍創而痛得在空中連連縱翻，在脚尖甫踏地下時，他口中才發出一聲怪異悽怖得足以能撕裂人的腑臟的狂號，而他那滿身創痕的殘軀即極蹌踉地向前跳躍着——

極快的，未待冷鐵心的狂號沉寂，龍君俠在一剎那之間靈台清澄，心明如鏡，他知道是時候了，就是現今，置仇人於死地便在此時！於是一翻手，掌中的古劍紋就化爲一條電閃的銀虹，是這樣殘酷滅毀的飛戳向冷鐵心的後心！

天地間一下變成沉靜，古劍威猛的衝勁帶着冷鐵心的殘體向前飛奔，只聽一聲輕响在火光乍閃而熄間，古紋劍尖巳把冷鐵心連人帶劍釘於那巨墳的石碑上，碑石下的泥土，此時正吸收着那猩紅的鮮血…

龍君俠肅然漫步行至墳前，雙膝一跪，凄然道：「爹娘！孩兒巳經手刃仇人而爲你們報了大仇，仇人的血現在正爲你們流着……爹娘，你們安息吧！」沉默的跪了一會，就起身向薛家英行去！

空氣寒瑟，四周景色是如此淒涼……夜，此時巳越來越深了……仰躺在枯黃而柔軟的雜草上，此刻巢不歸正閉上眼睛默默的養神，他那本來蒼白的面上此時更是透露出慘青，如果不是胸膛有着呼吸的起伏動作，那幾難相信他還生存在世！

薛家英正自焦急地站立旁邊，見龍君俠無恙行至，美目中不由閃出一抹喜色！

「英妹，這位巢前輩的傷勢如何？」

薛家英帶着一股抑制的激動，輕輕地應道：「他被那姓冷的在胸間擊中一掌，剛才小妹欲爲他敷藥，但他却堅持不要，他還說要與公子相談，雖死也無遺憾……」

適時，身受重傷的巢不歸驀地清醒過來，他無聲的嘆了口氣，撐開一雙沉重的眼簾……嗓子特別的暗啞，沉沉的聲音：「龍……公子，老夫爲昔年一念之差，而鑄成愧對夫人的醜行，唉……我簡直是死有餘辜……」

龍君俠迷茫的情緒現今巳經漸漸明朗化，但是處於目前如斯的環境之下他又能够用上什麼詞語來表達他此時心中的感觸呢？對方雖然是一個懺悔人，但他以前曾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帮兇！因此現今唯一代表着他的語言只是一雙毫無表情的俊目。

巢不歸極艱辛的挪動一下身子，却痛得他猛的痙攣起來，龍君俠不忍地道：「這位……前輩，不要動彈，讓在下看看你的傷勢……」

咬着唇，巢不歸極痛苦地道：「不必了，老夫內臟巳碎，生存巳是渺望……這些年來……老夫讓內疚悔恨……啃嚙着心靈，讓那……無聲無盡……的淚水來洗刷靈魂上的污垢……爲的只是等待龍公子你歸來……咳……咳……」頓了頓，伸手抹去唇邊的血水，緩緩接道：「現今我巳領受了應得的懲罰，人之將死，又何必再去顧慮羞恥！龍公子，你……能够……宥諒……我的罪行……嗎？」

龍君俠見對方那滿含懺悔的神情，更想及這些年來他深隱「龍家堡」獨孤地生活着……這一切一切都不是說明其心向善的嗎？況且現今他巳身受重傷，命危一時，在冥冥中他不是遭受了報應嗎？

於是，龍君俠潤濕了一下嘴唇，平靜的道：「世間最是無義者，莫過於是以怨報德，受恩反噬！冷鐵心因果循環，現今巳經伏誅劍下……這位前輩，常言道：『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以這些年來前輩一直深居寒堡一事就足以說明前輩仍是一個知錯勇改之人，那在下還能記恨嗎？」

巢不歸本來極度慘白帶青的面容，在聽了龍君俠這些話後頓時紅潤異常，一絲慘笑浮在臉上，他激動着道：「謝謝你！龍公子……老夫縱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含笑瞑目了……最後，老夫……特向公子示明一事，就是昔年那次夜襲……『龍家堡』，老……夫……並未傷過一人……」

聲音漸漸沉靜，面上的一抹紅光也瞬息消逝！夜空中傳來一男一女的輕嘆聲…

只聽得龍君俠輕聲說道：「這位前輩，你安息吧！」另一邊却响起薛家英那深情關切的嬌語：「龍公子，大仇巳報！夜寒露重，你要珍惜身體呀！」

（全文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江山處處哀鴻（二）

文・高皐
圖・可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青年遇弱飄浮在湖中，秋山父女正好遇上，秋山一眼看出他是名動江湖的簪花書生，本想不救，却因恰巧被太行山瓢把子看見，使秋山父女不得不救起簪花書生，而把太行山瓢把子殺了滅口，秋山父女帶着簪花書生上浮雲山隱居，但不久神刀蘇獻來到，目的是要得到簪花書生，秋山不答應，爭持間簪花書生倏地不見，蘇獻以爲秋山父女使詐，怒得和秋山比鬥起來，蘇獻打不過秋山，只好含恨離開，而秋山父女也接着離開浮雲山去找尋簪花書生……天風鏢局護着一輛香車上道，秋山父女對香車內人物有所懷疑，特地前來和鏢頭說話……

書生失蹤　六煞遭殃



秋山道：「徐大俠說貴局此次並非走鏢但不知那車廂之內坐的是什麼人物？」

徐覺非心頭一驚，仍然故作從容的道：「那是敝局主友人的內眷，因爲她身染疾病，所以……」

秋山道：「患病之人怎能長途跋涉？徐大俠太大意了，這樣吧，老朽略知岐黃之術，如果徐大俠不介意，老朽願意稍盡棉薄。」

徐覺非急忙搖手說道：「不，她只是微感不適，何況男女有別，這會不太方便的。」

秋山壽眉一掀道：「老朽年逾七旬，有什麼不方便的？徐大俠過慮了。」語音一頓，回頭對秋紅道：「紅兒，妳掀開車簾讓爹瞧瞧。」

秋紅應了一聲，甩蹬飄身，急如閃電，凌空向香車撲去。

徐覺非大喝一聲道：「秋姑娘不可造次——」說話中業已推出一掌，擊向秋紅的前胸，掌風虎虎，勢如鐵錘撞山，這一掌顯然他已用上了全力。

秋紅哼了一聲，嬌軀一弓一彈，去勢絲毫不變，只是昇高了兩尺，滾過這一記剛猛的掌力。

紅姑娘可不願吃虧，怎麼來怎麼去，反臂一吐，一掌向徐覺非送了過去。

徐覺非決未想到紅姑娘會在空中發掌，而且掌力又是如此的强勁，他剛剛暗喊一聲不好，身形已像秋風中的落葉一般，接着一個倒栽葱，便已摔在一塊草地之上，這是秋紅手下留情，否則他那裏還有命在！

秋紅一掌震飛了徐覺非，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右手五指輕輕的一帶，車簾嘶的一聲已被扯了下來。

「啊，爹，不是他……」

其實不必秋紅呼叫，秋山已經看出車廂之內是一名受了傷的鏢師，他面色微微一變，身形便已彈起，伸手一把抓起徐覺非，向車前狠狠的一擲道：「鼠輩竟敢以金蟬脫殼之計來朦騙老夫，說，簪花書生現在那裏？否則老夫要叫你生死兩難！」

徐覺非被秋山一擲，只感到內腑翻騰，骨節欲散，忍不住悶哼一聲，接連噴出幾口鮮血，他勉力撐起身形，用衣袖抹去嘴角的血跡道：「簪花書生確曾爲晚輩所獲，至於如何失去，晚輩毫無所知。」

秋山冷冷一哼道：「此話當眞？」

徐覺非慨然一嘆道：「前輩如果不信，晚輩只好任憑宰割了。」

秋山沉默半晌道：「老夫還有一事不明……」

徐覺非道：「前輩但請吩咐，晚輩知無不言！」

秋山道：「你們是怎麼擄獲簪花書生的？」

徐覺非道：「他喜歡獨倚孤松，悲歌抒懷，而那孤松之前，就是一條水聲潺潺的斷澗……」

秋山道：「哦，你們是先制住他的穴道，再由斷澗將他擄走？」

徐覺非道：「前輩明察。」

秋山冷哼一聲道：「老夫縱然在與蘇老兒糾纏，憑你們這般廢料，也難以瞞過老夫的耳目。」

徐覺非道：「這個……」

秋山道：「那出手之人，自然是你們的局主袖裏藏刀黎元徽了，是麼？」

徐覺非道：「是的，前輩。」

秋山道：「黎元徽呢？他必然走另一條路了，是否與徐兄定有會合之處？」

徐覺非道：「原定在青陽會合的，但是……」

秋山道：「好，咱們後會有期，紅兒，走。」



×　×　×

青陽縣漢稱陵陽，至唐代始改爲青陽，以地居青山之陽而得名，此地爲安徽南部貨物集散之處，商業頗爲發達，在一個晌午時分，秋山父女到達了這座皖南的重鎭。

他們一個是白髮蒼蒼的老者，一個是荊釵布裙的少女，按常情推斷，是不會引起人們注意的，但他們剛剛踏入青陽，就接觸到一些異樣的目光。

秋紅流目一瞥，櫻唇不由噘了起來，道：「爹，這般人怎麼啦？好像都跟咱們有仇似的。」

秋山道：「也許咱們是異鄉人吧，不必理會這些。」

他們父女說着話，已經來到一家名叫「春暉」的酒樓，秋山將坐騎交給店伙，領着秋紅一逕來到樓上，他們要來酒菜，父女二人慢慢的飲食着。

此時正當午餐時刻，酒樓上已經上了八成座，因爲春暉酒樓是青陽城裏的老字號，生意好不算出奇。

令人詫異的是適才在街上所見，那些不懷好意的目光，此時也進了酒樓，他們擇了一張隣近秋山父女的桌子坐了下來。

秋紅撇撇嘴道：「爹！你嗅嗅，這是什麼味道？」

秋山道：「爹沒有嗅到。」

秋紅道：「爹！你怎麼啦，分明進來一羣野狗，這麼臭的味道你都嗅不到！」

紅姑娘可沒有跟她爹說悄悄話，嗓門倒是大得全樓可聞。

適才進來的大漢一共七個，其中一人身材魁梧，穿着一件藍緞白花勁裝，一對金光閃閃的短戟放在他身旁的桌面之上。

這般人原是來向秋山父女找碴的，紅姑娘這麼指桑罵槐的一叫，這場戲可就有得瞧了。

穿藍緞勁裝的面色一變，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丫頭！妳在罵人？」

秋紅撇撇嘴道：「你說錯了，本姑娘只是罵狗，怎麼，你那兒不自然了？」

那人大喝一聲：「妳找死！」他摘下頭上的闊邊草帽，右手運勁一揮，草帽竟像車輪一般，旋轉着向秋紅飛來，勢道之急，宛如電掣星馳一般。

然而那勢如奔雷的草帽，似乎後勁不足，待到達秋山父女食桌的邊緣，竟然來勢一窒，隨即飄落於樓板之上。

秋紅輕俏的一笑，她那紅若塗丹的櫻唇之旁，現出兩個深深的梨渦，然後黛眉一揚，道：「爹！你喝完了沒有？」

秋山壽眉一皺道：「妳這孩子，爹喝爹的酒，妳要妳的猴子，咱們各不相擾，妳管爹喝沒喝完？」

秋紅嗯了一聲道：「你弄錯了，爹，那只是一條狗，那裏是什麼猴兒？」

武林中人，多半愛名重於惜命，那藍衣漢子縱然是一個修養有素之人，也經不起秋山父女的熱嘲冷諷，於是，在一聲怒吼之後，雙戟挾着無比的威勢，猛向秋紅當胸扎來。

秋紅粉頰一寒，素手倏地一伸，十隻嫩葱一般的手指，竟然插入那耀眼的金光之中。

藍衣大漢心頭一懍，待要變招換式，

虎口已傳來一陣奇痛，虧得他應變不能算慢，立即放棄他那雙金戟，還來了一個懶驢打滾，雖是失去了兵刃，總算得回了生命。

秋紅撇撇嘴道：「單憑這招懶驢打滾，閣下必然是一個成名露臉的人物，怎麼樣？大俠客，能不能見示閣下的萬兒？」

此時那七人之中，一名身着葛衣的老者，摘下他遮着臉部的草帽，然後向秋山雙拳一抱道：「得饒人處且饒人，秋大俠，令嬡所爲似乎過份了一點。」

秋山猛一抬頭，冷冷道：「原來是蘇大俠，閣下這一半遮尊容，秋某幾乎看走了眼，不過閣下無須借題發揮，要怎樣了斷，儘可划下道來。」

神刀蘇獻嘿嘿一笑：「秋兄果然是快人快語，來，兄弟向你介紹幾位朋友。」

他指着適才出手的那人道：「這位是蒙祈六友的老么小溫侯呂行，那五位是雷鞭邢霸，生死掌楮彪，一劍追魂張大久，飛抓奪魂年連，病美人焦嬌，各位多親近親近。」

秋山壽眉一挑道：「秋某只知道蘇兄交遊滿天下，估不到跟蒙祈六煞也有過命的交情，當眞……嘿嘿，失敬得很。」

蘇獻老臉一紅，心知秋山在諷刺他以名列當代九大高人的身份，竟與惡名遠播的蒙祈六煞打上了交道，不過此人的過人之處，就是臉皮够厚，儘管秋山話中帶刺，他只是乾咳一聲道：「兄弟平素不重虛名，一切行爲，全以利害爲依歸，蒙祈六友既與兄弟志趣相同，咱們未嘗不可合作一下，秋兄你說是麼？」

秋山淡淡道：「說的是，這叫做人貴自知，如果單憑蘇兄，或是六煞聯手，要想對付秋某，只怕……」

蘇獻陰沉沉的一笑道：「現在時移勢易，那勝負之數麼……嘿嘿，就不必兄弟饒舌了，不過蘇某總忘不了咱們往日的一點香火之情，秋兄如果同意，咱們不妨談上一筆交易。」

秋紅撇撇嘴道：「什麼交易？哼，簡直是厚顏無恥！」

秋山擺擺手，阻止秋紅再說下去，然後對蘇獻道：「蘇兄這麼勞師動衆，必然是爲了洗雪天目山一敗之辱了，那就划下道來吧，何必談什麼交易。」

蘇獻搖搖頭道：「秋兄錯了，蘇某豈是那麼量小之人……」

秋山訝然道：「這個秋某就不明白了，要怎樣蘇兄請說。」

蘇獻摸摸他那撮山羊鬍鬚，滿臉得意之色道：「兄弟說過，希望跟秋兄談一筆交易。」

秋山道：「什麼交易，蘇兄請說。」

蘇獻瞥了蒙祈六煞一眼道：「其實兄弟要說甚麼，秋兄應該早就明白，咱們還是長話短說，先談談咱們的交易吧。」

他語音略頓，接道：「人生在世，追逐的不過是功名利祿，秋兄只要交出簪花書生，萬斤黃白不難立致，如果秋兄不聽忠告，四海雖大，只怕難有賢父女容身之處了！」

秋山哈哈一陣狂笑說道：「萬斤黃白確能令人動心，可惜秋某也不知道簪花書生現在何處，蘇兄的好意，秋某只好心領了。」

蘇獻面色一變，道：「秋兄武功雖高，也難與天下武林爲敵，兄弟之言還請三思。」

秋山微微一笑道：「秋某淡泊自甘，何須與天下武林爲敵，而且在下適才之言，決無半分虛僞，蘇兄如是不信，在下也無可奈何！」

蘇獻哼了一聲道：「兄弟已經盡到了朋友之義，秋兄既是這般固執，咱們只好得罪了！」

蒙祈六煞中的小溫侯呂行，適才丟人現眼，早已躍躍欲試，此時不再說話，口中一聲虎吼，雙戟以天地交泰之勢，分上下向秋紅扎去。飛抓奪魂年連，病美人焦嬌，一爪雙刀也同時向秋紅襲到。

秋紅拔出身後的長劍，紫衣飄閃，竟向對方的戟光刀影之中投了進去，幾條人影立時捨死忘生的拚鬥起來。

另一方是神刀蘇獻，雷鞭邢霸，生死掌楮彪，一劍追魂張大久，四名武林高手向秋山展開兇悍的圍攻，這座名滿青陽的春暉酒樓，竟弄得杯盤齊飛，桌椅亂舞，變成一個慘烈的搏殺場所。

最初，敵對雙方還能保持一個旗鼓相當的局面，時間一久，神刀蘇獻及蒙祈六煞，都現出了焦急的神色，因爲他們不只是低估了秋山的實力，忽略了秋紅是他們最大的錯誤。

小溫侯呂行對秋紅已然心存畏懼，他敢於再度出手，不過是想藉人多之力，來個倚多爲勝，現在他們以三敵一，依然無法取得半點優勢，可見秋紅已經盡獲乃父眞傳，而且功力高得出人意外，他們焉能不鬥得胆戰心驚，頓萌退志！

秋紅似乎有些不耐，她忽然嬌叱一聲道：「飛爪奪魂？嗯，聽名號就知道不是一個好東西，姑娘先用你發個利市吧！」嬌音還在她舌尖上打滾，飛爪奪魂年連已經發出一聲慘嗥。

一劍洞胸，年連死得乾淨利落，可是病美人焦嬌却變作病寡婦了。

丈夫劍下送命，焦嬌焉能不急痛攻心，她雖然明知技不如人，仍然舞着雙刀撲了上去，爲報殺夫之仇，她忘記了自己的生死，可惜雙方的功力相差懸殊，在浮雲劍下她只好與飛爪奪魂作同命鴛鴦了。

蒙祈六煞是黑道上响噹噹的人物，那知在浮雲劍下竟是這麼不堪一擊，呂行戰慄了，他忍不住全身顫抖起來。

秋紅不屑的哼了一聲，長劍倏吐，點破了他一身武功，口中輕叱一聲道：「滾吧，饒你一條狗命。」

當呂行踉蹌的奔往樓下之時，秋山那面的搏殺也已接近尾聲，神刀蘇獻失去了刀，生死掌楮彪失去了右掌，雷鞭成了斷鞭，一劍追魂追去」自己的魂，他那柄成名的兵刃，正巍巍巓巓的插在他自己的胸膛之上。

不過這三名失去戰鬥力的高手並沒有離開現場，他們在聆聽秋山表示的歉意。

「對不起，咱們父女一時收手不住，眞是……咳，遺憾得很。」

雷鞭邢霸一抖手，奪的一聲，他手中的那截斷鞭，已經齊柄沒入身側的木柱之上，跟着濃眉一挑道：「强存弱死，這算不了甚麼，不過秋大俠最好殺了咱們兄弟，否則咱們只要還有三寸氣在，誓必報復今日之仇！」

秋紅緩步走了過來，冷冷道：「拔出你的斷鞭，本姑娘要教訓教訓你！」

秋山搖搖頭道：「算了吧，紅兒，何必跟他們一般見識。」

接着哼了一聲道：「夥衆行兇，竟然至死不悟，當眞是愚不可及，其實秋某並不怕多殺幾個，只是不屑趕盡殺絕而已，將來各位要報仇，秋某父女隨時候教，各位請吧！」

神刀蘇獻以毒惡的目光，向秋山父女瞥了一眼，一轉身就待穿窗躍出，秋山忽然伸手一攔道：「蘇兄且慢，秋某還有一事請教。」

蘇獻嘿了一聲道：「邢老大說的不錯，咱們誓必報復今日之仇，秋兄如果打算斬草除根，倒是個永絕後患的好主意！」

秋山微微一笑，他明白蘇獻色厲內荏，就是害怕他們父女斬草除根，所以拿話扣他。

他面色一正道：「蘇兄放心，秋某既然放過你們，就不在乎你們的報復，不過，就秋某所知，簪花書生可能已經落在袖裏藏刀黎元徽的手裏，秋某這趟青陽之行，就是爲了追查黎元徽的下落而來，蘇兄如若知道姓黎的行踪……」

蘇獻冷冷道：「天風局主的行踪，兄弟毫無所知，告辭。」語音甫落，便與蒙祈雙煞奪窗而出，秋山父女也不願惹來官府的是非，跟着也離開了青陽。

× × ×

洛陽北負邙山，南臨澗洛，是控制中原的中樞，也是我國著名的古都之一。

這天傍晚時分，秋山父女趕到了洛陽西關，因爲天風鏢局設在這兒，要找黎元徽就必須追到他的窩裏。

他們先落了店，待晚餐之後才向店小二詢問天風鏢局座落的所在，誰知店小二却嘆口氣道：「客官來遲了，天風鏢局已經一把火燒得精光了。」

秋山一怔道：「此話當眞？」

店小二道：「由此向東，拐過兩條長街，就可見到天風鏢局的舊址，客官不妨前往憑弔一下。」

秋山道：「縱然天風鏢局遭到火災，難道他們就不能重建麼？」

店小二道：「這個小的就不知道了，自從上個月天風鏢局毀於大火之後，就沒有人再瞧到他們任何一個夥記。」

秋山皺了一下眉頭，遣走店伙，向秋紅嘆口氣道：「名震江湖的天風鏢局，竟在一夜之間遽爾消失，看來這險惡的江湖正暗潮洶湧，咱們父女只怕也落在一項陰謀之中了！」

秋山不安的道：「爹！女兒不該救他的……」

秋紅豪放的哈哈一笑道：「是非禍福莫非前定，妳還說它做甚？何況他如果是咱們想像中的那個人，就算爲他犧牲咱們父女的生命也是值得的。」

秋紅道：「爹說的是，咱們要不要去看看天風鏢局？」

秋山道：「不到黃河心不死，咱們去親眼看看，就便觀賞一下洛陽的夜景。」

於是，他們按店小二的指點，找到了天風鏢局，那只是一片焦土，與燒剩的斷垣殘壁，除了憑弔一番，實在找不出任何可資懷疑的蛛絲馬跡。

他們抱着失望的心情返回客棧，略事歇息也就分別就寢，不過秋山父女的內功極深，早已打通任督二脈，突破生死玄關，因而他們不需要多少睡眠，只要略作調息，就可恢復一日的勞累。

約莫初更向盡，秋山的窗外忽然飄來一條黑影，此人身法輕靈，落地無聲，一身輕功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他在窗外略作探視，右手突揚，一縷白光逕向房裏的牆壁射去，白影離手，他便騰身而起，像一隻離弦疾弩逕向對面的屋脊之上落去。

就在他足尖找到瓦面，身形還未立穩之際，一縷指風忽然擊中了他的肩頭，此人的功力的是不凡，他只是發出一聲悶哼，身形暴起，投空斜竄，一閃之間便已隱入茫茫的夜色之中了。

此時秋山父女已先後躍上屋脊，但屋瓦連綿，夜色蒼蒼，那裏還有半絲人影？

秋紅似乎心有不甘，她收回目光櫻唇一噘道：「爹，賊人的肩頭受了傷，咱們分開找找看，我不相信他能逃出手去。」

秋山搖頭道：「不必了，此人的輕功頗爲高明，咱們地形不熟，只怕很難找到，他還留了一點東西，咱們回去瞧瞧。」

那是一隻普通的瓦面鏢，正巍巍巓巓的插在牆壁之上，它的尾部繫着一塊白綾，在燈光映射下顯出一些字跡，秋山屈指輕彈，將鋼鏢擊落地面，再拾起白綾一瞧，原來是一封挑釁的戰書，那上面是這樣寫着的：「邙山葫蘆谷木石皆秀，景色宜人，是閣下父女埋骨的好去處，來吧，秋老兒，本晚三更咱們在葫蘆谷候教，知名不具。」

看罷挑戰書，秋紅氣得一跺脚道：「爹，走，咱們去看看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

秋山面色一肅道：「那人既然敢向咱們父女挑明了叫陣，必然已經有了萬全的措施，咱們人單勢孤，千萬不能魯莽！」

秋紅道：「爹是說咱們不去？」

秋山哈哈一笑道：「縱然他們設下刀山劍林，咱們父女也義無反顧，爹只是要妳臨事冷靜，不可衝動而已，現在時間還早，咱們可以調息一下。」

× × ×

邙山一名郟山，又名陝山，亦作芒山，在洛陽東北，連接孟津，偃師，鞏縣等三縣地界，連嶺修亘，苞漁衆山，廣延四百餘里，自後漢城陽王葬於北邙，以後歷代王侯公卿多以此山爲佳城，此後邙山就成爲洛陽的名勝及供人憑弔之處了。

約莫二更左近，洛陽穀門之外，現出兩條嬌捷絕倫的人影，他們身形飄忽，去勢若風，眨眼之間就已馳臨邙山的一處山峯之上了。

此時月色迷朦，山風凄厲，他們那銀髯紫衫，在晚風中獵獵飛舞，半晌，銀髯老者秋山咳了一聲道：「據爹所知，葫蘆谷是連接隴山之處，距離不算太近，爲了不使別人失望，咱們還得緊趕一程。」

紫衣少女秋紅道：「是，爹。」

半個時辰之後，他們終於趕到了葫蘆

谷，但谷徑幽邃，靜若死城，除了嗖嗖寒風，與婆娑樹影之外，這淒凉幽暗的絕谷，那裏有半點人影？

秋山流目一瞥，然後沉聲道：「紅兒，看來咱們父女巳處於驚濤駭浪之中了，待會如果形勢不利，妳就自行闖出重圍，知道麼？」

秋紅一怔道：「你說甚麼？爹，這裏一個人都沒有嘛。」

秋山咳了一聲道：「紅兒，由這一點看來，妳的江湖閱歷實在太差，待爹找一個人給妳看看。」他語音甫落，右掌急吐，一縷指風猛向身側丈外之處的一顆大樹擊去。

奪的一聲，强勁的指力有如彈丸，竟然洞穿樹幹，秋紅方自錯愕之間，那顆大樹之內巳經傳來一聲哀嚎。

秋紅悚然一驚，這才知道江湖詭詐，眞箇防不勝防，不由哼了一聲道：「爹，咱們不是來捉迷藏的，他們要是再不出來，咱們就回去吧。」

她的話剛剛說完，一股隨風飄蕩，令人難以捉摸的語聲忽然飄入耳鼓，道：「回去？嘿嘿，那有這麼便宜，賢父女只怕來時有路，去時無門了，不過只要你們交出簪花書生，在下仍然可以放你們一條生路。」

秋紅摘下肩頭的長劍，冷冷一哼道：「朋友，有種的就出來見個眞章，像這般藏頭露尾，算得那門子的好漢！」

那人陰惻惻的一陣怪笑道：「跟天宇九雄相比，在下的確算不得好漢，不過……嘿嘿，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賢父女既巳進入谷中，就不得不聽在下的了！」

秋山哼了一聲道：「閣下有什麼絕招，不妨使出來讓咱們瞧瞧，虛聲恫嚇與事無關，閣下認爲對麼？」

那人道：「好，好，秋大俠既然要在下獻寶，在下再要推搪，就有點不近人情了，其實……嘿嘿，萬斤炸藥算不了甚麼，未必眞能將賢父女留下！」

秋山原以爲這窮谷之中，最多只有伏下强弓硬弩而巳，估不到竟是血肉之軀難以抗拒的萬斤炸藥，他再仔細向地面查看，果然在草皮亂石之下，現出若干痕跡，谷中埋有炸藥倒是半點不假。

在這等情勢之下，除了俯首聽命，似巳別無選擇，不過，對方要的是簪花書生，他却連簪花書生的行踪也不明白，解說麼，對方必然不會相信，那麼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與其束手待斃，不如死中求活，因此，他運足目力，對炸藥埋設的幅度，以及他們父女的輕功極限，作一個大胆的衡量，最後，他以傳音對秋紅道：「谷中的炸藥，是兩條併行的雙綫，兩面山壁距離炸藥雖然較遠，但仍在它威力範圍之內，只有右側十丈及左側三十餘丈處的兩塊巨石，可能是惟一安全的所在，待會爹到左側，妳到右側，咱們再相機突圍到洛陽會合，記住爹的話，知道麼？」

秋紅點點頭道：「女兒知道，不過咱們何不一起避往右側……」

秋山道：「右側的石塊不足遮蔽兩人，如果到左側，妳的輕功還嫌不足，看來咱們只好這樣了。」

此時那陰森森的語音又在耳邊响了起來，道：「秋大俠思考完了沒有？其實榮華富貴，不過是過眼烟雲，只有生命才是寶貴的，你說是麼？秋大俠。」

秋山哈哈一笑道：「閣下說的不錯，秋某雖是行將就木，倒也不願就這麼暴骨荒山，可惜那簪花書生的行踪，秋某實在毫無所知……」

那人道：「光棍眼裏不揉沙子，秋大俠何必自欺欺人！」

秋山道：「事實確屬如此，秋某何須謊言。」

那人道：「這麼說來，秋大俠是準備以身相殉了！」

秋山淡淡道：「人生自古誰無死，閣下這麼一再以生死相要挾，不嫌太過俗氣麼？」

那人怪笑一聲道：「有骨氣，不過秋大俠雖是春秋巳高，令媛却前程似錦……」

他語音未落，忽然變爲一股急嘯，因爲秋山父女的身形巳經躍起，他不得不下達點燃炸藥的命令。

但見紅光冲霄，烟霧瀰漫，兩壁投下帶着强烈火燄的乾草，迅速將埋藏的炸藥點燃。

驚天動地的爆炸之聲，在接連不斷的响着，塵土沙石被掀上半空，然後又像冰雹一般的砸向地面。

在這一瞬之間，原巳十分荒凉的葫蘆谷，此時更是面目全非，幾乎變作滿目瘡痍的人間地獄了。

時間在慢慢的溜走，夜幕也在緩緩的撤收，和煦的朝陽，終於又昇了起來，爲大地帶來一片生機，只有葫蘆谷是一個例外，那幅刧後的慘狀，使人有不忍卒覩之感。

這慘遭浩刧的荒谷，按說連蟲蟻都難以生存的，但那亂石焦土之中，却傳出一聲痛苦的呻吟，良久，一個衣衫破碎，傷痕被體的紫衣少女，由亂石之中爬出，她急促的喘息了一陣，才定定神，以一雙仍然含有驚悸之色的目光，向谷中巡視着。

忽然，她好像想起了什麼，口中一聲尖銳的呼叫「爹……」脚下幾個踉蹌，向左側拚命的奔去。

左側的大石是刧後餘生者，雖是斑痕處處，但却巍然獨存，她爹秋山不是藏身在巨石之後麼？他爲什麼還不出來？

她心頭昇起一股不祥的預感，仍然跌跌撞撞的撲到石後，及擧目一瞧，一個人影也沒有，那裏有她爹的踪跡！

「爹……爹……」

她悲呼着，奔跑着，滿谷尋找，希望能够發現她爹，更希望是一個活生生的老父。但，她失望了，活人沒有，屍體也沒有找到，秋山似乎在空氣中消失一般。

極度的傷心，使她的精神幾乎陷於崩潰，她所受的創傷，似乎突然增加了數倍，她無法承担精神與身體的雙重打擊，在一聲絕望的慘呼之後，她終於不支的暈了過去。

×　×　×

駒光易逝，天色又暗了下來，當晚霞還在山林間留連之際，那位不幸的紫衣少女秋紅，才喘出一口微弱的氣息，她憑着深厚的內功，渡過了這次危機，經過一次

恢復體力的調息，再對四週作了一次詳細的查看。

除了碎石與焦土，沒有其他任何一種發現，這說明了一點，她爹秋山沒有被炸藥攫去他的生命，可能因爲找她不到而返回洛陽去了。

於是，她孤零零的離開了那塊傷心之地，她要去洛陽尋找她惟一的親人。雖然那希望是渺茫的，但她別無選擇。

她在崇山峻嶺之中蹣跚的奔走，飢餓，疲乏，再加上滿身的創傷，使她擧步艱難，因此，她不得不走走停停，像一個接近生命終點的年老之人，所幸在夜幕深垂之前，她找到了一家獵戶。

這家人的心腸很好，除了留她食宿，臨走時還送給她幾件衣衫，及一包乾糧，遺憾的是獵戶沒有出過遠門，無法指給她赴洛陽正確的方位，所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經過幾日的奔波，她依然是「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的情景。

傷勢雖在逐漸的好轉，過度的勞累却使她難於支持，她喘着氣，瞪着一雙秀目，投向那些連綿不斷的山峯，發出一聲無可奈何的長嘆，她暗忖：「自己原本有一個溫暖的家，幾曾何時，竟會落得這般慘狀！當然，這不幸的遭遇，都是簪花書生帶來的，難道簪花書生果眞是一個不祥之人？」

她傷心，悔恨，不禁對那個令她痛心的姓名狂呼起來：「何日飛……何日飛……你害得我好苦……」

她呼聲未落，一縷似有若無的歌聲，忽然被山風送了過來，她不由精神一振，立即凝神傾聽着。

「胡虜肆淫虐，燕趙寢悲歌，故國淪如此，涯海恨若何？暫投夸父杖，遲待魯陽戈，深潭奮汲足，驚雷揚怒波。」

歌詞慷慨悲憤，音調奔放激昂，除了簪花書生沒有人能唱出如此感人的音律，雖然距離遠了一點，聽來有些模糊，但秋紅敢於確定，歌者必然是那位不祥之人。

她像是在風雨飄搖，茫茫無依的大海中抓到了一截巨木，不管它會將自己帶往何處，她還是應該牢牢的抓着它，因此，她興奮的站了起來，忘了飢疲，忘了傷痛，只是可能達到的速度，向那歌聲之處奔去。

她剛剛馳過一座山頭，耳旁忽然傳來一聲叱喝：「站住，小姑娘，妳找誰？」

這股人聲突如其來，使她的心神爲之一懍，因爲她踏上此地之時，曾經流目一瞥，發現右側山壁如削，左側是一座深谷，她只不過微一疏神，右側山壁之下，竟突然現出一個洞口。

此時洞門大開，兩排懷抱單刀，身着黑色勁裝的武士，在洞口兩側肅立着，一名紅面短髭，身着黃衣的中年大漢，正向她目光烱烱的注視着。

這般人的突然出現，確是太過神秘，他們縱然不是殺人不眨眼的綠林盜匪，可能是見不得人的秘密帮會，那麼她闖來此地，豈不是自投虎口！

然而，儘管當前的處境是這般險惡，她仍然毫不畏縮的向洞口走去。

洞口的黃衣人道：「小姑娘，我問妳找誰？妳聽到沒有？」

她在黃衣人身前五步之處停下脚步，然後柳眉一挑道：「我找誰你管得着麼？哼，多管閒事。」

黃衣人一楞道：「喲，妳倒是兇得很，妳知道這是什麼所在？」

秋紅向那黑忽忽的洞口投下一瞥，道：「我怎麼知道這是什麼所在，我跟爹在山裏迷失了方向，昨天我爹去找水竟然一去不回，結果我又失足跌在山溝裏，這種鬼地方，哼，眞氣人！」

黃衣人哈哈一笑道：「原來是這樣的，妳爹是誰？」

秋紅道：「我爹是一個很有名氣的武師，他的武功麼……嗯，我不告訴你。」

黃衣人對秋紅似乎頗有好感，因而又是一個哈哈道：「妳爹必然是一位名滿江湖的高人了，他到底是誰？」

秋紅傲然一哼，道：「他叫恨天無地荊七，嗯，你當然知道他了，當今之世，誰要不知道我爹，他就算不得一個跑江湖的。」

黃衣人微微一怔，說道：「恨天無地荊七？武林之中似沒有聽到過這麼一號人物。」

秋紅撇撇嘴道：「你當然不知道了，我爹名氣雖高，也不是整天躲在窮鄉僻壤，沒有見過世面的人能够知道的。」

黃衣人面色一寒道：「好，妳爹既是名滿江湖，妳的武功自然也不錯了，在下想拋磚引玉，向姑娘討敎幾記高招。」

秋紅道：「那可不成，我爹一向不准我跟別人打架，何況我的傷勢還沒有好，你一個大男人，怎能欺負一個女孩子？」

黃衣人雙目一翻道：「誰說我欺負妳了？武林中比武過招平常得很，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妳受了傷也不要緊，我讓着妳一點就是，注意了！」

此人語音未落巳然欺身上步，右臂急吐如風，鋼鈎似的五指猛抓秋紅的肩頭。

秋紅心頭一懍，她知道此人只不過使出五六成功力，但這隨手一抓，仍有一股不可忽視的威力，看來這座神秘的洞府，當眞是一個藏龍臥虎的所在。

不過，她並沒有將黃衣人放在心上，雖然她的傷勢還沒有痊癒，仍有制服此人的能力，但她不願顯露武功，讓黃衣人一把扣在她的酥肩之上。

一陣痛楚，使她的嬌軀微微一震，豆大的汗珠，沿着面頰流了下來，她似乎無力忍受，竟然尖聲狂叫起來，道：「你要幹甚麼？放手，放手——」

黃衣人嘿嘿一陣冷笑道：「妳爹不是武林高手麼？妳怎麼這般不濟？哼，告訴我，妳爺到底是誰？你們踩探鐵甲山的目的何在？」

秋紅櫻唇一噘道：「我爹本來是個有名的武師，不信你到蘇州閶門外問問，他每天都在那裏擺場子，看的人才多呢？」

黃衣人道：「你們住在蘇州？那你跑到隴山來作什麼？」

秋紅道：「這有甚麼好奇怪的，我爹相識滿天下，那裏還不能賺銀子？」

黃衣人道：「我明白了，原來妳是跑江湖的。」

秋紅道：「跑江湖有什麼不好？你不要瞧不起人。」

黃衣人哼了一聲道：「跑江湖會跑到人跡罕見的窮山惡水裏來？嘿嘿，小姑娘，妳這個謊言似乎並不高明，再說，鐵甲山是武林禁地，不管妳是有心還是無意，妳既然被咱們發現，就是妳的不幸！」

秋紅道：「我的不幸？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黃衣人道：「其實也沒有甚麼？只是要妳遵守本山的山規而已。」

秋紅道：「哦，什麼山規？」

黃衣人道：「凡是擅闖本山之人，只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條是加入本山，終身服膺山主的命令，另一條麼……」

秋紅道：「怎樣？」

黃衣人冷冷道：「死！」

秋紅啊了一聲道：「死？你不要嚇人好麼？就算鐵甲山是什麼武林禁地，你們既沒有立碑示警，怎能怪罪於人！」

黃衣人哈哈一笑道：「說的是，小姑娘，妳何不抬頭向山壁之上瞧瞧？」

秋紅依言抬起螓首，仰視山壁，果然瞧到洞口上方約莫十丈之處，鑿有八個斗大的黑字「鐵甲禁地，擅入者死」。

秋紅櫻唇一噘道：「示警字句，必需寫在明顯之處，你們的字寫得太高了，又是與山石差不多的黑色，所以這個不能算數。」

黃衣人哼了一聲，左掌突然飛出，連點秋紅三處穴道，然後鬆開右掌，冷冷道：「既然來到鐵甲山，那就由不得妳了，要講理待會向咱們的總管講吧。」他不再理會秋紅，回頭對一名黑衣武士道：「于老二，帶這位姑娘去見總管。」

一名身材高大的黑衣武士應了一聲，向着秋紅擺擺手道：「跟我來。」身形一轉，逕向洞裏走去。

秋紅一身劍傷未復，又被黃衣人封閉了武功，除了跟着于老二走，還能有什麼選擇？不過這是她自願的，所謂明知山有虎，故往虎山行，因爲她懷疑簪花書生何日飛可能落入這般人的手中了。

雖然她對那孤傲凌人的書生，有着三分恨意，但她那芳心深處，却蘊藏着一股强烈的關懷，因此，她顧不得生死禍福，蓮步輕移，跟着于老二向洞內走去，他們走出未及十步，眼前忽然一黑，秋紅微微一怔之間，洞中已閃出有如螢火似的光芒，螢光雖是不强，但洞內景物却依稀可見，她扭頭一瞥洞口，敢情洞門已經關閉，連黃衣人及兩排武士，也像鬼魅般的一起消失。

前面帶路的黑衣武士于老二知道秋紅心中駭異，因而微微一笑道：「本山三道關隘，都是名匠的傑作，操縱的靈活，當得是宇內無雙。」

秋紅撇撇嘴道：「要三道關隘作什麼，像這等荒涼的山區，難道會有小偷來不成？」

于老二不願多說，只是笑笑道：「姑以後自會知道，咱們走吧。」

這截山洞很長，約莫盞茶時分，才到達第一道關隘，于老二在山壁上找到一個銅環，然後輕輕拉了一兩下，半晌，那平整光滑的石壁之上，有一塊石壁縮退半尺再向一側滑去。

接着是一道耀眼的强光，向秋紅的身上射來，同時响起一聲蒼勁的叱喝道：「什麼人？」

于老二虔敬的躬身一禮道：「稟二關主，屬下于老二，奉三關主之命，送一個闖山的姑娘去見總管。」

「哼，老夫只問了一句，你就囉嗦了一大堆，去去去。」

這位二關主火氣很大，在鐵甲山是一個十分難惹的人物，于老二連應了一兩聲「是」，就領着秋紅溜過二關，匆匆向頭關趕去。

二關之內，地勢較爲開朗，只見屋宇連亘，處處閃爍着燈光，但却靜悄悄的聽不到半點聲息。

于老二低頭一陣急走，待到達另一甬道，他才吁出一口長氣，面上緊張的神色，也鬆弛了下來。

秋紅感到有些詫異，不由好奇的問道：「你怎麼啦，莫非二關關主會吃人？」

于老二尷尬的咳了一聲，跟着神色一肅道：「小姑娘，說多了話沒有好處，今後希望妳小心一點！」語音一落，立即馳入甬道，向石壁上一塊凸出的圓石按去，

看他那嚴肅的神情，似乎一語之失，就可能惹上殺身之禍，秋紅原想探聽一點內情的，但，于老二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在他的口中又能探得出甚麼？因而微微一笑，默默地跟了進去。

此時石壁之上已經現出一個洞門，一股尖銳的嘯聲忽然由洞門飄送出來，音調高亢，有如天鼓夜鳴，嘯聲勁急，歷久不衰，還帶着一股扣人心弦的肅殺之氣。

秋紅暗中一驚，她估不到這座神秘的洞府之中，竟有這等功力已臻化境的絕頂高手，自己這冒昧一闖，可能弄巧反拙，說不定會將生命擺在這裏！但如今身在虎穴，後悔已然嫌晚，只好走一步算一步。

她再冷眼一瞥肅立身前的黑衣武士于老二，他那昂藏六尺之軀竟然面色慘白，身如篩糠，好像遇到極端恐怖之事一般。

敢情洞門之內，不知何時立着一位髮如飛霜，一身紅衣的老婦，但她那張面頰，却粉嫩嬌酥，明艷動人，與她滿頭銀絲，令人有格格難入之感。

她是少年白頭？還是駐顏有術呢？儘管這個洞府之中危機四伏，秋紅仍然對這位紅衣婦人發生極大的興趣，因此，她那雙俏目也就傻楞楞的向紅衣婦人凝視着。

黑衣武士于老二與秋紅恰恰相反。他躬身低首，不敢仰視，如同小鬼見了閻王一般，良久，紅衣婦人哼了一聲道：「她是誰？」

于老二惶然道：「稟大關主，她是誤入本山被三關主抓到的，屬下奉命帶她去見總管。」

紅衣婦人道：「好，你去跟總管說，這位姑娘我留下了。」

于老二囁嚅半晌，道：「這個——」

紅衣婦人怒吼一聲道：「怎麼，你不願意。」

于老二悚然道：「屬下不敢。」

紅衣婦人柳眉一掀道：「少在這兒現眼，給我滾！」

于老二連聲稱是，拔腿就向關內奔去，紅衣婦人待他去遠，忽然面色一霽，道「姑娘，妳姓什麼？」

秋紅道：「小女子姓荆，叫小燕。」

紅衣人道：「妳會武功麼？」

秋紅道：「我爹帶着我跑跑江湖，略微懂得一點花拳綉腿。」

紅衣婦人問道：「妳爲甚麼闖來鐵甲山？」

秋紅道：「我跟爹在山中迷路，爹去找水不回來了，我又摔到山溝裏，到鐵甲山是無意中闖來的。」

紅衣婦人道：「妳爹叫什麼？」

秋紅道：「荆七。」

紅衣婦人道：「好，妳跟我到屋裏歇歇。」

紅衣婦人的身後，原本立着十餘名紅衣少女，此時前呼後擁的一起進入一間頗爲廣闊的大廳，秋紅見她們步法輕靈，井然有序，心中暗暗忖道：「這般少女不只是每人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還是一支訓練有素的勁旅，可見這位大關主，必非常人。」

這間廳堂的陳設，也使秋紅感到訝異，任是一物之微，全是異常名貴的珍品，想不到這座神秘洞府，生活竟然如此豪華，如非親目所覩，實在難以相信。

正當她遊目四顧之際，紅衣婦人微微一笑道：「荊姑娘……」

秋紅哦了一聲道：「大關主有什麼吩咐？」

大關主道：「妳被三關主點穴道？」

秋紅道：「是的。」

大關主道：「妳傷勢似乎不輕……」

秋紅道：「是在山溝裏摔傷的。」

大關主道：「一個身負創傷，穴道受制的人，還能這麼從容欣賞，妳那跑江湖的身份，只怕有點不盡不實！」

秋紅道：「這個……」

大關主微微一笑道：「好啦，妳不願說，老身決不勉强，追雲，妳替她拍開穴道，再將回龍丸給她一粒吧。」

追雲約莫十八九歲，是紅衣少女之一，她替秋紅解開穴道，並餵給他一粒療傷靈丹回龍丸，然後將她帶到一間較小的石室[illegible]息。

兩個時辰之後，她內傷盡除，精神大爲好轉，追雲捧來一盤熱騰騰的食物給她裏腹，這是自葫蘆谷遇難以來，第一次獲得正常的飲食，遂道了一聲謝，就像風捲殘雲一般將食物掃光。

追雲抿咀一笑道：「吃飽了麼？咱們還有，再給妳添一盤來，怎樣？」

秋紅嬌靨一紅，道：「我吃飽了，謝謝。」

追雲道：「那麼咱們去見關主吧，她還要跟妳聊聊。」

秋紅道：「追雲姐，妳知道關主要問什麼？她好像兇得很呢？」

追雲道：「她對別人的確很兇，對妳可不相同，放心吧，她不會難爲妳的。」

秋紅問不出要領，只好跟着追雲回到大廳，大關主和顏一笑道：「傷勢完全好了麼？」

秋紅道：「好了，多謝關主。」

大關主道：「那麼坐下來，咱們聊聊吧。」

秋紅剛剛坐下，一名紅衣少女忽然奔了過來，道：「稟關主……總管求見。」

大關主一怔道：「他來作甚麼？好，請他進來。」

紅衣少女應聲退出，片刻之後，領來一名獐頭鼠目，身材瘦小的乾癟老人，他那冷電似的目光向秋紅匆匆一瞥，然後哈哈一笑道：「原來大關主來了客人，兄弟……嘿嘿，冒昧得很……」

大關主緩緩立起，冷冷一哼道：「老婆子那來的甚麼客人，總管取笑了。」

乾癟老者哦了一聲道：「那……這位小姑娘是誰？」

大關主道：「她叫小燕，是一個跑江湖賣藝的，今早誤入本山，由于老二帶她來到此地，老婆子喜將她留在本關，不知總管意下如何？」

乾癟老者哈哈一笑道：「大關主要留下這位姑娘，兄弟自然無話可說，可惜萍姑娘也要她，咳，兄弟就有點左右爲難的了！」

大關主的面色微微一變，良久才揮揮手道：「老婆子只是覺得這女娃兒頗堪造就而已，既然萍姑娘要她，總管就帶她去吧。」

乾癟老者咳了一聲道：「不錯，這位姑娘跟那書呆子，都是兩塊難得的練武材料，尤以這位姑娘，英華內蘊，似乎……嘿嘿，不像是一個賣藝之人……」

秋紅心頭一懍，她對這位看來毫不起起眼的乾癟老人不由增加了幾分警戒之心，不過她知道，身在虎穴，一着之失，就會招來殺身之禍，因此，她雖是心頭震驚，粉頰上却是一副受寵若驚，既羞又喜的神色，那紅飛雙頰，低頭弄帶的模樣，是那麼自然，那麼可愛，無論心機何等深沉之人，也不會瞧出她是裝出來的。

其實她的羞倒不見得，喜，却頗有幾分，因爲乾癟老者所說的書呆子頗堪玩味，說不定就是她要找的簪花書生，踏破鐵靴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你叫她如何能够不喜？

她正在思緒澎湃之際，耳鼓中忽然响起大關主的聲音道：「也許這位姑娘已達返璞歸眞的境界，總管既是心有所疑，何不出手試上一試！」

「糟！」秋紅心中暗喊一聲，因爲如果雙方都是身負上乘武功之人，要想將武功隱藏得天衣無縫，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她還要耍幾手粗淺的功夫，才能符合賣藝者的身份，那就更不容易逃過像他們這等高手的法眼了。

所幸乾癟老者不想出手相試，只是嘿嘿一笑說道：「憑她這點年齡，縱使根骨不錯，也難以達到返璞歸眞的境地，何況三關主已經試過，兄弟就沒有再試的必要了。」

語音一頓，道：「大關主如果別無他事，兄弟就此告辭。」

大關主道：「總管請代問候一聲萍姑娘，請。」她身形一側，作出送客之狀，乾癟老者也不再留，雙拳微拱，就帶着秋紅緩步而去。

秋紅沿途縱目流覽，發現這是一個驚人的巨構，只見房屋鱗次櫛比，甬道縱橫，密如蛛網，全部由人工穿鑿而成，幅圓之廣，比一個城鎮幾乎沒有什麼兩樣。

（未完・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劍令

（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丁劍南被般若禪掌震傷內腑，崆峒飛龍霍從雲從少林寺偷了一顆㑆檀丸爲他療傷，身體逐漸恢復，霍從雲爲了防止「揚州八怪」再上門鬧事，他和師弟任東平把守前後門防範，留師妹柳飛燕服侍丁劍南，等他身子康復後就離開此地。此時揚州八怪和自稱瘦靈官的道人正尋上門來，在樹林中被一瘦小老頭纏住不放，他們敵不過只好溜走，瘦小老頭才離開。就在此時少林寺怒金剛澄通因追踪霍從雲也趕來，因霍從雲化裝老頭去偷藥丸，他當然不認識，霍從雲帶他入屋搜查，發現丁劍南已被兩個年輕少女擄走，澄通只好協助追踪……

崆峒飛龍 夜探仙女

澄通走上大路，目光凝注了一回，才道：「大概從入晚時候起，一共是三輛馬車經過這裏，兩輛是往西去的，一輛往南，這刦持令戚的究是那一輛？貧僧就無法肯定了。」

柳飛燕望着大師兄，說道：「大師哥，你看怎麽辦呢？」

霍從雲只是沉吟不語，心中忖道：「晌午前，瘦靈官曾經來過，他是被一個瘦小老人攆走的，他雖然沒找上門來；但顯然是衝着丁公子來的了，由大路往南，正是去揚州的方向，仙女廟在東城，莫非刦持丁公子的會是仙女廟的人不成？」

心念這一轉動，立即說道：「三弟，妹子，咱們先往南追。」一面朝澄通拱拱手道：「多謝大師父指點，救人如救火，在下兄弟要先走一步了。」

澄通合十道：「三位施主請。」

霍從雲三人立即展開脚程，朝南奔行而去。

澄通正待回身去招呼四個師弟，但目光一注，霍從雲兄妹三人飛掠甚是快速，不過眨眼之間，三道人影，已經在夜色巾消失，不由看得一怔，暗道：「沒想到這兄妹三人一身輕功竟有如此了得！」

轉念之間，不覺目光凝注，朝地上看去，脚下也隨着朝前走出了十幾步。這下直看得老和尚雙目圓睜，精芒迸射，沉笑一聲道：「果然是崆峒飛龍，哈哈，老僧差點給你瞞騙過去了。」

原來他一路追踪崆峒飛龍而來，對崆峒飛龍的輕功身法，起步落步，都已認得極熟，霍從雲万才一路跟在他身後，只是普通步行，老和尚自然看不出來；但等到和老和尚作別之後，因心急救人，奔行一快，無意之中就露出了形迹，奔行起落的足迹，讓老和尚發現了。

澄通手拄禪杖，突然仰首向天發出一聲洪鐘般的長嘯，他這聲長嘯，聲如裂帛，足可聽到一里以外，正是他和四個師弟的連絡訊號。

那座茅屋和大路相距還不到半里，他

嘯聲甫落，過沒多久，但見四條灰影疾若流星，飛奔而來，正是守在茅屋外的四個灰衣僧人。

澄通等他們堪堪掠近，就左手一揮，沉喝道：「四位師弟，快跟我追！」

話聲一落，手提禪杖，當先朝大路往南奔去。四個灰衣僧人無暇多問，也各自展開脚程，跟了下去。

× × ×

却說霍從雲、任東平，柳飛燕三人，一路飛掠，趕到仙女廟還不過初更時分。

霍從雲到了廟側陰暗之處，才脚下一停，回頭道：「仙女廟通玄道長，一向頗有清名，應該是一位有道之人，他師弟瘦靈官靈玄，在江湖上也並無惡名，是不是刦持丁公子的人？目前還很難確定，因此咱們只宜暗中查訪，不可驚動他們，不到萬不得已，更不可輕易出手。」

任東平道：「小弟省得。」

霍從雲微笑道：「以咱們的身手，只要謹慎從事，大概還不至洩漏行藏，只是事不關心，關心則亂，三師妹務必要沉得住氣。」

柳飛燕給大師兄這幾句，說得粉臉驟然飛紅，披咀道：「大師哥把我說得這樣不濟事嗎？」

霍從雲笑道：「愚兄只是說咱們是救人來的，但救人必須先弄清楚，人是不是他們擄來的？人在那裏？然後才能救人，萬一丁公子不是他們擄刦的，何不和仙女廟多結樑了？」

柳飛燕道：「小妹都聽大師哥的就是了。」

「好！」霍從雲道：「那麽你們跟我來。」

他們是從仙女廟側面，躍蹬圍牆，由霍從雲在前，身形一幌，恍如一縷輕烟，一下就隱沒在一處殿角的簷牙之間，果然不愧是崆峒飛龍，任東平，柳飛燕輕功却也不弱，追隨大師兄身後，同樣一幌眼就隱去了身子。

無怪霍從雲會說：以他們的身手，只要謹慎從事，大概不至於洩露行藏了。

此時仙女廟前面兩進，已經沒有燈火，霍從雲三人身法之快，就像飛鳥投林，在殿脊間，横空掠過，就算被人看到，也只當是夜鳥掠過，一般江湖人絕無如此身手，當然不會有人注意。

現在他們已經到了第三進偏院，整座仙女廟，只有這裏還有燈火。

霍從雲是老江湖，自然不肯貿然朝有燈光的地方投去，他從前面掠來之時，早已打量好這偏院地形，左手向身後打了個手勢，就一下隱入對面屋脊，任東平，柳飛燕也跟着掠到，悄無聲息的伏了下來。

柳飛燕道：「大師哥，整座仙女廟，只有這裏有燈光，不知住的是什麽人？」

霍從雲低聲道：「你們守在這裏，我下去看看。」話聲甫落，人已朝階前一棵老桂樹上掠去，一閃而沒。

就在此時，但聽一個尖沙聲音喝道：「什麽人？」

喝聲方出，一個瘦高人影已從右側迴廊走了出來，這人正是瘦靈官靈玄。

霍從雲心頭暗暗一驚，忖道：「此人耳目果然敏銳得很，人家旣已看出自己行

蹤，那就不用躲躲藏藏了。」正待縱出身去。

只聽從右首屋脊上傳來一聲洪亮的：「阿彌陀佛。」一道高大人影，宛如天馬行空，「嗖」的一聲，飛落中庭。

霍從雲不用看，就知來的是怒金剛澄通了。你別看他身如寶塔，但從右首屋脊飛身落地，這份輕功，在當今武林中，應該已是很少有人能望其項背了。

接着又是幾聲極細的破空之聲，四道人影連袂飛落。

瘦靈官目光閃動，厲笑一聲道：「諸位夜闖仙女廟，所為何來？」

澄通手拄禪杖，合十道：「貧衲少林澄通……」

他話未說完，瘦靈官已冷哼一聲道：「咱們這裏是仙女廟，不是少林寺，諸位貪夜翻牆越脊，到處亂闖，那是沒把仙女廟放在眼裏了。」

澄通一呆，依然合十道：「道兄如何稱呼？」

瘦靈官大不刺刺的道：「你管我如何稱呼？你們應該先說說來意才是。」

澄通一直合十當胸，徐徐說道：「道兄誤會了，貧衲師兄弟是為了追踪一個人來的……」

瘦靈官冷冷一哼道：「五位總該懂得規矩，即使有事，也該以禮求見，這般手持兵刃　貪夜越牆進來，豈不把仙女廟看成了逋逃之藪？仙女廟豈是任人如此容易進來的？」

澄通道：「貧衲已經向道兄致歉了，道兄依然如此盛氣凌人，那麼依道兄說，貧衲該當如何呢？」

瘦靈官冷冷的道：「諸位棄去手中兵刃，聽候觀主發落。」

澄通聽得怒笑一聲，洪聲道：「仙女廟不是皇宮內院，貧衲師兄弟既然來了，豈是怕事的人？」

瘦靈官仰首發出一聲大笑，點頭道：「怒金剛雖是少林澄字輩中數一數二的高手，但到了仙女廟，只怕也未必能闖得出去。」

他話聲方落，左手忽然向空一揮。

這一揮，但見從四面迴廊中，閃出數十名道士，每人右手握劍，左手都有一支黑黝黝的鋼筒，在四週遠遠的把五個和尚圍在中間。

霍從雲見多識廣，看到道士們手中握着的鋼筒，心頭暗暗吃驚，忖道：「那是江湖上人一向懸為禁例的黃蜂針了。」

澄通巨目掄動，洪笑一聲道：「貧衲聽說仙女廟通玄觀主乃是有道道長，却想不到道兄居然擺出如此歹毒的陣仗來。」

瘦靈官狹長的臉上閃過一絲獰笑，說道：「觀主慈悲為懷，貧道人稱瘦靈官，是本廟護法，並不戒殺……」

剛說到這裏，只聽一個蒼老聲音從屋中傳了出來：「師弟，你在和什麼人說話，好像是來了人客。」

瘦靈官聞聲趕緊躬身道：「小弟該死，驚動了觀主。」

那蒼老聲音道：「你和什麼人在說話，修道人怎可如此霸道？」

瘦靈官連應了兩聲「是」，才道：「來的是少林寺五位大師。」

「啊！」那蒼老聲音道：「少林寺領袖武林，既然來了五位大師，你怎不進來通報？」

瘦靈官躬着身道：「小弟是因為觀主正在行功，不敢驚動……」

「哈哈！」蒼老聲音道：「貧道和少林方丈大師乃是數十年深交，既然少林寺有人來了，你還不快陪同大師進來？」

瘦靈官只得應了聲「是」，揮揮左手，圍在四週的數十名道士趕緊迅捷的往後退去。

瘦靈官朝澄通等五人打了個稽首道：「觀主請五位大師入內奉茶，請。」說着，右手一抬，連連肅客。

霍從雲心中暗道：「看來觀主通玄道長果然是一位有道之士，敢情平日不問塵事，全由瘦靈官一人作主，瞞着他師兄，製造了數十支黃蜂針筒，聽他口氣，也只是為了保護仙女廟而已！」

澄通等五人，由瘦靈官陪同，進入靜室。靜室正面，是六扇花格子窗，燈光從紙窗中透出，但因紙窗沒有開啓，外面的人可以聽到屋中人的談話，却無法看到屋內的情形。

再說澄通等五人跨進靜室，這是觀主修眞之所，自然佈置古雅，一塵不染，靠壁處是一張紫檀雕花鑲嵌着大理石的雲床，榻前放一張紫檀橫几，中間放一隻形式奇古的古銅小鼎，冒着一縷嬝嬝香烟，滿室都是沉檀香味。

這時只見一個鶴顏童髮，白髯如銀的靑袍老道人已從雲牀上緩緩站起，打着稽首笑道：「五位大師父快快請坐，恕貧道有失遠迎。」

澄通合十道：「貧衲久仰觀主精通道法，無緣拜瞻，今晚得蒙道長賜見，眞是仙緣不淺。」

「請坐，請坐。」通玄道長大笑一聲道：「大師父大概是澄字輩的高僧了，貧道昔年訪問貴寺時，曾和方丈暢談了三天，結為方外之交，屈指算來，已有四十年了……」

說話之時，大家已分賓主落坐，通玄道長口中輕咦了一聲，目光一注，問道：「五位大師父是從何處而來？快請吸一口氣試試，身上可有什麼不適之處？」

澄通聞言一怔，果然深深吸了口氣，這一吸氣，果覺胸腹之間氣機大是不順，不禁面現驚異，問道：「道長法眼如何看出貧衲氣機不順？」

通玄道長呵呵一笑，指着澄通等五人說道：「五位大師眉心隱現黑氣，乃是中毒之象，貧道原也只是姑妄言之，如今大師果然發現氣機不順，那就可以確認中毒無疑……但五位既然到了仙女廟，就算中毒最深，也可無害了。」

說到這裏，又是一陣呵呵大笑，探手從他大袖之中，取出一個精緻瓷瓶，隨手遞給了瘦靈官，說道：「師弟，你傾出五粒清毒丹，給每位大師一粒。」一面又朝澄通說道：「這是貧道昔年採集大雪山雪蓮子和三十六味解毒靈藥合煉的清毒丸，專解各種奇毒，不信，大師只要湊近鼻子先聞上一聞，如果有中毒現象，胸腹間不順的氣機，立可舒暢，這就可證明貧道這清毒丹的靈效了，服用方法，把丹丸放在

舌上，由律液慢慢溶化，自有一股清凉直達丹田，只須盞茶工夫，體內奇毒即可化去。」

瘦靈官在他說話之時，已傾出五粒梧桐子大小的淡青色藥丸，分給了五人。

這時澄通也已默默運功檢查，發現果然中了奇毒，不禁驚異的道：「奇怪，咱們什麼時候中的毒呢？」

他從瘦靈官手中接過藥丸，依言湊着鼻子聞了一聞，通玄道長說的不假，果然有一股清香直沁肺腑　精神立時為之一爽，他本來心頭還有一絲疑念，也隨着消失，合十道：「觀主這丹藥練製不易，貧衲那就拜領了。」一說罷就把藥丸納入口中。

通玄道長呵呵笑道：「大師不用客氣，佛道兩家，都重一個緣字，五位身中奇毒，如果貪夜不到仙女廟來，到了明天，勢必毒發，那時縱有良醫　也要大費手脚了，所以緣法先定　絲毫也勉強不得。」

他看五人都已把藥丸納入口中，接着道：「五位現在不可說話了，過了一盞茶的工夫，即可無事。」他盤膝坐在雲床上，也緩緩閉上了眼睛，不再說話。

瘦靈官也坐在一旁，沒有作聲。

一盞茶的工夫，很快就過去了。通玄道長徐徐睜開眼來，說道：「師弟，時間差不多了。」

瘦靈官應了聲「是」，站起來，走到澄通身後，輕輕在他「腦戶穴」上屈指連彈了三下，口中說道：「大師父，你感覺如何了？」

澄通矍然張目道：「貧衲很好。」

瘦靈官依次在其餘四人「腦戶穴」上彈了三下，口中也依次問着：「大師父，你感覺如何了？」那四個和尚也各自回答着：「貧衲很好。」

「好，好！」通玄道長含着笑道：「釋道本來是一家，現在咱們都是自己人了，不要客氣。」

澄通應道：「是，現在咱們是自己人了。」其餘四個和尚也隨聲附和，說着：「現在咱們是自己人了。」

霍從雲隱身窗前老桂樹上，先前聽通玄老道說五人身中奇毒，已經感到奇怪，這時再聽澄通等五人服藥之後，隨着通玄說：「現在咱們是自己人了」，不由得心頭猛震，急忙以「傳音入密」朝隱身對面屋脊上的任東平，柳飛燕兩人說道：「二師弟，三師妹，你們趕緊退出去，越快越好，不論身後是否有人追出，不可回頭，更不可停留，可在一里外等候愚兄。」

任東平、柳飛燕不知大師兄發現了什麼？聽他說得如此嚴重，那敢怠慢，立即雙雙長身掠起，往外飛射出去。

只聽屋中通玄道長沉聲道：「外面是什麼人？」

霍從雲等師弟、師妹走後，也立即一吸眞氣，一道人影從老桂樹上騰空飛起，宛如一頭灰鶴，冲霄而去。

只聽身後有人沉哼道：「什麼人夜闖仙女廟，還不給我留下？」

這人當然是瘦靈官了。你別看他白天被那瘦小老頭戲耍得知難而退，其實此人一身輕功，也並不含糊，他長身撲起，施展「八步趕蟬」，急起直追，同樣身如夜鳥，飛掠似箭，和霍從雲一前一後，至多不過相距七八丈遠。

霍從雲外號崆峒飛龍，自是以輕功見長，他因師弟、師妹從左首飛去，才故意落後一步，引着瘦靈官往南飛行，穿越過兩重大殿，從仙女廟正門飛越出去。

瘦靈官一路銜尾追出，突見前面人影忽然朝廟外瀉落，他看對方只有一個人，而且輕功和自己也只在伯仲之間，豈肯放過？雙脚在牆頭一點，就縱身下撲！

就在此時，耳際陡聽有人喝了聲：「打！」一道強勁絕倫的掌風忽然迎面撞擊而來。

瘦靈官原非弱手，耳中聽到「打」字，心知上當，一時趁着前撲之勢，趕緊雙掌用力朝前拍去。

這一記在他來說，原是臨時應變的招式，但如是普通人，却也未必接得住，但「蓬」然一聲大震，他吃虧凌空發掌，一個人被震得往後倒飛，又是「砰」的一聲，背心撞上了圍牆，直撞得他兩眼發黑，幾乎昏了過去。

這一躭延，霍從雲已走得不見踪影。

却說霍從雲趕到一里以外，任東平、柳飛燕已在路旁相候。柳飛燕迎着道：「大師兄，方才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霍從雲道：「瘦靈官追出之時，被愚兄一掌震傷，他們豈肯甘休，此地不宜久留，咱們快走。」

柳飛燕道：「咱們那就回去咯！」

霍從雲笑道：「那茅屋原是為了丁公子負傷，才跟田家情商，化五錢銀子借住十天的，如今丁公子被人擄去，澄通又知道咱們住在那裏，如何還能回去？」

柳飛燕經大師哥提起丁公子，不覺問道：「大師兄，丁公子是不是落在仙女廟人手中？」

霍從雲道：「似乎不像，澄通對追踪敵人，頗有幾分可信，他說丁公子是兩個年輕少女擄去的，應該不會有錯，仙女廟中並沒有年輕少女……」

柳飛燕道：「那該怎麼辦呢？」

霍從雲道：「人當然要找，只是咱們先得找個地方歇脚，再作計議。」當下就領着兩人一路朝西奔去。

柳飛燕道：「大師哥，我們要回揚州去麼？」

霍從雲道：「三師妹，妳應該學學妳二師哥。」

柳飛燕偏頭道：「學二師哥幹麼？」

霍從雲笑道：「少說幾句話。」

柳飛燕不依道：「大師哥是嫌我話說得太多了，哼，我不說就是了。」她嘟起小咀，果然賭氣不再說話。

三人脚下都快，不過半個更次，便已趕到眞州。霍從雲一路往北行去。

柳飛燕忍不住啊了一聲，說道：「我知道，我們是到𧊅蠟廟去的。」

霍從雲笑道：「妳猜錯了，這時已是半夜三更，怎麼能到𧊅蠟廟去敲山門，𧊅蠟廟後山一處山坳間，還有一座土地廟，只有一進屋宇，沒有廟祝，又在山坳之中，平時連過路的人都沒有，咱們到那裏去歇脚。」

柳飛燕道：「走這麼遠的路，只是為了歇脚？」

霍從雲笑了笑，道：「妳到了就會知

道。」

虮蠟廟是在一座大山丘上，土地廟則在山後的一處山坳間，一共只有一進大殿，一個小天井，因爲平日沒有香火，是以連廟祝也躭不住。

兩扇本來黑漆的山門，現在已經被風吹日晒，變成了灰白色，山門敞開着沒有關，那是有人用兩塊大石頭頂住了，免得被風刮壞。小天井中，草長沒脛，三人走上石頂，大殿很淺，除了神龕、供桌，就無一物。

霍從雲凝目朝四周打量了一下，就回頭道：「這裏沒人，咱們還是在石階上坐吧！」

回身走出，俯下身去吹去階上的灰塵，就坐了下來。

任東平、柳飛燕也跟着吹去沙石，一同坐下。

就在此時，柳飛燕就聽到耳邊有人細聲說道：「這裏當然沒有人，但土地公可有的，你們來了，也不順便帶些黃酒白鷄來。」

柳飛燕一怔，叫道：「大師哥　二師哥，你們可曾聽到有人說話麽？」

任東平笑問道：「這裏那有什麽人說話？」

柳飛燕道：「有，方才明明有人在我耳邊說話。」

霍從雲道：「他說些什麽？」

柳飛燕道：「是土地公說的：這裏當然沒有人，但土地公可有的，你們來了，也不順便帶些黃酒白鷄來。他就是這麽說的。」

霍從雲笑道：「師妹可能聽錯了。」

他是老江湖，當然也相信三師妹不會聽錯，是以口中雖然這樣說着，實則早已暗暗凝神傾聽，這小廟中地方不大，如果有人隱伏，他總要呼吸，邪就瞞不過自己的耳朵。

柳飛燕認眞的道：「眞的，我決不會聽錯，是有人在我耳朵邊上細聲說話。」

霍從雲聽了一回，實在聽不出有人潛伏，除非他永遠不呼吸，這是不可能的事。不覺笑道：「那眞是土地公了，祂怪我們不帶黃酒白鷄來。」

任東平道：「大師兄，你還是說說仙女廟的事情吧！」

霍從雲就把澄通等五人進入通玄道長的靜室，他們說的話，詳細說了一遍。

任東平奇道：「澄通他們怎麽會無故中毒的呢？」

霍從雲道：「他們五個和尚是跟着咱們身後去的，這一點，自然是澄通在咱們走後，發現愚兄的足迹，才追下去的。」

柳飛燕道：「那也不會中毒呀！」

霍從雲笑道：「你們不妨猜猜看，他們是如何中毒的？」

任東平沉吟道：「通玄要他們吸一口氣試試，莫非毛病就出在吸氣上面？」

霍從雲笑道：「二師弟猜得不錯，據愚兄推想這可能就是通玄搗的鬼。」

柳飛燕說道：「他不是給了他們解藥麽？」

霍從雲道：「他以爲通玄眞的給了他們解藥麽？」

柳飛燕道：「不是解藥，那會是什麽藥物？」

霍從雲道：「通玄給他們的眞要是解藥，澄通他們就不會跟着通玄說什麽『現在咱們都是自己人了』，這句話，就有了毛病。」

柳飛燕道：「我聽不懂。」

霍從雲道：「愚兄一時也說不出什麽地方不對，但這句話絕對有問題，所以我要你們快走，通玄耳朶非常靈異，你們一動，他就聽到了……」

柳飛燕道：「後來追出來的是瘦靈官，對不？」

霍從雲道：「愚兄故意引着他從大門掠出，那時愚兄就隱身牆下，給了他一掌，此人武功也大有可觀，這一掌雖然傷不了他，但也追不上愚兄了。」

任東平矍然道：「大師兄，少林澄心和六合門范子陽，不是也先去了仙女廟，再到滕家莊去的麽？」

「唔！」霍從雲點點頭道：「不錯，二師弟，孔老夫子說過，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你這句話，倒是頗有見地。」

柳飛燕道：「大師哥，你不是說，咱們到這裏來有什麽事的嗎？你現在可以說了。」

霍從雲道：「不錯，愚兄確是想到了一件事，今晚咱們雖沒和瘦靈官照面，但澄通已經見過咱們，咱們如果要在揚州繼續躭下去，偵查丁公子失踪的事，就非改變面貌不可。」

柳飛燕道：「我們三人要易容嗎？」

霍從雲道：「自然都要易容，才不至於被人認出來。」

柳飛燕咭的笑道：「大師哥又要裝成老頭了？」

霍從雲笑道：「這回愚兄改扮老蒼頭，二師弟和三師妹就扮成同胞兄妹，到揚州來玩的，這樣就可以到處走動了。」說着，已從身邊取出一個銅盒，打了開來，開始在自己臉上易起容來。

柳飛燕道：「易了容咱們就到仙女廟進香去。」

話聲甫出，只聽耳邊響起一個蒼老聲音，「咄」了一聲，道：「到仙女廟去進香，還不如買三斤黃酒，一隻白鷄，來孝敬我土地公的好，哦！對了，妳不是要找丁公子麽？我土地公指點妳一條明路，妳師哥會易容對不？那就叫他替妳扮成一個俊俏的少年公子，最好佩上寶劍，明天中午到杏花樓去喝上幾杯，包管妳有意想不到的收穫，不過事情應驗了，可不能忘記我土地公。」

聲音雖細，但每一句話，都說得清清楚楚，歷歷在耳！

柳飛燕叫道：「大師哥，土地公又在和我說話了！」

霍從雲道：「這回祂和妳說了些什麽話來？」

柳飛燕道：「土地公和我說了許多話，祂要我改扮少年公子。」她把方才土地公說的話，一字不漏的說了一遍。

霍從雲聽了三師妹的話，心中已經有數，這那是什麽土地公？明明是有高人暗中指點，他站起身，舉步走上大殿，凝目看去，神龕中果然只有一尊土地公還算完好，土地婆婆已經倒圮，只剩了半個泥坯

，此外根本沒地方可以隱得住人，再抬目望去，上面雖有一道橫樑，但也隱不住人，一面朝上首拱拱手道：「不知是那一位前輩高人，在暗中指點小師妹，能否請現身一見？」

柳飛燕耳邊又响起了那蒼老聲音說道：「嘻嘻，妳大師哥明明看到我坐在神龕裏，我明明就是土地公，他還說什麽前輩高人？現身一見？難道他沒看見我？妳不妨告訴他，誠則靈　我是因爲這裏常年沒有香火，所以顯點神通給你們瞧瞧　只要有黃酒、白鷄　我就會有求必應。」

柳飛燕相信是土地公和自己說話了，這就笑道：「大師哥，土地公在笑你呢，明明看到土地公了，還說什麽請前輩高人現身一見？」

霍從雲道：「土地公又說話了？」

「是啊！」柳飛燕嬌笑着把土地公說的話，說了出來，接着道：「大師哥，二師哥，你們都來拜拜土地公公！」

她虔敬的走近神龕　盈盈跪拜下去，口中還在默默的禱告。

只聽土地公低笑道：「小姑娘，妳的心願，我都知道，等到那一天，土地公還要喝妳一杯喜酒呢！」

這土地公眞靈，柳飛燕粉臉一陣發熱，站起身來　但這話她就不肯說出來了。

霍從雲當然不會相信是土地公顯靈，他堅信今晚定然是遇上了一位游戲風塵的前輩高人，但對方和三師妹說話，自己竟然會找不出一點影子。等柳飛燕拜完，站起身子，這就點着頭道：「既是土地公指點，要妳改扮成少年公子，那就照着土地公指示做好了，明天中午，咱們就到杏花樓去。」

接着回頭道：「這樣也好，二師弟，你索性也扮成少年公子，一起到杏花樓去，不過要裝作和三師妹並不相識才行。」

柳飛燕覺得這事挺有趣，這就喜孜孜的道：「那麽大師哥呢？」

霍從雲笑道：「愚兄總不成也扮作少年公子？這樣，我還是扮作老蒼頭，跟着二師弟，也不至於引人注意。」

柳飛燕道：「那就快些改扮了，哦，大師哥，我們可沒有公子哥兒穿的長衫及其他各物呢。」

霍從雲笑道：「豈止長衫？這些天亮之後，愚兄自會去採辦的，現在我先替你們易容吧！」

當下就動手先替任東平易容，他本來只有二十五歲，易容之後，就變成一個二十一二的少年。接着又替柳飛燕易容，把她裝扮成二十不到的俊俏書生。他自己早就易好容，是一個五十出頭的老蒼頭，收起銅盒，接着笑道：「你們兩人臉上，我還特地加上了一層柔細的光蠟，就是用水洗也絕不會洗脫，還可保持十天到半個月之久，別人絕難發現，好了，時間不早了，大家趁這段時光，還可以坐息一回。」

第二天一早，柳飛燕運功醒來，大師哥霍從雲已經走了，兩人找到小溪邊，盥洗完畢，回到廟中，過沒多久，霍從雲已經夾着一個大包袱走了進來。

柳飛燕迎着道：「大師哥，你一清早就把我們衣衫買回來了？」

霍從雲笑道：「吃的，穿的都有，三師妹，妳先把包袱接過去。」

柳飛燕伸手接過包袱。

霍從雲手中還提着一包東西，說道：「你們先來吃早點吧，還熱的呢！」打開紙包，那是一大包燒餅、油條。

柳飛燕咭的笑道：「大師哥想得眞週到。」

霍從雲大笑道：「不然怎麽能當大師哥呢？」

柳飛燕道：「大師哥還是忘記了一件事，不買點黃酒白鷄來供奉土地公公。」

霍從雲笑道：「小師妹，你以爲土地公還在這裏麽？」

柳飛燕一怔道：「土地公公怎麽不在這裏？」

霍從雲大笑道：「小師妹，妳以爲昨晚和妳說話的眞是土地公？」

柳飛燕眨眨眼睛，說道：「怎麽會不是？」

霍從雲道：「土地公那會有這麽靈異？那明明是有一位游戲風塵的前輩高人正從這裏經過，和咱們遇上了，暗中指點了妳。」

柳飛燕道：「但我們怎麽會沒看到他人呢？」

霍從雲道：「在一般江湖武師面前，愚兄也可以不讓他們瞧到人影，亦一樣可以施展『傳音入密』和對方說話，昨晚那位高人武功勝過咱們何止千百倍，他使的是『千里傳音』之術，咱們自然無法看到他人了。」

柳飛燕還有些不相信，他如果不是神仙，怎麽會知道自己心事？

她想起土地公公說：到了那一天要喝喜酒的話，她粉靨不自覺的紅了起來，趕緊彎下腰去，拿起燒餅，夾好油條，送到霍從雲手裏，說道：「大師哥，你也來吃早點吧。」

霍從雲接過燒餅油條，笑道：「做大師哥也有好處，小師妹會把燒餅夾好了拿過來。」

任東平正在夾着燒餅油條，說道：「做二師哥的只好自己動手了。」

柳飛燕道：「二師哥，那麽小妹也來給你夾咯！」

任東平笑道：「不用了，還是妳自己快點吃吧！」

三人坐在石階上，吃畢早點，霍從雲伸手一指包袱，朝柳飛燕道：「小師妹，妳現在可以打開來看看了。」

柳飛燕依言取過包袱打了開來，裏面除了長衫，還有內衣鞋襪，男人用的摺扇，束腰絲縧等等，凡是貴介公子身上應有的東西都有了。不覺笑道：「大師哥，你買了這許多東西？」

霍從雲道：「你們要扮的是少年公子，這些東西自然少不了的。」

他把衣衫分成了兩堆，然後說道：「小師妹，這是妳的，快去換過衣衫。」

柳飛燕捧起一大堆衣衫，走入大殿角落，迅快的換上了衣衫。等她走出來的時候，已是身穿天青綢衫，腰束白玉爲扣的天青絲縧，足登粉底軟靴，風度翩翩的美少年了。

她朝霍從雲拱着手道：「這位老哥，小生這廂有禮了。」話未說完，忍不住咭

的笑出聲來。

霍從雲道：「小師妹，妳不是也學過變音術麽，怎麽忘了？」

柳飛燕把長劍掛到腰際，說道：「才沒忘呢，到了外面我自然就會說的了。」

任東平也抱着一堆衣衫，走到大殿角落上換上了新衣走出。

霍從雲道：「二師弟，這把摺扇是你的。」

柳飛燕道：「我怎麽沒有摺扇呢？」

霍從雲道：「現在還只是春天，用不着扇子，二師弟喬裝的是富家公子，跟着一個老蒼頭，有錢人家的公子，都喜歡拿一把扇子，這是男人的裝飾品，並不一定要扇，所以手中必須有把摺扇，至於妳，愚兄根據昨晚那位老前輩的口氣，是有意要你去杏花樓亮相的，因此你要裝作的是初出江湖的人，手中就不用拿扇子了。」

柳飛燕道：「大師哥，你看會發生什麽事呢？」

霍從雲道：「這很難說，不過你進城之後，就得先去找一家客店落脚，西橫街有一家江南春客店，是揚州城中首屈一指的客店，住的大半都是過路的官宦富豪，非富則貴，妳先住進去，我和二師弟也隨後會來，不過從那時起，咱們見了面。都得裝作互不認識，愚兄會在暗中監視，但妳自己也得小心，不可露了破綻，一切都須隨機應變。」

接着又從懷中取出十幾兩銀子，和一小包金葉子，遞了過去，說道：「這些金葉和碎銀子，妳放好了。」

柳飛燕接過，收入懷中，說道：「大師哥，小妹可以走了吧？」

霍從雲笑道：「現在還早，不如在這裏坐一回再走。」

過沒多久，任東平也換好衣衫走出，不但手中拿着摺扇，腰間也佩上了長劍，看去果然甚爲瀟洒。

霍從雲仰臉看看天色，笑道：「小師妹，妳急着要走，那就可以走了。」

柳飛燕答應一聲道：「大師哥，二師哥，我走啦！」

她走了兩步，忽然又回過身來，說道：「大師哥，小妹改扮成男子，總得有個姓名吧？」

霍從雲點頭道：「不錯，妳二師哥也得換個名字，唔，你們自己想想看？」

柳飛燕歪着頭，想了想道：「我本來姓柳，柳葉青青，那就叫葉青……什麽……呢？」

霍從雲道：「飛燕穿雲，就叫葉青雲好了。」

「葉青雲。」柳飛燕喜道：「這名字不錯，啊，二師哥呢？」

任東平笑道：「我不像大師兄早巳出了名，就是用本來的名字，也沒人知道，這樣好了，把平字改爲華字我就叫任東華好了。」

柳飛燕答道：「好，我走了。」急步往外行去。

× × ×

快近午牌時光，江南春客棧前面，來了一位身穿天青綢衫的俊俏少年，他還沒走近門口，就有一名店伙哈着腰迎了上來，滿臉堆笑的道：「公子爺要住店？小店上房清靜幽雅，是揚城裏最好的房間了，公子爺請。」

這俊俏少年正是柳飛燕，她一抬手，說道：「前面帶路。」

店伙連應了兩聲「是」，巴巴結結搶在前面領路，跨進店門，就大聲叫道：「公子爺要一間清靜上房，快領公子爺到上房去。」他是專門在門口迎接客人的。這時另一名店伙趕緊迎着上來，連連躬身道：「公子爺光臨，小的給你老帶路。」

柳飛燕沒有作聲，跟着他穿行店堂，進入後進，天井兩旁放置着兩排石砌花架，數十盆花卉，嫣紅姹紫，清芬襲人，和前面店堂，巳是隔絕塵囂，三面朱欄廻廊，雕窗紅樓，顯得十分華麗，登上一道漆得光可鑑人的樓梯。

店伙趨前幾步，在第三間房門口站停，打開房門，躬着身道：「公子爺看看，這間房還滿意麽？」

柳飛燕舉步走入，略一打量，房到前後有窗，雖然房中只有一床、一桌、和兩把椅几，但却是上等紅木精雕細琢而成，就是床上被褥枕頭，也都是湘綉綢緞做的，不但華麗，也極清潔，這就點點頭道：「好，就是這一間吧！」

店伙唯唯應是退了出去，一回工夫，手托朱盤，送來了香茗，連茶盞也是景德鎮的細窰，茶葉更是上等貢品，無怪到江南春客店的客人，都是富豪才住得起了。

店伙等柳飛燕坐下來，喝了口茶，才伺候着道：「公子爺午餐可要小的去吩咐廚下準備嗎？小店大司務的手藝是揚州首屈一指！」

柳飛燕含笑道：「不用了，到了揚州，總得上街走走，我到外面去吃了。」

店伙應着「是」，退了出去。

柳飛燕喝了一盞茶，就起身往外走去，出了客店，就是大街，這時巳是日直午時，揚州城裏每一條街，不論什麽時候，都是行人熙攘，車馬不絕的，她一路瀏覽，來至杏花樓。

這是揚州首屈一指的大酒樓，一排七間門面，裝璜得富麗堂皇，光是「杏花樓」三個金字招牌，高懸在十字路口，每個字比笆斗還大，過往的行人，老遠就可以看到。

杏花樓上下三層，也分了等級，樓下是普通座位，和一般酒樓一樣，放的是八仙桌，長板櫈，菜是一樣的。價錢就比較大衆化；但同樣是八仙桌、長板櫈，杏花樓的八仙桌，長板櫈都漆得光亮鑑人，和一般酒樓就顯得高尚得多。

二樓是雅座，當然也是八仙桌，那是用紫檀木做的，坐的也不是長板櫈，是紫檀雕花高背椅了。

三樓是房間，供接待貴賓之用，都得預先訂席。

柳飛燕登上樓梯，但見偌大一座樓宇，早巳人頭濟濟，人聲嗷嘈，看不到有空着的坐位了，脚下方一趑趄。

一名跑堂的巳經迎了上來，陪着笑道：「公子爺有幾位？」

柳飛燕道：「一個人。」

「一位那好辦。」跑堂的抬着手道：「公子爺請隨小的來。」他走在前面，領着柳飛燕穿行人羣，來至一張桌前，連連

陪笑道：「公子爺原諒，這裏坐吧！」

這張桌上原有兩個商賈模樣的人巳經坐了兩個位子，柳飛燕就在右首一個位子坐下。

跑堂的送上香茗，陪着笑道：「公子爺要些什麽酒菜？」

柳飛燕說不出什麽菜來，就抬頭道：「你要廚下揀拿手的做幾樣來就好。」

跑堂的又道：「公子爺要什麽酒？」

柳飛燕不會喝酒，但心想：這是土地公要自己來的，不喝酒，坐着豈不無聊？心念一動，隨口道：「花雕。」

「是是。」跑堂的很快就退了下去。

柳飛燕舉目打量，這時全座酒樓幾乎巳經客滿，但人聲吵成一片，看不到什麽碍眼的江湖人，心中暗道：「大師哥，二師哥也應該來了，怎麽還不見人呢？」

過了一回，跑堂的送上四盤菜餚和一壺酒來，柳飛燕伸手取過酒壺，斟了一杯酒，然後舉筷挾起一塊醉鷄，慢慢吃着。

她不知道土地公要自己中午到杏花樓是爲什麽來的？但她堅信誠則靈，土地公說的絕不會錯。

等人，你等的是誰，心裏早巳知道，但這可不是等人，不知來的是什麽人？更不知道究竟會有什麽事情？那就只好慢慢的等待，她舉起酒杯，淺淺的喝了一口。

只有慢慢的喝酒，吃菜，才能消磨時間，這樣又過一回，依然不見大師哥、二師哥的人影，心頭正感焦灼！

只聽一名跑堂的粗聲喝道：「喂，老頭，你是幹什麽來的，這樣鑽來鑽去？」

「啊！」一個蒼老聲音陪着笑道：「小老兒是找一位公子爺來的。」

那跑堂的大聲喝道：「你找的是那一位公子？」

蒼老聲音道：「這位公子爺姓葉，柳樹葉子的葉……」

柳飛燕聽得心中方自一動，回頭朝說話之處看去。只見從人叢中擠過來的是一個個子瘦小的老頭，面目黧黑，短眉小眼，嘴上還留着兩撇鼠鬚，穿一件又寬又大的藍布大褂，和他瘦小身子完全不相襯，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落魄樣子來，彎着腰從桌與桌之間鑽了過來。（他當然是走過來的，但因他人本瘦小，又彎着腰的緣故，走起路來，就像鑽了。）

他身後緊跟着一個跑堂的，邊走邊喝道：「你別在杏花樓上要什麽花樣，快下去吧！」

瘦小老頭聽得不禁氣往上沖，忽然站停下來，大聲道：「你不過是跑堂的，神氣什麽？你不過看小老兒窮，連找朋友都不讓我找，小老兒又沒訛你什麽？還是賒欠了不給錢？就是你們掌櫃也不敢叫我下去？」

他這一嚷，跑堂的也下不了台，大聲道：「像你這種人，咱們酒樓上看得多了，你說找那一位姓葉的公子？你找到了沒有？上酒樓的人，當然可以，但沒有人像你這樣到處亂闖亂鑽的……」

瘦小老頭霎着兩顆豆眼，到處亂轉，一下瞧到柳飛燕，急忙顚着屁股走近幾步，說道：「這位公子爺可是姓葉麽？」

柳飛燕心中一動，忙道：「在下正是姓葉，這位老丈……」

瘦小老頭立即喜形於色，連連點頭諂笑道：「這就沒錯了，小老兒找的就是姓葉的公子……」他老實不客氣在柳飛燕的橫頭坐了下來。

柳飛燕望着他道：「老丈……」

瘦小老頭一下就和柳飛燕挺熟，笑嘻嘻的湊過頭去，壓低聲音道：「土地公眞靈，祂昨晚托夢給小老兒，要小老兒今天中午到杏花樓來找一位姓葉的少年公子，還說公子爺生得十分俊俏，身上又佩着長劍，最好找也沒有了，嘻嘻果然沒錯。」

跑堂的眼看瘦小老頭不請自坐，還和這位公子爺說着悄悄話，他一時摸不準他是不是這位公子爺的朋友？因此一直站着沒走。

柳飛燕聽瘦小老頭說出是土地公要他來找自己的，心中更是暗暗驚異，大師哥還不相信，自己化名葉青雲，只有大師哥、二師哥兩人知道，這瘦小老頭居然一口叫了出來，這難道還不靈嗎？」一面含笑道：「老丈要些什麽？」

瘦小老頭道：「隨便，公子爺不用客氣，添副杯筷就好。」

跑堂的現在證實了，這瘦小老頭是這位公子的朋友，當下不待吩咐，就倒了一盅茶，和杯筷一起送上。

瘦小老頭一手抓起酒壺，給自己斟滿了一杯，笑道：「公子爺喝酒。」

也不等柳飛燕舉杯，就咕的一聲，一口喝了下去，一手拿起酒壺又斟了第二杯，又是咕的一聲，一口喝乾，再斟再喝，一口氣喝了三杯，才用舌頭舐舐嘴角，聳着肩笑道：「這酒還不錯，公子怎麽不喝？他們說是十年陳的花雕，其實只不過五年陳罷了，別家一斤酒裏，至少要混上六兩水，這杏花樓是出名的酒樓，嘻嘻，出名也有個好處，水就不敢混的太多，但至少一斤酒裏，也要混上個四兩，小老兒是酒鬼，這一點，什麽人都騙不了我。」

一面舉杯夾起一塊餚肉，一下塞入口中，連嚼都不嚼，只伸了下頸子，就吞了下去。

柳飛燕因他說是土地公叫他來找自己的，那自然必有下文，那知瘦小老頭只顧喝酒，還滔滔不絕的說着廢話，一時除了含笑點頭，不便多說。

瘦小老頭又自顧自的斟了一杯，酒壺巳經空了，回頭尖着聲音叫道：「堂倌，添酒。」

跑堂因他是公子爺的朋友，不敢怠慢，立即送上一壺酒來，瘦小老頭伸手接過，又滿斟了一杯，一口喝乾。

這時同桌的兩個商賈人巳經起身下樓，柳飛燕忍不住問道：「老丈，土地公要老丈來找在下，想必有什麽事了？」

瘦小老頭一手抓着酒壺不放，自斟自喝，杯到酒乾，他咕的喝完一杯，連連點頭道：「有，有，是有些事，不過……嘻嘻，小老兒巳經幾天沒喝酒了，讓小老兒再喝幾杯，殺殺酒癮，再和公子爺長談。」說完，右手擧壺，左手擧杯，又咕的乾了一杯。

柳飛燕道：「老丈只管請喝。」

瘦小老頭嘻嘻的道：「小老兒一看就知道公子爺是個最大方的人。」

這時，柳飛燕鼻中忽然聞到一股非蘭

現代遊俠傳奇故事

龍驥・文
可飛・圖

秦皇奪寶記



非麟的香風，從左首吹來，回頭看去，左首桌上的食客已經走了，此刻坐下來的却是兩個十七八歲的綠衣姑娘，和一個六十出頭的老婆子。

那兩個姑娘眉目如畫，額前留着一排劉海，胸前掛着兩條烏油油的長辮，笑靨如花，甚是嬌美。

老婆子却生成一張馬臉，花白頭髮上，插着滿頭的金釵珠寶，身上穿一件古銅長襖，既不像是傭人，也不像是兩位姑娘家的長輩。

香風，當然是從姑娘家的身上傳來的了。柳飛燕迴眼看去，兩位姑娘家的眼光也正好朝柳飛燕投來。

人家總究是姑娘家，立即避開柳飛燕的目光，轉過臉去，靠右首的一個還和那馬臉的老婆子低低的說了兩句。

那馬臉老婆子果然立即轉臉朝柳飛燕看來。柳飛燕因自己打扮成男裝，不好向人家姑娘家多看，否則豈不讓人家說你是儇薄少年了？

就在她回頭之際，只見跑堂的領着一個少年公子和一個老蒼頭在臨窗口的一張桌子落坐，心中不禁一喜，暗道：「大師哥，二師哥怎麼這時候才來？」

霍從雲、任東平自然也看到柳飛燕了，只是那瘦小老頭正好背着他們而坐，兩人也並未注意。

這一陣工夫，瘦小老頭已經叫過兩次「添酒」，半斤一壺，他至少已經喝了一斤半酒下去了。（第一壺，柳飛燕只斟了一杯，如今她面前至少還有大半杯酒）。

他右手搖了搖空壺，壺裏已經滴不剩，也不好意思再叫「添酒」了，舐舐舌頭，把半個身子都朝柳飛燕這邊湊了過來，諂笑道：「公子爺，眞是叨擾了，小老兒說來慚愧，沒兒沒女，家無恆產，一個人年輕的時候吃苦不算苦，到了年紀大了，再要衣食不週，那眞是老來苦了，小老兒一時實在活不下去，只好去求求土地公，希望祂能讓小老兒發一筆小財，那知磕了幾個頭，土地公一點反應也沒有，小老兒依然三餐不繼，直到昨晚，土地公才給小老兒托了個夢，叫小老兒今天中午到杏花樓來找一個姓葉的公子，公子爺是小孟嘗，一向濟人之急，定會慷慨解囊，送給老兒十幾二十兩銀子。嘻嘻，土地公眞靈，小老兒……從沒向人開過口，不過這是土地公說的，小老兒也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了，小老兒還有事去，不能再陪公子爺喝酒了，嘻嘻，公子爺那就……」

他從桌旁伸過一隻又黑又瘦的手來，攤開手掌，五個像鷄爪的手指輕輕幌動着，就等着柳飛燕給他銀子。

柳飛燕還當他找自己有什麼事，聽瘦小老頭把話說完，原來是跟自己來要銀子的，而且還攤着手在等待自己取出銀子來。不由的朝他看了一眼，只覺這瘦小老頭越看越覺得猥瑣，尤其現在他從桌旁攤着手掌，一臉諂笑，露出兩顆黃板牙，尤其瞇着一雙豆眼，目光之中俱是貪婪之色。

心裏暗暗皺了下眉；但她究竟是跟着大師哥走了兩年江湖，雖覺此人猥瑣，想到他一再提起土地公，又知道自己化名姓葉，不禁心中一動，就伸手入懷，把大師哥給自己十幾兩碎銀子一起掏了出來，放到他手中，說道：「在下身邊只有這些碎銀子，老丈拿去吧！」

「嘻！」瘦小老頭一把握住銀子，縮回手去，又掂了掂，才聳着肩道：「一共只有十六兩三錢七分三釐，還不到二十兩，那就算了，眞該多謝公子。」

一手把銀子揣入懷裏，站起身，顛着屁股往樓下就走。

柳飛燕望着他後形，心中突然一動，暗道：「昨天中午，二師兄說坐在大樹下戲耍瘦靈官的就是一個瘦小老頭，不知會不會是他？」

只聽隣桌有人嗤的輕笑道：「他原來只是個雛兒，被人家訛去幾十兩銀子！」

柳飛燕自然知道這說話的是左首桌上的一位姑娘家，一時只作不聞，舉起酒杯，淺淺喝了一口。

她因大師哥、二師哥已經來了，心頭也寬了不少，只是大師哥說的，大家要裝作互不相識，那就不能把瘦小老頭跟自己要銀子的事，馬上告訴他們了。

中午到杏花樓來，原本土地公說的；但除了瘦小老頭，別無可疑的人，難道土地公只是爲了要自己周濟瘦小老頭十幾兩銀子？

不是祂說的，自己如果要救丁公子，就要到杏花樓來；但自己已經來了半天，一點也看不出到這裏和救丁公子有什麼關連？

午牌早已過去了，酒樓上的食客，也漸漸稀少。左首桌上一老二少，食用完畢，站起身來。

柳飛燕回頭看去，正好左首一個盈盈美眸朝自己投來，四目相視，那姑娘靦顏一笑，低着頭緊隨老婆子身後走去。

柳飛燕心裏暗暗好笑：這小妮子把自己當作了男子。

現在樓上食客幾乎只剩下寥寥幾人，柳飛燕眼看已經等不到什麼人了，當下也就站起身來，走近櫃前，取出一張金葉，遞給了掌櫃。

掌櫃找了銀子，站起身，連連的躬着身道：「公子爺請再光顧。」

柳飛燕接過銀子，隨手把一錠碎銀給跑堂的，就舉步下樓。

回到客店，剛跨進門，伙計就迎着陪笑道：「公子爺回來了？」

柳飛燕點點頭，一腳來至後進，回入房中，還沒坐下，伙計已經跟着端來臉水，又沏來了一盞新茗。

柳飛燕心中暗道：「住上等客店，伙計伺候果然週到。」舉手端起茗碗，輕輕喝了一口。過了不多一回，只聽樓梯聲響，心想：「大概是大師哥他們回來了。」

急忙閃到門口，然後緩緩步跨出門去，背負雙手，站在走廊上，作出向樓下天井間眺望模樣。

大師哥、二師哥的脚步聲，她自然聽得出來，等他們走近，才緩緩轉過身來，一面朝任東平拱拱手道：「這位兄台，剛才就在杏花樓見過面，原來也住在這裏，眞是巧極。」

任東平連忙還禮道：「兄台說得是，在下還沒請教貴姓大名？」

他這一停下來，跟在身後的老蒼頭自己也停下脚來。（未完・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呂奇從秦露口中所說得悉周宣祈的父親被害，傳說是他父親峻拒兒子和白娜的婚事，使他精神分裂而勒死父親；另一傳說黃萬通想併吞周伯鈞的股權而唆使白娜離開周宣祈，再買通職業殺手勒死周伯鈞，將罪過加在周宣祈身上，呂奇又從周宣祈所說：他並無患精神分裂症，要求把白娜救出，白娜不敢見他恐怕另有原因。呂奇再從白娜的說話中辨證她是受人威迫說假話。然後他再和霍金斯帮辦研究訂下計劃，同家套取秦露的意圖，秦露不知是計，叫呂奇游說白娜，承認黃萬通唆使她的；叫呂奇將周宣祈殺掉，這樣做就人財兩得了……

霉運頭臨　險遭毒手

雖然太陽已從海邊綫上冉冉昇起，而「妙女郎」土耳其浴室門口的霓虹燈仍然開着，高高的燈架上，一個曲綫畢露，栩栩如生的裸女在向路人擠眉眨眼，除了呂奇之外，只怕誰也不會去注意「她」的風情。

呂奇一進門，就有一羣膚色雜陳的女郎湧了上來，她們似乎永不疲倦，面上的笑容足以引誘蜜蜂，有的說的是「哈伊哈伊」的日語，有的則是說國語廣東話，還有半生不熟的英語，但她們却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身上的比基尼裝特小，身裁也都非常豐滿。

每個女郎的褲子上都有號碼，呂奇咩獨沒有找到十四號，於是他用英語高聲喊着：「我要找十四號。」

那一羣女郎的臉上笑容在頃刻間消失了，也都一哄而散，一個黃面孔的中年婦人却出現在呂奇的眼前，她的服裝很整齊，像是領班之類的人物，向呂奇必恭必敬地說：「先生！請跟我來。」

通過一條走廊，進入一道窄門，呂奇發現門框上有寫上「特級」的字樣，他才恍然大悟，難怪十四號沒有在進門處迎客了。

在那中年婦人的引導下，登上二樓，眼前出現了兩排幽靜的房間，那婦人推開十四號房門，讓呂奇進去，說了聲「請稍待」，就帶上房門走了。

房間又分成內外兩間，外面陳列着土耳其式的浴桶，以及盥洗設備，內間則有一張鋪陳華麗的床榻，看那床榻的寬度，絕非僅僅用來作按摩之用，難怪霍金斯要呂奇當心被拆散骨頭了。

約莫過了三分鐘，門推開，一個健美的女郎走了進來，一望可知，她必定是中國人，與樓下那羣女郎一樣地穿着特小的比基尼裝，她一面鎖上門，一面打量着呂奇，以純正的粵語問道：「先生！我爲你服務過嗎？」

「沒有。」呂奇微笑着說：「是朋友介紹我來的。」

「誰？」她已走到呂奇面前，爲他鬆脫領帶。

「一位從星洲來的周先生。」

「哦——」她略微有些驚訝地凝望着他。

呂奇自己開始解除衣服，同時以柔和的語氣說：「我一方面享受十四號小姐的服務，一方面也想和周先生見見面，他在這兒嗎？」

「讓你先享受我的服務吧！」

呂奇不忍拂逆對方的殷懃，一夜辛勞，土耳其式的薰汽浴對他也大有裨益，於是聽任她的擺佈，幸而他在東瀛早就嚐試過美女侍浴的風味，當着十四號的面脫得精光，倒還不太忸怩。

坐進浴桶，十四號爲他開放了薰汽，調節好溫度，將頭湊到他的面前，低聲說道：「好好地享受一番，我去和周先生連絡。」

「請告訴他，我有極重要的事要和他見面。」

「我會轉告的。」她留下一個微笑，走了。

約莫過了五分鐘，門又打開，呂奇抬頭一看，不禁大吃一驚，原來是兩個貌相兇惡的大漢，虎視眈眈地對着呂奇冷笑。

呂奇雖知情勢不妙，却一點也沒辦法，手脚都在浴桶裏，只有一顆頭顱露在外面，看來只得眼睜睜在等待霉運臨頭了。

不等呂奇開口，其中一個大漢已來到了浴桶的面前，冷笑着說：「先生，十四號小姐下班了，現在輪到我們兩個來爲你服務。」

「嘿嘿……」呂奇裝出一臉乾笑：「二位在開玩笑。」

「誰跟你開玩笑，」那大漢的右手已抓住了調節蒸汽溫度的旋鈕，惡狠狠地問：「聽說你要找一位星洲來的周先生？」

「嘿嘿！」假使呂奇的身體在桶外，他一定會假裝渾身發抖，眼前如逞英雄，必定吃虧。「是……是的。」

「姓周的叫什麼名字？」

「叫周……周……」

「快說。」那大漢大吼一聲，右手向左一扭。

只聽嗤地一响，桶內的溫度增高了，呂奇私心估計，總有攝氏三十七、八度左右，他無法忍受五分鐘。

「他叫周百萬。」呂奇信口胡扯，企圖過關。

「周百萬？」另一個大漢走過來扯住他的頭髮：「朋友，說老實話吧，否則你就要脫一層皮。」

「眞的呀！」呂奇聲嘶力竭地說。

「眞的？嘿嘿！讓你嚐嚐燙豬的滋味吧！」

蒸汽又加大了，渾身灼燙，呂奇的額頭上已滾下了汗珠，他兩手拚命搥打！毫無用處，桶外的禁錮是牢不可破的。

「現在是攝氏三十九度。」那大漢冰冷的聲音與浴桶內的溫度恰成對比，「雖然不致於使你脫皮，但是三分鐘之後你表皮下的微血管都會破裂，快說老實話，你要找的人是不是周宣祈？」

多年來，呂奇雖然不時在出生入死，其多半由他操着主動權，却從來沒有像這次窩囊，他想到小時看見母親倒提着鷄脚往開水裏泡的情景，鷄是死的，還算人道，而自己是活的呀！

他知道硬賴賬是無法過關的，便改口說：「周宣祈可能是他另外一個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呂——奇。」

「你爲什麼不叫好奇？」那扯着他頭髮的大漢吼叫着：「說老實話，你找周宣祈到底幹什麼？」

「沒有……什麼重要的事，只是……只是……」呂奇也不知道該如何說才好。

「朋友！別要花樣了。我們對你的情形清楚得很，你在爲一個姓秦的女人賣命對不對？嘿嘿……」一聲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那臭娘們昨晚上了你的床，你他媽的就像孝子般認眞起來了。」

「求求你們先關掉蒸汽好不好？」呂奇嚷叫起來。他這一輩子還不會向人求過饒，可是那灼人的蒸氣却逼得他露出了可憐相。

那大漢將蒸汽關小了一些，沉聲說：「好，給你朋友一個面子，不過，你可得說老實話，否則下一次就開到四十度以上，看看那臭娘們會不會給你收屍。」

溫度驟降，使呂奇鬆了一口氣，心頭也在暗暗思索，要如何才能度過眼前的難關？

那二個大漢却不給他喘息的機會，又緊逼着問道：「說吧，那姓秦的臭娘們想玩什麼花樣。」

「你們是說秦露嗎？」呂奇慢吞吞地反問，他顯然想拖延時間。

那兩名大漢却粗中有細，竟然一語道破了呂奇的詭計：「朋友！別妄想拖延時間，那樣對你沒有好處的。快說，姓秦的女人交了什麼差使給你？」

「她想找出殺害她父親的兇手。」

「嘿嘿！傻小子！你上當啦！她就是殺死她父親的兇手。」

呂奇連連地搖着頭：「那不可能，在她父親遇害前，她一直和我在一起啊！」

「她不能教她的情夫動手嗎？」那大漢以猥褻的語氣說：「她既然上了你的床，你難道沒有發覺她早已不是原封貨了？告訴你，姓秦的女人是星洲有名的飛女，阿飛情夫不知多少呢？」

「她爲什麼要殺死她父親？」

「管她管得太嚴了呀！」

「這些都是閑話。」另一個大漢插嘴說：「老實說出來，秦露給了一件什麼差使給你？」

「她只是要我帮忙查出是誰殺害她的父親。」

「最後再問你一次，她有沒有在你面前提到過一個姓黃的人？」

呂奇心中一動，故作迷惑之色地反問道：「叫黃什麼名字？」

「叫黃……」

另一個連忙給他的同伴一個眼色，接着說：「別問姓黃的叫什麼名字，只要答覆我秦露有沒有提起過他？」

呂奇突然發覺自己走上了歧途，這兩個像伙好像是黃萬通的爪牙，那麼，秦露所說的情形都是眞實的了？她企圖囊括周氏公司全部股權而訂下殺死周宣祈的毒計

，的確是因爲父親遇害而引起仇恨報復的心理了？

這……

那兩個大漢又一齊低喝道：「快說！秦露有沒有向你談起姓黃的事？」

不知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情緒衝動，呂奇突然語氣堅定地回答說：「她沒有提起過。」

「我看你是眞想嚐嚐脫一層皮的滋味了。」那大漢的右手又搭上了調節蒸汽溫度的旋鈕。

呂奇似乎已經把心放橫了，咬着牙齦說：「就算你燙死了我，也沒有什麼好說的。我所知道的，都已經告訴你們了。」

「算你小子有種。」那大漢又冷，又硬的聲音，簡直像一粒粒的冰雹。

嗤地一响，浴 內溫度驟增。若非呂奇早已咬緊牙齦，他一定會大叫出聲。

就在這緊要關頭，突然房門打開，那個健美的十四號侍浴女郎飛快地衝了進來。她一面關上蒸汽，一面笑着說：「呂先生！他們二人是生手，不善於調節溫度，還是讓我親自來爲你服務吧！」

那兩個大漢很馴服地退到一邊，一句話也沒有說。

呂奇再一次墜入迷陣之中。周宣祈選中這女郎作爲連絡人，必是安全可靠的。看情形，這女郎和那兩名窮兇極惡的大漢是一夥的。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呢？

是周宣祈所託非人，抑或是周宣祈本人……

在他思索中，女郎已打開了浴桶。呂奇剛將兩隻手伸出來，那二名大漢即一左一右地將他挾持住了。呂奇被灼熱的蒸氣燙得渾身軟弱，根本無力抵抗；即使有力量反抗，他也不會動，因爲他想了解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十四號侍浴女郎非常仔細地爲呂奇擦乾了身上的水漬，又爲他圍上浴巾，然後向那兩名大漢擺擺頭。

「走吧！」那兩名大漢合力拖着他。

並非走出房去，而是走向內間。呂奇不禁暗暗納罕：難道是要將自己軟禁在這兒嗎？

他一念未已，十四號侍浴女郎已搶先一步，轉動了一面高大穿衣鏡，原來鏡後隱藏着一道密門。

呂奇被那兩名大漢推進去。轉了一個小彎，豁然燈光通明，他發覺自己置身在一間華麗的套房之中。

套房之中有一個人在等候他，那人坐在一張高背的轉椅裏，椅背向着他。因此他只能看到那人的一點頭髮，以及上昇的嬝嬝輕烟。呂奇深深吸了一口。金鷹牌雪茄，最上等的英國貨。

「呂先生！我首先要爲兩位魯莽的部屬而道歉。」那人的英語很純正。不過仍然聽得出他是中國人。「請坐！我們可以開誠布公地談一談！」

十四號侍浴女郎爲他挪過一張椅子。呂奇安詳地坐下，一語不發。那兩個大漢對他的戒備也沒有絲毫鬆弛。

「我只是爲老闆辦事。」對方的語氣非常平和，從措辭中顯示他曾受過高深教養。「希望你能與我合作。」

「你的老闆姓黃的嗎？」呂奇大胆地問一句。

「呂先生！」對方的語氣嚴厲了一些。「我已决心讓你置身事外，你就不要再捲進漩渦裏去了。目前，我不打算再問你什麽，也不打算探索秦露的動靜，只希望你答應我一個小小的要求。」

「但願我能作得到。」

「你一定作得到，放心，我會付出酬勞。」

「請說吧！」

「九時二十五分有一班飛機離境，你最好能趕上那班飛機。我將送你五千元美金的程儀。」

呂奇搖搖頭說：「只怕我辦不到。」

「是嫌程儀太少了嗎？」

「不！如果我能一走了之，我不會接受你們的錢。可惜我目前還不能離境。」

「有什麽特別原因嗎？」

「霍金斯帮辦扣留了我的護照。」

「哦！」很溫和的笑聲。「我們老闆是個很有辦法的人。不但在星洲有勢力，在這兒也有朋友。據我們所了解，你有良好的經歷。霍金斯帮辦對你已十足地信任，只要你想走，拿回護照應該沒問題。」

「我倒沒有把握。」

「呂先生！你是聰明人，不該爲一個浪漫的女人，以及一筆可望而不可即的財富去賣命。現在是八點四十分，你考慮的時間不多，希望你在十分鐘之內給我一個明確的答覆。」

「我爲了脫離險境，可以佯作應允，但我是一個守信的人……」

那位只聞其聲，不見其面的神秘人物冷笑着打斷了呂奇的話：「別以爲我們會上你的當，只要你答應，就非得履行諾言不可。否則，你不會活在這世界上。有許多愚者所遭遇的悲慘下場可以作爲你的殷鑑。」

呂奇鼓着勇氣說：「就像秦祥明被一刀穿心，周阿財被車撞殞命那樣嗎？」

「呂先生！」語氣嚴厲，聲音冰冷。「問得愈多，知道的秘密愈多，那對你沒有什麽好處。請你考慮方才我提出的請求吧！」

「我留在此地對你們有什麽壞處？」

「你是一個具有危險性的人物。」

「何不殺我永除後患？」

「非到迫不得已，我們不願殺人。」

「看來我只有低頭就範了！」呂奇以妥協的語氣說，「不過那五千美金的程儀愧不敢收，另外倒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我們一向是不接受別人要求的，對你例外，說吧！最好不要反客爲主，強人所難。」

「我想見見周宣祈。」

對方不禁楞住了。良久才冷冷地說：「見之無益，而且也沒有足够的時間。」

「那麽，我希望知道他的命運。」

「他很好，有專人在照料他。」

「就像有專人照料我一樣麽？」

「呂先生，你超越範圍了。」對方提出了嚴厲的警告，「請趕快答覆，生命究竟不是兒戲。」

一種與生俱來的倔強性格在這時突然迸發起來，呂奇忽略了自己的處境是多麽危險！竟然冷笑着說：「存在我心中的疑

團終於解開了：周宣祈能從瘋人院中逃出，又能來到這兒，據他說，還有朋友在暗中照料他。這大概都是你們那位姓黃的老闆帮的忙。不過，我也有一些不明白，這樣作，又有什麽用意呢？」

「呂先生，」對方的語氣，嚴厲得像是爆發了一枚炸彈。「這就是你的答覆嗎？抑或是你的挑戰書？」

「沒有辦法。」呂奇苦笑着說：「我明明知道這樣作對我有害無益，却又忍不住。因爲，我天生就是一個好奇心很重的人。」

「好吧！就用你的生命去滿足你的好奇心！」

「請示該如何處置？」十四號侍浴女郎問。

「拋到海裏去。」那聲音像是敲响了喪鐘。

呂奇早就儲備好了力量，飛起一脚踢在左邊那個大漢的小腹上。劇痛使對方鬆了手！在這一瞬間，呂奇的左拳立刻向前猛撲。

但他却忽略了那位侍浴女郎。她只不過拉了一下裹在呂奇身上的浴布，就使他摔了一個大觔斗。

接着，「壳」地一聲，那女郎的鞋跟敲上了他的後腦。當呂奇感到天旋地轉，意識逐漸喪失的一瞬間，他才想到自己是完全赤裸的。海裏的魚兒可省事了，用不着撕破他的衣服就可以享受到一道美味的大菜了。

× × ×

一片白茫茫！

海水應該是藍的啊！而且身上又是乾的。這是呂奇從昏迷中甦醒後的初步意識；接着，他看到了白色的牆壁，白色的人影。唯一色彩鮮明的，是那穿着五彩恤衫的霍金斯帮辦。

「呂奇！」霍金斯走到他的床前坐下，諄諄地說：「我早就向你提過警告了，當心那『妙女郎』拆散你的骨頭，結果還是被她們敲破了頭。」

「這是那裏？」

「警察醫院。」

「多虧你找到我。」呂奇輕鬆地吁出一口氣。

「九點鐘你沒有按時來到『威基基餐廳』，我就去浴室找你，發現有人神色有異地抬着一個大行李袋來，見着我就扔下行李袋開溜，想不到是你在行李袋中，究竟是怎麽一回事？」

「你逮着了歹徒了嗎？」

「別向我發問。」霍金斯的語氣非常嚴厲。他轉身向女護士揮揮手。等她出去之後，他接着說：「呂奇，我發覺你隱藏了許多。也許你並無惡意，但是却對你的安全有害。」

呂奇作了一個苦笑，然後從白娜的約會開始，原原本本將所有的經過都詳細地說了出來。

「呂奇！」霍金斯吁出一口長氣。「我總算將整個情況弄清楚了，我們都走錯了路，周伯鈞極可能是被黃萬通謀害的，秦祥明的死，與黃萬通也有些關係。秦露被我們錯怪了。」

「她爲什麽說謊？」

「她也許沒有說謊。據我們進一步調查，昨晚她在南美酒吧打電話的時候，水手酒吧中有一個中國人守在電話機旁邊，鈴聲甫响，他就拿起了話筒，酒保還以爲他是打電話出去。」

「那不是太巧了嗎？」

「也許有人在酒吧中監視你和秦露的行動。」

「星洲方面的資料來了嗎？」

「來了，秦祥明和他女兒都沒有不良紀錄。」

「那件車禍的資料呢？」

「死者周阿財是被黃萬通的座車撞斃的，但是黃萬通却諉稱座車是在午夜被竊，而他的司機却不知去向。黃萬通涉嫌謀殺。」

「哦——」呂奇感到有些意外。

「還有更進一步的資料。」霍金斯碧色的瞳仁裏閃動着異樣的光芒，「昨天下午五時左右，曾有一個女人透過國際台掛長途電話到星洲的『獅子城證券公司』，七時半，星洲有長途電話到奧林匹克大飯店的夜總會後台給白娜。」

「噢！」呂奇霍然坐了起來。他感到後腦隱隱作痛，才又躺下去。「白娜眞和黃萬通有聯絡。」

「秦露的話句句可信，殺害秦祥明的也許不是白娜，但是她一定在場，那截烟蒂不是巧合。」

「霍金斯先生，你打算怎麽辦？」

「我已透過國際刑警組織，請星洲方面以謀殺罪逮捕黃萬通。」

呂奇吃驚說：「霍金斯先生，罪證不足吧！」

「够。」霍金斯的語氣很堅定。

「就是這些嗎？」

「根據浴室負責人的供辭，我們逮捕了一個名叫范荷娘的中國籍侍浴女郎……」

呂奇搶着問道：「她是十四號嗎？」

霍金斯點點頭說：「是的，因爲浴室負責人指出逃跑的人是十四號侍浴女郎的客人。」

「浴室負責人一定是同黨，不然他怎麽肯供給那些歹徒一間密室？你應該立刻將負責人逮捕。」

霍金斯語氣揶揄地說：「呂奇！所謂入境問俗，你却疏忽了這一點，此案與土耳其浴室毫無關係，浴室二樓有無數間密室，因爲他們暗中從事本地法律所不許可的色情交易。」

「哦——」呂奇恍然大悟。「那姓范的女人有口供嗎？」

「她說她只知道大老闆姓黃……」

「此地還有一個神秘的男人在負責指揮。」

「范荷娘說，她一直沒有見過那指揮人的眞面目。」

「她還供出別的嗎？」

「她說，周宣祈就是黃老闆帮助他逃出瘋人院，助他來到這兒，而且還給了周宣祈一支槍。」

「什麽作用呢？」

「要周宣祈去殺死白娜。」

「哦——」呂奇似是不勝驚異。

「黃萬通用意很明顯，殺白娜是爲了滅口，然後警方人員正在追捕周宣祈時可

能會將他格殺。」

「黃萬通却沒有想到周宣祈愛白娜勝過自己的生命。」說到這裏，呂奇的神色突然一變。「對啦！周宣祈的人呢？」

「我正派人搜尋。」

「問過姓范的女人嗎？」

「她大概不知道周宣祈現在何處。」

「白娜怎麽辦？」

「引渡她返回星洲，與黃萬通一齊受審。」

呂奇足足有五分鐘之久沒有說話，最後，他突然以凝重的語氣問道：「霍金斯先生！你認爲這件案子偵破了嗎？」

「三年前發生於星洲的周伯鈞命案我管不到，至於秦祥明的命案與三年前的舊案又有連帶關係。所以，偵破與否，那要由星洲警方去宣佈。」

「霍金斯先生！你在推諉責任。」

霍金斯冷冷地說：「很抱歉！我能作到的就是這些。呂奇先生！你是本地遊客，本人有維護你安全的責任。你必須在離開這張病床之後的二十四小時內離開本地，祝你好運。」

「謝謝你。」呂奇道謝的語氣像是在詛咒。

× × ×

呂奇在下午四時回到了奧林匹克大飯店，他一跨進門口，秦露就撲過來摟着他，像雨點似在頰上來了一大堆親吻，然後興高采烈地問道：「呂奇！我們什麽時候結婚？」

呂奇表現得意外冷淡地說：「秦露！別過份高興，妳的百分之百股權還沒有到手哩！」

「別想瞞我，霍金斯帮辦已經全部告訴我了。」秦露突然面色一正，懷着歉疚的心情說：「我眞抱歉，今天早上竟然會想到那樣一個壞主意，那百分之九十股權應該是周宣祈的，我不該作非份之想。呂奇，我相信你也不是一個企圖人財兩得的壞傢伙。」

呂奇不禁怔住了，就是因爲秦露有那樣一個殺人掠財的壞主意，才使得他心中疑團未能盡釋。現在……

他凝視秦露良久，才緩慢地問道：「秦露！妳說的是眞心話嗎？」

秦露點點頭說：「當然是眞的。我答應過，要爲你準備一件好禮物，我相信你會珍視這件禮物還勝過那百分之九十的股權。」

「妳說對了。」

「猜猜看那是一件什麽禮物？」

「妳自己。」

又是一個熱情的香吻印上了呂奇的面頰，接着是一連串歡欣的聲音：「呂奇！你眞聰明，你眞了不起……」

「秦露，冷靜一點。」

「怎麽了！」她退後一步，楞楞地望着呂奇。

「妳關心周宣祈嗎？」

「當然關心。」

「他在瘋人院中受了三年折磨，妳同情他？」

「當然同情了。」

「那麽，我們應該帮助他。」

秦露怔了一怔，才又反問道：「呂奇！我們如何帮助他？」

呂奇神情沉重地說：「他如今生死未明，我打算盡我全力去搜尋他的下落。如果他死了，我要找到他的屍體；如果他活着……」

「呂奇，」秦露走過去，雙手緊緊地擁着他的腰，情意綿綿地說：「女人是自私的，我固然關心周宣祈，也同情他，但是我更關心你。那是警探的事，霍金斯帮辦已經派人去搜查了……」

「秦露！妳似乎還不了解我。」

「呂奇，」秦露的面頰貼了過來。「霍金斯帮辦交給我一件差使，他要我勸你儘速離開這兒。因爲黃萬通還有餘黨散佈在此。」

呂奇悻悻地說：「在私人立場，我感謝他的好意；在法律立場，我却有二十四小時的時間，不到最後一分鐘，我絕不放棄搜尋周宣祈的工作。」

「唉！」秦露沉重地嘆了一口氣。「這大概就是你令我着迷的地方。隨你吧！小心點就是。」

「放心，我會照顧自己。」呂奇拍拍她的面頰。「妳倒該小心一點，千萬別走出這個房間。」

秦露嬌媚地笑笑：「我會聽話的。」

× × ×

離開秦露之後，呂奇來到警署，想和白娜作一番深談，却料不到被霍金斯帮辦嚴辭拒絕了。

「對不起！」霍金斯冷冷地說：「白娜已經正式被逮捕了，只要星洲方面的引渡公文一來，她就要被遞解出境，按照法律，她不可以和任何人會晤。呂奇！你腦子究竟在想什麽？」

「霍金斯先生，」呂奇嚴肅地說：「我相信即使你自己也感覺到這件案子破得不够乾淨俐落。」

「你想聽聽進一步的消息嗎？」

「我知道，黃萬通他在星洲已經被捕了。」

「我要告訴你的不是這件事，」霍金斯臉上流露得意的神色。「三年前爲周宣祈診斷檢驗的心理病醫師昨天死了，意外事件是在游泳時溺斃的。」

「噢！」呂奇微微一驚。

「溺斃是在下午二時，中午他曾赴過黃萬通的邀宴。根據檢驗，他胃部殘留一種毒素，那種毒素可以使人產生肌肉抽搐，那位心理病醫師多年來一直保持着午後海水浴的習慣，而且泳術奇佳，還要我作進一步的說明的嗎？」

這是一連串殺人滅口的計劃，黃萬通即使聘請星洲最有名的律師辯護，恐怕也難脫罪嫌，呂奇自然無話可說了，他楞神許久，才神情黯然地問道：「霍先生，你對周宣祈難道一點也不關懷嗎？」

「我派出了一個搜索隊，以一個警務人員的立場來說，我已盡到了全力，我苦口婆心地勸你從速離境，也只是盡到我的責任而已。」

「霍金斯先生，我是下午三時三十五分離開那張病床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在明天下午三時三十五分以前，我不希望受到你的任何打擾。」

霍金斯不禁爲之一楞，許久，他才苦

笑着說：「倔強的中國人！我實在服了你，明天下午三時三十五分以後，我也會爲你派出一個搜索隊，但願我搜索不是你的屍體就行了。」

呂奇不等他說完，就已掉頭走出了辦公室。呂奇在街上跑東跑西，足足忙了好幾個小時，當華燈普照，夜色如錦的七點多鐘，他已經變了另一副模樣：黃髮、碧眼，即使研究人種科學的專家也看不出他是一個經過喬裝的假外國佬。

一輛街車將他送到了「妙女郎土耳其浴室」。雖然這兒上午出過事，此刻却看不出一絲異樣。一大羣健美的侍浴女郎湧到他的身邊任其挑選。他也不說話，只是以指頭向樓上指指。

那個中年婦人又來帶路了，一面走，一面慇懃地以不算太生硬英語問道：「先生！你找幾號？」

呂奇只是笑，同時以一張百元美金作了回答。等到上了樓，他才低聲說：「對不起！那位小姐的號數我忘了，如果我見着她，就會認出來。」那中年婦人就在樓梯口一張寫字枱內取出一本相簿，裏面貼着二樓有特級侍浴女郎的照片，十四號那一頁空着。在其餘的十幾個女郎當中，呂奇選中了一個七號中國女郎，照片下端的說明文字內指出那女郎來自香港。

於是那中年婦人帶他進入七號房間。

再度到這兒來，呂奇雖然抱着一點運氣的心理。但是他却有深厚的信心。他認爲．那個十四號侍浴女郎絕不可能輕易地利用這個浴室作活動據點　浴室方面必然和她的組織有勾結。因此，他決定從別的侍浴女郎身上着手探索蛛絲馬跡。中國女人都喜歡饒舌，也愛管閑事，只要稍用點計巧，就可以將她們心中所隱藏的秘密弄出來。不多一會兒，七號侍浴女郎來了，她是屬於嬌小型的。兩眼很大，雙頰略嫌消瘦，呂奇猜想她一定是一個貪婪而愛小便宜的人。

她對這個外國佬雖很陌生，却像遇見熟人似地飛撲過去，先送上一個香吻，然後嬌滴滴地說：「哈囉！親愛的。」

「妳眞好！」呂奇說的中國話，故意將聲線弄錯，眞像出自一個外國人之口。

「咦！」她像端詳一宗稀奇寶物似地凝望着他。「你會說中國話？」

「嗯！我在香港出生，長大．」呂奇一本正經地說，「所以我也喜歡中國女郎，上次來，好像不是妳。」

「是幾號？」

「十四號。」

「哦-—」她似乎有些意外。「十四號回香港去了。放心！我會給你更佳的服務。來！先洗一個蒸氣浴，然後……」

「慢點！慢點！我們先談談。」上午的教訓使呂奇不敢貿然走進浴桶。而且他的膚色也不像西方人。「妳們中國人最熱情，我要請妳帮一個忙。」

「帮忙！」七號侍浴女郎嬌媚地笑了。「我了解你的困難。苦惱寂寞，需要刺激對不對？放心！我一定會使你滿意。」

「不！」呂奇連忙搖頭。「有別的事需要妳帮忙，我願意付給妳一筆酬勞。」說着，從衣袋內掏出一張五十元的美金。貪婪的女人却很謹愼，她猶豫了一陣，才伸手接過了那張深具誘惑性的綠色鈔票，然後問道：「說吧！什麽事？」

「是與十四號小姐有關的事。」

「噢！」她似乎非常吃驚。「你要找她？」

「妳不是說她回香港去了嗎？」

「是的。」

「那就沒有辦法找她了。不過，她曾經告訴過我，她有一個姑母也在這兒，妳聽說過嗎？」

七號女郎搖搖頭說：「我可沒有聽說過，你有很重要的事嗎？」

「很重要，很重要的，」呂奇故作神秘地壓低了聲音：「上次我回香港時　她托我帶去一包鑽石及珍珠……」

「什麽？一包鑽石？」

「哦！哦！我說錯了，是三個鑽石戒子與一對珍珠耳環。她要我交給香港上環一個姓吳的人。可是，我沒有找到那個人，所以要將那些東西還給她。想不到她又離開這兒了。」

「你眞老實，找不到她，東西變成你的還不好嗎？」

「不行！我不願欺騙別人，更不願欺騙妳們中國女孩子。這東西一定要還給她，請妳打聽一下，她的姑母住在何處。」

七號侍浴女郎看看手裏的五十元美鈔，又看看呂奇，最後，終於壓低了聲音說：「我告訴你吧！十四號今天上午被警察帶走了。」

「她犯了什麽罪？」

「我也不知道。」她神色微顯黯然，多少有點兔死狐悲之感。

「哦！可憐的女人！」呂奇煞有介事地在胸前劃着十字。

「你是個好心人，照說我應該帮你，可是十四號從來沒有在我面前提起過她有一個姑母。」

「她在這兒多久了？」

「一個多月。」

「工作之餘，經常出去嗎？」

「誰有閑工夫去注意她的行動。」

「有人來找她嗎？」

「當然有，只怕都是客人。」

呂奇發覺勢將入寶山而空手回了，他低頭沉吟，看看是否還有最後一綫希望。

七號侍浴女郎忽然又說：「你何不去警署探望她？」

「我不想惹痲煩。」

「對了！」她的目光突然晶亮，像是發現了什麽寶藏。「我也許可以提供你一點綫索。」

「噢！什麽綫索？」

她搖幌着手裏的那張綠色鈔票，貪婪地說道：「那是很寶貴的綫索，你難道不願再拿出一張五十元美鈔？」

「OK！」呂奇一口答應，又付出了五十元美鈔。

她小心翼翼地將兩張五十元美鈔捲起來塞進袋裏，以極爲低沉的聲音說：「有一天十四號接到一個電話，對方告訴她一個電話號碼，她就隨手記在電話號碼簿上。臨走時却忘記撕去，剛好我去打電話被我看見。因爲她匆匆趕回來撕下那個號碼時的態度非常神秘，所以引起了我的注意，印象也就異常深刻。到現在，我還清晰

地記着那個號碼。」

「快告訴我。」

「一〇一—三六九七。」

「不會錯嗎？」

她語氣肯定地說：「絕對不會錯。中國女人的身裁不見得好，記憶力却是最強的。」

「謝謝妳。我走了。」

「先生！你進來還不到半個小時，就匆匆而去，不怕別人生疑嗎？」

呂奇不禁楞住了，良久，他才央求着說：「小姐！那該怎麽辦？」

「我有辦法，」她詭譎地笑着。「我可以向領班解釋，你來此的目的並不是爲了要享受蒸汽浴和按摩。而是別有目的，半個小時足够了。不過，你却要加倍付賬才能不使人生疑。」

「多少？」

「一百元美金。」

呂奇又掏出了兩張五十元鈔票，二百美金買了一個電話號碼。只要眞有用，這價錢倒不算貴。

走出「妙女郎土耳其浴室」，呂奇又面臨一個新的難題，應該如何去查出這個電話號碼的所在？找霍金斯帮辦運用警方關係自然能輕易辦到這件事。然而霍金斯可能拒絕；即使不拒絕，他也可能干預其中，那不是呂奇所願的。

撥電話去加以探詢，可說是最笨，最危險的方法。除此之外，却又別無他法，呂奇只得再度存下了僥倖之心。電話鈴响了有半分鐘之久，一個男人來接電話，拿起話筒，他就以英語說：「中澳貿易公司。」呂奇的目的達到了，他連忙以英語道歉：「對不起！撥錯了號碼。」

切斷電話後，他開始翻閱電話號碼簿，終於在「C」字部裏找到了「中澳貿易公司」那一欄，核對了電話號碼，記下了地址，有些興奮地走出了公用電話亭。

他突然發覺自己缺少一件足以自衛的武器。此刻若走去找霍金斯帮辦借鎗，一定會遭到嚴辭拒絕。只是退而求其次，在獵具裏買了一把鋒利的獵刀。他衷心默禱，希望不要用上它。

約莫在十時半左右，呂奇來到他的目的地了。一長排澳大利亞式的建築，所謂「中澳貿易公司」在最後的一幢。平房四週繞以圍牆，牆頭還有鐵蒺藜。旁邊是一條寬達三公尺許，不知其深度的排水溝。

呂奇站在五十碼外，觀察了十分鐘之久。既沒有發現人跡，也沒有看見燈光。他知道愈是靜得出奇的環境裏，愈是埋藏着險惡的危機。因此他緊緊地貼着一根水泥電綫桿的後面，一步也不敢接近。

時間無情地溜過，終於，午夜到了。

突然，遠處閃起了兩道熠亮的汽車燈光。駛到近前，呂奇才發現那是一輛中型貨運卡車，駕駛座上坐着兩個男人。車子駛過之後，他又發現車廂內放着一個和棺材差不多大小的長型木箱。這輛貨車不過是沉寂黑夜中的一個點綴，但是三秒鐘之後，呂奇的心臟却加速地跳動起來。因爲那輛貨車在「中澳貿易公司」緊閉的鐵門前停下，而且還短促地按着三聲喇叭。

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呂奇絲毫沒有考慮到將可能遭遇到的危險，立刻弓着身子跑了過去。正好鐵門打開，車子緩緩駛動，他雙手攀着車尾板，輕而易舉地爬進了車廂。

貨車開進圍牆之後，又向一道類似車庫的窄門倒進。同座的男人將頭伸出車外爲那駕駛者作指示，車廂四週圍着帆布，他自然看不到蜷曲在車廂內的呂奇。但是，呂奇却發覺了眼前將來臨的危機；貨車將要倒進去的地方不是一間車庫，而是一間聚集了不少人的屋子，車子一進去，他就成了甕中之鼈。那把獵刀的唯一用處，只有剖腹自戕了。

呂奇正感進退維谷之際，倒進去的車好像發生了困難，引擎發出陣陣怒吼，原來，高高的門檻將車輛擋住了。

司機猛加油門，車後昇起一遍濃烟。呂奇抬頭看，那坐門的上方有一塊平台，他立刻把握這一瞬即逝的良機，從車廂內躍出，攀上了平台。只差幾分之一秒的時間，那輛貨車已倒進屋子裏去了。

呂奇一動也不動地匐俯在平台上，看見一個大漢鎖上了大門，進入屋子，砰地一响關門聲之後，一切又歸於寂靜。

呂奇吁出一口氣。這時他才發覺，衣服已被背脊上沁出的汗水黏住了。僅僅是幾秒鐘的短暫時間，他却在生死綫上跑了好幾個來回。現在，他總算混進了圍牆。可是，下一步呢？

他站起來，伸手摸摸屋頂，是鐵皮的。如想從屋頂走入裏面，或則鑿孔覬覦，都無法辦到。最後，他決定跳下地下將環境勘察一番再作打算。院子內並無燈光，他不需要過份戒備地就跳了下來。

他選定一個死角，貼好了自己的身體，然後放眼觀察：院落不大，一個角落裏堆放着一些殘破的木箱。最奇怪的是，通往屋內的只有一道門；就是方才貨車倒進去的那一道門，別無通道。他到這兒來的目的，是爲了搜救周宣祈。無法進入屋子，就談不上「搜」，更加談不上「救」。

怎麽辦？這個問號一直在他的腦海裏飄浮着。

最後，他作了一個大胆的決定：也可以說是將自己投向死亡之途的狂妄決定。不知是那裏來的勇氣促使他如此作，但他終於作了。他舉手敲門，敲得非常用力，非常响，就像一個訪客般那樣落落大方。

最少經過了三分鐘，那道門打了開來，一個老者以疑惑的眼光望着他。屋子明亮的燈光大部份熄滅，方才所見到的那些人也不知所終。呂奇大胆地走進去，同時以英語說：「你們公司的負責人在嗎？」

開門的老者並沒有理會他，却有兩支硬硬的鎗管抵上了他的背脊，同時响起一聲冷喝：「舉手！不要動。」

呂奇馴服地舉起了手，任那兩個人在他身上搜索，獵刀自然被搜走了。他不禁暗暗感謝霍金斯帮辦拿去了他的護照，不然痲煩立刻臨身。

「你來此地幹什麽？」背後的大漢沉聲詢問。英語發音雖不純正，却還不太生澀。

「對不起！」呂奇很鎭定地說，「我要見着你們的負責人，我才講話。」

那大漢似在猶疑，黑暗的角落裏却傳來了一聲命令：「帶他進來。」

「走！」兩名大漢重重地推着呂奇，繞過一堆木箱，呂奇被推進了另一間小屋，他又聞到了英國貨金鷹牌高級雪茄的香味，不禁感到興奮，因爲他沒有找錯對手。對手仍然和他在土耳其浴室一樣以背對着呂奇，高高的椅背擋住了他的身體。那溫和而又充份顯示高度敎養的語氣又飄進了呂奇的耳裏，「你是什麽人？」

「對不起！」呂奇故意以傲慢的語氣說：「我要見着負責人才能道明來意。」

「我就是。」

「但我還沒有見着你的面。」

「請守住作客人的禮貌。」語氣略有慍意。「告訴我，你是什麽人？」

「律師，兼私家偵探。」

「你是怎麽進來的。」

「跟方才那輛貨車進來的。」

「噢！」對手流露驚異。「你在那輛車上？」

「是的。」

「目的呢？」

「我要找尋我的當事人。」

「你的當事人是誰？」

「周宣祈。」

「你可能弄錯了這裏是貿易公司。」

「我知道，這裏是『中澳貿易公司』，電話號碼是一〇一—三六九七。這號碼是『妙女郎土耳其浴室』的十四號侍浴女郎范荷娘告訴我的，大概不會錯。只要我的當事人安全無恙我願付出交換條件。」

「我再說一遍，這裏是貿易公司，並非綁架公司。」

「我也要再說一遍，」呂奇的語氣非常強硬，「黃萬通在星洲被捕了，罪名是一級謀殺。我手裏有一份對他極爲不利的證據。如果你們願意交出周宣祈，我願意交出那份證據。」

「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麽。」對方的語氣非常冷漠。

「我的每一句話都關係着黃萬通的生死。」

「黃萬通是誰？」

「你們的老闆。」

「哈哈！」一聲諷刺的乾笑。「我敢打賭，你一定是一個糊塗的偵探，也是一個蹩脚的律師。」

「也許我弄錯了！」呂奇雖未見到周宣祈却達到了大部份目的，所謂退正其時，因此他連忙認錯。「對不起，打擾！」

他轉身向外走，那兩個持鎗大漢一橫身擱住了他的去路。溫和的語氣一變而爲陰惻惻的聲音：「律師先生！你不覺得你的行爲侵害了我的權益嗎？」

「我道歉。」

「那可不行。」

「那麽，你可以打電話報警。」

「我不信任別人管理的法律。」

「那該怎麽辦呢？」

「我有我自己的法律。好了！我不希望再見到你。」

面前那兩個大漢虎眈眈地向呂奇逼了過來。呂奇作了一個閃電的思索，判斷對方在夜靜更深之際絕不敢輕易用鎗。

於是身子一蹲，以雙掌支撑地面，兩腿併攏，全力一掃。

一個大漢立刻應聲倒地。呂奇是受過嚴格訓練的「專家」，此刻又是在生死關頭，潛力發揮到極限，只不過眨眼之間，那大漢手中的鎗已然到了呂奇的手。

「砰砰砰砰」一陣震耳欲聾的鎗聲，屋內所有的燈泡都被呂奇的神鎗射碎，四週一遍漆黑。黑暗無光，對呂奇固然安全，對敵人也同樣安全。呂奇對這兒的地形又不熟，在人聲嘈雜，步履紊亂的情況中，他專心一致地去嗅雪茄的香味，他終於找到了。不過是扔在地上的雪茄，吸雪茄的人已經走了。他靈機一動，將雪茄的火頭弄熄，用手帕包了起來。

遠處傳來了警車的聲音，呂奇不禁暗皺眉頭他不知將怎樣向霍金斯帮辦解釋。

× × ×

十分鐘後警車的探照燈照亮了現場。

霍金斯帮辦端詳着呂奇，喃喃地說：「你的化裝術的確高明。」

「霍金斯先生！」呂奇大感驚異。

「別來這一套了，」霍金斯冷冷地說，「呂奇先生！你一直在我手下的監視之中，若不是等在土耳其浴室門口的一個笨蛋，錯誤地判斷你可能要在一小時之後才能離開而抽空去打電話，你也不會闖這樣大的禍了。」

呂奇扯下短髭，取下藍色的隱形眼鏡，脫下金黃色的假髮，迷惑不勝地說：「霍金斯先生！我像是闖了大禍嗎？」

「當然，」霍金斯氣呼呼地說：「我好不容易佈好一張綱，却被你弄破了。」

「原來你已發覺他們……？」

霍金斯低吼着說：「你以爲我是馬路上的壓路機？以爲我是專門在辦公室製造噪音的打字機？告訴你，我是警務帮辦，是幹練的探長。我原訂將黃萬通的黨羽一網成擒，使這件案子辦得盡善盡美。現在好了，魚兒都被你嚇跑了！」

「抱歉！」呂奇很嚴肅地說。

這樣反而使霍金斯有些發窘，幸好一個武裝警員跑過來爲他解困。

「霍金斯先生！」那警員語氣急促地說：「我們找到一條地道，從排水溝的下端通過，溝那邊五十碼處，有一個秘密出口，歹徒可能從地道中逃走了。」

「嚴密搜查過了嗎？」

「搜查過了，一個人也沒有找到。」

「好！以無綫電通知機動中心請他們派人嚴密監視機場、港口、公路。再派兩個人在這兒留守其餘的人跟我回去。」霍金斯下達一連串命令之後，回頭向呂奇說：「願意跟我到警署去喝一杯咖啡嗎？」

「樂意奉陪。」呂奇很恭敬地說。

有人說，咖啡具有振奮神智的作用。呂奇現在相信這句話了。在霍金斯的辦公室中，呂奇一口氣喝完一杯咖啡之後，他那頹喪的心情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勃勃而動的雄心。

「霍金斯先生！」他將手帕包着的雪茄遞給對方。「這是今晚僅有的收穫。那傢伙的部從很多，又有鎗，必然是有組織的犯罪集團，雪茄上可能留得有指紋，你不妨試試看。」

「拿到指紋室去，若有結果，立刻和國際刑警總部連絡。」霍金斯接過雪茄之後，立刻交給了他的部下。然後又對呂奇說：「呂奇先生！我對方才在現場時所說

的粗魯言辭抱歉。」

「算了吧，我能提出一個請求嗎？」

「我知道你要請求什麽，」霍金斯神秘地笑着。「白娜小姐在第一偵訊室等你，你趕快去吧！」

「謝謝你，我和白娜小姐見過面之後，還想和范荷娘談談。」

「可以，但願你不是白費精神。」

白娜已經憔悴不堪，吸烟過度使她的嘴唇乾燥、枯黃，呂奇的來臨似乎爲她注射了強心劑。她振奮地從座椅上站起，撲進他的懷裏，激動地說：「呂奇，請你無論如何救救我。」

「冷靜一點！」呂奇安慰她，同時扶她在原來的座上坐下。「白娜，妳應該了解妳的處境，除了妳自己之外，沒有任何人可以救妳。」

「你是說……？」

「妳要對我說老實話。」

「呂奇，我發誓我沒有對你說一句假話。雖然我曾經說過，却是受了別人的威脅。事後我也向你更正了。」

「白娜，」呂奇神色凝重地說：「我要告訴妳一個嚴重的事實，妳不但要救你自己，更要救周宣祈。」

「他！」白娜的神色變得惶恐已極。

「他怎麽樣？」

「他落在歹徒手裏，生死不明。」

「哦——」白娜捂住嘴，想竭力掩飾自己的驚惶失措，那顫抖的聲音仍然從指縫間迸發出來。「呂奇！這是眞的嗎？」

「我不會騙妳，也沒有必要騙妳。」

「呂奇！我求求你！」眼淚像斷綫珍珠般從白娜的目眶中落下來。「全心全力地設法救出周宣祈，我當初不告而別，也就是希望他能愉快地活着。請無論如何助我完成心願，我會永遠感激你。請別管我，只要周宣祈能够安然無恙，我願意担負任何罪名坐上電椅……」

「放心！我一定助妳完成心願。」呂奇很快地離開她，再躭下去，他也可能流下同情之淚。他靠在一偵訊室的房門上喘吁着，閉上了眼睛。白娜的神情語氣，又開始在他腦海裏轉迴；那是至誠的流露，他深信白娜是完全無辜的；一個勇於爲愛犧牲的人，絕不願作出違背良心的事來。

耳際傳來霍金斯冷冷的聲音：「呂奇！白費勁嗎？」

「恰巧相反，」呂奇精神抖擻地走過去。「我以我的經驗，以及生命，名譽作担保，白娜是完全無辜的。請你相信。」

「她也許只是受了別人的利用。」

「她根本就沒有受任何人利用。」

「噢！」霍金斯訝異地問道：「那又是怎麽一回事呢？」

「我心中有個構想，不過還沒有到宣佈的時候。並非賣關子，而是尚未獲得足够的證據。」呂奇說到這裏，改變了話題：「要到什麽地方去見范荷娘？」

「第二偵訊室。」

范荷娘一隻手被手銬銬在桌子脚上，另一隻手托腮打盹。看見呂奇進來，故作不屑之色。呂奇一眼就看穿對方是做作，眼光中明顯流露出不安。

「范小姐！」呂奇搬一張椅子在她對面坐下。「現在輪到我來爲妳服務了。」

范荷娘冷笑着說：「別嚇唬我，即使你是警官也不敢假公濟私地對我報復。」

「絕非報復，而是眞誠地服務。」

范荷娘別過頭去，作出一副不理睬的神情。

「范小姐！妳知道妳犯罪情況極爲嚴重嗎？」

「我倒不覺得。」

「妳很鎮定，大概是盲目地相信那位黃老闆勢力雄厚有辦法保妳出獄。現在讓我告訴妳一連串的壞消息，黃老闆在星洲被捕了，那個『中澳貿易公司』的活動據點也被破獲，所有人犯全部落網。」

「我不信。」范荷娘逞強地說。其實她的目光已說明她已相信呂奇的話。

「信不信由妳。別指望會有什麽人來救妳，能够救妳的只有自己，千萬不要放過機會。」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她的語氣已緩和了許多。

呂奇將頭湊近了一些，壓低了聲音說：「警官不能假公濟私，我却可以。只要妳同意，我們可以私下作一宗交易。」

「你是什麽身份？」

「私家偵探。」呂奇又在故技重施。

「別以爲周宣祈儍，在來這兒之前，他已暗中聘請我保護他。可惜他不聽我的勸告，才落進你們的手裏，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找到他，所以妳有了機會。」

「你有信心，周宣祈還活在世上？」

這話出自范荷娘之口，的確使呂奇暗中大吃一驚。但他表面上却不動聲色地說：「以我猜測，你們的計劃未完全順利地實現之前，絕不敢輕易殺他。尤其是現在，黃老闆被捕，羣龍無首，命令中斷，他的爪牙更不知該如何處置周宣祈了。」

「你要我帮助找周宣祈？」

「妳很聰明。」

「你以爲我辦得到？」

「可能辦得到。」

「什麽交換條件？」

「放妳走。」

「別將我看成三歲小孩。」

呂奇壓低了聲音說：「別以爲這兒的法律有多麽神聖，錢能通神。否則我怎麽可能有機會單獨地和妳見面呢？想一想，千萬別放過這個機會。」

范荷娘顯然已被呂奇說動了，想了一想說：「我還知道一個秘密據點，不過沒有多大把握。」

「我們可以試試。」

「有一個先決條件。」

「妳說。」

「你不准帶任何武器，只許可你一個人去，事先不可詢問我要去何處。絕對不許可有任何車輛跟踪。」

「妳的條件太多了。」

「唯有這樣，我才相信你的確已化錢買通了警方。」

「好！」呂奇充滿信心地站了起來。「妳先將可能遭遇的情況想一想，十分鐘後我們就可以出發了。」

「請注意：在出發前我要檢查你的身體。」

「我連修甲剪刀都不放在衣袋裏。」

（未完・三）



歷史俠義故事

飛燕金刀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長安刦走無極押運的金塊，向山賊元寶贖出皇上和皇后，將皇后刺死，刦走聖駕同去見燕王……這邊魏初再派無極伺機行動，攔途想將皇上救回來，無極又回到七重山下。另一邊盛北川派郭安打探，知道長興侯魏初單獨行動，金塊被刦去，皇上落在司馬長安手上，派去的孫鳳翔又未有消息，希望他也能夠將皇上救回來，而孫鳳翔自離開侯府之後，就去找高遠和飛燕共同去說服元寶，內外夾攻，擊退司馬長安，把皇上救出來，他們不知道其中的變故，聯袂來到七重山下，見到無極潛伏蒼松樹下，不以爲意，一意上山去見元寶……

下詔勤王　侯爺接旨

孫鳳翔點點頭。「事情只怕有變化。」脚步隨即一旁移出來。

飛燕、高遠左右相隨，出了樹林，立足在路上，還是一些反應也沒有。孫鳳翔終於肯定，道：「我們得儘快上山。」

高遠忍不住問道：「以你看，是什麼原因？」

「只有一個，就是司馬長安已經想到了辦法，將皇帝從七重天上弄了下來。」

「什麼辦法？」

「要上去看看才知道，也許是他已經找到了一個襲擊七重天的好辦法。」

高遠一怔，往前掠出去，孫鳳翔飛燕並不敢怠慢，一齊掠出。

×　　×　　×

與之同時，司馬長安一夥數百人正擁着皇帝奔走在山野中，這條路雖然不好走，却能令他們避開敵人的監視，但司馬長安仍然不敢大意，不許歇息，全力趕路。

他却是怎也想不到，他們的行動已落在一個人的監視中，那個人坐在遠處的一塊巨石上，一身衣衫在夜風中飛舞，也因爲背着一輪明月，遍體彷彿都像散發出冷光，一片森寒，看着司馬長安一夥人去遠，他才站起來，衣衫獵然再飛展，有如一隻白鶴般彷彿要展翅高飛，直飛入夜空中，明月裏。

好像這樣有氣勢的人並不多，這個人也不是別人，正是靑城無極！

七重天周圍，魏初已佈下無數綫眼，無極也只要他們提供司馬長安正確的去向，他身負重責，所以高遠就是再無禮，也未必會與之計較。

魏初本來已有些灰心，但想到那麼重的金塊要送上七重天絕不是一件易事，才精神大振。事情的發展，當然是一如他所料。

孫鳳翔却不知道魏初將黃金送上七重天換人的事，盛北川雖然知道，可不知道如何去通知。否則，孫鳳翔他們現在要做的就不是上七重天，而是去追尋皇帝的下落。

×　　×　　×

夜已深，七重天上仍然燈火輝煌，那些黃金在燈光下看來仍然是那麼明亮。

羣賊睡的睡，醉的醉，大都集中在第一重天險之上，將黃金弄到這裏來已經不容易。元寶也不準備將金塊往上送，現在他就臥在金塊上，手中仍在抱着一個罎，鼻鼾如雷，也不知是醉倒還是睡着。孫鳳翔三人給値夜的山賊以吊籃接上來的時候，他仍然未醒轉。

高遠顯然是這裏的常客，那些山賊對他就像對元寶那樣尊敬，他走到元寶面前，元寶仍然一些反應也沒有，也不客氣，伸手輕拍元寶的臉。

「走開！」元寶悶應一聲，轉了一個身，高遠却一把將他扳回來，接呼道：「元寶——」

元寶終於半睜開眼睛，看了高遠一眼，道：「是你？」隨即笑起來，笑得就像個傻瓜。

高遠隨又一拍元寶的面頰，道：「快醒來！」

元寶半醉半醒的爬起身子，一聲：「姓孫的——」身子一歪，險些一交摔下來，高遠一把扶住。「看你醉成這樣子。」

元寶用力的一甩腦袋，笑着道：「你小子消息倒是靈通得很，知道我要發財了，立即趕來。」接一拍高遠的肩膀，又打了一個酒呃。「你放心，我們是好兄弟，有福同享。」

「我到來是有事找你帮忙。」

「帮忙？」元寶瞪大了眼睛。「你小子是不將老子當做朋友，你的事還不是老子的事？」

「這是你說的。」

「說好了——」元寶又打了一個酒呃。「你放心，天大的事，老子都答應你。」

「一言爲定。」

「老子什麼時候說話會反悔？」

「好！」高遠立即道：「三萬両黃金將皇帝賣給我！」

「好，賣給你！」元寶毫不猶疑，一口答應，說話出口才突然驚覺。「什麼？皇帝？」

「答應了不得反口！」

元寶酒意又醒了一分。「你買來幹什麼？」然後非常突然的，目光落在飛燕面上。「怎麼你也來了？」

飛燕笑笑。「元寶皇帝說過的話，從來都認賬的，是不是？」

元寶目光却轉落在孫鳳翔面上。「這個又是……」

飛燕道：「孫鳳翔。」

元寶目光一亮。「就是你平日不時提到，牽腸掛肚的那個姓孫的？」隨即放聲大笑了起來。

飛燕俏臉不由羞紅，元寶接道：「燕丫頭果然有眼光，姓孫的果然一表人才。」

高遠打斷了他的話。「別說廢話了，皇帝在那兒？」

元寶隨手往坐着的金塊一拍。「在這裏！」

高遠竟然看不出那是黃金，笑笑道：「你怕他飛掉，拿箱子載着，還睡在上面？你那兒弄來這些金光閃閃的箱子？」

「什麼箱子？是黃金！」元寶嚷起來·
「黃金？」高遠一呆，飛燕孫鳳翔亦有些意外，孫鳳翔雙眉隨即鎖起來·
元寶雙手接一翻，笑接道：「不是老子不夠朋友，是魏初的人比你們早來了·」
「魏初的人？」孫鳳翔雙眉鎖得更深·「司馬長安的人既然已經封山，魏初的人怎能到這裏來？」
高遠懷疑地道：「郭安會不會說謊？」
「沒有這個必要·」
「那你以爲是什麼原因？」
「魏初瞞着盛北川，私自將黃金送來贖皇帝下山，那知道司馬長安在附近設伏，黃金因此而落在司馬長安手上……」
高遠搶着道：「然後司馬長安就利用那些黃金，冒充魏初的人送上來·」
「只有這個解釋了·」
元寶一旁聽得直眨眼，忍不住問道：「你們到底在說什麼？」
高遠搖頭道：「你這個笨蛋，給人包圍了也不知·」
「那有這種事？」元寶大笑·「那個有這麼大的胆子？」
「司馬長安——」
「那個叫做司馬無情，司馬閻羅的？」
「他投靠了燕王，率領死士追捕皇帝，將七重天重重包圍，否則我們也用不着這個時候上山·」
元寶跳起身子·「他娘的不要命了，老子這就下去打殺他們·」
高遠連聲冷笑，正想說什麼，掌櫃已匆匆走來，手中仍拿着那個鐵算盤，一面大嚷：「頭兒，我算清楚了，這十塊黃金差不多有一百萬兩·」
「什麼？」元寶睜大眼睛·
孫鳳翔忽然一笑·「難怪魏初要將黃金弄成這麼大塊，司馬長安也趕快開溜了·」
元寶還不明白，掌櫃已接道：「我們只要三十萬兩黃金，沒有理由他多給我們數十萬兩的？」
孫鳳翔道：「同樣重 黃金與同樣重量的其他東西體積是有分別的·」
「這可是眞金！」元寶狠狠的往金塊上咬一口·「你們看！」
「外面看來並沒有問題……」掌櫃話還未說完，元寶已從旁邊抓起一柄開山斧，往金塊的一角劈下去·
這一劈便劈出了眞相，掌櫃拿火把一照，嚷道：「裏頭是鐵的·」隨即將火把一拋，「劈劈拍拍」的撥動算盤，又嚷道：「這樣算下來，若是塊塊都一樣，外面的黃金加起來，只怕不到三萬兩·」
說話間，元寶又已劈下了四塊金塊，都是外面黃金裏頭鐵，一聲怪叫道：「那還有二十多萬兩在那裏？」
高遠失笑道：「你問得倒也奇怪，當然在魏初那裏了·」
掌櫃插口道：「說不定在司馬長安那裏，黃金是由他送上來的·」
元寶勃然大怒·「他吃了老虎胆，獅子心，竟然敢欺騙老子·」
高遠接問：「他跑到那兒去了·」
「誰知道·」元寶抓着劈下來的金塊，咆哮着：「讓我找到他……」
高遠截道：「準是上京去·」
「上京去只有一條路，我們抄捷徑，一定可以把他們追回來·」元寶興奮的大笑一聲·
「我們？」高遠好像有些奇怪·
元寶拍着高遠的肩膀·「我們是好朋友，你的事還不是老子的事？」
高遠說道：「追到了黃金歸你，皇帝歸我們·」
元寶有些尷尬地道：「你小子是老子肚裏蛔蟲，偏就清楚老子的心事·」
飛燕失笑起來，元寶以金塊敲着腦袋，喃喃接道：「二十多萬兩黃金——」猛一脚將旁邊的一個酒罈踢出去·
那個酒罈一陣亂響，滾出老遠，再一下巨響，撞碎在一塊山石上，睡着的山賊全部被驚醒·
元寶接揮手大吼：「兒郎們，都給我站起來！」
這一吼有如青天陡裂，疾走雷霆，一衆的醉意睡意也全都給吼醒了·

× × ×

長夜逝去，在天亮之前，司馬長安等已將皇帝送到江邊，隨即伐木爲排，再由善泳的死士曳着繩子先泅往對岸，將繩子的另一端繫在對岸的樹幹上·
木排隨即給推進水裏，前後都有繩子牽着，木排上的死士手攀橫架在江面上那條繩子，催動木排蕩向對岸，兩岸又有死士將木排牽着，江水雖然急湍，木排仍然不大困難的蕩到對岸去·
司馬長安很小心，先着一半死士乘木排到對岸作好了種種防備，才將皇帝推上木排，親率七個武功高强的死士一齊護送渡江·
七個死士兩個攀着繩子，推動木排，其餘四個分據木排四角，司馬長安與另一個左右守着皇帝·
江水奔流，木排雖然前後都有繩子牽着，仍然動盪不穩，皇帝幾曾嘗過這般兇險，早已嚇得伏倒在木排上，不住的發抖·
木排緩緩往前移動，終於來到了江心，正當此際，「通」的一下異響，一個老道士曳着一條水柱從旁邊不遠的江水裏衝破江面，冲天冒起來·
司馬長安目光及處，脫口一聲：「青城無極！」
語聲未落，無極劍已出鞘，凌空疾擊而下，司馬長安軟鞭在手，一折再折三折變成四尺長短，迎向來劍，兩個死士同時迎前，刀矛並展·
劍未到，劍氣已迫人眉睫，司馬長安三人齊皆一陣心寒，兵器一接實，只覺一股內力排山倒海也似湧來，一個死士脫口一聲驚呼，長矛竟然被硬硬震斷，人亦被震飛，墮進江水裏，另一個死士亦連人帶刀被震飛了出去·
司馬長安仍立在那裏，只是倒退了一步，無極剎那落在木排上，在脚步踏實之前，已又刺出了三劍，第一第二劍將司馬長安又迫退了兩步，第三劍迫住了鞭勢，木排動盪不定，無極却一些也不受影响，脚步踏實，剎那間連攻出了十七劍，最後一劍迫得司馬長安退無可退，身形倒縱，雖然沒有墮進水裏，却已被迫上了橫架在江面上那條繩子·
無極左手一探，已然將皇帝抓起來，旁邊一個死士揮刀斬至，還未斬下，無極雙脚已一沉，霹靂一聲，那木排竟被他硬硬的內力震斷，用刀那個死士亦被震得飛墮入江中，其餘四個也不例外，半截木排奔流而下，無極立足那半截却是箭也似裂開一條白浪，往對岸疾射了過去·
司馬長安心中大急，脚踏繩子，追向對岸，無極冷然回首，劍突然一劃，「刷」地將繩子削斷·
司馬長安雙脚驟失支持，驚怒之中，身形往江面墮落，水花四濺，他的水性也不錯，連隨從水裏冒出來，但迅速被水流湧出了數丈，忙自往對岸泅去·

無極踏着的木排這時已衝上了對岸，木排破裂，對他一些影响也沒有，挾着皇帝，騰身半空，百數十個死士疾湧上前，但看見皇帝在無極臂彎中，扣在手中的暗器便發不了出去·
無極身形落下，已在三丈之外，劍同時劈落，一個死士首當其衝，刀被劈開兩截，人被劈開兩邊，鮮血狂噴！
三支長矛接從三個不同的方向刺來，齊刺向無極三處要害，無極回劍一掃，長矛斷了兩支，另一支亦被震開，他的劍接一引，衝殺前去，當者披靡·
司馬長安看在眼內，又急又怒，奮力前游，也就在此際，那邊岸上一陣人聲嘈雜，他不由回頭望去，只見來路上元寶領着一羣山賊殺奔前來·
羣賊差不多都是魁梧壯漢，用的兵器也都是狼牙棒開山斧、鬼頭刀之類的重兵器，元寶用的那條鐵棒更就粗重得嚇人，却只是一隻手提着·
他手提鐵棒，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有如虎入羊羣，那些死士根本近不了他的身·
他們眼見無極將皇帝刦走，司馬長安被迫墮江，已自一亂，更不防元寶突然率衆衝殺過來，那能不陣脚大亂·
孫鳳翔高遠飛燕亦到來，目光却都集中在對岸的無極上·
「那個老道士——」高遠不由失聲驚歎，他到底還沒有忘記昨天，曾經向無極張牙舞爪，當時無極若是出手，他實在難以想像有什麼結果·
孫鳳翔却沉吟道：「他是救皇帝來的，不可能是盛北川的人·」
飛燕道：「即是魏初請來的了·」
孫鳳翔心頭一動，脫口道：「莫非是青城無極？」
高遠立即搖頭·「那個牛鼻子一向自命清高，怎會替官府中人做事？」
「以我所知，魏初的兒子是他的徒弟·」
「可是他執掌青城之後便絕足江湖·」高遠一再搖頭，道：「魏初那種人，又怎能請得動他？」
「那他根本就不會收魏初的兒子做徒弟·」孫鳳翔淡然一笑·
高遠怔住，說話間，無極那邊已突圍而出，飛鶴也似掠上了一株高樹，也就在樹梢上飛掠而去，輕功之高，就是孫鳳翔飛燕也自愧不如·
司馬長安看在眼內，若不是浸身水中，只怕已被怒火燒掉，再看那邊的情形，屬下死士正被元寶一夥迫得連連後退，更令他震驚的就是立在不遠處的孫鳳翔，他知道若非在水裏，孫鳳翔已向他衝來，却不知道孫鳳翔跟元寶是什麼關係，只知道眼前的形勢對他們實在大大不利，當機立斷，暴喝道：「退！」
與之同時，孫鳳翔亦出手了，身形一動，射向不遠處的兩個死士，那兩個死士正將山賊擊破，一眼瞥見孫鳳翔掠來，一聲「小心」，齊齊暴退，對他們來說，孫鳳翔非獨不陌生，而且印象深刻，三年下來，孫鳳翔襲擊了司馬長安三次，雖然都是只殺了些替身，三次中死的死士也不少，那樣狠辣的出手，想來尤有餘悸·
他們雖然不怕死，可是孫鳳翔的表現却是令他們不由自主恐懼起來，司馬長安對孫鳳翔尚且避忌三分，由司馬長安訓練出來的他們，當然更加避忌了，他們絕對有資格做殺手，孫鳳翔都是殺手中的殺手·
他是突然發現那個山賊情形危險，飛身搶救，雖然慢了一步，身形並沒有停，繼續撲向那兩個死士，迅速追上·
那兩個死士已退進水裏，左右一分，兩支長矛先飛擲向孫鳳翔，一道金虹隨即從孫鳳翔袖中射出，震飛來矛，身子一翻，凌空向一個死士襲下，那個死士立即從水裏拔起，刀迎向襲來金虹，另一個死士同時拔起，向孫鳳翔後背襲至，孫鳳翔身形變化竟未盡，盤旋反襲由後面襲來的死士，其快無比·
金光一閃，那個死士握刀右手齊腕而斷，斷手竟握着刀飛進了同伴的咽喉，孫鳳翔的金刀隨亦將他的咽喉割開·
高遠飛燕那邊亦一齊出手，飛燕兩枚銀梭曳着銀綫還當作雙鋒筆，高遠却[illegible]」鍊子鏢，眨眼間擊到了五個死士，高遠沒有動兵器，雙手身形之靈活匪夷所思。幾個照面已奪來了幾樣兵器，隨奪隨送回，却是送進了對手的要害·
那些死士本已處於劣勢，再加上孫鳳翔三人，更不是對手，司馬長安雖然叫退，到他們退進水裏，已經有接近半數的人倒下·
羣賊沒有追下去，也不知是否全都是旱鴨子，水性不好，但仍然捧起岸邊的石塊，沒頭沒腦的擲去，又擲擊了十多個·
司馬長安已上了岸，遠遠看見，咬牙切齒，又無可奈何·
元寶這時候手中正抓着一個死士，拿棒往那個死士胸膛連擂了兩下才喝問：「你們敢欺騙老子，還有的黃金在那裏？」
那個死士口吐鮮血，神智仍然有些清醒，脫口道：「只是那些了·」
元寶也沒有再問，大吼一聲，將那個死士拋進水裏，方要找另一個死士問清楚，旁邊飛燕已走了過來說道：「那個相信是魏初的詭計了·」
「魏初，他怎會拿不出三十萬兩黃金？」元寶懷疑·
孫鳳翔旁邊接道：「能夠省一點他當然不會反對的，他將黃金弄成那樣大塊就是要你們一時間不能夠算出來·」
元寶盯着孫鳳翔，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一旁掌櫃插口道：「孫公子說得有道理，小弟也算了半天才算清楚，若說是弄成那麼大塊才方便搬運，可是騙人·」
「他娘的，姓魏的不要活了·」元寶咆哮着·
孫鳳翔道：「有一利也有一弊，若不是那些黃金那麼難弄上七重天，我們根本追之不及，無極只怕亦一樣來不及在這裏截擊他們·」
高遠插口問道：「那我們現在該怎樣？」
孫鳳翔稍作沉吟。「先去看看盛北川，問問他這件事是否要繼續下去·」
高遠摸摸鼻子，飛燕接問：「不是說，盛北川魏初走在一起？」
「魏初若是眞的願意跟盛北川携手並肩合作，又怎會瞞着盛北川將黃金送上七重天？」
「看來盛北川仍然不知情，去找他談談也是好的·」高遠轉問元寶·「你意思怎樣？」
元寶摸着肚子失笑道：「我們做賊的看見做官的逃也惟恐不及，要去你們去·」
高遠道：「這件事未了，說不定我隨時都會找你帮一把·」
「我們沒有說過不進城，賺了那麼多，也該找個地方好好花花了·」元寶大笑着卸下以布條縛着的幾塊黃金·
羣賊哄然齊應，一個個滿面笑容，笑得闔不攏嘴·

× × ×

司馬長安當然笑不出來，帶着一羣死士，走進一個竹林中，一個個垂頭喪氣，事情成功了大半，却在骨節眼上殺出了一個無極將皇帝奪去，還死了那許多人，可以說是他們自成立

以來所受的一次最嚴重的打擊。

竹林中霧氣迷漫，放目望去，靑靑綠綠的一片，也不知有多深多遠。

前行數丈，一下怪異的吟哦聲突然傳來，司馬長安驚弓之鳥，入耳驚心，霍地側首，循聲望去。

霧開處，一頂轎子出現在左側竹叢中，轎子兩旁，侍候着四隊太監，司馬長安一見喜形於色，一揮手，率衆往那邊走去。

那些太監面無表情，看着衆人走來，一動不動。

司馬長安走到轎子前，欠身道：「公公也來了。」

轎子內傳出一聲輕咳，兩個小太監將簾子掀開，坐在裏頭的正是翁天義，笑應一聲：「來了。」

「公公——」司馬長安欲言又止。

翁天義揮手截道：「不用說，所有事我都清楚。」

司馬長安說道：「我們正要走一趟長興侯府。」

「怎麼你變得這様衝動？」翁天義搖頭。

「那公公的意思是……」

「魏初盛北川口和心不和，何不成全他們，我們也好坐收漁人之利？」

司馬長安嘟喃道：「只是皇帝已落在魏初手上，以盛北川的爲人……」

「你還是不明白。」翁天義又搖頭。

司馬長安腦海靈光突然一閃，脫口道：「原來如此。」

他早就知道這個太監城府深沉，老謀深算，但面子問題，一直都很少向翁天義請教，現在翁天義輕描淡寫的幾句，便令他爲之茅塞頓開，那能不心服？

翁天義笑接道：「你也是一個聰明人。」

「未及公公。」司馬長安倒是由衷之言。

翁天義又笑笑，笑得很冷酷，那刹那，天地間竟彷彿有如隆冬之中，一片森寒。

× × ×

夜未深。

長興侯府燈火通明，禁衞森嚴，尤其是內堂附近，光亮得有如白晝。

手執長刀大矛的侍衞不時來回巡邏，魏初的兒子魏金鵬與兩個師兄更親率一隊侍衞守在內堂外。

皇帝也就在堂中，幾番封難，氣餒已經大減，呆坐在椅上，就像個呆子。

燈光動處，魏初帶着一臉的笑容走進來，只是一個人，隨即在皇帝面前跪倒，恭恭敬敬的口呼：「臣長興侯魏初叩見皇上，萬歲萬萬歲。」

皇帝歎了一口氣，揮手。「起來——」

魏初一面爬起身，一面道：「臣救駕來遲，罪該萬死。」

「算了。」皇帝又歎了一口氣。

「謝皇上。」

「怎麼只得你一個人？」皇帝憂形於色。

「各侯俱不滿燕王所爲，只是無人能作主。」魏初誠惶誠恐。

皇帝眼中露出了無限希望，仍然道：「當眞？」

「臣不敢欺騙皇上。」

「好，你快去替朕擬好詔書，宣召各侯前來見朕，看如何討伐逆賊。」

「遵旨——」魏初笑容更盛。

× × ×

「定遠侯接旨——」

魏初當然沒有忘記盛北川，派出的十七個所謂欽差大臣最先到達的也就是派去定遠侯府的那一個。

盛北川這時候已經得到孫鳳翔的回報，知道了事情的經過，在跪下接旨的那一刹那，心情總不免有些異様。

欽差將聖旨拉開，接誦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逆賊朱棣，欺君犯上，禍國殃民，罪不容誅，今召定遠侯盛北川速赴長興侯府，共商討伐之策，欽此——」

盛北川三呼萬歲，欽差接將聖旨放在香案上，再將香案一轉，聖旨便向着盛北川。

盛北川目光一落一轉，緩緩站起身子，問：「皇上安好？」

「安好——」

「勞請回報皇上，本侯稍爲打點，立即動身。」

× × ×

送走了欽差，盛北川才轉過身，孫鳳翔高遠郭安已然從堂後轉出來，郭安上前急問：「侯爺眞的要去？」

盛北川一笑。「皇上有旨焉能不去。」

郭安道：「只怕魏初不懷好意。」

盛北川搖頭。「這還不是殺我的時候。」

高遠插口道：「那個人如此狡猾，與之合作，何異與虎同眠？」

盛北川又搖頭。「兵不厭詐，他們所以如此，不過爲了將皇上救出來。」

高遠說道：「你一定要去，我可也沒有辦法。」

飛燕即時道：「孫大哥，倒不如我們也走一趟。」

孫鳳翔點頭，盛北川道：「有郭安在我身旁，已經可以了。」

孫鳳翔還未答話，郭安已然道：「孫兄放心，魏初這時候殺人，無疑叫其他人不要跟他合作。」

高遠笑笑。「也好，那你們萬一給抓起來，最低限度還不致絕望，大可以放心等我們救你們出來。」

郭安不以爲然的道：「多謝高兄……」

高遠卻道：「我只是佩服侯爺的胸襟。」

郭安只是一笑，盛北川接對孫鳳翔道：「事情到這個地步……」

孫鳳翔道：「我們救人失敗，酬勞當然不用說了。」

盛北川搖頭。「皇上下了七重天，又脫出了司馬長安的掌握，事情便已告一個段落，酬勞當然要照付……」

孫鳳翔道：「我們江湖人也有江湖人的原則。」

盛北川道：「孫公子的意思……」

孫鳳翔道：「該收錢的時候，我們一定會收。」

「孫公子如此爽快，本侯也就不多說了，只是到了該付錢的時候，孫公子可別忘記跟本侯說清楚。」

「別的事我也許會忘記，這種事，却是萬萬不會的。」孫鳳翔打了一個哈哈。

盛北川隨即吩咐郭安：「準備轎子。」

× × ×

出了定遠侯府，那個欽差亦鬆了一口氣，跳上坐騎，往來路奔回去。

他是魏初的心腹，魏初與盛北川的事他多少也知道一些，盛北川答應得這麼爽快，連他也覺得意外，事實在離開長興侯府之時，魏初曾經千叮萬囑，還授以錦囊妙計，以備必要時如何遊說盛北川，現在却完全不用。

——盛北川難道眞的如此的忠君愛國？

欽差實在有些懷疑，魏初一向甚少信任別人，他這個心腹，當然也不會例外。

可是他又不能再做什麼，只有飛騎回去覆命。

× × ×

馬快如飛，奔上長堤，急風一吹，欽差不由精神一振。

河堤中停着一騎，馬上騎士已下鞍，一身黑衣，面如寒霜，負手站在河堤中，面對飛騎奔來的欽差，正是司馬無情——司馬長安。

欽差沒有在意，突然在意，心頭一凜，一個念頭還未轉過，雙方已然非常接近。

「滾開——」欽差鞭一揮沒頭沒腦抽下。

司馬長安的身子那刹那已然拔起來，鞭從他的腳下掠過，他的身形即時風車一轉，一柄劍同時出鞘，在欽差仰首上望的刹那，砍進了欽差的咽喉，只一劍，便將那個欽差的頭斬下來。

無頭的屍體沒有倒下，伏在鞍上繼續奔前，司馬長安淩空落下來，左手一把正好將那顆頭抓住。

鮮血飛洒。

× × ×

欽差無頭的屍身回到長興侯府的時候，已經是午後，侍衞將屍體放在魏初父子面前，不敢多說話，也不敢看魏初的面色，低着頭，急急的退下去。

魏金鵬匆匆趕來，看見父親的面色那様，不由打了一個寒噤。

魏初面色鐵青，不發一言，一會，魏金鵬終於忍不住那股激動，握拳道：「爹，孩兒早就說，盛北川一定會報復。」

魏初喃喃自語：「盛北川不是這種人。」

「事實擺在目前，欽差他也殺了。」

「是不是他殺的，有待證實。」魏初顯得非常冷靜，轉吩咐。「你去找兩個得力的心腹，換過衣衫立即趕到盛北川附近小心監視。」

魏金鵬應聲退下，魏初目光落在屍體上。斷頸的血早已流乾，魏初呆看了一會，搖頭：「應該將頭也送回來的。」

× × ×

欽差的頭顱這時候正浸在一個木桶中。

木桶滿載清水，散發着一種奇怪的藥香，已經換上了五次，所有的血都已浸洗乾淨。

翁天義終於點頭，兩個小太監忙將頭顱捧起來，放在桌上一個玉盤上，左右伸手接按上去，使頭顱固定在玉盤上不動。

翁天義隨即伸手：「刀——」

另一個小太監忙將一個錦盒送上打開，錦盒內鮮紅的墊子上排放着七柄長短厚薄不同的小刀。

翁天義拈起了左數第二柄，一刀往欽差頭顱的鬢邊劃下。

刀極鋒利，過處臉皮翻開，裏面的肌肉有如死魚肉也似，一絲血也沒有，而且迅速與臉皮分離。

翁天義下刀快而準，動作純熟，沒多久已將那個欽差整張面皮剝下來。

司馬長安一旁看着，面上雖無任何反應，亦不免有些心寒。

× × ×

盛北川終於動身，上下所有人等全換過光鮮衣服，郭安的手下亦換過裝束，混在隨行侍衞中，一行人護着盛北川的轎子，浩浩蕩蕩的離開定遠侯府。

郭安匹馬走在最前，神采飛揚。

隊伍從長街上走過，孫鳳翔高遠飛燕在酒家上居高臨下，看得清楚，高遠看着打了一個哈哈，道：「姓郭的一生人最威風的怕就是這次了。」

飛燕搖頭道：「大哥就是喜歡說這種不吉利的說話。」

高遠瞪了飛燕一眼。「你想到那裏去？」

飛燕道：「那不是說郭安沒有更威風的日子？」

高遠一怔，嘟喃道：「女孩子就是多心，我可一些也沒有這個意思。」

飛燕一皺鼻子。「看你，這麼認眞……」

高遠鼻哼一聲，目光一落，道：「其實姓郭的終日在刀鋒上打滾，能夠活到現在，已經是奇跡。」

飛燕道：「又來了。」

「我說的可是事實。」高遠轉問：「姓孫的，你說是不是？」

孫鳳翔沒有作聲，一陣不祥的感覺突然襲上心頭，飛燕即時問道：「孫大哥，你在想什麼？」

「盛北川這一次到長興侯府，會不會冒險一些？」孫鳳翔雙眉輕鎖。

高遠道：「盛北川是一個聰明人，若是危險，他根本不會去。」

孫鳳翔道：「其實他所以去，還不是所謂他的忠心影響，若換是我輩江湖人，才不管這許多。」

高遠冷笑。「你難道不是江湖人，怎麼又管了？」

孫鳳翔淡然一笑，沒有說什麼，飛燕接說道：「其實盛北川不去，那個皇帝眞拿他沒辦法。」

高遠笑道：「當然了，落難皇帝，難道還能夠將他抄家滅族？」

孫鳳翔笑道：「但他若是不去，我們却只怕反而會大感失望。」

高遠大笑。

× × ×

過了長堤，是一片樹林，道路從林中穿過，看來就像是沒有盡頭的。

郭安一向謹愼，揮手令隊伍停下，當先一騎奔進去。

林中靜寂，郭安奔前十多二十丈，四顧並無發現，傾耳細聽，亦是一様，才揚手示意着隊伍前進。

郭安隨又催騎往前行，轉了一個彎，前行十數丈仍然一些發現也沒有，往前望，樹林中的出口經已不遠，一顆心才放下來，那知道就在這時候，四丈外突然淩空落下兩個人。

那是兩個青年，侍衞裝束，一看便知是長興侯府的侍衞。

郭安一怔，勒住了坐騎，後面的隊伍仍然繼續往前行，郭安急喝一聲：「停——」

一個人同時從左面林子走出來，正是送聖旨到鎭遠侯府的那個欽差。

郭安又是一怔，他當然還不會這麼快忘記這個人。

那個欽差在兩個青年之間停下，目光灼灼，向這邊望來。

盛北川即時掀開簾子，問：「什麼事？」

郭安道：「那位欽差與兩個青年侍衞擋住了去路。」

盛北川目光一遠，輕哦一聲，從轎子走出來，望着那個欽差。

「侯爺，我們在此恭候多時了。」欽差上前一步，語聲森冷。

盛北川詫異的問：「未知有何事情？」

欽差道：「各侯齊集，少侯爺一個不爲少，有侯爺在，我家侯爺只怕無立足之地。」

盛北川淡然問：「這是長興侯爺的話？」

欽差道：「小人是什麼身份，又焉能自作主張。」

盛北川正色道：「這不是爭權奪利的時候，本侯亦絕無爭權之意。」

欽差冷應道：「這只有侯爺才知道了。」

盛北川仰天一笑。說道：「本侯此心可對天日。」

欽差道：「可惜這些話侯爺對我說也沒有用。」

盛北川道：「那請回報長與侯爺，大事爲重，不必猜疑。」

欽差道：「我家侯爺有話交帶下來，不見侯爺首級，不能安心。」

郭安再也忍不住，冷笑揷口：「不出所料，魏初一開始便已不懷好意。」

欽差斷然揮手，一聲「殺！」拔刀出鞘。

樹林兩旁應聲塵土飛揚，赫然都是挖了一條土坑，以蓆子蓋着，再鋪上沙土。

兩隊侍衛也就埋伏在土坑中，這下聽得吩咐，立即將蓆子推開現身出來。

長刀紛紛出鞘，兩隊百多二百個侍衛一齊衝殺前來，勢如狼虎。

郭安面色大變，嘶聲叫道：「保護侯爺離開！」

混在那些侍衛中他的手下立即向盛北川靠攏，一面請盛北川上轎一面呼喝轎夫回頭走。

八個轎夫慌忙抬起轎子，長與侯的侍衛已然衝向前來，與盛北川的侍衛展開惡戰。

郭安的手下不管那許多，四面保護着轎子，往外直闖。

那不過短短片刻，長與侯府的侍衛已然四面八方包圍住了盛北川一夥，盛北川的侍衛完全抵擋不住，一個個的被斬殺。

欽差卽時大喝一聲：「全力撲殺盛北川！」緊接揮刀衝向郭安，在他身旁的兩個年青侍衛亦拔刀衝前。

郭安沒有理會他們，勒轉馬頭，回向轎子奔去。

馬快如飛，片刻間奔至，七八個長與侯府侍衛立即向他奔來，他奔馬不停，大喝揮劍，馬過劍過，「刷」的一聲，將當前的一個侍衛斬殺劍下，反身再揮劍，另一個撲近來的侍衛亦被他一劍將頭斬了下來。

馬繼續前奔，郭安左一劍，右一劍，擋者披靡，欽差與那兩個年青侍衛亦快步如飛，却趕不及快馬。

郭安連斬七人，身上亦傷了數處，都是輕傷，他也沒有理會，繼續衝向轎子。

還沒有衝近，轎子已然給截停，保護在轎子四週的郭安手下已有兩面的被砍倒，後面四個無一倖免，盡被斬殺，兩個郭安的手下顧不得那麼多，忙將盛北川從轎子裏拖出來，盛北川才出轎子，幾柄利刀已然揷進轎子內。

那四個郭安的手下固然色變，就是盛北川雖則一面冷靜，這種情形之下亦不由得面色慘變。

刀拔出，轎子便片片破裂，那些侍衛跟着撲前去，保護盛北川的兩個郭安的手下奮力抵擋，另外三個忙向盛北川奔來，他們還未奔到，那兩個已經被斬殺。

郭安一騎也就在這時候趕到了，攔腰一把將盛北川抱起來，他那三個手下也到達，大叫道：「我們押後，頭兒與侯爺快走！」

郭安一咬牙，將盛北川放在鞍上，策騎繼續奔前，十多個侍衛左右上前撲擊，郭安奮力衝殺，爲了保護盛北川，又捱了幾刀，混身鮮血濕透，痛入心脾，他不知道自己傷成怎樣，一個念頭只是保護盛北川離開這地方。

他那柄劍的鋒口已然曲捲起來，但一劍斬下，仍能夠將一個侍衛的頭斬下，再迫開一個侍衛，終於殺出了一條血路飛騎往來路狂奔。

十多個侍衛呼叫着急追，到底快不過馬脚，距離越來越遠。

郭安沒有回頭望，緊壓着盛北川策騎拚命奔前，只恐路上還有其他埋伏。

走出了老遠，他仍然隱約聽到陣陣呼喝聲，還有慘叫聲，不用望他也知道，他一手訓練出來的手下是沒有生望的了。

那片刻他的腦海幾乎已接近空的，坐騎雖然再沒有被催策，但方才一陣急催，也給催得快要瘋了，四蹄灑開，只是奔前。

盛北川那些侍衛、轎夫、隨從這時已無一倖免，盡皆伏屍地上，郭安的手下也不例外。

長與侯府的侍衛在郭安走後武功都突然高了許多，四五個聯手對付一個，郭安那些手下焉有倖理。

追趕郭安的侍衛隨亦折回來，那個欽差非獨沒有責罵他們，而且只是問道：「只是跑了他們兩個人？」

「只是兩個人。」一個侍衛急忙應道。

欽差隨即揮手。「清理這地方。」

那些侍衛應聲散開，將己方傷亡的人抬起來，走往左面樹林子，其餘的分別走到對方的屍體旁邊，往屍體的要害再補上幾刀。

這樣做的目的當然是確定對方不可能活下來，而他們若眞是魏初的人，也當然無須這樣做，一般的侍衛亦沒有這麼殘忍的手段。

補了那幾刀之後，他們亦往左面林子散去，欽差是最後走的一個。

脚步聲由近而遠，終於消失，樹林中回復先前那樣寂靜，只有樹濤陣陣，却已沒有先前那樣幽美，變成了一個人間地獄。

風吹血腥，中人欲嘔，那些屍體更就是慘不忍睹。

又過了一會，樹濤之外才响起了一種聲音，兩株大樹上猿猴也似掠下了兩個人，都是作江湖人裝束。

那正是魏初派去監視盛北川的兩個心腹手下。

他們藏在那裏已不知多久，方才雖然不全都看清楚，那些侍衛並不是他們的同伴。

兩人身形着地，一個隨即道：「果然有人陰謀陷害侯爺。」

「不知那是什麼人？」

「也許是燕王的，但不管怎樣，我們都非要立即趕回去通知侯爺不可！」

「不錯，這件事非同小可，我們——」

語聲未已，一聲冷笑突然傳來，兩人一驚，循聲望去，只見兩丈外一株大樹後幽靈般閃出一個人，赫然就是那個欽差。

「你——」一個侍衛倉惶拔刀，另一個後背忙靠在一株大樹的幹上。

欽差什麼時候到來他竟然完全不知道，這已經夠他們吃驚的了。

「你們還想走？」欽差一聲冷笑。

「你到底是什麼人？」

欽差沒有回答，反手將面上的一張人皮面具拉下來，不是別人，就是司馬長安。

那兩個侍衛並不認識司馬長安，一個接叫道：「回答我們！」

「一般人叫我司馬無情，其實我叫司馬長安！」語聲森冷如冰。

兩個侍衛一聽司馬無情四字，便已有如掉進冰水裏，全身都顫抖起來。

司馬長安也就在此際欺前，閃電般拔劍，疾斬了出去。

首當其衝的那個侍衛揚刀急擋，「倉」的一聲刀被劈斷，人亦被劈開兩邊，另一個轉身急奔，司馬長安的劍同時脫手飛出。

那個侍衛耳聽風聲，轉身揮刀去擋，他的動作已不算慢的了，但比起那一劍仍然遠不如，「奪」地劍直入胸膛穿過，活生生的將他釘在樹幹上。

這一劍力道之威猛，絕不在方才那一劍之下，劍還未穿透，那個侍衛的內臟已然被刀上的內力震碎了。

（未完·四）

司馬洛傳奇故事

血戰金山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所擁有的兩枚金幣是由一位考古學家龐得利博士請他保存的，六個月之前龐得利也曾將金幣的來歷告訴他，希望和他合作，偵查藏金的地方。於是司馬洛介紹廖阿毛和龐得利合作，現在辨認過降傘死亡的人遺物是廖阿毛所有，龐得利又無音訊，又遇着李佩茹和她的哥哥以及巴路士等人對金幣不擇手段的搜索，殺人。司馬洛想在李佩茹方面探聽一些情況，到醫院時又給李佩茹逃脫了，只好等她哥哥清醒時再問。事到如此，另一條綫索就得利用巴路士派來的陸坤李文去偵查巴路士的動向了……

考古博士　下落不明

正如司馬洛所預料，那兩個輸得起錢而技術不高的成爲了輸家。至於馬坤和李文，他們的技術雖然不差，却並非一流，這是不能够與運氣作均衡的對抗。馬坤贏了一點，李文則是稍輸。大概他們亦是習慣了如此了。有上有落，結果是抽水抽得大家都是輸家，而祇是益了俱樂部方面。

司馬洛打了個呵欠說：「好了，我也要收手了，很疲倦，而且我還約了人。」

正如那人帶他進來的人所說，最忌的就是拖和欠，輸光了就必須走，贏了也是可以走，因此並沒有人提出反對。尤其是賭的人數够多，他們少了司馬洛一個，亦不會減少趣味的。

司馬洛把鈔票疊好，放進袋裏，給了那個派牌的相當豐厚的小帳，走到門口，又塞給那個守門的人同樣豐厚的小帳，問道：「明天晚上也有局嗎？」

那人毫不客氣地接下了那些錢，說：「你來到的時候找我就知道了。」

也許司馬洛還不是熟客，像馬坤和李文那樣的熟客則是可以來去自如的。

司馬洛說：「好，我一定找你。」

他打着呵欠出了走廊，回到餐廳。這個時間，那裏是冷清得多了，不過還是在營業，而現在的人客都是飲酒的。

司馬洛打着呵欠走到那個收銀的人面前，說：「你還認得我嗎？」

那人既沒有否認亦沒有承認，他祇是問道：「你有什麼需要嗎？」

「我想找剛才那個莎莉，」司馬洛說：「不知道她走了沒有？」

「莎莉不走的，」那人說：「莎莉住在這裏，現在可能已經睡了，不過，你到二樓三號房找她吧。」

「既然她已經睡了——」司馬洛說。

「生意要緊！」那人說，「我現在也是很疲倦的，我也很想睡覺，但是要做生意呀！」

「對了，」司馬洛說：「有錢使得鬼推車，我祇要多給她一點錢她就不會生氣了。我是贏家呢！」

那人啼笑皆非地瞥了他一眼。司馬洛轉身出去了，找到了樓梯，登上二樓，那裏果然有一條走廊，兩邊都是房門，門上有號碼的，司馬洛敲敲三號房的門，房門馬上開了一綫，莎莉的臉在門內向前窺了一窺，就連忙把門大開，而把司馬洛拖了進去。司馬洛打量着她說：「樓下的人說你睡了，但你並沒有睡。」

莎莉的樣子並不像是剛剛醒過來的。

莎莉把門關上，擁抱着司馬洛。司馬洛打量一下這房間，雖然牆紙已相當舊了，還算乾淨。裏面設備相當簡單，不過並非適合居住，而是適合進行按摩的，房間裏有用磨沙玻璃間出來的一個部份作爲洗手間及淋浴間；這大概也是必須的設備。做這種生意，要客人到房外去用洗手間或者洗澡，那就不大方便也不大舒服的了。

「我贏了，」司馬洛說，「我答應過出三倍價錢來找你的，而我不過是要做一個蒸汽浴和按摩，鬆弛一下吧了，不要那

個。」

由於莎莉是一個比較矮小的女郎，又沒有穿鞋子，她雖然緊拖着司馬洛，她的頭頂也不過是到達司馬洛的下頷高一點，因而她的兩臂，亦祇是抱着司馬洛的腋下而已，司馬洛的雙手仍然可以自由活動。他掏 三張鈔票來遞到她的臉旁，問道：

「夠了沒有？」

莎莉放了他，接下了那些鈔票，看了他兩秒鐘，然後說：「到那裏去洗一個澡吧，來，我服侍你！」她所指的就是房間裏的淋浴間。

「你不是說有蒸汽浴？」司馬洛問。

「蒸汽浴室在外面，」莎莉說：「我不捨得你出去，我在這裏替你洗。」

她把鈔票放進一隻小櫃子的抽屜裏，迅速一脫，就把自己脫得身上祇剩下了乳罩和三角褲。她隨即又過來替司馬洛解除衣服。

司馬洛其實並不是眞的很疲倦，他一直都是保持着警惕的，現在看她的模樣，就覺得她似乎是有點不尋常；也許她是有些話要跟他講的。於是司馬洛就讓她替他把衣服解除了。當她替他脫好了之後，她便把自己身上所餘的兩件亦脫下來，拖着司馬洛進了淋浴間。

她開了淋浴間的花洒頭，放射熱水，動手爲他洗。雖然有熱水而且不必動手，但因爲是站着，到底還是沒有那麼舒服的。不過他也不能埋怨，她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女郎，這個年紀，穿着衣服或不穿衣服都是各有美態的，而她則尤其是不穿衣服比穿了衣服更好看。

她有一具還很青春的肉體，顯然她是已有過一段日子爲了金錢而給客人們肆意摧殘了，不過這對於她的體態還是未曾有明顯的影响，因爲人是年輕。

雖然如此，司馬洛還是止於欣賞而已，並沒有動食指，主要是因爲他覺得她是有話跟他講的，果然，在花洒的沙沙水聲中，她貼着他的身子，在他的耳邊低聲說：「你的槍呢？」

「什麼槍？」司馬洛問。他的確沒有帶槍在身。他認爲到這個地方來，一個陌生人，而這裏可能有不少眼光犀利的人，看出他的身上是帶着槍的，那就根本不會有人睬他，而他亦可能進不了這個賭局。不過他不明白莎莉何以又能夠看出他應該帶來而沒有帶來的槍。

「你不是警探嗎？」莎莉問。

「你看我的樣子像嗎？」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莎莉說，「但是他們要伏你，總是有一個理由的。」

「誰要伏我？」司馬洛問。

「他們，」莎莉說：「有四個人，等着你一走就伏你了。」

「伏我即是什麼意思？」司馬洛問：「殺我？」

「我相信不是，」莎莉說：「假如要殺你，我們就不會知道了。我看是要把你捉起來和打一頓之類吧。」

「你若早說我們和他們，」司馬洛說：「你的我們是誰，他們又是誰呢？」

「他們就是——這裏什麼都有，」莎莉說：「像流水似的來來去去。總之這一次他們就是樓下那個偉叔——也即是餐廳那個收銀的——做主的。他在健身房叫了四個打手在外面伏你，我們——我不是這裏唯一的女郎，我有不少姊妹，談起來她們講的。急死我了，我想通知你，但我又不能下去找你，還好你來找我。」

「假如我們不是在這裏說話，」司馬洛說，「那就可能隔牆有耳嗎？」

「很有可能的，」莎莉說：「我不知道。不過，在這裏面，當然是安全得多的了。」

「難道你認爲警探他們也敢打一頓？」司馬洛問。

「這是一點也不出奇的，」莎莉說：「他們什麼都幹得出來，假如是古古怪怪的警探，自己也有理虧的地方，不敢聲張，他們就不怕打了。這種事情他們以前也已經做過了。」

「唔，」司馬洛說，「但是爲什麼你要帮我呢？」

莎莉冷笑說：「你以爲我是他們的人嗎？」

「你住在這裏，」司馬洛說：「而且你肯定並不是我的人呀。」

「你對我好！」莎莉說：「所以我就帮你了。從來沒有人對我這樣好！」

「我不過是給你錢吧了，」司馬洛說：「假如我沒有錢，想這樣對你好也有心無力了！」

「這倒不是一定的，」莎莉說：「我看得出你是一個好人，即使你沒有錢，你也會——也可能用另一種方式對我好的！」她溫柔地爲他擦着身子。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我猜你是給關在這裏的，你也想逃出去！」

「不是，」莎莉說：「我的行動是自由的，我隨時都可以出去，不過我走了還是要回來。我欠下了很多錢，我得在這裏服務還債。」

「而你是因家裏負担重，要負担弟妹學費，所以欠下了很多錢？」司馬洛問。

「別儍吧，」莎莉說：「你以爲我是電視舊片裏的主角嗎？我祇是在樓下的賭局裏輸了錢，就是這樣吧了。不過，我是不願意幹這個的，但他們認爲我適合幹這個，而這樣也還得快。」

「你向我告密不是很危險嗎？」司馬洛說。

「我才不怕什麼危險！」莎莉不屑地一歪咀唇：「我做這個，也變成是半個死人了，他們就是殺了我也沒有關係。我就是喜歡弄他們一弄。」

「你欠他們多少？」司馬洛問。

「這個你別管了，」莎莉說：「反正我已經在幹了，你把我贖出去我也不乾淨了。而且我也要教訓一下自己，錯了一次，以後不要再錯，而且你也別管我了，你現在自身難保呢！」

「你好像認爲你是會有辦法帮我的忙的！」司馬洛說。

「我可以打個電話報警，說這裏發生命案，又說發生火警，警察都來了的時候，這裏鬧作一團，你不就可以走了嗎？」

司馬洛不由得哈哈笑起來：「你的頭腦，倒也是很能想出一些古怪辦法來的，不過還是不必了！」

「但是你不能夠留在這裏呀！」莎莉

說：「我已經對你講過了，他們是在伏你，你是有危險的！」

「唔！」司馬洛說：「他們在外面伏我，那祇要我不出去不就行了嗎？我等到白天才出去就沒事了！」

「這一點我却不敢保證，」莎莉說：「假如他們等得不耐煩的話，我看他們是會進這裏來捉你的！」

「那時你又會怎辦呢？」司馬洛問。

莎莉聳聳肩：「我有什麼辦法？我又打不過他們，他們進來捉你，我也是祇好讓他們把你捉走了！」

司馬洛看看那隻防水的腕錶：「現在還有好一段時間才天亮，他們大概還不會那麼快就不耐煩的。我可以讓他們在外面等等然後再出去——」

「但是——」莎莉說。司馬洛掩住她的咀巴。

「假如我這樣快就離開你，」司馬洛說：「那我這就等於是自露馬脚了，一定是你告密，所以我才匆匆離開的。我不想連累你。而且，你也答應了替我按摩嗎？我還沒有鬆弛下來呢？」

「你不能夠這樣，」莎莉抗議道：「假如你出去，你豈不是等於自投羅網，爲什麼不讓我帮你呢？」

「我告訴你，」司馬洛說：「我也不是爲了送羊入虎口而來的。我有胆量到這裏來，我當然是有我的辦法和有我的計劃的了！」

莎莉還是担心地看着他。司馬洛輕輕摸摸她的臉：「別爲我担心吧，我是不會死掉的，將來我會再回來這裏的，把你帶出去！」

莎莉貼在他的身上，頭擱在他的肩上，楚楚可憐地說：「我對這種事情是不懂的，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不過既然你認爲自己是胸有成竹的，那麼你就用自己的辦法去做好了。我眞的不知道！」

「就這樣最好了，」司馬洛說：「現在，讓我來試試你的按摩技術吧。我們在這裏已經很久了，人總不能老是洗澡洗個不停的！」

「來呀，」莎莉又顯得欣然：「我的本領是不差的，這裏有人訓練，因此我也有機會學過，我絕對不是亂來的！」

她關上水掣，找了一條大毛巾替司馬洛圍住身子，然後把他領到她那張床上去。她果然是也有她的一手的，司馬洛覺得她的技巧相當不錯，顯然的確是一個曾經學過藝的人，不過，她却有一個缺點就是氣力還不夠。這種事情到底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學得精的，而以她的年紀亦是不容易有充足的氣力，因此這種事情還是由那些健婦來做好一些，年紀是大一點，不過氣力充沛。又要求有美麗又要求有一流的技巧，這是不容易兼得的。

不過當莎莉在身邊問他幹得好不好的時候，他還是說很好。他不想使她認爲自己是什麼用處都沒有的。

後來，她又在他的耳邊說：「我還有另一套，你要不要——那個？」

「唔——」司馬洛說：「我不能夠不承認吸引力是很强的，不過，我看，我似乎應該保留一些精力，應付一會兒可能發生的事情。我並不是不喜歡你。」

「這樣也很好，」她說：「反正今天晚上也是不大好，我恐怕我未必乾淨，以後有機會，我們再好好地享受一番吧！」

她這也是很忠實的，以她目前這種職業，她可能在不久之前有過另一個客人，而這個客人可能並不乾淨。這種事情是很難確保衞生的。於是她便不用誘惑性的方式進行。

後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司馬洛從半睡着的狀態之中恢復過來，嘆一口氣說：「我看我也得走了。」

「爲什麼不在這裏睡呢？」莎莉說：「你付了那麼多錢！」她早已知道她是要離開的，因此現在這些對話，祇是爲了可能放在隔牆之耳而講的吧了。

「我也很想休息下去，」司馬洛說：「不過我有一些事情要辦。我要回家等一個長途電話——唔——還可以逗留十分鐘！」他轉過身來把她抱在懷中，在她的身邊低聲說：「我還有一件事情，忘記了問你的！」

「什麼呢？」莎莉也低聲問道。

「你知道他們是爲了什麼要伏我嗎？」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莎莉說，「難道你自己也不知道嗎？」

司馬洛則並沒有說清楚他知道還是不知道。他祇是又說：「你知不知道有一個叫巴路士的人？」

「哦，」莎莉說，「那個——有這樣的鬍子的人。」

「對了，」司馬洛說：「對於他，你知道一些什麼呢？」

「假如你是開罪了他的話，」莎莉說，「你就不大妙了。」

「爲什麼呢？」司馬洛問。

「因爲他不是一個好惹的人，」莎莉說，「也許，他也算是一個大人物吧。總之假如是我，我就不敢開罪他了。」

「你怎麼知道呢？」司馬洛問，「你認識他嗎？」

「我——我認識他，」莎莉有點自卑地說，「不過他不認識我。他沒有光顧過我。他是不好這種事情的。」

「那你又怎麼知道他是一個不好惹的大人物呢？」司馬洛問道。

「因爲——因爲這是他們講的。」莎莉說。

「是誰講的？」司馬洛問。

「沒有誰，」莎莉說，「很多人都是這樣講，我是間接聽回來，人家也是間接聽回來，不過有許多人講，那就差不多是眞的了。又不見有人講我？最近這幾天還聽說——唔——你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這裏是有不少亡命之徒，爲錢賣命的。聽說他聘請了兩個有槍的人去對付他的一個敵人。」

「這個敵人是誰呢？」司馬洛又問。

「我不知道，」莎莉又說，「我也是聽回來的吧了。」

「這兩個亡命之徒又是誰？」司馬洛問。

「我也不知道，」莎莉說，「我又不是很感興趣，我並沒有去問清楚。假如你要我替你查一查，那倒是可以的。不過現在不大方便，我不能夠就這樣出去問人，

要大家談起來時就很容易，我們這裏的女人問起來是什麼都講的。」

「這個不必去問了，」司馬洛說，因爲他比莎莉知道得更多，他知道這兩個人就是馬坤和李文，「不過我倒想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這個巴路士。」

「這就容易了，」莎莉說，「他隔幾天就會來這裏打牌，有時是一連來幾天的。要找他，你在這裏等就可以等到」。」

她的帮忙並不大，因爲司馬洛相信巴路士不大可能會再在這裏出現了。他說：「假如我現在就想找他呢？」

「你還要去找人？」莎莉又替他焦急，「你現在自己想脫身都還有問題呢？」

「這個巴路士也許可以帮助我脫身，」司馬洛說，「祇要我能够聯絡到他！」

莎莉想了一會：「那麼我去替你問問清哥好了。」

「清哥是誰？」司馬洛問。

「就是餐廳裏收銀那個，」莎莉說，「我記得他常常跟巴路士講話。看樣子他是可能跟巴路士有比較特別的交情的。我現在就去，這事不能拖——」

司馬洛連忙拉着她：「這個不必了，又不是一定的，張揚起來反而不大好。」他認爲知道是這個清哥可能供應綫索，就已經很够了。

「試試也好呀！」莎莉說。

「不必了，」司馬洛說，「這種事情，我自有方法應付的。現在我祇是要你答應我一件事情：今天晚上我們在這裏的談話，你得守秘密，不要洩漏出去。」

「我洩漏出去？」莎莉說，「你在開玩笑嗎？我自己也要命的！」頓一頓，「不過，假如——假如你有什麼不測的話，我是不肯干休的！我一定會報警！」

「這是後來的事，」司馬洛說，「以後再講好了！現在我也得走了！」

他起來穿上衣服，莎莉也體貼地帮着他。司馬洛穿好了之後，莎莉就披上一件睡袍，親熱地挽着他的手臂，說：「我送你下樓吧。」

「不必了，」司馬洛說，「讓我自己下去行了，有什麼危險的話，我也不想連累呢？」她呶着嘴，司馬洛又微笑着輕輕拍拍她的臉頰，「用不着担心，我將來會回來找你的。」

莎莉無可不可地聳聳肩。她開了門，讓司馬洛出去，看着司馬洛下了樓梯，然後就關上了門。

司馬洛奇怪馬坤和李文現在又如何，這兩個人算是他的手下，現在他就要中伏了，他們難道袖手旁觀嗎？但是，他們亦可能是還未曾知道這個消息的。他們在賭錢，在牌局上未必聽聞得到。

司馬洛下到了樓下，正如他之所料，並沒有人在這個地方來動手。很可能要動手的人亦知道，他們所要做的事情，在這裏做是不大好的，一做了出來，這裏的人就會知道了。雖然這裏亦有一些地方是可以把人收藏起來的，但總是不大方便。假如有人到這裏來找的話，就沒有那麼容易賴得掉了。

司馬洛通過走廊，出了餐廳中。那個收銀的「清哥」還是正在那裏當值。清哥瞥了司馬洛一眼，沒有什麼特別的表示，並不表示他是看見一個行將死去的人，亦不表示他有心虛的地方。雖然，這些埋伏等候司馬洛的人，不論是否巴路士派來的，也是必然由清哥經手，或者起碼清哥是知情的了。聽莎莉所講，清哥雖然不是這裏的老板，然而這裏有許多事情，尤其是這一類的事情，却是由清哥所控制的。

司馬洛通過餐廳，出了外面的門口，看着那還沒有多久就要到達破曉時份的天空之下，那黑暗的停車場。遠處似乎有一部汽車開過，車頭燈光閃了兩下。

司馬洛深深地吸了一口這個時間特別新鮮的空氣，便向停車場中他的車子走過去。並且他還一面走就一面點上一根香烟，就像恐怕埋伏的人會看不清楚他是誰似的。

那座露天停車場之中也有好些車子停着，在每一部車子的後面都可能躲着一個人，隨時會跳出來向他襲擊的。而司馬洛相信這也正是可能發生的事情。但他仍從容不逼地伸手進袋裏把車匙掏出來，要打開車門。打開車門倒是一件他沒有機會做的事情」。

忽然之間有五個人從黑暗之中撲了出來。

有五個人之多，那似乎莎莉在人數方面的報告是不够詳盡」。司馬洛心中預料的並沒有這麼多人。

司馬洛連忙逃走。但方向祇有前後左右四個，而他們則有五個人之外，全部方向都給他們阻住了，司馬洛簡直是給完全包圍住，沒有突圍而出的空隙。

「用不着怕！」其中一人叫道，「他沒有槍！」

這一點，似乎不是莎莉通知他們的，因爲莎莉在他走了之後才有機會跟別人說話，而假如是莎莉所講的，那他們就不大有可能這麼快就把消息傳到這裏來。因此可能是他與莎莉在房間裏所做的事情一直都有人看着的。有人看見他穿衣服，也有人看見他脫衣服，那自然就會知道他身上並沒有槍了。看來那些房間不但是隔牆有耳，而且還是隔牆有眼。很可能其中一面鏡子乃是單面鏡，一個人可以從鏡子後面望出來，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唏！」司馬洛叫道：「你們在幹什麼？」

他連忙拔脚要逃走，一個人已經攔住了他的去路，這人一拳向司馬洛的臉上揮過來，司馬洛顯得狼狽地格開了，還以一拳，正中這人的腹部。這人身子一軟，不能站直。但由於他是正在兩部車子之間的縫隙處，那裏並沒有足够的空位，他便塞住了司馬洛的逃路。另一個人從後面追來，飛身一撲撲到司馬洛背上而把他纏住。

司馬洛應該是可以把這個人甩開的，但是他不想這樣做。他是有意「被捕」的。而且跟着，還有另外三個人亦相繼從別的車子的頂上撲下來，壓到他的身子，更方便於他的受制了。他簡直就是給重量壓了下去的。

司馬洛仍然相當落力與那些人扭打着。看來這些人果然並不是打算殺死他的，祇不過是要把他捉住吧了，所以他們就並沒有亮出武器來了。

司馬洛雖然是以一敵五，他們還是不

容易把他按得住。終於，其中一人不得不拿出武器來了。那人拿出一把刀子，在司馬洛的喉嚨上一擱，低聲喝道：「好了，朋友，不要再動了！」

司馬洛也祇好不動了。

一把鋒利的刀子擱在自己的喉嚨上，這是一件絕對不好玩的事情。那人的同伴們把他的手臂扭到後面去，捉緊。兩個人捉他一條手臂，他的一條手臂就要抵抗四個大漢的氣力，這的確不是容易抵抗得來的。

「我們並不是要殺死你，」那人再次向司馬洛聲明，「祇是要你跟我們走。你讓我們順利一點，乖乖地不要抵抗，那就沒事了。」

「走到什麼地方去？」司馬洛喘着氣問。

「去到你就知道了。」那人說。

「喂，」司馬洛說，「我們也許是自己人，你們也看見我是從什麼地方出來的。我是七美人俱樂部的。你們整了我，我在裏面的許多朋友也不肯干休的！」

司馬洛這個不盡不實的恫嚇，很可能會使這些人發笑，不過他們總算忍住並沒有笑出來。那個拿刀的人說：「你別神氣！那裏面的人，我們不怕他們！走吧！」

五個人合力把司馬洛推着，經過那些車子中間的縫隙，要走向另一部車子。那無疑就是打算用以把司馬洛載走的車子了。司馬洛現在可以說眞是變成毫無反抗之力了。

他給推上了車子，那個用刀擱住他的喉嚨的人現在則改爲用刀子抵住他的肋骨。那是一部大型汽車，六個人坐上去雖然不算太擠，但並不算很舒服了。不知道這究竟是他們的計劃抑或是無心之得。他們這樣把司馬洛擠着，司馬洛就是眞想反抗也不行了。他根本沒有動的空位。

那部車子開動了，離開了停車場。

司馬洛留心着他們要走的路，但是另一個人却用一條手帕在他的眼睛上一套。這樣，司馬洛就什麼也看不見了。別人受到了這種待遇也許會更爲慌張，但是司馬洛則憑着經驗知道，這反而會是一種好現象，因爲他們就是預算以後他會活着，怕他認得路找回來，才把他的眼睛遮住的。假如是打算殺死他的，那就看見與否，都沒有關係了。

司馬洛給手帕幪了眼睛之後，就很難知道他所走的是什麼地方了。他祇知道車子行走了大約半個小時，就停了下來，他給推了下車。他可以嗅到草和樹木的氣味，知道這裏大概也是郊區，不過車子則似乎並不是駛進了一座花園裏面的。也許這裏是一座在荒郊之中的屋子吧？

他果然是給押進了一座屋子之中。而進了屋子之後他就嗅到一股近乎發霉的氣味，因此他猜想這可能是一間久巳沒有人住的屋子了。

他給按到一張椅子上，有人用繩子把他的手脚在椅背及椅脚上縛好，然後他眼睛上遮着的手帕才給除去了。那些人雖然不想他知道這屋子是在什麼地方，但却似乎並不介意讓他看到他們的面貌。

不過，手帕除去了之後，他身邊剩下來的就祇有一個人了。也就是那個拿着刀子的人。這個地方是灰塵滿佈的，房間雖大，却幾乎完全沒有傢俬，頭上亮着的燈也是祇有燈泡而沒有燈罩。望出窗外還是一片黑暗，天仍然未亮，似乎有一些樹。

司馬洛聽見車子開走的聲音。似乎五個人並不是全部留下來看守他的。一部份正開車離去。

「你看，」那個人揮揮刀子，在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一面點上一根香烟，「祇要你合作，不反抗，我們不是相處得很好了嗎？我們沒有那麼辛苦，你也不會受傷。」

「究竟爲什麼把我捉到這裏來呢？」司馬洛問。

「難道你自己不明白嗎？」那人說。

司馬洛聳聳肩：「我的眼光是不大準確的，不如你給我一點提示如何？」

「我們老板要跟你談談。」那人說。

「就是卡特先生嗎？」司馬洛問。

「誰是卡特先生？」那人問。

「前任的美國總統。」司馬洛說。

「別跟我開玩笑了，」那人的臉脹紅起來：「我跟你又沒有仇，不要逼我虐待你！」

「那麼你告訴我好了，」司馬洛說，「你的老板是誰呢？」

「巴路士先生。」那人說。

「巴路士先生是住在這樣一個蹩脚的地方的？」司馬洛又問。

那人把眼睛轉向窗口不睬他。司馬洛似乎是一個語無倫次的人，跟他談話是牛頭不對馬嘴的。

司馬洛又說：「你可以告訴我巴路士先生爲什麼這樣隆而重地把我請到這裏來嗎？」

那人不睬他，祇是坐在那裏望着窗口，用那把刀子在刮着下頷的鬍鬚脚。那把刀子雖然鋒利，還未至於可以代替剃刀。他祇是用這個動作去消除內心的緊張吧了。司馬洛一會兒就可以知道是爲什麼了，現在問是一件多餘的事情。而司馬洛現在亦不做聲了，祇是坐在那裏等着。

過了大約三分鐘，屋外忽然有人發出「喔」的一聲。

這個拿刀子的人嚇得一跳跳了起身。屋外那聲音顯然是並不尋常的。他試探地叫道：「老虎？老虎？」

他那個同伴顯然是叫老虎，而且聽他的口氣，似乎祇有老虎一個人守在外面，而餘下的三個人巳經開車走掉了。外面沒有人應。這也因此而使屋內這個人遲疑不決，他望望椅子上的司馬洛，望望門口，又望望窗口。

「人有三急，」司馬洛說，「也許老虎也有急，去解決了。」

這個人也沒有空罵司馬洛了。

他的最後決定還是到外面去看看。然而當他剛剛舉步而外面的人也進來了。這個進來的人却是一個女人。

司馬洛在心裏呻吟一聲。進來的人，就是李佩茹。

李佩茹顯然不是那人的同黨。她一進來，就作出一個要和這個人搏鬥的姿勢。這個人的手上雖然有刀子却也不敢輕敵，因爲進來的雖然是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却是使他的同伴老虎答不出聲音來的女人。

由於他是拿着刀子的人，所以他首先衝前去，揮動着刀子，一面還是企圖避免搏鬥而問道：「喂，你究竟是誰？你幹什麼？」

「你還是先放下刀子吧，」李佩茹說，「你是膿胞！你那個同伴也是不堪一擊的！」

這個人生氣起來了，揮動刀子向李佩茹刺過去。

對這件事，司馬洛對李佩茹是相當有信心的。她決不會像普通女人那樣給刀子一嚇就嚇倒。

果然，李佩茹也還是像上次一樣，使出相當矯捷的身手，一跳一躍的，就是使那人的刀子無法充份發出威力來。後來那人的刀子刺了一個空，就給李佩茹執住他的手腕，一拉一扭。這個人整個離地飛起，「隆」的一聲跌在地板上。這一跌雖然並未使他失去知覺，但那硬硬的地板顯然對他的腰骨有了相當大的傷害。他就苦着臉躺在那裏，拗着腰。

李佩茹則已把他的刀子奪過來了。

司馬洛苦笑：「好啦，現在是我變成你的砧板上的肉了啦！」因爲他看見李佩茹拿着刀子向他走過來。

「怎麼這樣說呢？」李佩茹說：「我是來救你的！」

她果然並不是要向司馬洛逼口供，她祇是替司馬洛把背後的繩子割斷，這樣，司馬洛便恢復了自由了。她又匆匆忙忙地說：「外面那一個給我打暈了，他們祇有這兩個人，我去把那個也抬進來吧！」

她跑出去了。既然繩子已經割斷了，自然司馬洛自己亦可以脫身了。司馬洛把身上的繩子都弄開了之後，李佩茹也回來了。她果然是正在把其中一個已經失去了知覺的男人拖進來。

以一個女人的氣力來說，她是很超卓的了。

李佩茹把司馬洛脫下的繩子拿過來，說：「我看我得把他們縛起來！」

「縛吧！」司馬洛說。他自己則走過去看看那個倒在地上而並未暈過去的人。

那人苦着臉說：「你用不着縛我——我的腰骨恐怕——呃——」他痛苦地呻吟起來。

假如他這是假裝的話，那他倒是一個表演的天才，因爲那一額的汗珠，不是等閒人可以自我控制而發出來的，祇有當一個人在高度痛苦之中，才會出這樣的一身汗。

司馬洛說：「你老板什麼時候來？」

他雖然問得聲調柔和，却是威脅地提起一隻脚，假如這隻脚一點在那人的腹部，這個腰骨受了傷的人就會痛上加痛了，因此這人忙不迭回答道：「我——我們是在這裏等他的電話！」

「又是電話！」司馬洛說。

「這是眞的！」那人說。

剛剛這樣說着時，屋中的另一個部份果然有一隻電話響了起來，李佩茹抬頭看看司馬洛，司馬洛聳聳肩：「別接算了，反正這個人的聲音也一定會露出破綻，巴路士不會來的！」

李佩茹聳聳肩。電話響了沒有多久便停了。

李佩茹說：「爲什麼你不跟他在電話上談談呢？」

「假如他是要在電話上談的，」司馬洛說，「他早就已經打電話給我了，何必勞師動衆，這樣把我請來？」

「那我們現在怎辦？」李佩茹問。

「你又怎麼出現的呢？」司馬洛問，「我還以爲你已經逃掉了。」

「我——是一直在暗中保護着你，」李佩茹說，「我相信你會有危險的！」

「眞多謝你了，」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問問這兩位朋友知否巴路士的所在吧，不過我相信他還是不知道的居多了。」他又伸起一隻脚，問那地上的人：「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那人說，「我們祇是接到他一個電話，他叫我們這樣做。我們不知道到那裏可以找到他。」

「你們又是在哪裏接到他的電話的？」司馬洛問。

「在家裏，」那人說。這一句顯然是謊話了，不想連累俱樂部。

不過司馬洛反正是已經知道他的來歷，所以亦不去揭穿他的。而這時李佩茹則拿來了一隻骯髒殘舊的塑膠水桶，對司馬洛說：「我們把這人弄醒好不好？」

「也好。」司馬洛說，「看看他的講法又是怎樣？」

李佩茹這隻水桶裏是裝了一桶冷水的，她把水潑在那個暈去了的人的臉上，那人便呻吟着醒過來了。他也並不拒絕招供，而他的口供與他那個腰骨已略有毛病的朋友是一式一樣的。

李佩茹看着司馬洛，假如她知道他們哪一部份是說謊而哪一部份是眞話的話，她也並沒有指出來。

司馬洛嘆一口氣說：「好吧，我實在應該把你們殺掉，不過這並不是我的愛好，亦是於事無補，那就算了吧，我們走！」他對李佩茹點點頭。

兩個人走出了屋外。

那兩個人留在屋內！一個是給縛了起來不能動了，而另一個則是腰骨跌壞了，行動不便，不過司馬洛相信他們還是有辦法脫身的。那個腰骨痛的人不會永遠痛得不能動，他恢復過來的時候就可以把他的朋友解開了。而且這屋子有電話，必要時那人也總可以打個電話出去找個朋友來接他的。

「我有車子，」李佩茹說，「所以我們是用不着走路的。」

「多謝了。」司馬洛說。

她挽着他的手臂：「你的咀巴裏說多謝，實在心裏却是在生我的氣。這一次我救了你！難道我做得不對嗎？」

「你是第二次破壞了我與巴路士見面的機會。」司馬洛說。

「眞對不起，」李佩茹說，「不過，我不明白，在這種情形之下你跟他見面又會有什麼有利之處。你給他縛住了，他可以任意向你拷問用刑。我不敢說這是一個很笨的做法，但我却不認爲這是一個聰明的做法。」

「我有我的計劃。」司馬洛說。

「那眞對不起了，」李佩茹說，「我不知道。不過我是好意的。」

「算了吧，」司馬洛說，「但是你爲什麼在有機會的時候用刀子指着我，逼我把金幣所在的地方說出來呢？你最初來的時候本就是爲了這個的呀！」

「我做不到，」李佩茹說，「你救了我哥哥的命！」

「呀，」司馬洛說，「一個有良心的人。」

「而且，」李佩茹說，「我的印象改變了。現在我開始明白你未必是我的敵人。你的作風——是不像的。」

他們到達了她開來的一部車子，兩個人上了車，李佩茹把車子開動了，司馬洛說：「我看我跟你也應該詳細地談一談了。我把你留在醫院裏也是準備問清楚。」

「是的，」李佩茹說，「問我們爲什麼最初要設一個陷阱這樣整你。我看你的確是應該這樣問的，而我也是欠你一個解釋。」

「那麼，」司馬洛說，「我們現在應該到什麼地方去呢？」

「你的家吧，」李佩茹說，「那裏舒服得多。」

「很好，」司馬洛說，「既然是你開車，那就由你來做主好了。」

× × ×

李佩茹上一次沒有機會在司馬洛的屋子裏眞正地參觀和走動過，這一次則有了。她還發揮了她的女性本能，替他斟來了一杯酒，然後向已經亮了的窗外瞧瞧說：「你這個地方實在不很安全，隨時都可能有人闖進來的。好像上次那樣。」

「我也並不担心。」司馬洛說，「你何必替我担心呢？」

「你並不担心，我很佩服你的勇氣，」李佩茹說，「但是我怎能够不担心呢？我是研究過你的屋子的，所以我知道你這屋子實在很不安全。我的哥哥很容易可以進來。雖然結果進來的是那兩個傢伙而不是我的哥哥，但是這也等於更進一步證明任何人都可以進來了。」

「結果我現在還不是很安全吧？」司馬洛說。

李佩茹沒好氣地聳聳肩：「你有事實證明，我實在拗不過你，不過我恐怕下一次你的運氣未必會這樣好了！」

「我這個人靠的就是運氣，」司馬洛說，「我的運氣一向總是那麼好的。」

「那兩個傢伙，」李佩茹說，「在我走了之後你把他們怎麼處置呢？」

「我沒有殺掉他們，」司馬洛說，「不過，你又說在暗中保護着我，你不知道嗎？」

「我再來時他們已經不在了，」李佩茹說，「我是需要一點時間才能從醫院脫身的。」

「他們沒有招供什麼，」司馬洛說，「他們是受聘於一個叫巴路士的人的，你有聽過這名字嗎？」

「剛才聽過了，」李佩茹說，「但也許這不是眞名字，說不定見到他的眞人的時候就會知道他是誰。但那兩個傢伙也是在七美人俱樂部出入的。」

「你怎麼知道呢？」司馬洛問。

「你進去了之後其中一人出來散步過。」李佩茹說，「那幾個向你襲擊的人，也是裏面的人。」

司馬洛相信這可能是他正在那裏吃晚飯時的事情或者是他在莎莉的房間裏時的事情了，因爲他跟馬坤與李文一起賭紙牌的時候，這兩個人都是未曾離開過的。

李佩茹又說：「你也許是從這兩個人的口中問出七美人俱樂部這個地方的，但是你這樣單人匹馬去探，那却是等於自投羅網，送羊入虎口了。」

「正是這樣，」司馬洛說，「我認爲巴路士會跟我談談。假如不是你破壞了，我可能見到巴路士了。」

「那眞對不起了！」李佩茹沒好氣地看着他，「我破壞了你的好事，以後我不管好了，性命是你自己的，你要拿走送給人家，那你就隨便送好了。」

「教訓完畢了的話，」司馬洛說，「我們談談你的問題如何？我記得我們回來這裏的目的似乎本來是你解釋爲什麼你會出現，而不是我接受你的盤問。」

李佩茹微笑，走過來坐在他的身邊，身子一躺就躺在他的大腿上：「很好，你來盤問我好了。」

「唏，」司馬洛說，「現在美人計是行不通的，我已經上過了一次當，我不會再上當了！」

「這不是美人計，」李佩茹說，「我是眞的很喜歡你的，而且我現在也肯定你不會是我的敵人了。」

「第一個問題，」司馬洛說，「你的哥哥眞是你的哥哥嗎？」

「是的，」李佩茹說，「我沒有把他的證件帶來，不過假如你需要的話我是可以拿來向你證明一下的，雖然這並不是很重要。」

「你是爲了那二隻金幣而來的，」司馬洛說，「爲什麼你要得到它們呢？」

「我看你對金幣這件事知道得不少，」李佩茹說，「但是也知道得不够多，而你現在是還想再多查出一些的。不過我不敢問你了，坦白講，我們並不是要得到這金幣，而是想知道這金幣的來歷。我們也有一隻。」她從身上穿着的那條牛仔褲的袋裏摸着，果然摸出了一隻金幣，是用透明膠封起來的。她把這金幣放進司馬洛的手中，司馬洛看清楚，果然是與他那一隻一模一樣的。她又說：「我們是想知道爲什麼你有這金幣，以及你與這金幣的關係，以及你與死去的廖阿毛有什麼關係。」

「你們跟廖阿毛又有什麼關係呢？」司馬洛問。

「我們是好朋友，」李佩茹說，「我們本來是正在合作做一件工作的。」

「合作做一件什麼工作呢？」司馬洛又問。

「這件事情，講出來好像講冒險故事似的，」李佩茹說，「不過實在——我知道你當然是會相信的，事實上你可能還是早已知道了！」

司馬洛微笑着用手輕掃着她的頭髮而沒有做聲。

她又說：「這樣的金幣，是一批古代的寶藏，你知道的，是西班牙人當年到處搶掠攻打而得到的黃金鑄成的，收藏在一個地方，一直沒有人發現，也很少人知道這一件事情。直至最近，忽然有幾枚這樣

的金幣出現了。廖阿毛要把這些金幣的下落找出來。因爲估計共有一萬枚之多。雖然已經有這金幣出現了，也並不等於是有人找到了的，因爲有一萬枚之多，假如全部發現的話，就會有大批黃金推出，也會成爲聳動的新聞」。因此照猜想，似乎應該是那些發現」金幣的人祇是偶然在泥土裏掘出來之類，以爲就是祇有這幾枚，當作發了一筆小財，就賣出去了。我們有充足的資料，祇要跟隨着這些資料找尋，找到那些發現這幾枚金幣的人，知道他們是在什麼地方發現這幾枚金幣的，那就有希望把全部金幣都找到了。」

「沒有錯，」司馬洛說，「一個很好聽的故事。但是廖阿毛爲什麼不自己找，要你們帮忙呢？要你們帮忙，那就分薄了很多了。」

「他巳經查到 相當程度，」李佩茹說，「但是他發覺有兩條可能的路，他一個人不能够化成兩個人，那祇好自己走一條路，另一條讓別人走了。」

「他不可以輪着來走？」司馬洛問。

「假如時間許可的話，」李佩茹說，「那當然是可以的。反正東西巳經放在那裏這許多年代了，難道還差這一點點時間嗎？不過時間不許可，廖阿毛懷疑可能有人與他競爭，那他就祇要趕快不可了。」

「他似乎很信任你們，」司馬洛說，「這樣的事情，應該是絕對不敢委託自己所不信任的人的。」

「當然了。」李佩茹說，「我們以前是合作過的，他知道我們不會騙他。而且老實講，反而是我們起初不大相信，因爲這一類的故事太多了。不過，他拿出金幣來給我們看過了，而且——還有這一位博士。這一位是叫龐得利博士，他講解得很清楚，亦很有根據，而同時，冒險亦是我們喜歡做的事情。」她在司馬洛的腿子上聳聳肩：「就是這樣了！」

「什麼就是這樣了？」司馬洛問，「還有下文呢？」

「我——總是當你知道一切，所以有許多地方我還以爲是巳經對你講過了的，」李佩茹說，「結果就是，我們所走的那一條路是錯誤的，找不到什麼，於是我們回到預定的地點去聯絡。但是都沒有了消息！」

「你不知道廖阿毛是到什麼地方去嗎？」司馬洛問，「他所走的那一條路。」

「大略知道，」李佩茹說，「但是全部資料都是在他們的手上，我們無法準確地跟着找去的，我們就祇好等了。後來，我們知道了廖阿毛跌死這件事情，我們就回來了。假如他巳經死了，我們要找的就應該是殺他的人，而不是黃金。」

「你們起初就以爲我是殺死他的人？」司馬洛問。

「我們不知道，」李佩茹說，「但是你有這金幣，而你又到警局走過，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問清楚。」

「你——」司馬洛玩弄着她的頭髮，微笑着，「你是習慣了用這種方式刺探情報嗎？」

「我們跟這個巴路士不同，」李佩茹說，「我們是並沒有打算開槍的，除非證實了你就是把廖阿毛殺死的人。」

「我不是說那個。」司馬洛說。

李佩茹憤怒地推開司馬洛的手坐起來，瞪着他。

司馬洛聳聳肩：「你的確是跟我上過床呀！」

「我的哥哥久久都不來，」李佩茹說，「而且我發覺我對你也是有一種莫明其妙的好感。我是從來不做這種事情的——不過，你也用不着相信我。」

「我相信你。」司馬洛把她再按下來，安撫地摸着她的臉，「現在說下去吧，你的故事還沒有講完呢。」

「不就是到」這裏爲止了嗎？」李佩茹說。

「你說你跟廖阿毛分頭去找，」司馬洛說，「你們在哪裏分手呢？」

「我們在——」李佩茹說，「我得找一幅地圖才能講得清楚了。」

「那書架上有地圖，」司馬洛伸手一指，「你認爲哪一種地圖是適合你的，你去找吧。」

「看來你對這件事情也是很有研究的。」李佩茹說。

「都是新買的，」司馬洛說，「我不過是新入行。」

李佩茹一面向書架走過去一面說：「那你的成績倒是眞了不起了，你新入行，就已經能够找到兩枚金幣！」

「現在是我在問你，」司馬洛說，「還沒有輪到你審問我呢？」

李佩茹無可不可地走過去，在那一叠地圖上翻了一陣，取出其中一張，打開來看看，說：「唔，我相信就是這一張了。」她拿着地圖走。

她在地毡上把那張地圖打開來，由於地圖的面積大，地毡上是一個比較方便的地方。司馬洛也祇好與她蹲在一起。她指着地圖說：「我們就是在這裏見面的，也是約好了再度會合。我們向這條路走，一直到了這裏，就是盡頭了。她用手指在地圖上的一個地方打了一個無形的交加。「廖阿毛說假如是在的，就是在這裏，但是這裏沒有。我們千辛萬苦，白跑了一趟，還差點死掉了！」

「誰要殺你們！」司馬洛問。

「你知道這是怎麼樣的地方嗎？」李佩茹問道：「山賊多得很。」

「呀，對了！」司馬洛說，「不過山賊難不倒你的！」

「明槍易擋，暗箭難防，」李佩茹說：「我祇能够說我們的運氣還算不錯。」

「那麼廖阿毛又是走那一條路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李佩茹說，「他沒有告訴我們。」

「他不信任你們？」司馬洛問。

「當然不是了，」李佩茹說，「可能是太複雜，講也講不清楚。」

司馬洛看着地圖上她所指的地方。他雖然是研究過，但是因爲龐得利對他講的時候祇講過這樣一件事情，關於地點的方面是相當含糊的。司馬洛既不是要與龐得利一起去查這件事情，就也沒有詳細地問他了。而且，龐得利博士當時亦是並未調查清楚的。

他說：「那麼，你知道不知道龐得利博士現在的命運又是如何了呢？」

「我不知道，」李佩茹說，「雖然我跟這位老伯沒有很深厚的交情，我也感覺到很難過，因爲既然廖阿毛巳經死了，那麼，這位老博士大概亦是凶多吉少了！」

「也許吧！」司馬洛沉吟着說，「那麼你認爲我們還有沒有可能找到那些金幣呢？」

李佩茹的神色忽然有所改變。她把司馬洛的手推開了，慢慢地坐起身來，一直凝視着司馬洛。她說：「這就是你的目的了嗎？祇是想找到那些金幣？」

司馬洛聳聳肩：「誰不想得到這許多黃金呢？你也想找到，我也想找到。」

李佩茹低下頭來，用兩隻手掩着自己的臉，說道：「既然你祇是想找到那些黃金，那麼就眞是抱歉得很了。我能够帮你的就祇是到此爲止。我們去過的地方找不到，也許是找得不够徹底的。也許你可以試試再去找找。」

「我的意思是，」司馬洛說，「我們現在是沒有什麼理由不能够合作的。」

「我也是這樣想，」李佩茹說，「我們沒有什麼理由不能合作。不過我所計劃，我希望跟你合作的事情却是把殺死廖阿毛的人找出來。我是不能够強逼你對我的朋友感興趣的。不過，既然我對你在尋金的方面是沒有什麼用途的。那你不如把我放走吧。」

「這實在是同一件事情，」司馬洛說，「殺死廖阿毛的人，必然也是志在尋金的人。也許他們殺死了廖阿毛和龐得利博士而還未曾查出那些黃金的下落，也許他們就是從廖阿毛的身上查出來了才把廖阿毛從空中丟下來殺掉，而他們現在巳經去找那些黃金了。不論你的目的是找這個兇手或是找那些黃金，都是一樣的。你不能單單找那些黃金而不管這個兇手，但是你亦不會在找到了這個兇手之後就不要那些黃金的，對不對？」

李佩茹還是用兩手掩着臉，想了一陣然後聳聳肩說：「也許你是講得對的。」

「那麼，」司馬洛說，「就是正如你所講的我們沒有什麼理由不能合作了。」

「很好，」李佩茹點着頭，「不過我還得先此聲明，找兇手是第一大前題。」

「沒有異議，」司馬洛聳聳肩，「這個兇手當然是有着相同的目的，他對我們的性命也是必定有所威脅的。把他除掉了，自然就更可以安心去找那些黃金了！」

李佩茹還是用兩手掩着臉，司馬洛則伸手輕輕按着她的肩，把他搖一搖，說：「現在，你還有什麼不滿意嗎？」

李佩茹把臉上的手拿開了，洩氣地坐在沙發上說：「現在，大概你也應該告訴我，你跟這件事情的關係究竟又是如何的了。」

「我嘛！」司馬洛說，「廖阿毛和龐得利博士都沒有提過我嗎？」

「沒有，」李佩茹說，「假如有，我也不必問你了。」

「你知道廖阿毛是怎麼跟龐得利博士合作起來的嗎？」司馬洛問，「他們並不是相識很久的。」

「這個——呀，是的！」李佩茹說：「我記得廖阿毛提起過，是一位朋友推薦他與龐得利合作的。」

「對了，」司馬洛說，「這位推薦他的朋友就是我！」

「我不相信，」李佩茹懷疑地看着他，提高聲音叫道。

「爲什麼不相信呢？」司馬洛問。

「我從來沒有聽過你這個人，」李佩茹說，「假如他有一位這樣好的朋友，怎麼我從來沒有聽他提過呢？」

「我也正是這樣想，」司馬洛說，「假如他有兩位像你們這樣好的朋友，怎麼我也是從沒有聽他提過呢？」

李佩茹紅着臉瞪着他，吶吶着說不出話來。終於她又說：「而且——而且——世界上也不會有人這樣隨便就把一個發財的機會推讓給別人的呀！」

「我那時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沒有空，」司馬洛說，「正如你剛才也說，現在找尋那些黃金巳經不是最重要了。最重要的還是把那個殺人的人找到。道理就是差不多的。」

李佩茹亦是不能够否決司馬洛這個理論。

司馬洛頓了一頓之後又說：「至於你沒有聽廖阿毛提過我這位好朋友，我也沒有聽他提過你這位好朋友，道理是相同的，他跟你是好朋友，跟我是好朋友，但是我跟你並不認識，沒有需要的時候，就不會提了！」

「這——這倒是眞的，」李佩茹遲疑着說，「但也可能有一方面是假的，現在，倒眞是不知道應該我懷疑你好還是你懷疑我好了。」

「假如我們有一個中間人的話，」司馬洛說，「那就比較容易了。」他忽然對面前一個隱形人說話似的說：「黎森，你有什麼成績嗎？」

李佩茹慌張地四面望望：「黎森在那裏？」

黎森却似乎是躲在司馬洛的袋裏的。有一把聲音從司馬洛的衣袋裏傳出來說，「我剛剛查到了一些綫索，我看，我過一會找一個人打電話來給你好了。」

「很好。」司馬洛說，「我等你的電話。」

李佩茹伸手到司馬洛的那隻衣袋去摸，摸到了一件扁平的硬物。她把這件硬物掏出來，原來是一隻金屬的烟匣。她說：「哦，原來你是有一隻無綫電可以跟別人聯絡的。」

「沒有錯！」司馬洛說，「現在是一個科學發達的時代呀！」

「我猜——」李佩茹說，「這個黎森一直都是在附近保護着你的，怪不得你一切都這樣放心了！」

「是的，」司馬洛說，「雖然我這個人是向來都喜歡獨自一人做事，但亦有些時候是需要一個帮手的，總之能够連續廿四小時都不睡覺呀！」

「黎森這個名字，」李佩茹說，「我是聽過的。他是廖阿毛的一位朋友！」

「對了，」司馬洛說，「眞滑稽，我們都是朋友，你偏偏聽過黎森這個朋友，而沒有聽過我這個朋友，否則可能會節省許多麻煩了！」

（未完・三）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秋月冷寒星

仲君平・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空空師太命令冷天星去把華山掌門悟非道長殺死，冷天星因巳受空空師太所下的蠱毒，所以他身不由己的跑到華山，大鬧三元觀，三元觀道人見狀，十分驚恐，又怕他多殺無辜，遂由一道人冒充悟非道長自願捐軀，冷天星取得了假悟非道長的首級之後，立刻離去，途中冷天星遇上岳曉秋、吳缺、周餘，但他對各人均冷漠無情，使岳曉秋傷心欲絕離去，而周餘、吳缺方知他受了空空妖尼的巫術，兩位忠僕設法施救，緊接着，巫山二嬌、靜虛老尼均想先後搶走冷天星……

和尚顯奇能　鐵笛奏神音

武夷掌門靜虛師太欲將手中的安神丹給冷天星服下之際，宮美却出手如電，向她手中的安神丹擊去！

這一着又快又奇，而且大出靜虛師太意料之外，但聽卜的一聲，宮美拍出的掌力巳與靜虛師太的手背接個正着，靜虛師太雖在匆促之中出力相抗，但畢竟力不從心，手腕被震得一斜，一顆丹丸脫手飛出了丈餘遠近。

靜虛師太頓時勃然大怒，沉聲厲叱道：「好大胆的賤婢，你們居然敢向貧尼出手！」

喝叱間縱身向那顆丹丸抓去。

只見巫山二嬌中的宮玉格格一笑，尖刻的叫道：「老師太姑母，用不着您老人家費心了！」

伸指一點，一縷尖厲的指風起處，正好點到那滾出去的藥丸，但見一陣烟塵四飛，那顆藥丸巳被擊得粉碎。

靜虛師太氣得老臉泛青，顫巍巍的叫道：「反了，反了，今天貧尼如不教訓教訓妳們這兩個丫頭，不但對不起妳們父母，也愧對貧尼這武夷掌門的職位！」

說話之間，雙掌暴揚，就向二女拍去了！

宮美格格嬌笑道：「老師太別忙！」

靜虛師太雙掌一收道：「妳還有什麽話說？」

宮美笑道：「我是為了老師太着想，才再提醒妳一句，如果定然要打，只怕結果也許會越弄越糟！」

靜虛師太目光四外一掠，哼道：「貧尼教訓教訓妳們兩人，也叫妳知道應該尊敬長上，與今後不敢再目中無人……」聲調一沉，喝道：「據貧尼所知，妳們姊妹在江湖道上鬧得也太不成樣子！」

宮玉冷聲一笑道：「我們爹娘還不管我們，那個要妳來多事？」

靜虛師太疾言厲色的接道：「那是妳父母溺愛不明，貧尼看不下去，今天就替妳們父母教訓一頓，他日貧尼自會馳書告訴那兩個老糊塗蟲！」

宮玉方欲反唇相譏，宮美却喝止她別再說下去，轉向靜虛師太笑道：「我對老師太也是一番好意，因為老師太位至武夷掌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倘若因此而毀了一生名頭，則愚姊妹實在替老師太覺得可惜！」

靜虛師太怒道：「怎麽？妳是說貧尼不是妳們的對手麽？」

宮美格格大笑道：「老師太成名武林多年，又是武夷一派掌門之尊，愚姊妹自然不會放在老師太眼中，不過……」眸光淡淡一轉，接下去道：「但老師太不能忍一時之憤，却有莫大的害處；第一，老師太為了爭奪一個冷天星，不惜與我們姊妹交手，不論為勝為負，難免有以大壓小，恃強凌弱之嫌。第二，老師太應知巫山雲夢宮的家傳之學也不容輕侮，萬一老師太不慎敗在愚姊妹手下，這個跟斗就未免栽得太大了！」

宮玉拍手笑道：「這就叫勝之不武，

敗之足羞！」

靜虛師太老臉青紅不定，可知她憤怒巳極，但略一忖思，這說法果然有理，巫山二嬌年紀雖小，但家傳之學高人一等，設若萬一把一生名頭毀在這兩個丫頭之手，那倒是大不合算之事。

巫山二嬌心中也各自有數，她們知道這位武夷掌門也不是個易與的人物，放手一搏勝負各佔五成，倘若一戰而負，則不但在江湖上栽了跟斗，而且眼下前功盡棄，到口的肥肉只好眼看着飛到別人口邊。

靜虛師太有些氣餒的喝道：「就算貧尼今天不教訓妳們，也要飛傳羽書，告知妳們父母，今後對妳們嚴加管教……」目光一轉，道：「依妳們兩人，目前又該如何？」

宮美嬌笑道：「既是老師太如此說法，那就簡單得多了……」目光凝注在靜虛師太臉上，道：「老師太離開此處，趕回武夷山去也就是了！」

宮玉接口道：「如不同去，就遊歷一下也沒有什麽不可！」

靜虛師太老臉巳成豬肝之色，咬牙喝道：「賤婢，今天貧尼拚着名位不要，也要把妳們兩人打成殘廢！」

袍袖一甩，又欲出手。

宮美柳眉一揚，向宮玉喝道：「既是非打不可，去把駕前四嫗喊進來吧！」

靜虛師太聞言一驚，又把掌勢收住道：「怎麽，妳們父母手下的駕前四嫗也來了？」

宮美笑道：「愚姊妹出來闖蕩江湖，我爹娘不放心，自然要派幾個得力的高手暗中隨護……駕前四嫗的功力如何，愚姊妹倒不如何清楚，但老師太想必總有點耳聞吧！」

靜虛師太微微變色道：「這樣說來，今天巫山雲夢宮與武夷派是一場空前之搏了！」

宮美奇道：「怎麽，難道說老師太也帶了人來？」

她雖然說得平平淡淡，不露聲色，實則內心中却怦的一跳，愕然大驚，因為她所說的駕前四嫗，並未真的前來，只不過是她的恫嚇之言，但靜虛師太之言，看來却非虛語。

只聽靜虛誦聲佛號，說道：「貧尼身為武夷一派之尊，而且此番是有意來中原逐鹿一番，豈會孤身而至，自然要帶領派中精銳前來……」聲調一沉，道：「跟隨貧尼同來的有武夷三聖尼，四大護法……此外，隨時可以應援而至的還有三路武夷高手！」

宮玉冷笑道：「這也唬不倒我們，巫山雲夢宮在江湖道上從來沒受過挫折！」

靜虛師太哼道：「那很好，去叫妳們的幫手來吧，貧尼當着那四個老乞婆之面，也可以認真的教訓妳們一場了！」

宮美冷一笑道：「這樣說來，倒是老師太先把屬下之人叫來的好！」

靜虛師太忽而格格一笑道：「丫頭，少在貧尼面前弄鬼……」

目光凌厲的一轉，道：「大約妳是在欺騙貧尼，那四個老乞婆輕易不會離開妳們父母，怎會跟了妳們同來？」

宮美眼珠滴溜溜一轉，道：「一些不錯，但妳的屬下同來之事大約不會是撒謊的了！」

靜虛師太雙目大睜道：「佛門弟子豈能亂打誑語，貧尼是什麽樣的人物，又怎能像妳們這兩個不知羞恥的丫頭一般大言欺人？」

宮美從容一笑道：「這樣說來，妳更不能跟我們動手了！」

靜虛師太奇道：「為什麽？」

宮美道：「單是妳一人與我們兩人交手，巳經大失身份，如果和妳們派中的高手一齊動手，傳揚起來，武夷派大約也就沒有顏面再見武林豪雄了！」

靜虛師太傲然笑道：「任妳千變萬化，我有一定之規……」微微一頓，又道：「貧尼倒有兩椿可行之策，隨妳們兩人選擇！」

宮美眸光一轉，投注在四肢微微曲伸，眼皮巳在輕輕眨動的冷天星一眼，神秘的一笑道：「老師太請說出來看看。」

靜虛師太說道：「第一，妳們兩人放棄冷天星，由貧尼把他帶走，第二，妳們兩人束手就縛，由貧尼帶回武夷山，再飛羽傳書，責令妳那祇知溺愛不明事理的父母親去接走！」

宮美秀眉一揚，道：「老師太未免欺人過甚了！冷天星是我們兩人的夫婿，怎會交給老師太帶走，這……」

呆在一旁，靜待發展的吳缺周餘兩人怔了一怔，同聲叫道：「絕對沒有這事，她們兩人都是鬼話！」

宮美冷哼一聲道：「你們倆人怎麽知道？」

周餘嘟嘴一哼道：「我們主人是什麽人品，怎會討妳們這對寶貝？」

宮玉大怒道：「肥豬，這是你故意討打！」

纖掌輕搖，又是數記凌虛神掌拍了出去！

周餘無從格拒反擊，只覺左右雙頰又挨了幾下重的，一時鮮血順口而流，又復高高的腫了起來。

靜虛師太朗誦一聲佛號，道：「妳們的糾紛等下再說，不論他是妳們夫婿也好，不是你們的夫婿也好，貧尼今天是要人要定了！」

說話之間，緩步向冷天星走了過去。

宮美冷聲一笑，叫道：「老師太且慢！雲夢宮的追風弩不是好玩的！」

說話之間，二女同時把手揚了起來！

靜虛師太回身一笑道：「他人怕巫山雲夢宮，但貧尼不怕，如有本領，妳們兩人儘管施展！」

只見她頓時衣袂鼓漲，周身俱都蘊聚起了一層淡淡的白氣，顯示出她的護身罡力巳到了凝聚成形的境界。

宮美苦笑一聲，與宮玉相顧一眼，一時啞口無言。

她們沒料到這個老尼姑如此難纏，憑她的護身神功，追風弩定必勞而無功，今日之局看來是註定要失手的了。

靜虛師太見巫山二嬌巳然計窮，傲然一笑道：「貧尼念在俗家親誼，不願與妳們兩個後輩故意為難，這娃兒由貧尼帶走，咱們今天的過節就此一筆勾銷！」

宮美沉默無言，一雙目光卻緊緊的注

定在冷天星身上。

靜虛師太話聲一落，並不多待，舒臂探掌，就向冷天星抓去。

殊料就當她五指甫將抓到冷天星胸前之際，却見冷天星身子一側，輕輕的躲了開去。

靜虛師太原未料到有此一着，是以不由停手呆了一下。

巫山二嬌兩人互視一眼，唇角間却露出了一絲滿意的笑容。

周餘，吳缺兩人又驚又喜，喜的是冷天星已經復甦，可以不致被靜虛師太抓走，驚的則是冷天星心神受制於空空妖尼，雖然復甦過來，但問題却未解決。

是以兩人怔了一怔，也是沉默無言。

冷天星側身一閃　兩眼也隨之張了開來。

只見他滿面困惑的掃了衆人一眼，幌身而起，道：「這是怎麽回事，我……怎會來到這裏？」

周餘大叫道：「主人，說來話長，眼下局面不對，奴才等無法細禀，最好先把這老尼和那兩個妞兒打發走了再說！」

冷天星目光如電　困惑的一轉，道：「為什麽？」

周餘方欲答言，靜虛師太已怒吼一聲，道：「貧尼無暇多與你們囉嗦，冷施主，請隨貧尼武夷山一行！」

「武夷山？」

冷天星困惑的道：「為什麽我要去武夷山？」

靜虛師太誦聲佛號道：「因為你心神受制，已經失去了本性，貧尼不願眼見你長此受制於人，才要出手挽救，使你重復神志。」

冷天星目光流轉，哈哈一笑道：「老師太想必是武夷派的了！」

靜虛師太道：「貧尼忝為武夷一派掌門，法號靜虛！」

冷天星雙拳微拱道：「失敬得很，但老師太之言，使在下覺得滑稽可笑……」微微一頓，道：「家師曾催早歸，在下必須及早趕回，告辭了！」

說話之間就欲向外走去。

靜虛師太面色一沉，道：「且慢！」右掌疾擊，五指如鉤，就向冷天星腕脈之間扣去。

冷天星冷笑一聲，反掌橫切，逕向靜虛師太抓去的手腕格去。

靜虛師太見他變招奇詭，掌力強猛，心頭微微一寒，變抓為撩，反腕向冷天星的手臂掃去。

這一着同樣的神速凌厲，冷天星似也為之怔了一怔。

但他已達意動功生之境，手腕一沉，以臂迎去。

只聽卜的一聲輕響，兩人互接一招，冷天星眉宇微蹙，雙肩輕搖　靜虛師太則連退三步，嗯的哼了一聲。

冷天星又復雙拳一拱道：「得罪得罪！」大步向外就走。

靜虛師太略一遲疑，忽的仰天發出一聲長嘯。

嘯聲悽厲刺耳，隨着長嘯之聲只見四面八方忽然飛來六七條人影，俱是緇衣飄飄的老年尼姑，俱向大殿湧了過來。

靜虛師太橫身一擱道：「冷天星，雖然你武功已足列為當世頂尖高手，但諒來不見得能同時擊敗武夷派的八大高手！」

冷天星雖然心神受制於空空神尼，但其他一切都與常人無異，看得出眼前所到的這些老尼都是武功奇高的武林能手，認眞相搏起來，當不是三兩百招中所能分出勝負的，他心懸白菱秋的安危，又凜於空空神尼之命，不願多做無謂紛爭，故而眉頭一皺，向背後指了一指道：「老師太，妳可知這袋中所盛何物。」

靜虛師太道：「管他裝盛何物，貧尼只問你願否與貧尼去一趟武夷山？」

冷天星笑道：「老師太雖然不想知道，但在下也還是要說上一說，這袋中所裝的乃是當今華山一派的掌門悟非道長的首級！」

「啊……」靜虛師太驚呼一聲道：「這樣說來，果然傳言屬實了！」

冷天星笑道：「華山派為了顧及顏面，傳言所說也許還有些需要修正之處，實則在下是公開登山索討悟非老道的首級，而後連拆他們三重大殿，殺死數名華山高手，迫出悟非老道，才取下來的人頭。」

靜虛師太雖然心神悸動，但却故示平淡的道：「華山自悟非接掌大位，早巳中道式微，才會備受欺凌……」聲調一沉，道：「但武夷非並華山可比，貧尼也不是悟非老道一流！」

周餘、吳缺以及巫山二嬌四人俱皆分別搶佔有利地位，個個蓄氣聚力，隨時準備出手應變。

一時之間，情勢大為緊張。

冷天星雙目圓睜，大怒道：「在下與老師太素無嫌隙，為何老師太定要與在下為難？」

靜虛師太尷尬的一笑道：「貧尼早巳說過，是為了要替你解除心神的禁制！」

冷天星沉聲道：「好意心領，不勞老師太費神！」

靜虛師太吼道：「貧尼既經決定之事，如不達到目的絕不罷手！」

忽然……

一陣飛羽振翅之聲傳了過來。

那陣飛羽振翅之聲聽來甚不平常，不但聲響奇大，呶啃刺耳，而且正在古寺廢殿之上疾劇盤旋。

這響聲頓時吸引了所有殿中之人，不由俱皆轉目向殿外望去。

只見一隻巨大的鷲鷹正盤旋在殿頂之上。

那鷲鷹尖嘴利爪，身長至少在七尺以上，陣陣尖銳的長鳴之聲，聽來令人不禁心弦微顫。

冷天星雙眉微蹙，面色大變，原來這正是他在青雲庵中所曾見過的兩隻鷲鷹的一隻。

那兩隻鷲鷹就養在空空神尼的地下藥室之內，冷天星雖然當時僅是匆匆瞥了一眼，但印象極深，故而一見就記了起來。

靜虛師太口誦佛號，喃喃的道：「這倒像一隻神物，只是來得太過奇怪！」

說話之間，忽見那鷲鷹突然疾如箭射，一下子撲了下來。

衆人無不微微一驚，情不自禁的向旁一閃。

那隻鷲鷹正好落於冷天星面前，原來在它的巨爪之中抓着一條布捲，就在那鷲鷹一落之際，向冷天星擲了過去。

冷天星略一呆怔，伸手接了過來。

那鷲鷹並不稍停，雙翅一併，穿雲而上。

但它並未離去，不一時又復疾撲而下，就在四五丈高的空中盤旋不已。

衆人俱都大為惶惑，靜虛師太哼了一聲道：「這隻畜生大約是你豢養的了？」

冷天星搖頭道：「這是家師之物！」

說着雙手微抖，把那布條打了開來。

衆人俱都欲要知道那布條上面寫了些什麽，是以俱把目光投注到冷天星臉上，靜觀變化。

一時之間，大殿中反而靜得出奇。

冷天星打開布捲　只見上面潦潦草草的寫道：「字示天星徒兒　華山掌門悟非首級可交老黃毛帶回，以鑒眞偽，此外，為師算定你與武夷派中可能途次相值，記住：若有法名心、悟、果三尼，必須即刻殺之，首級不必携回，勿違為要！」

下面具名是師字。

冷天星雙眉深鎖，一時微吁無語。

靜虛師太不耐的道：「那想必是令師寄來的字柬了？」

冷天星語寒如冰，面無表情的道：「不錯。」

靜虛師太困惑的道：「那上面說些什麽？」

只聽那鷲鷹不停振翅長鳴，震得人耳膜嗡嗡作響。

冷天星緩緩解下背上人頭，道：「家師第一點相囑是要在下把人頭先行送了回去！」

抖手一揚，把人頭包裹擲上天去。

但見那隻鷲鷹突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凌空疾射而下，一雙利爪奇準無比的抓住人頭，一聲長鳴，破空而去。

靜虛師太雙眉深蹙，望着那鷲鷹飛遠之後道：「令師第二點又說些什麽？」

冷天星略一思忖道：「在答復老師太詢問之前，在下可否先反問一事？」

靜虛師太目光一轉，道：「問吧。」

冷天星目光向堵在門外的七名老尼掃了一眼，道：「貴屬之中，可有三位法名心、悟、果的師太在內？」

靜虛師太怔了一怔道：「你為何突然問起這些……」

但她並不遲疑，伸手向最前面的三名老尼一指，道：「這三位就是靜心、靜悟、靜果，為本派的三聖尼……」

冷天星大笑道：「那好極了，實不相瞞，家師第二點吩咐之事就是取她們三位的性命！」

靜虛師太怔了一怔道：「如此說來，空空妖尼實在百死難償其惡，敝派的三聖尼不知與她結下過什麽過節？」

只聽三聖尼中的一人雙掌合什說道：「那是當空空妖尼邪門功夫未習學之前，下座等因與她相遇於桐柏山中，曾因她連殺無數飛禽走獸而出言規戒，以致將之觸怒……」

靜虛師太道：「妳記得是冒充佛門弟子的空空妖尼麽？」

三尼齊聲道：「下座等記得十分清楚，那是絕不會錯之事！」

靜虛師太哼了一聲，目注冷天星道．「你打算怎樣呢？」

冷天星朗聲道：「簡單得很，如果她們三位願意自裁而死，是最好不過的事，否則就只好由在下代勞了！」

靜虛師太喝道：「這話你不覺得太過份了一些麽？」

冷天星笑道．「在下只知遵從師命，並不管過份與否！」

靜虛師太搖頭一嘆道：「冷施主，你中的毒素已深，再不回首猛省　只怕就要永沉輪迴，萬刦難復了！」

冷天星並不多言，刷的一聲，拔出了寶劍。

靜虛師太厲吼道：「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這娃兒留他不得，即使九重天的下落因之喪失，也要把他除去……」沉聲一喝道：「動手！」

在門外的三聖尼，四大護法與靜虛師太幾乎是在同時之間各出絕招，出手向冷天星攻去。

但她們仍然慢了一着，冷天星寶劍揮處，寒芒四射，已然有如漫天花雨一般向八名老尼捲了過去。

靜虛師太等見狀大驚，她們武功造詣雖深，但像這等精湛的劍法尚是初次見到，每人面前都覺得有數縷寒芒劈刺而至。

羣尼大吃一驚，不自覺的齊齊後退一步。

冷天星出手一招，目的即在逼使衆人後退，當下第二招連綿而出，目標逕奔三聖尼，招數用的則是「推山塡海」。

但見劍氣森森，寒芒襲人，一陣乒乓之聲過後，三名武夷山的一流高手，竟一一俱皆身首異處，死於冷天星劍下！

靜虛師太等不由自主的驚呼出聲，這是她們萬萬沒有料到之事，這種稀有神功，一舉而能將三聖尼殺死的絕學，使她們不由俱皆目瞪口呆，變成了一尊尊的石像，再也說不出話來。

冷天星目光四掠，看看地上的三具屍體，與遍地血跡一眼，雙目中忽然流露出一股奇異的光輝，眉宇微蹙道：「老師太，在下迫於師命，不得已而為之，老師太原諒了！」

身形飛起，縱身而去。

靜虛師太大喝道：「站住！冷天星，你……」

但冷天星充耳不聞，睬也不睬，有如閃電驚虹一般，一連幾閃，飄忽無踪，絕塵而去。

靜虛師太縱身欲追，但略一猶豫又停了下來，自語般的喃喃道：「刦數，刦數，貧尼要傾武夷一派之力把冷天星捕回武夷山，替三聖尼報此血仇！……事若不成，進而團結武林各大門派，也要把他捕回治罪！」

但她這番話除了守在身旁武夷派四大護法外，已沒有別人聽到，因為巫山二嬌與周餘吳缺早在冷天星飄身而起之際，隨後追了下去。

×　×　×

冷天星連殺三名老尼，心中頗感不是滋味，雖然他說不出這是一陣什麽感覺，但心中却像塞上了一塊巨石，壓迫得他有

些窒息。

他大步飛奔，心中急如星火，恨不得即刻回到青雲庵中。

忽然，只聽一縷柔細遙遠的聲音叫道：「冷相公，冷相公！」

冷天星怔了一怔，但他腳步迄未稍停，充耳不聞，繼續飛奔。

那聲音繼續叫道：「冷相公，請等上一等……武林中最重道義，我們之間有話不曾說完，你就這樣一走，未免有失俠義身份！」

冷天星被這話相激，只好收步停了下來。

只見巫山二嬌巳然迅如流星趕月，趕了上來。

冷天星皺眉道：「在下有急事在身，兩位姑娘如有吩咐就請快說，否則，在下仍然要急急趕路了！」

宮美噗哧一笑道：「冷相公再急，也不致談幾句話的時間都沒有吧！」

冷天星不耐道：「如此姑娘快說！」

宮美微笑道：「數年前咱們初次相遇之時的情形你還記得麼？」

冷天星怒喝道：「不提上次倒還好些，再提上次，在下對兩位就更有些看不起了！」

宮美鼻子一皺道：「沒有關係，如果你當眞有不滿意之事，不妨明說！」

冷天星淡笑道：「三年前兩位姑娘的目的好像是在於九重天的路綫圖，但不知三年後的今天，兩位姑娘的目的又是什麽呢？」

宮美噗哧一笑道：「三年前除了九重天路綫圖之外，還有另一件目的，那就是嫁給你爲妻，三年後的今天，第一個希望破滅了，但第二個希望仍在……」微微一頓，忽然十分溫柔的道：「數年相愛，難道你就沒有一點同情心麽？」

冷天星料不到她會說出這番話來，微微一怔，道：「在下無福消受，謝了！」身形一幌，又要向前走去。

宮美嬌軀幌處，縱身一攔，道：「縱然我姊妹的一番痴情，你不肯領受，但三年之前，在你垂死之際，我姊妹是否救過你的性命？」

冷天星雙眉深鎖道：「不錯，妳們果然救過我……」忖思着徐徐接道：「若不是妳們救我，大約我早巳沒命了！」

宮美眉開眼笑的說道：「這就對了，武林中，講的是恩怨分明，你是堂堂正正的大英雄，總該知道有仇報仇，有恩報恩吧！」

冷天星嘆口氣道：「不錯，這樣說來，兩位是索恩而來了！」

宮美甜甜的一笑，說道：「愚姊妹並沒有這個意思，這是你逼得我們非如此說不可！」

冷天星嘆道：「那好吧，妳們想要怎樣？」

宮美投注了宮玉一眼，道：「我們的要求十分簡單，只不過想找個機會和你痛飲數杯，聊慰無可奈何的相思之情，然後分道揚鑣，各奔前程，這一段無可奈何之情就此揭過不提可好！」

冷天星道：「這……未免有些匪夷所思！」

宮美笑道：「冷相公急於回去向令師復命，我們也不便強留，但一個時辰的時光大約總可抽得出吧！」眸光幽幽一轉，接下去道：「何況……我們還找了兩位適當的作陪之人！」

冷天星心中稍動道：「是誰？」

宮美噗哧一笑道：「就是在你面前自稱奴才的豬猴二將！」

冷天星面色一紅道：「他們只怕早巳不知去向了！」

宮美大笑道：「可惜他們兩人沒有這份志氣……」伸手遙遙一指道：「那不是他們也追來了麽？」

冷天星轉頭看去，果見周餘吳缺兩人氣喘吁吁，一前一後跑了過來，吳缺生得瘦小，跑起路來倒還十分從容，周餘臃腫痴肥，跑起路來則有些困難吃力，是以兩人一前一後，相距至少巳有十丈距離。

冷天星幽幽的長嘆一聲道：「好吧，既是二位姑娘定要如此，在下只好奉陪了……」轉目四顧一眼，又道：「但此處四無鎭店，又在深夜之中，要到那裏才能找得到酒樓飯館？」

宮美眉開眼笑的道：「這個容易，此處愚姊妹最是熟悉不過，不遠處就有獵戶人家，眼下正是兜捕山狼季節，可能竟夜之中都備有酒食，咱們借上一處地方，擾他一夕，多謝他們幾兩銀子也就是了！」

冷天星注目奔來不久的周餘吳缺，道：「兩位認爲如何？」

周餘吳缺氣喘不止的道：「一任主人之命，奴才完全同意，完全同意……」

冷天星無可奈何的一笑道：「既是如此，就煩兩位姑娘帶路了！」

宮美微微一笑道：「二妹……可記得三葉嶺的張家獵戶？」

宮玉眸光一轉，道：「記得，不就是上次咱們借宿的那家麽？」

宮美頷首道：「由此到他家中，大約只有三里之遙，是附近最近的一個歇脚之處，就煩妳先走一步，向他們說明情形，借上一間房間，咱們在那裏留連一個時辰，多賞他們幾兩銀子，務必找一間雅潔的房子！」

宮玉應了一聲道：「小妹遵命……」眸光轉向冷天星道：「冷相公不要口是心非，害我白忙一場，而你又改了主意！」

冷天星朗然道：「在下豈是反復無常的小人，姑娘放心就是了，不過……這似乎太……太……」

但他太了半天，却沒太出一個所以然來。

原來他想到巫山二嬌口口聲聲要自己報恩，但報恩的條件却只是陪他們吃了一個時辰的酒，這實在使人有些莫明所以。

但江湖中多的是神妙離奇，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事，故而冷天星並不追究下去，索性答應此事，期望一席酒後，恩怨立消。

宮美淡然一笑道：「傻丫頭，冷相公是何等之人，豈會要妳空忙一場，妳儘管去備辦酒席就是了……」

宮玉嘻嘻一笑，縱身而去。

冷天星大步而行，在宮美與周餘吳缺相陪下，一直沉默無言，各懷心事，大約半個時辰之後，方見數點燈火射了過來。

宮美脚下一緊，說道：「到了，二丫頭辦事最是細心不過，大約酒席早巳弄妥了！」

一言未畢，忽見兩盞燈籠迎了上來，兩個獵戶打扮的人躬身立於路側，滿面含笑的道：「大姑娘來了麽？」

宮美嘻嘻一笑道：「可替我們備下了酒席？」

兩名獵戶同聲道：「姑娘吩咐的事，小人那敢怠慢……請……」

宮美滿面得意，與冷天星併肩向前走去。

只見在一處山坳之中，大約有六七戶人家散亂的分住一處。

在中間的一家大門洞開，燈燭如晝，四五個老弱婦孺，在宮玉指揮下，正在餚酒佈菜。

酒席設在一間側廂之內，雖沒有什麽名貴食品，但也山珍野味，菜蔬齊全，而且鋪設雅潔，紅燭高燒，別有一番韻味。

宮玉一邊忙碌一邊笑道：「張家老爹前天才娶了兒媳，因爲新房特別乾凈，才讓給我們暫時住用一下……」

宮美不自然的一笑道：「這就更爲難得了！」

冷天星却眉頭深鎖道：「一個山間獵戶怎的準備得如此齊全？」

宮美嘻嘻一笑道：「這就叫有錢能使鬼推磨……」

不一時間，酒菜俱巳備齊，冷天星被讓入首座，巫山二嬌左右相陪，下首方是周餘吳缺兩人。

冷天星並不多言，他之此來是要報巫山二嬌救命之恩，只要坐上一個時辰，就可離去，是以他並不多問究竟。

巫山二嬌斟上一杯紅艷艷的美酒，遞了上來道：「冷相公先請飲三杯！」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在下酒量有限，就這一杯吧！」

宮美噗哧一笑道：「區區一杯水酒，冷相公也這樣駭怕麽？」

冷天星面色微紅道：「這與駭怕無關，實是在下沒有酒量！」

宮美眉眼盈盈的道：「既是如此，三杯之後隨意如何？」

冷天星不便再行推却，只好舉起杯來，一仰而盡。

宮玉在旁執壺，不一時間，三杯酒巳然下肚。

只覺那酒與別種名酒大是不同，不但入口清香，而且有一種辛辣的暖意直透心肺，在他愁腸百結的此時，三杯酒似乎又嫌少了一些。

同時，他情不自禁的問道：「這酒叫什麽名字？」

宮玉嘻嘻一笑接口道：「女兒紅。」

「女兒紅……」冷天星喃喃的重覆了一句，又道：「好酒！」

宮美甜甜一笑，道：「酒逢知巳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冷相公何不再飲三杯！」

宮玉纖纖玉腕露出半截，執壺把盞道：「冷相公喝嘛！」

冷天星豪性忽起，笑道：「如此在下就再擾三杯！」

於是，三杯女兒紅又一口氣喝下了肚去。

女兒紅原是秘製的烈性藥酒，普通人喝上一杯半杯，就會陶然大醉，冷天星雖是神功出衆，但六杯酒喝了下去，也是有些禁受不起。

一時之間，只見他面孔緋紅，滿臉春風，彷彿一切愁緒全被這六杯酒掃空，恢復了往日的本性。

宮美眸光一轉，暗以傳音入密向周餘吳缺道：「現在輪到你們啦！」

周餘吳缺會意，兩人同時起身拿起酒杯道：「主人可肯賞小的一個薄面！」

冷天星忽然大是激動的道：「這樣稱呼，在下實不敢當，同飲三杯，倒未爲不可！」

周餘大喜，說道：「我先跟主人同碰三杯！」

冷天星並不遲疑，又是一連三杯灌下肚去。

吳缺相繼敬酒，冷天星照喝不誤。

酒，使他更加失去了理性，何況還是特別煉製的藥酒。

冷天星只覺心頭暖熱，熱血沸騰，腦海中變得遲鈍不靈，眼前所見，除了那紅艷艷香噴噴的美酒之外，就只有巫山二嬌的俏影，纖手玉臂有意無意間不時向他碰撞一下，一股股醉人的芳香不時刺入鼻息，使他整個的人，整個的心都沉醉了，終於使他言語模糊舉止不靈。

宮美傲然一笑道：「够了！」

吳缺面色沉凝的道：「單憑這種藥酒，就能使我們主人恢復神志麽？」

宮美搖搖頭道：「沒有這樣簡單，還要愚姊妹合力施用一次『玄陰九轉』的大回天術，才能把他完全治好！」

周餘看了吳缺一眼，道：「什麽是玄陰九轉的大回天術？」

吳缺兩眼一擠道：「這得問兩位宮姑娘才能知道。」

宮美笑盈盈的道：「這是玄門秘方，豈能輕傳與你！」

周餘正色道：「只要能使主人神志復常，管他什麽玄陰九轉玄陰十轉！」

吳缺道：「不知此術如何施展？」

宮美道：「你們兩人只管出去，在大門外靜靜守候，不使任何人冒然闖了進來，驚動我倆就行了！」

周餘忙道：「這個容易，猴子，咱們出去！」

吳缺頷首不語，他雖然有些懷疑，但除此之外別無他法，而且，巫山二嬌是何等樣的人物，在她們面前縱然不同意也是無用，是以兩人默默無言，起身而別，向大門外走去。

宮玉與宮美相視一眼，兩人赧然一笑，俱皆面色羞紅。

宮美瞥了沉醉如泥的冷天星一眼，臉容一整道：「傻丫頭，夜色巳將三更，還不快些吩咐他們把杯盤撤了下去，難道要等到天亮麽？」

宮玉應了一聲，立刻向門外走去，宮美攙扶起冷天星，半拖半抱，向內室之中走去。

且說周餘吳缺兩人漫步走出大門，只見山風刺骨，山景蕭條，眼前一副歲暮殘年的急景，使人驀地生出一種寂寞蒼涼之

感。

周餘悠悠的吐了一口長氣，道：「這種荒山深夜，不要說人，只怕連鬼也沒有一個，咱們乾脆找處柴房睡上一夜吧！」

吳缺重重的哼了一聲道：「這怎麽行，運功療傷，若沒有高手護法，最是危險不過，爲了主人的安全，咱們只好辛苦上一夜了！」

周餘沒有說話了，沉默了一下，掉轉話題道：「你看那兩個妞兒靠得住麽？」

吳缺眉毛一皺道：「靠不靠得住，也只好由她了，依我看來，那兩個妞兒雖然出身邪道，但對咱們主人用意不惡，也許那種玄陰九轉的大囘天術果然能救得了主人……不過……」

眉毛一緊，住口不語。

周餘忽的裂嘴一笑道：「不過，只怕咱們主人要因此破了元陽之身！」

吳缺神秘的啾啾嘴道：「咱們主人生死玄關巳通，任督二脈巳開，縱然破去了元陽之身，與他的功力毫無影響，何況，這兩個妞兒國色天香，模樣兒長得實在不錯，送上門來享受一番，對咱們主人又有什麽損失！」

周餘又不言語了，因爲吳缺說的實在一點不錯。

忽然，正當二人嘰嘰咕咕談論之際，却見一條人影遙遙跑了過來。

來人脚步重濁，乍然聽去，似是一個毫無武功之人的奔走之聲。

不久，只見來人越來越近，竟是一個斜頭跣足，邋邋遢遢的和尚，睡眼惺忪，一溜歪斜的跑了過來。

吳缺悄悄一碰周餘道：「去睡吧，如果聽你的準會誤事！」

周餘不服的道：「這野和尚毫無武功，怕他做甚！」

吳缺哼了一聲道：「深山靜夜之中，忽然跑出一個醉和尚來，實在不是一件平常之事，咱們還是小心一些爲是。」

說話之間，那和尚巳到面前，只見他約當中年，雖然面目骯髒，但仍然難掩他的英武之氣，設若他認眞的修整一番，倒是一個寶相莊嚴的高僧。

那和尚醉眼乜斜，在兩人面前收住脚步，咧嘴笑道：「這樣看來，是眞的了！」這句話說得沒頭沒腦，兩人不由俱皆一怔。

吳缺冷笑一聲道：「什麽眞的假的，你這和尚是從那裏冒出來的？」

那和尚自自然然的笑道：「我和尚法號不了，大廟不收，小廟不留，是個野和尚！」

周餘大笑道：「不了？這名字不錯！爲什麽不了？」

不了和尚齜着兩排黃板牙笑道：「父母妻子忘不了，酒色財氣戒不了，怎麽不是不了？」

吳缺也忍不住笑道：「既是如此，爲何你要出家？」

不了和尚笑道：「實不相瞞，我和尚正當盛年，如不出家當個和尚，要到那裏去化碗齋飯充飢？」

吳缺道：「這樣說來你是爲了吃食才出家的了！」

不了和尚一抹口唇道：「不錯，千里做官爲的吃和穿，別說是當和尚的了……」話鋒一轉，道：「聽說張家獵戶施飯齋僧，我和尚特地遠道趕來，就勞駕你們兩位帶我和尚去齋堂吧！」

吳缺奇道：「你聽誰說的？」

不了和尚一本正經的道：「自然是白日之時來吃過齋飯的和尚！」

吳缺皺眉道：「白天施齋飯，晚上不捨，明天再來吧！」

他並不願再追問究竟，只想把這癡癡癲癲的和尚打發了算數。

殊料不了和尚哼了一聲道：「聽說晚上施的是酒肉，外帶妞兒陪宿，別的和尚不開色戒，只有我和尚不在乎這些，才特地趕來……」

周、吳兩人聞言大吃一驚。

周餘面色一沉，喝道：「完全是胡說八道，快些滾開！」

不了和尚兩眼一瞪道：「你們兩位貴姓大名？」

周餘怔了一怔，回答道：「老子姓周名餘……」

伸手一指吳缺道：「他姓吳名缺。」

不了和尚兩眼圓睜道：「施齋飯施酒色的是張家獵戶，你們兩位既不姓張，就管我不着，快些閃開，我和尚可要闖進去了！」

說話之間雙手抱頭，上身前傾，就向兩人中間衝去。

周餘吳缺又驚又怒，橫身一攔，四掌同出，硬把去路封住。

但聽蓬的一聲，三人同時向三個方向分去，俱皆摔了一個屁股墩兒。

不了和尚揉着屁股，緩緩爬起身來道：「這樣說來，你們兩位是定要管這一檔子事了！」

周餘吳缺兩人摔得心頭火起，同時爬了起來叫道：「如果你敢再耍無賴，老子就要和你白刃相見了！」

不了和尚頓足道：「酒飯倒是其次，我和尚要再晚上一步，兩朵鮮花就要……咳……」

齜牙一笑，却又不說下去。

周餘怒哼哼的叫道：「野和尚，大約你是誠心找麻煩來的，咱們手底下見眞章，老子陪你比劃兩下吧！」

不了和尚輕敲前額，想了一下道：「我和尚不會打架，只會罵街，這樣吧，我和尚還有一支鐵笛，我就連吹帶罵，鬧上一通吧！」

周餘厲喝道：「你敢罵上一句，老子就把你嘴巴打歪！」

不了和尚笑道：「我和尚罵別人，不罵你們兩位就是了！」

周餘道：「你罵我們主人也不行！」

不了和尚道：「好，一言爲定！」

於是，伸手自腰間拔出一支鐵笛，順口吹了起來。

休看和尚邋遢，笛子吹得却十分好聽，但聽幽幽咽咽，有如新婦夜語，黃鶯低鳴，十分婉轉悅耳。

周餘忍不住讚道：「野和尚，有兩下子，憑這份本事，討飯求乞也行，用不着當和尚了！」

不了和尚齜牙一笑，收住笛聲道：「不好聽的在後面，我和尚要唱了！」

果然，只聽他扁着嗓子嚎道：「末世江湖出梟雄，巫山雲夢有妖精。大妖精今年十九歲，二妖精今年十八歲。

兩個妖精本是一窩生，神通廣大巳經變成人形……」

周餘吳缺又驚又疑的道：「和尚，你乾嚎的什麽？」

不了和尚却理也不理的唱下去道：「兩個妖精鬼計多端智謀大，看上了窮小子冷天星，冷天星又痴又儍不解事，偏偏又碰上了兩個糊塗蟲，眼見得元陽被盜升天去，九重天上成全那兩個妖精。」

吳缺大叫道：「不好！這和尚……」話鋒急轉，大叫道：「肥豬，快救主人！」

兩人恍如夢醒，再也顧不了和尚，雙雙返身一躍向大門內闖去，同時放聲大叫道：「主人，主人……」

不了和尚齜牙一笑，相繼跟了進來。

只見燈燭巳熄，房門緊閉。

周餘吳缺大叫道：「巫山二嬌聽眞，快些把我主人送了出來！否則……」

裏面傳出了宮美的聲音道：「否則怎樣？」

周餘吳缺相顧一眼，一時倒沒有了主見。

否則怎樣，冷天星昏醉在房間之中，他們不能一把火把房子燒毀，對這兩個在江湖道上人見人怕的女魔頭，又沒有能耐與她們打上一場，又能怎樣？

周餘抓耳搔腮，一反身見不了和尚巳經也跟了進來，不由大喜道：「和尚，快帮帮我們忙，救出我們主人……」

不了和尚不慌不忙的說道：「什麽救出你們的主人，大約你們兩人也像我和尚一樣是個急色鬼，想吃這兩個妞兒的頭碗菜……」

齜牙裂嘴的抓抓頭皮道：「這倒難以分配了，妞兒只兩個，咱們却有三個！」

吳缺似巳看出這和尚來頭不凡，連忙改口道：「大師父，時間……」

不了和尚益發笑道：「忙什麽，現在大約剛剛寬衣解帶，那窮小子爛醉如泥，一時之間還沾不到邊兒，咱們且先談好條件之後再說！」

吳缺略微鬆了一口氣道：「依你說應該怎辦？」

不了和尚道：「我和尚條件不多，只要獨霸一個妞兒，另外一個，由你們兩人共享，這條件如果談得攏，咱們就去分那兩個妞兒！」

吳缺啼笑皆非的道：「我們兩人只求救出主人，那兩個妞兒都是大師父的，我們一個都不要，全給大師父享受！」

不了和尚大樂道：「這好，好……」

忽又瞋目大叫道：「小心，有利箭飛出來了！」

只見他鐵笛一橫，旋即發出一陣叮噹細響，六七支追風弩俱被他輕輕鬆鬆的震了開去。

但奇怪的是房內始終沒有巫山二嬌的聲音。

不了和尚又怪聲叫道：「我和尚沒有別的本領，除了罵街就是吹笛！」略一思忖，又道：「這樣吧，我再吹一段黃粱引試試！」

鐵笛一橫，果眞又嗚嗚咽咽的吹了起來。

那笛聲並不高吭，亦不刺耳，但却另有一種奇怪的作用，入耳軟軟綿綿，使人昏昏思睡。

周餘怔了一怔，掙扎着叫道：「大師父，你這是吹的什麽曲子？」

不了和尚睬也不睬他們，自顧自不停吹奏。

吳缺忽的奮力叫道：「大和尚，不要吹啦，我……」

一言未畢，却蓬的一聲，就地倒了下去。一旁的周餘則早巳就地而臥，鼾聲大作，巳經沉沉睡熟。

不了和尚繼續吹奏，大約一盞茶後，方才笛聲一收，喃喃自語道：「大概差不多了吧……」

舉手一拂，一股勁力起處，房門卡卡連響，登時大開了起來。

但他並未走了進去，却鐵笛一伸，向昏然入睡的周餘吳缺身上一陣輕輕的敲打，每人十二下，俱皆敲在關節之上。

不久，只見吳缺首先伸個懶腰，叫道：「好睡，好睡！……」

然後睜開惺忪睡眼，奇道：「這……這是怎麽囘事？」

不了和尚一笑道：「你仔細想上一下，大約就該明白了！」

說話之間，只見周餘也正掙扎着爬了起來，迷迷茫茫的叫道：「猴子，天亮了麽？」

吳缺伸手一巴掌狠狠地打了下去道：「肥豬，睜開狗眼自己看吧！」

不了和尚抓頭撓腮的道：「你們兩人最好把他們一個個的拖了出來！」

吳缺伸伸舌頭，有些畏懼的道：「大師父可知她們是否眞的睡了過去？」

不了和尚搖搖頭道：「這也難說，若是我和尚就睡不着。」

吳缺眉頭一皺，伸手抓起周餘道：「這位大師父把那兩個妞兒弄睡了，咱們去救主人出來。」

周餘睡意矇矓，猶自未曾清醒，但聽得是要救主人，立刻興奮的道：「好，我打頭陣。」

肥胖的身子一幌，走了進去。

不久，只見周餘眞把冷天星抱出來。

吳缺眉開眼笑的道：「大師父，那兩個妞兒衣冠不整，拉了出來實在不大雅觀，大師父既有興緻，此地新房新床，就請快些進去吧。」

不了和尚却忽而搖搖頭道：「不，我和尚又改了主意，對那兩個妞兒巳經倒了胃口。」

吳缺怔了一怔道：「那麽，就謝謝大師父了。」

不了和尚雙手連搖道：「我和尚雖對那兩個妞兒倒了胃口，却對這個小子有了興趣……」微微一頓，說道：「我看這樣吧，那兩個妞兒還是歸你們，我要這小子吧。」

吳缺聽了，大吃一驚道：「不行，咱們主人……」

但不了和尚並不理會這些，鐵笛一橫，又嗚嗚的吹了起來。

這次笛聲不使人昏昏思睡，却使人腿軟手顫，移動不得。

不了和尚收笛一笑，忽而手拉冷天星，笑道：「我和尚誤了你的良宵春光，大約你不會與我和尚善罷干休，咱們荒郊野外去較量一番吧！」

冷天星茫然的道：「好，咱們走！」

於是兩人併肩携手，相偕而去，飄忽如風，轉眼無踪。

× × ×

不了和尚與冷天星走後大約半盞熱茶左右，周餘吳缺方才恢復常態，兩人長吁一口粗氣道：「這是怎麽回事，咱們遇到神仙了。」

吳缺拍拍前額，忽道：「巫山二嬌大約還在沉睡，此地不宜久留，咱們速離此處爲佳……」微微一頓，道：「但咱們主人……」

周餘兩眼瞪得滾圓的道：「你經多見廣，難道不知道這和尚的來歷麽？」

吳缺搖搖頭道：「不但沒聽說過這和尚的來歷，根本就沒聽說過世上有這麽一個瘋瘋癲癲能够吹笛子使人睡覺的不了和尚。」

周餘忽的憤然叫道：「那巫山二嬌中的老二，曾把我打得嘴破血流，現在趁她熟睡，我非把她打個皮開肉綻不可。」

吳缺哼了一聲道：「依我說這仇還是不報的好。」

周餘叫道：「爲什麽？」

吳缺悄聲道：「那和尚的笛子雖然有效，誰知道能睡多久，若是你把她打醒了，只怕就要倒霉了……」

周餘怔了一怔，嘟着嘴道：「好吧，仇不報，但到那裏去找主人？」

吳缺眼珠連轉，皺眉說道：「那和尚神秘無比，只怕不大好找，不過……」眉宇開朗的一笑道：「我倒也有一個好的辦法。」

周餘道：「既有辦法還不快些說了出來？」

吳缺道：「天下消息最靈的是那一帮派？」

周餘毫不遲疑的道：「自然首推丐帮……」微微一頓，道：「但丐帮總壇已被陰靈教所佔，丐帮之人多已藏匿不出，要找他們談何容易，何况，你跟丐帮中人也不見得有什麽交情。」

吳缺得意的一笑道：「這就要看我的苗頭了……」身形一轉，道：「如你不走，我可不等了。」

周餘回頭瞄了暗黑如漆的房子一眼，道：「走就走吧，我認倒霉算了。」

鋼牙緊咬，相偕而去。

× × ×

如今再說與不了和尚相偕而去的冷天星。

他心中迷迷茫茫，不知爲何要跟這個和尚而走，也不知道方才發生過什麽事故，只記得自己酒醉昏睡，一切都是那麽茫然。

不知奔出了多遠，也不知奔出了多久，只覺自己已經來到了一片峯頂之上，樹木森森，一片陰鬱。

不了和尚收下脚步，噗哧一笑道：「我和尚走不動了，你自己走吧。」

「我自己走……」冷天星茫然叫道：「我走去那裏？」

不了和尚一笑道：「那是你自己的事，我和尚管不了這麽許多。」

冷天星皺眉問道：「我是如何跟你來的？」

不了和尚笑道：「這也是你自己的事，還是問你自己才行。」

冷天星拍拍昏沉的頭腦，道：「我是怎麽了，爲什麽老是這樣昏昏沉沉……」

不了和尚道：「這我和尚倒可帮你的忙。」

說話之間忽然由腰中抽出一支鐵笛。

冷天星皺眉道：「大師父上下怎樣稱呼？」

不了和尚齜牙一笑道：「不了！」

「不了……」冷天星皺眉道：「這名字很怪，是令師替你取的麽？」

不了和尚搖頭一笑道：「說良心話，我是大廟不收，小廟不留的野和尚，不了二字是我自己取的，父母妻子忘不了，酒色財氣戒不了，不叫不了又叫什麽？」

冷天星忍不住一笑道：「大師父說得爽快。」

不了和尚道：「我和尚別無所長，一會吹笛，二會罵街……」目光一轉，又道：「醒神曲可使人頭腦清醒，你要聽清楚點。」

冷天星說不出爲什麽自己對這個野和尚會有如此好感，當下開朗的一笑道：「在下洗耳恭聽。」

不了和尚嘻嘻一笑，橫笛就吹。

只聽一縷激越的笛音飄然而起，使人頓時有心曠神怡之感。

冷天星雙目微閉，危坐不動。

至少過了盞茶之久，不了和尚額頭已經汗珠淋漓，收笛吁出一口長氣，滿面期待的輕輕喊道：「冷施主！」

冷天星睜開雙目，道：「大師父仙音妙律，實在難得。」

不了和尚眉宇微蹙道：「現在你記起所發生的一切事故來了麽？」

冷天星長長嘆了一聲道：「啊，記起來了。」

不了和尚試探着道：「令師大名如何稱呼？」

冷天星吶吶的道：「空空神尼。」

不了和尚喟嘆一聲，沉重的收起鐵笛，搖搖頭道：「料不到你中毒如此之深，這……次我和尚無能爲力的事了。」他一闋醒神曲未能奏效，不由把笛收了起來。

冷天星困惑了的掃了不了和尚一眼，奇道：「大師父說些什麽？」

不了和尚苦笑道：「冷天星，你已到過九重天，論功力，該已有三花聚頂，五氣朝元的成就了，爲什麽我和尚的醒神曲還不能帮你驅除心頭的魔念，是你自甘墮落，還是當眞中毒太深，無法自拔……」

冷天星微慍道：「大和尚，你究竟在說什麽，什麽自甘墮落，中毒太深？」

不了和尚搖頭道：「我再問你一句，你先仔細想想看，你師父究竟是誰？」

冷天星雖是滿腹不快，但因對不了和尚產生了難以言宣的一種好感，當下壓着心頭的慍意道：「在下已經說過了，家師乃是空空神尼。」

不了和尚直眉瞪眼的道：「你連一點疑念都沒有麽？你再說上一遍。」

冷天星朗然道：「再說上一千遍一萬遍，在下的家師也是空空神尼！」

不了和尚長吁一聲，道：「這就難了，憑他是什麽失魂落魄，心神喪失之人，只要我和尚一闋醒神曲，無不立收奇效，爲什麽你却如此難以對付……」

冷天星雙眉深鎖，忽然雙拳一拱道：「多謝大師父，在下要告辭了！」

不待話落，向前走去！

不了和尚同樣的雙眉深鎖，但却鐵笛一橫，又吹了起來。

冷天星走不過數步，聞得笛聲一起，忽又收住脚步，呆立些時，又復旋身走了回來。

不了和尚收笛道：「這就奇怪了！」

冷天星道：「奇怪什麽？」

不了和尚也是滿面困惑的道：「我的笛音神功對你明明有效，爲什麽那醒神曲却治不了你……」話聲微頓，又道：「你爲何去而復轉？」

冷天星面部表情一連數變，吶吶的道「在下實在沒有時間多躭，但大師父的笛聲也實在誘人，使我不忍離去，故而不知不覺的就又走了回來。」

不了和尚逼視着他道：「現在我問你一個人，你可回答得出？九重天尊蓋焵是誰？」

冷天星吶吶的道：「他……他……」

但他了半天，却沒他出個所以然來。

不了和尚皺眉道：「你的一身武功得自何處？」

冷天星雙目一睜道：「自然是在九重天闕……」

不了和尚雙掌一拍道：「着啊，九重天闕中的九重天尊蓋焵不能算是你的師父麽？」

冷天星忽然深深吁了一口長氣，有些糊里糊塗的道：「我……沒有辦法，我的武功雖然得自九重天闕，但我師父却是空空神尼，這是無法更改之事。」

不了和尚兩眼一閉，深長的嘆口氣道：「這就難了……難了……」忽然，他猛的一拍前額，兩眼大睜道：「對」，也許這是……一個『情』字作祟……」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大師父，你說什麽？」

不了和尚正色道：「我和尚說的是『情』……大約你那什麽師妹，是你心愛之人，爲了她的緣故，才使你陷溺得如此之深吧！」

冷天星淡然一笑道：「大師父，你錯了！在下並不是那種爲情顚倒之人，在下之所以不能背叛家師，只是因爲她……」

雙眉一皺，住口不語。

不了和尚哼了一聲道：「難道你對你師妹毫無感情？」

冷天道道：「感情並非沒有，何况我那師妹正在受苦之中，但人難忘本，師父終究是師父……」

不了和尚聽得咬牙切齒的道：「冷天星，你不用說下去了，再說下去，連我和尚也要聽糊塗了！……」聲調一沉，道：「我和尚不管之事便罷，既是要管之事就要管出一個名堂來，不到水落石出，絕不罷手！」

冷天星驀然長身而起，道：「大師父，別再吹那笛子，在下非走不可了！」

身形鵲起，一躍而去。

不了和尚黃板牙一齜道：「只怕沒那麽容易！」

鐵笛一橫，一縷笛音又復沖天而起。

說也奇怪，疾躍而去的冷天星忽又一個旋身，迅如電掣的倒翻了回來。

不了和尚齜牙一笑道：「冷天星，沒有話說，我和尚管不了的事，只好去找老和尚了。」

冷天星皺眉道：「現在，我對你的好感越來越少，也許我會拔劍殺了你，望你珍惜性命，別再吹你那支魔笛！」

「魔笛……」不了和尚齜牙笑道：「我和尚這支破鐵笛可能够混上魔笛二字，也就很不錯了……冷天星，在我和尚的魔笛之下，只怕你還走不出去！」

冷天星面色連變數變，驀然鏘的一聲，撤下了腰中的寶劍，大喝道：「野和尚，如你敢再吹那笛子，小心我砍了你的腦袋！」

不了和尚舌頭一伸道：「這樣說來，我和尚……」

冷天星雙眉深鎖，寶劍斜揮，當眞劈來一劍。

不了和尚哇的一聲怪叫，道：「不得了，我和尚要糟！」

身子踉踉蹌蹌，左搖右擺，但却在險之又險之中，以毫厘之差躲過了冷天星玄奇凌厲的一劍。

同時，一串笛聲隨之而起。

那笛聲聽來十分熟稔，原來正是黃粱引。

冷天星頓時如中邪魔，自己一陣搖擺，蓬然一聲摔於地上，鼻息呼呼，立刻睡了過去。

不了和尚徐徐收起鐵笛，齜牙笑道：「九重天闕中的武功雖然厲害，看來却沒有音功一門强，我和尚又怎會收拾得了他？」俯身抓起冷天星，往肩頭上一扛，大步走去。

× × ×

在一處白雲飄渺的深山之內，有一座山門深閉的寺院，橫匾上有四個斗大的金字，是：「百了禪寺。」那寺廟建築雖然不大，但却十分精巧，紅磚綠瓦，半隱在青松翠柏之間，令人不由塵念盡消。

寺廟周圍俱是崇山峻嶺，雲霧飄繞，不啻神仙境地。

寺門之前的石階上本躺着昏然沉睡的冷天星，只聽他鼻息如雷，茫無所知，顯然好夢正甜。

一旁則站着不了和尚，抓耳搔腮，一副焦灼之態。

此刻約當黃昏之後，山間夜早，已然黑暗迷濛，百了禪寺之中則傳出陣陣的木魚之聲。

不了和尚不耐的踱來踱去，大約一盞熱茶之後，方聽得木魚忽止。

不了和尚連忙伸手一陣輕拍，響得門環叮噹做聲。

只聽一聲沉重的佛號，一個蒼老的聲音喝道：「孽障，你還來做甚？」

（未完・七）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著
可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麥小喬來到一個小鎮上，正在一間酒樓前站着，忽見一店中賬房先生出來，向她招呼，並請她入後院，說是帶她去見一人，麥小喬心中忐忑跟他走，來至小院一湖心亭，才知是鳳姑娘在此地等候她，早有一桌豐盛的酒菜擺在桌上，兩人便吃喝起來，鳳姑娘還不斷灌酒，最後醉了，麥小喬扶她回房上床躺下，却在無意中發現了一條絲帕，正是鳳姑娘綉給關雪羽的，帕上顯露兩人的情意，均表示了她對關雪羽的情愛，這些却使麥小喬心中一陣酸楚，流下淚來……她替鳳姑娘服下「清心散」之後，便離開小亭……

發現夜行人

「謝謝姑娘！」大四兒向小喬深深一揖道：「天這麼黑了，姑娘還去那裏？」

「去那裏？」小喬道：「回我自己的房子呀！」

「原來如此——姑娘睡房就在這裏，請隨我來——」

一面說，他特意把手裏的燈舉高了，半側着身子前頭帶路，不過是繞了個彎兒，即行來到一間房前，推開了門回身道：

「姑娘請進——」

麥小喬倒沒想到自己住室距離鳳姑娘如此之近，原以爲鳳姑娘整個包下了這爿院子，看來自己的住進來，似乎是經過了她的特准才會有此榮幸。

房間甚是潔淨，一切應用之物，無不齊備，銅床錦帳，連被子都是新的。

大四兒齜牙一笑道：「我家姑娘特別關照要他們一切都比照我家姑娘……姑娘妳休息吧！」

說了躬身告退。

麥小喬點點頭說：「太客氣了！」

聽出怪異事

大四兒退了下去，小喬拴好了門，才見自己隨身各物俱都收拾眼前，那口隨身的長劍亦插在行囊裏。

室外傳過來滂沱大雨的淅瀝聲，聽久了膩的發慌。

麥小喬獨自坐在床上，腦子裏一片空白——不自禁的又想到了關雪羽。

「看來鳳姑娘是知道他下落的。」臉上掛着一絲苦笑：「她當然知道，看來非但知道，而且他們之間已經有了很深的情誼……」

「那也不見得吧……」

「還不見得？連夢裏都叫着他的名字，還能錯得了？」

又想到了那方繡有「永結同心」的絲帕，心理越加的不是滋味——於是乎，那一夜關雪羽持燈相送，共步竹林的影子，不期然的湧現眼前，接下來是共禦强敵，石橋話別一幕幕並不甚久的往事，歷歷自眼前掠過……

在她認爲，關雪羽雖然並沒有明顯的

向自己表示出內心的感情，然而，彼此應該是「心有靈犀」，這般感觸微妙到只能意會，是不能訴之情理的，怎麼也不會想到他會移情別戀……？這「移情別戀」四個字誠然是言重了，然而拾此之外，麥小喬似乎找不到更爲恰當的字眼……她眞有些意亂情迷了。

一個人坐在床邊只是沉思悶想，彷彿一些兒興頭也提不起來了，心情之影响於人，竟是這麼大，這種感觸端是她以前從來未曾有過的。

遠處傳過來一陣子晚鐘聲，噹—噹聲息混合在淅瀝的雨聲裏，更見凄凉。

麥小喬忽然站起來伸了個懶腰，冷冷一笑，自己對自己說：「我這是怎麼了……睡覺吧。」

吹熄了燈，方自摸索着待要脫衣上床的當兒，身邊上却聽見了一陣子瓦响。

麥小喬霍地爲之一驚，慌不迭坐起來，仔細的再聽聽，果然不錯——似有人踏瓦行走之聲，憑着她靈敏的聽覺，即使在此大雨天，也萬萬不會聽錯。

「這就奇怪了，什麼人會在這種天穿房越脊？莫非是貓？」

好在衣裳還沒脫，這就出去瞧瞧。

心念一動，她隻手拔出了插在行李卷兒裏的長劍，身子向前輕襲，悄悄拉開了風門一綫，向外伺探究竟。

果然不錯。

她看見了一條疾快的人影，正自由大雨淋漓的瓦簷上巧快的翩入長廊，身上的油綢子雨靠，借助於一點殘燈，反映出閃爍亮光——這人身手不弱。

使得麥小喬更吃驚的，却是大四兒手撐燈籠，早就等在那裏了，似乎對於這個夜行人的突然來到，並不十分驚訝。

那人身入長廊之後，輕輕抖了一下身上的雨水，把一頂油棕瓦稜帽，摘下來甩了甩，直瞪着大四兒，道：「點子可是來啦——大姑娘她——」

大四兒應了聲道：「小點聲兒——」

那人愕了一愕，道：「怎麼，這裏還有外人麼？」

麥小喬藏身室内，在暗中打量，可就把來人看得分外清楚，只見來客瘦削的一張臉，却留有一綹子山羊鬍鬚，大概是五十開外的年歲，說話口音，帶着濃重的湖北腔調，一臉的風塵氣息，一眼看上去，即可知是一個既狠且滑的江湖人物。

大四兒先不答他的話，一雙吊梢長眉，只管拋動着，頻頻向着小喬住室顧盼不已。

麥小喬立刻就意會到是怎麼一回事了，當下匆匆關上了房門，快速上床，拉被蓋好。

她這裏方自睡妥，只聽見一陣子輕微的嘵嘵聲中，一扇窗戶輕輕張開，接着探進了大四兒一顆三角怪頭，張望了一刻，隨即又收回去，窗戶隨自關好。

這番動作明擺着是有鬼了。

麥小喬心中暗自詫異，稍待片刻，便自悄悄潛出。

卽見大四兒正把那個夜行來人引向一間客房，却把一盞油紙燈籠插在門上。

大雨兀自不停的落着，事實上在外面根本就不能說話，自然非要進入房間裏面才能聽清楚。

麥小喬疑念旣啓，勢將要探一個水落石出，當下施展身法，一逕掩向對方窗前。所倖這裏有廊簷遮着，雨淋不着，由於外面風雨聲勢甚大，倒也不愁弄出聲音被對方聽見。

很快的紙窗上便自現出了一點亮光，屋裏大概已亮着了燈——麥小喬用指尖輕輕在窗角上點了一個破孔，就目其上，室内二人便自落在了眼裏。

先時現身的夜行人這時脫下了雨衣，現出了裏面穿着的一襲灰白長袍，想是碍於雨天行走，特意撩起來在腰上繫了一個大結，佩着鏢囊，腰上却纏着一條油黑淨亮的軟兵刃——「蛇骨鎗」。

「我就知道今夜你們準有訊兒，所以專誠候駕，四當家的辛苦辛苦，請坐，來碗熱茶吧——」

一面說，大四兒儘自倒茶奉客。

來人雙手接過茶碗，沉聲笑道：「大管事，你客氣了。」

喝了一口，放下茶碗，來人翻着一雙深邃的眸子，嘿嘿笑了兩聲，用着濃重的鄂省口音道：「倒眞是叫鳳姑娘給猜對了，他們眞的來啦——」

大四兒臉色一喜道：「怎麼說？」

羊鬍客哼了一聲道：「大管事還不明白？我是說那批賑災的解銀來了！」

大四兒點頭道：「那還用說，我們姑娘一向是料事如神，哼哼……來了就好——你們還沒動他吧！」

羊鬍客一笑，露出了發黑的牙，樣子更見猙獰：「什麼話，沒有姑娘的命令，哥兒個有天大的胆子可也不敢呀，這就勞駕請姑娘金身一現吧！」

大四兒搖搖頭說：「不行，姑娘才入睡不久，有什麼事你跟我說也是一樣。」

被稱爲「四當家的」羊鬍怪客略一思忖，點點頭道：「也好——我們哥兒四個奉了姑娘的命，在這附近八條要道上都埋伏了人，日夜注意着來往可疑的人，直到今天早上，才算是踩着了——」

大四兒點點頭道：「辛苦，事成後，姑娘一定重重有賞！」

羊鬍客嘿嘿一笑，起手摸着下巴上的那一綹子山羊鬍子：「那倒是不敢——兄弟此來，奉了我們呂老大的命令，要跟姑娘討個口訊兒，這趟子買賣是怎麼樣一個作法？姑娘本人是不是要親自出手？」

聽到這裏，窗外的麥小喬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冷兢——

「我的天，原來鳳姑娘竟然是……」

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眼前見聞，豈能是假？眞叫人難以置信，接下去的話便更是非聽不可了。

「這還用說？」大四兒那張白臉上滲出了一絲冷笑：「四當家的，說一句我不該說的話，倒不是在下我小瞧了四位當家的，這檔子買賣非同小可，如果姑娘不出手，哼哼……只憑尊駕哥兒四個，能拾掇得下來麼？」

羊鬍客被挖苦得臉上一陣子發青，憑着他們「沈邱四老」昔年在地方上的聲勢威風，豈能容忍對方一個下人的當面奚落？

然而，對方「七指雪山」這個名號的

來頭實在太大，盛名之下，即使「大四兒」這個聽差跟班兒，他也是得罪不起。

「哈哈……」仰天怪笑了一聲，來人——「要命」鮑無常算是吞下了這口烏氣：「叫貴管事這麽一說，我們哥兒四個可眞成了廢物了，既然如此，也只有聽候姑娘指示發落！」

大四兒「吃吃！」笑了幾聲道：「在下豈敢小瞧了四位當家的，只是這件事情，江湖上消息走露，風聲太緊，知道的人實在已不在少數，爲穩重計，還是要姑娘親自出手的好——」

「要命」鮑無常怔了一怔道：「怎麽，大管事，你莫非聽見了什麽傳聞麽？」

大四兒冷笑道：「難說的很——這件事我看四當家的先回去轉告呂老當家的，就說我家姑娘有令，請四位當家先把買賣穩住，一切聽令行事，這就不會錯了。」

鮑無常站起來道：「好吧，只是事不宜遲，一切還要請姑娘早作指示才好。」

大四兒點點頭道：「我知道！」

麥小喬還想再聽下去，忽然覺得頸後一股冷風直襲過來，不禁吃了一驚，慌不迭向側面施了個旋風，「嗖！」地旋身出去——

容到她身子飛縱出去，方自掩向一堵牆後，即見方才窺伺的那間房門開處，大四兒等二人已閃身而出，其勢甚險，麥小喬如果慢上一步，保不住便會敗露了形跡，這麽看來，那道襲向頸後的寒風，倒似有意在向自己示警了。

這人又是誰？

隨着小喬目光轉處，似乎看見了一條疾快的影子，陡地自右側拔起來，在滂沱的雨勢裏，落向一片瓦脊。

這個方向恰與大四兒二人現身之處相背而馳，大可不必担心爲他們發現。麥小喬心中不解，倒要看看來者何人？

好奇心起，身子向後一翻，借着兩脚後蹬之力，嗤——！驀地竄了起來，緊隨着那人身後，也自落足於那片平敞的瓦脊之上。

容得她身子落定之後，霍然警覺到迎頭撲身的大雨，其勢未已，自己只顧了追人，竟是沒有想到此刻身上未着雨衣，一上來即弄了個遍體淋漓。

眼睛飄處，似有一條人影，直向牆外街心飄落而出，勢子絕快，竟似不爲大雨影响。

麥小喬心情十分沮喪，却也不容這人逃開自己眼前，倒要追上探個來龍去脈。

咬了咬牙，她不顧遍體淋漓，也跟着縱身追出，幾個起落，隨即也來到了街心——身子方自落下，禁不住暗自連聲道苦，敢情是大雨不歇，街道兩渠排水不及，不過兩三個時辰，已自積水及膝。

黑夜裏看它不清，這一落下來，可就慘了，一雙鞋襪，頓時浸了個透濕，連帶着半截裙角，也泡在水裏——而對方那人顯然早已留意及此，落脚之先，早已尋好了地方，自然免却了此番尷尬，此番却貼在對街一堵牆上，向這邊觀望着。

麥小喬眞想大罵他幾聲，無如幼受庭訓，不容她信口雌黃，想要上去打上一架，偏偏又追不上他——

那人高高的身軀，一身油綢子雨靠早已打點得十分俐落，猿臂蜂腰，背紮長劍，雨勢裏絲毫無損颯爽，他那裏遠遠佇立悵望，目光炯炯，其勢雄偉，其實憾焉。

——他只是遠遠地向小喬注視着，未發一言，雨勢阻隔了麥小喬的視綫，天又是如此的黑，想要辨清對方是個什麽長相，即非全無可能也是極難之至。

麥小喬拖着半截打濕了的裙子，在街心動彈不得，撲面而來的大雨，使得她連張開眼睛都極感困難，眞後悔來時未料及此，否則只須兜上一塊油綢子，權作雨笠，其勢便將大爲不同，偏偏頭上長髮，未及挽好便自出來，這時給雨水一冲，一根根清湯掛麵的便都拉直了，披頭蓋臉，直往下淌着水珠子，眞是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窩囊相」。

這是不可能追上對方了。

麥小喬理了一下頭髮，兩手叉着腰，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她遠遠打量着那個人，對方既無敵意，也就罷了，這麽一想，乾脆不再追了，轉過身來，方自在水裏淌了幾步！

忽聽得身後人聲道：「接着——」

麥小喬忙自一個轉身，眼前呼然作响，一片黑影直向着她迎面襲來，麥小喬心裏一驚，未曾多想，一掌即向着來物擊去，「噗！」一聲，觸手稀鬆一片，「叭！」地落在地面積水之上，敢情並不是什麽傷人的物件，却像是一件長衣——一件寬大的雨衣。

耳邊上似聽見那人發出的一聲嘆息——似乎說了句什麽，却被雨聲混淆了。

容得麥小喬想明白怎麽回事，取衣到手，那人已施展輕功，一縷輕烟般地消逝無踪。

麥小喬涉水臨途，望着黑沉沉的天，確信是無計可施，只得循着來路，悻悻轉回。

雨實在太大，他只是把對方拋來的雨衣張開來遮住頭上，又怕驚動了大四兒，脚下不得不放輕了。

這樣回到住處，幸然還沒有驚動外人，接下來更衣沐體，好一陣子才把自己洗擦乾淨，一個人倒在牀上，想着方才情形，兀自由不住有些臉紅，却是猜不出那個向自己示警之人又是那個？眞個好生令人不解，一個念頭忽然由她腦中興起——

「難道他是關雪羽！」

這個念頭確是令她心中爲之一震，回想着方才那人遠遠佇立的偉岸體型，果眞與關雪羽有幾分相似，只是接下來的疑團，在在困惑着她。

——如果說，這個人眞是關雪羽，他爲什麽不與我上前相見？

——他來這裏幹什麽？難道他是來找我的？——不，這似乎是不大可能，他怎麽會知道我住在這裏？

如果他並不知道自己住在這裏，而又來這裏，情形就很明顯了。

——他是來找鳳姑娘的！

——情形必然是這樣——他原是來找鳳姑娘，無意間發現了自己，覺得很不是個滋味，不便相見，這才欲隱又現，連句話都不跟自己說了，總算他還念上那麽一點點的交情，向自己示警，臨走更留下了自己的雨衣。

這一連串的自我猜測，麥小喬當時想來，確實甚合情理，一時越是氣餒，傷心，眞恨不能立時就見到關雪羽其人，倒要問問他是不是這樣？

——這一霎她毋寧是「芳心片碎」，想着想着，眼角不禁滴下了熱淚！

如果眞是這樣，他與鳳姑娘之間的情誼該是何等深摯，這一點該是應無疑問，麥小喬睜着一雙淚眼，越想越是氣餒，越覺得自己此行不値，一時間腦子裏像是倒了五味瓶兒，懊一陣，氣一陣，傷心一陣，也不知折騰到什麽時候才自沉沉睡去。

× × ×

麥小喬一覺醒來的時候，天色早已大亮了。

雨顯然是已經停了。

院子裏到處都是積水。那片原已幾乎乾涸了的水池子，給連宵大雨的灌注，現在看過去端的是十分壯觀了，雨過天靑，嬌暖的冬陽再現天際，一切的一切顯然已是大爲不同。

到處都在滴着水珠子，透過敞開的窗扇，那些水珠兒一顆顆給陽光映射得五光十彩，有如明珠美玉，琤琮有聲的跌落下來，這便是大自然原始的靜態美了，只是又有幾個人能够懂得去欣賞？

麥小喬伸了個懶腰，推門來至院外，所見一切，都被雨水刷洗得煥然一新。

就在這個園子裏，她掬了一些新積的雨水，漱洗一番，想到了遠在比隣的鳳姑娘，不知昨宵宿酒是否已經醒轉？便自向對方住處信步走過去。

那扇房門緊緊地關着，一個小廝正自坐在門前發呆，見了小喬連忙站起來道：「姑娘起來了啊？」

麥小喬點點頭道：「鳳姑娘在麽？」

那個小廝搖搖頭說：「一大早就出去了……啊——鳳姑娘臨走的時候交待，說是姑娘要吃什麽，儘管吩咐，還說要姑娘妳不要走遠了，她晚上就會回來——」

麥小喬點點頭道：「知道了——還有——她的那位跟班兒管事先生呢！」

小廝道：「啊，是四爺麽！跟着一塊去了，大姑娘，妳要吃些什麽，我也就到前面給您端去，燒餅，麻花兒，豆腐腦都現成，還有——」他瞇着一雙小眼睛笑瞇瞇的道：「不瞞大姑娘說，我們店裏的小籠湯包，菜肉餛飩可是遠近大大有名，姑娘您一嚐就知道了。」

經他這麽一說，小喬可是眞有些餓了，點點頭說道：「好吧，你就一樣來一點吧！」

小夥計答應了一聲，一溜子小跑離開眼前。

麥小喬心裏不禁暗暗驚異，忖思着鳳姑娘主僕二人一早離開，必有重要之事，很可能便是昨夜大四兒與那個夜行客所談有關「解銀」之事。

想到了這裏，麥小喬可是有些坐不住了。

有關鳳姑娘是否眞的參與了盜夥組織，意欲刦持這批所謂的賑災災銀，這件事，麥小喬雖然已由大四兒與那位夜行客嘴裏，聽知了一個大概，但是她却不敢就此認定，非要自己親眼看見了鳳姑娘參與其事，或是由其嘴裏親口道出，才能相信是眞。

現在似乎便是自己要開始瞭解鳳姑娘其人眞相的時候了。

對於麥小喬來說，這實在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如果在自己從事一番調查之後，證明了鳳姑娘果然是這樣的一個人，則又該如何？——她曾是自己甚至雙親的救命恩人，又豈能反戈相向？

這番突如其來的思潮，大大地困惑了她，一時眞有些不知所措。

這時候那個小廝已提着飯盒進來——果然好精緻的一份早點。

麥小喬開發了賞錢，隨即令他爲自己備馬，匆匆吃完之後這就來到了前院，看看自己這匹馬，經過一番調養果然精神許多。

她爲恐鳳姑娘轉回之後對自己的離開起疑，乃謊稱在附近蹓馬，容得跑出一段距離之後，才向一家鐵匠舖打聽「江南會館」的方向，鐵匠舖裏幾個人都出來了，說也說不清楚，後來還是一個路人指示了她確切的地址，她就循着那人指示的方向一逕快馬奔馳了下去。

原來所謂的「江南會館」，其實與一般的「驛店」形式相若，內裏住客十九也是一些官塲上的人物，一些晉京路過趕考的學子，歸省返鄉的淸寒京官，公門來往的差人，即使並非是官塲人物，也都與官面上沾着一些關係，那麽，秦照這一夥子人，住在這裏也就不足爲奇了。

麥小喬好不容易找來這裏，只見這「江南會館」地方倒是還够大，也够氣派，只是房子太舊了，門前立着兩個大石頭獅子。黑漆的大門，油漆多見斑蝕，由門前往裏面看，足有四五進院子，昨天那一陣子連夜大雨，把進門的一片靑石板道冲洗得點塵不沾，却也爲破舊的房頂帶來了意外的災害，很可能多處都漏了雨，由外面看進去，到處都是接水的破鍋爛罐子，叮叮噹噹响成一氣，被雨水打濕的舊褥子被子，衣服，晒得滿院子都是。

麥小喬先在一片林子裏，把馬拴好了，獨自個繞到了會館正門，看看沒有什麽人注意，抽個冷子忽然走了進去，却聽見一人大聲道：「喂喂……你找那個？」

敢情進門處，還有個門房。

一個毛着腰的瘦老頭兒，一隻手架着烟袋桿子，瞇縫着兩隻紅眼，只是上上下下往小喬全身看個不已，雖說是江南多佳麗，可是像眼前麥小喬這般出色的姑娘，確也難得一見，麗質當前，無怪乎連一大把子年歲的糟老頭兒也看直了眼。

麥小喬只得停下來道：「我是找人來的！」

瘦老頭嘻嘻一笑，露出兩排被熏黑了的牙齒道：「找人，誰啊？來來來，你給我說說，這裏住的人多了，雜得很，你一個大姑娘可不便隨處亂跑呢！」

麥小喬不得不耐着性子道：「我是來找……一位解爺……不知他可住在這裏？」

瘦老頭皺皺眉道：「姓解的，這個姓倒是不多，來來來，我給你察察！」

麥小喬道：「錯了，不是姓解，而是一位解差！」

「噢——是這麽回事？」瘦老頭嘻嘻笑道：「這位差官貴姓呀？」

一面說他就轉身來到了小屋，麥小喬只得跟了進去。

瘦老人隨即找出了住客花名簿，翻了一張道：「噢——這裏有一位，是應天府來的劉老爺吧？」

「對了，就是他！」

麥小喬順口應着，心裏可有些發慌，瘦老頭立時堆起了一臉笑容道：「原來是劉老爺的寶眷，來來來，我帶着你去，劉爺我熟得很！」

小喬原是隨便亂說，無非打算混進去以後，自己再慢慢找尋，總能找到那批押解災銀的官差，想不到這個瘦老頭兒偏偏多事，非要送她進去不可，一時大爲作難，推辭不掉，只得隨着他向裏院步進。

瘦老頭因見對方是個年輕的姑娘，便一口認定是那位劉差官的親眷，因這位姓劉的差官，平常對他出手闊綽，賞銀頗多，瘦老頭早已銘感於心，却是苦無所報，今天難得有此表功機會，自是不會輕易放過，當下笑嘻嘻的在前引導着一路向後面行進。

他邊走邊說：「劉老爺來了可有不少的日子啦，平常最是照顧我，可眞沒有少施錢：說的也是，可眞是個好人哪——」

身後的麥小喬沒有答理他。

瘦老頭又道：「我聽說過，劉老爺還沒成家，說是家裏有個妹妹來着，前些日子還在念着，嘿嘿，你看看，今天可就來了……」

說着笑着，他倒是蠻能自得其樂的。

一連穿過了兩進天井院子，來到了那位劉差官的住處，新漆的大門，一邊還掛着一盞燈籠。

瘦老頭叭叭！地往門上拍了兩下，大聲道：「劉老爺，您老瞧瞧誰來了？」

姓劉的剛要出門，立刻開了門道：「誰呀？」

瘦老頭一笑道：「誰？您老這不瞧見了嗎？你妹妹來啦！」

一面說回頭就要招呼麥小喬，怔了一怔，登時可就傻了臉啦！——妹妹，那來的「妹妹」呀！

劉差官直着頸子也糊塗了：「誰？誰？我妹妹……？」

「可不是嗎！許是跟您老在鬧着玩兒吧！喂——喂——」一邊嚷着，他忙自同裏頭找。

劉差官也傻着臉跟着他找，可就是再也沒有看見這個「妹妹」。

× × ×

麥小喬早在瘦老頭自說自話的當兒，從容抽身離開，來到了第三進院子的入口之處。

兩名帶刀的武弁守侍左右，不用說這進院子裏一定是住着特殊的人物，尋常人是不便出入了。

她此行只不過是確定一下，倒不一定現在就要面見對方。心裏有了準兒，轉身向外踱出。

爲了避免再被門房的那個瘦老頭兒發現，惹出類似「妹妹找哥哥」的鬧劇，她也就說不得客串一下「飛賊」——抽個冷子嗖！地竄上了，轉一個方向，掩住了身子，看清了眼前一片樹林，自忖着不會爲人發現，這才飄身落下。

却聽得一人道：「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只道是好心救人，却忘了自己，眞是泥菩薩過江——我看妳是自身難保啊——」

麥小喬心裏一驚，却是沒有料到眼前林子裏竟然還藏的有人。當下定了定神，遂即向前走進。

這才看見林子裏一片池塘，正有一個頭戴大笠的和高大和尚，在塘邊垂釣。

和尚盤坐在一塊青石板上，背倚着一棵光禿禿的柳樹，一竿在手，其狀自得。

麥小喬心裏動了一動，暗忖着：莫非這個和尚並不是在跟我說話麽？

可是這附近並無外人，設非是和尚自言自語，便只有跟自己在說話了。

水面上粼光閃爍，敢情是魚兒上鈎了，遂見他起竿抄手，捉住了那條發刺的魚，嘴裏兀自不閑的唸着：「在水裏原本自由自在，何苦吞鈎上釣，你只道自家聰明，小看了別人，到頭來却是苦了自己，眞正是糊塗之至，阿彌陀佛——」

話是在跟魚說，誰又知道不是「含沙射影」在暗指着人？

麥小喬這時距離和尚不遠，發現對方和尚好一副清奇貌相，頭上雖戴着竹笠，却有大蓬蒼髮自頸後披下，並非一般和尚傳統的落髮禿頂。

令她驚訝的是對方和尚那一雙長眉，各自斜出面頰兩寸開外，襯着他那一身素色肥大袈裟，看上去眞有古仙人的風采。

這時，和尚已取魚到手，嘆息一聲，信手又自拋落池塘，道：「爾本清波自由身，不惹凡俗不沾塵，一朝躍起混沌外，始知天界有乾坤。魚兒，魚兒……此去好自爲之，一切皆在天算之中，莫爲已甚，你就任了命吧！」

說完了一大串廢話，和尚才忽地側過臉來正與佇立道邊的麥小喬迎了個對面。

「阿彌陀佛——這位姑娘妳此去那裏啊？」

說時，和尚豎起單掌，向着麥小喬施了一禮。

麥小喬直直地看着他道：「大師父，你剛才那些話是在跟我說麽？」

長眉和尚啊啊笑道：「我自說自話，却爲姑娘聽見，尚請不要見笑……無量佛，我先見姑娘形色張惶，自客館飛身躍出，莫非有什麽急事不成？」

麥小喬不禁臉上一紅，大白天穿房越脊，形同盜賊，尤其是一個姑娘人家，眞敎人是難以解說。

「原來大師父都看見了！」

「我確是都看見了！」老和尚嘻嘻一笑道：「湊巧的是老衲也在那會館裏掛了個單——」

麥小喬含笑道：「原來這樣……」

「姑娘像是在尋人，不知可曾見着了沒有……？」

「還沒有……」看對方是個出家人不像是個壞人，她隨道：「大師父既然也住在這裏，可知有幾個解差是住在這裏？」

和尚喧了一聲佛號，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姑娘這一問算是問對了人，出家人不打誑語，不錯，是有幾名官差住在館裏，那爲首的一個姓秦名照，乃是杭州府衙大大有名的一個捕頭，姑娘妳要找的可是此人？」

（未完）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新書介紹

港幣十六元全套兩集
武俠小說
諸葛青雲著
下集

每本港幣八元

武俠小說
諸葛青雲著
上集
七雄
五霸七雄
H.K.N.G.

鬼魅江湖
諸葛青雲著
H.K.N.G.

環球出版社發行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著

上集

H.K.N.G.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著

H.K.N.G.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 著

經已出版

全套上下集

H.K.$12.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